

中國經濟研究緒論

任曙編

神州國光社刊

目錄

劉序.....一

自序.....四五

修訂版自序.....四九

第一章 緒論

一 中國經濟問題爭論的歷史意義.....三

二 我們批評的態度和對象.....五

第二章 各派述評

目錄

552.2
915
2

一 經濟問題是一切問題的關鍵·····	九
二 關於右派·····	一一
三 關於左派·····	一五
四 關於中派·····	一九
五 各派的總結·····	二七

第三章 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一 把握着問題的中心·····	三七
二 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問題中的他位與對外貿易·····	四二
三 投資與投貨·····	五五
四 總括投的論究·····	五九
五 本章的追加·····	六一

第四章 中國資本主義問題

一	中外資本主義對立的批評·····	六九
二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八一
三	現在是否還在發展·····	九一
四	本問題的總結·····	一二一
五	本章的追加·····	一二三

第五章 中國農村經濟與農民戰爭

一	封建經濟的意義·····	一三三
二	農業封建性還存在否？·····	一三五
三	把握着資本主義關係去理解農村土地問題·····	一四〇
四	農村經濟問題的總結·····	一五一
五	本章的追加·····	一五二
六	近年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發展·····	一五三
七	農民戰爭與政權問題·····	一五七

八 農民戰爭的前途·····	一七五
----------------	-----

九 農民戰爭問題的總結·····	一八三
------------------	-----

第六章 各派錯誤的總清算

一 錯誤來源與抄襲派別·····	一八九
------------------	-----

二 抄襲不能解決問題的面面觀·····	一九六
---------------------	-----

三 形式論與機械論·····	二六六
----------------	-----

四 錯誤來源的總結·····	二三四
----------------	-----

五 本章的追加·····	二三五
--------------	-----

第七章 結論

一 研究的綱領·····	二三五
--------------	-----

二 我們的自信·····	二六八
--------------	-----

三 本章的追加·····	二四一
--------------	-----

四 各章追加後的總結·····	二六七
-----------------	-----

附錄 怎樣切實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商榷

一 前言·····	二七五
二 從經濟變動到社會變動與政治變動·····	二七六
三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些問題·····	二九九
四 關於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一些問題·····	三三四
五 後語·····	三三四

第一版編校後語·····	三三一
--------------	-----

修訂版後序·····	三三七
------------	-----

重要圖表

民九及十八兩年各省暨全國平均每人所佔進出口商品數量的比較(表)·····	五〇
--------------------------------------	----

一九二八年中國紗廠中中外資本及生產量等的百分比例圖	七四
一九二八年各種生絲出口的數量和貨價的比較(表)	八五
一九二八年各種出口生絲的數量及貨價的百分比例圖	八六
近年四種重要工廠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經過全國各省區海關的國內貿易比較(表)	八六
一九二八年世界主要各國紗廠錠子與用花數量的比較(表)	八八
一九二八年世界主要各國紗錠數與用花量的百分比例圖	八九
一九三〇年中國各紗廠工人數目比較(表)	一六
一九三〇年中國各紗廠原動力概況(表)	一八
江蘇山西等省區千餘農家平均每一家庭由市場購買各種物品的百分比(表)	三五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各省輸入洋米的比較(表)	四一
各省區小麥產地當各種作物耕地面積的百分比(圖)	四四
各省區佃農當各該省全體農民的百分比(圖)	四七
近年上海勞資糾紛的趨勢(表)	五四
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二九年冬上海勞資糾紛的趨勢(圖)	五八

作為亡友 Y. N. Chen; Y. N. Luo; D. C. Hwang 們的紀念！

「我們的學說，並不是所謂一字不可改易的聖經賢傳，乃是行動的指導。」(K.M.I.E.E.)

「舊時的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方針，現在必須考察那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所改變之特殊的歷史過程中的新形勢。」(Z.L.)

劉 序

親愛的讀者！你如果崇拜外國人的著作，以爲外國人著的書才好，中國人著的書就沒有看的價值，那末，我就請你不必買這本書。你去買國際上有名的人物，如尼爾林(S. Neuring)馬札亞爾(L. Mejar)等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好了。

倘然你是喜歡所謂中國名人的著作，以爲一定要是『有名人焉』著的才好，不是所謂名人著的就沒有精彩可言，那末，我也告訴你：趕快去買『中國產業革命概觀』和『中國經濟問題綱要』那一類的書，不必買這本書。

因爲我是說老實話，不喜歡『吹大砲』的。我認定『瞎吹』絕非落實際的科學家和革命家之所應有。同時，我是不願把我的名字拿給人家作招牌的，所以我沒有給人家作過序言；雖然也沒有人找過我，而我也不是所謂『名人』。

但是，讀者諸君，你如果是誠心誠意的研究學問，特別是現實的革命理論，找出中國改造的基礎知識，從而窺探牠的革命的性質，策略，前途，目的，那我就勸你必須要買這本書去讀。不僅爲中

國社會的問題，定個人革命的方向，應該如此；就是你要研究活生生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以求知道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之過去，現在，未來，也非買這本書去讀一下不可。

這本「中國經濟研究」，不是簡單的經濟事實之分析，而是從經濟上來說明中國近八九十年來怎樣由經濟變動走到社會變動，政治變動，並指明其革命的全般內容的。這是一部現實的革命理論。牠的方法，非常科學；牠的材料，非常精確；牠的說明，非常正確；牠的結論，非常妥當。就是書中所用的統計，都不獨是直接的，而且是精煉的，——用心考核，分析，製作的結果，絕非堆砌於坊間本子那些轉相抄襲的統計可比。

就數量來說，全書約數十萬言，現在所發表的，只不過是一本「緒論」罷了。在將來全書出版時，實在是中國經濟研究界上的巨觀。

但這本「緒論」，雖只不過是一本「緒論」，然却非常重要。牠把中國近幾年來形形色色的中國經濟研究家，特別是最時髦的「唯物派」，無論其階級立場和政治主張之為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以及此中的右翼，左翼，俱作客觀的批判，而提出一正確理論——從事實中得出的革命嚮導，真是別有心得，見解超羣。這是中國經濟研究界中嘆未曾有的著作。

以上是我對於本書的一個引子。

義。

現在讓我來進一步給讀者諸君作個較詳細的介紹，說明這本書的歷史意義，革命意義，和理論意義。

* * *

十八世紀的革命，以人性爲出發點和歸宿點。所以那時的革命哲學家——唯物論者，對於舊社會的批評和新社會的建設，都以人性爲標準。爲這個革命之理論導師的盧梭（J.-J. Rousseau），不用說更是『天賦人權』論的首倡者了。

二十世紀則不然。牠的革命是以經濟爲出發點和歸宿點的。所以這時的革命哲學家——唯物論者，要用經濟作測量社會變革的尺度。舊的是否崩潰，新的有無基礎，甚至社會中的一切部門——制度和思想種種形態，都以經濟作說明。這自然也是導源於新的盧梭之唯物社會觀的。

是即革命理論進化的必然，唯物哲學發展的必然，完全合乎科學的進步。尤其真的，社會界之以經濟爲根源，正同物質界之以電子爲根源，生命界之以細胞爲根源一樣。這是科學的發展由物質界而生命界而社會界來決定理論和行動之所必然。

因其如此，所以奠定二十世紀革命之理論基礎的導師，必用其畢生精力分析近代社會的經濟構

造；指導二十世紀革命之行動端緒的領袖，必先以辯證方法考究俄國社會的資本主義。

今日的中國，當然不能例外。何況在唯物哲學系統下的革命集團？真是應該毫無疑義的繼承這一理論，遵守革命傳統，取法先哲行爲。事實上也只有這樣，才能了解中國社會之物質構造，階級關係，政治建築；從而決定敵人，友軍之爲誰，及其力量的配合，和作戰的計劃。至於陣勢的變化，戰略的修改，尤其與經濟息息相關，要用牠來作窺探其兆候的顯微鏡。

然而事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開口物質，閉口經濟的革命家們，在實踐的開始，中間，並沒有對中國的經濟構造作過像其先哲那樣的科學分析。其間所表現的，大抵皆粗率而不精當，膚淺而不深刻，並且錯誤而不正確。或者說疏漏而不曾把握着根本問題。

幾年來，有不少的友人，曾有志於研究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然而卒爲實踐的課題所苦，不能着手。去年我們看見了「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以後又看見「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大家的志願亦不因而有改。因爲我們覺得那些都是統計彙刊，只須一翻「中國年鑑」和「五十年之中國」，即可編輯出來，算不了甚麼著作。

在這時候，朋友中之一的任曙竟首先出來，由研究農村經濟，土地問題，到達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分析。他愈研究，愈高興，覺得非把全部經濟作一深刻分析不可。以將近一年的努力，寫出了「中國

經濟研究」的三分之一，約二十餘萬言。全書之寫成雖尙有待，而此三分之一中的一部份——「緒論」，却已透露其書之精審，正確，博大，宏深。牠對於中國的改造，無疑的將有重大的貢獻。

所以本書是有歷史價值的著作。

在過去，沒有作這樣的經濟研究，所以對於中國社會只是籠統的說資本主義不發達，依然停留在封建經濟的狀態；或者說新式工業才開始，而農業是封建的，故爾中國經濟爲封建制度。對於社會階級的分析也就隨之而籠統起下去。於是政治的主張，就邏輯的是打倒封建餘孽，建設民主政治，完成國民革命。（註一）

這種分析，在十年前，假如就說是正確的，也只算表面的認識。何況我們的革命是二十世紀的革命，既非十八世紀可比，而尤其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呢？因此，我們不獨要把握經濟，更應該把握牠的中心，資本主義。並且，不論資本主義的發達像那個國家的樣子，要而言之，我們是以資本主義爲前提條件的，必精確的認識其發達到了甚麼樣的程度。

當時對此所以立足的物質基礎，既然以籠統的不發達了之，而又以籠統的封建經濟說爲中國的社會環境，那就不可避免的把革命的任務移植於打倒封建勢力發達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去了。久而久之，竟

忘乎其所以然。於是昔之爲反對資本主義革命而做反對封建勢力革命的，至此竟潛移爲堂堂正正的爲發達資本主義革命而做反對封建勢力革命了。手段變作目的，策略變作任務。國民革命中的共派成爲國民革命中的左派。陣勢變了，戰略依然。Proletariat的首領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空前之不自覺的階級背叛，於以造成。

自然，世界的革命領袖早就看見了這一幕悲劇，並且曾拿出 *Bolshevik* 的精神來抗爭。無如『正不勝邪』，『魔高於道』。直至今日，這種真理之光才射到東方，渡出了泥坑中的一部份。對於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有了一個澈底的糾正。這自然造成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大轉機，把槍頭掉向着資本主義射擊。革命的民主性至此變成了社會性。

這個轉機也的確是中國革命發展的結果。除開至今還執迷不悟的學院派之書生般的所謂領袖外，一般接近羣衆的革命實行家，特別是下層份子，都知道革命歷史由民主階段走進了社會階段。同時在這個轉變當中，進步的革命份子就大都作了這樣的認識和實踐。

然而嚴格說來，那都是些政治性理論的改變。其正確縱然有歷史，有實踐來擔保，亦覺有些欠深刻處。何況根本問題——中國經濟之正確的分析，仍沒有解決呢？這時，無論如何都要解決。且只有這樣，才能使轉變過來的理論有真正的基礎和現實的根據。

「中國經濟研究」於是應時而出。縱使牠沒有全部出齊，這個「緒論」也可說是政治性理論的經濟性基礎。在革命觀的轉變上大有作用。

所以本書是有革命價值的著作。

自然，在這個時候，還有作同樣貢獻的人。這便是「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與「再論中國經濟問題」兩篇很長的論文。

牠們的長處是引用唯物論導師們的經濟學理批判本書所謂革「命派右翼」的「理論中心」和「新思潮派」之經濟分析上的「修正主義」錯誤。牠引用拉狄克和盧賓斯坦等人的論據，力駁帝國主義維持封建勢力以阻止資本主義之發展的見解。從而在相反方面說明帝國主義推動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封建勢力阻止不了資本主義；以致封建經濟崩潰；農業亦工商業化；結果是資本主義佔領導地位。此外，還論究了商業資本與封建經濟，剝削關係與生產關係，等等局部的問題。

這是不是就夠了呢？不夠得很！並且那兩篇論文的敘述和材料，還欠明晰，精審。另外又犯有經濟分析上的錯誤。其於所用的方法，即根本的理論，尚不大正確，與其論敵——「革命派右翼」——修正主義者同出一轍。

所以本書，單以「緒論」而言，究竟是不可少的東西。

牠的——「緒論」的——主要內容，除了攻擊各『唯物派』的錯誤外，一面糾正了前述兩論文的誤點，一而作進一步的正確研究，闡明下列諸點：

(一)牠把所有以唯物論者自命的各派經濟分析的成果，一一批判，指摘其一致的錯誤：資本主義意識。證明他們都是資本主義使徒，絲毫沒有站在革命立場和階級的立場。

(二)牠從帝國主義商品之輸入，說明中國經濟的變動，以致舊的封建經濟破壞，新的資本經濟興起。人們的研究，應以帝國主義為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

(三)所以觀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能把中國境內的洋資本主義和土資本主義分開。所謂民族資本主義，完全是非社會，非革命，非勞動的立場，乃國家主義的見解。

(四)事實上，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相當的階段，即：破壞封建經濟，支配全國生活，可以做反資本主義之社會性的革命運動。在後一點，牠具體地證明其已達到戰前的俄國狀態。

(五)並且，中國資本主義，單就土著的說，現在仍在發展。一切阻礙論，破產論，都是荒謬的。直接幫助資產階級，忽視此正在生長的新社會基礎，和緩反資本的財產關係大革命。

(六)在這種情形下，農業經濟已在工商生產化的過程中。即是說，資本主義隨國外內的商品走到

了鄉村，使農業的自然經濟成爲商品經濟，並採用新式工具。

(七)於是，農村中的一切，若階級分化，土地集中，糧食缺乏，農民逃亡，種種變動和爭鬥，都要用資本主義的發展去作說明。封建制度，封建剝削，等觀點，是無補於實際的。

(八)最後，中外各色唯物派學者皆不能理解這些，而陷於資本主義意識浸潤着的形式論與機械論之非唯物非辯證的錯誤，其緣故在於不研究而事抄襲。

(九)因此，牠主張以辯證的唯物的方法，把資產階級的統計，材料，等，加以蜜蜂式的釀造，合十九世紀和十七世紀兩倍根的科學方法於一爐。師法『科學派』避免『空想派』利用舊經濟學而鍛鍊新經濟學的榜樣。

(十)此外，作者還附得有些重要的文字，以透露他的全體系，表明他的合唯物史論性。其意義之大，不以附錄而減輕。於本書立論，相得益彰。

此外，我要特別標明的，就是本書一貫的精神是堅決的站在革命的立場和階級的立場來清算一切經濟研究而進行自己的分析。這是我所見到的種種中國經濟著作，尤其是『革命派』方面的，具有這一特徵的唯一作品。並且這本書的著者和校者們都是富有革命經驗的人，所以牠是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的結晶，與一般口頭唯物空談革命而與實際生活隔絕的人所著出來的東西，完全不同。

總此十點看來，單是這本「緒論」，就有劃時代的意義。牠批判了一切舊說，重新建立理論。「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是與目前革命觀的轉變完全相應的。新的政治主張應該建築在新的經濟分析上。

所以本書是有理論價值的著作。

以上是我對於本書的介紹。倘然說我是『瞎吹』，那我就可以說：你把本書與一切中國經濟研究對照的讀吧。

以後我發表一點補充的意見。這或者說把本書所或多或少，或重或輕論到的地方，再引述不朽名言，來作理論的參證，也盡一點反修正派的責任。

革命派左翼底人們，說中國自秦以後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封建經濟被破壞了，因此引出右翼方面的非難。他們在引了很多至理名言之後，便寫出如下的論綱：

(一)「商業資本不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主要形態，而是一種派生的形態。」

(二)「商業資本的發達……不能充分的媒介及說明由某一種生產方法到他一生產方法的轉移。」

(三)『資本制生產方法以前的商業資本』不但不能推翻封建關係，反而『維持』此『舊生產方法』，加緊『封建式的剝削』。

(四)所以，不能『說商業資本的發達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先聲』，或『資本主義的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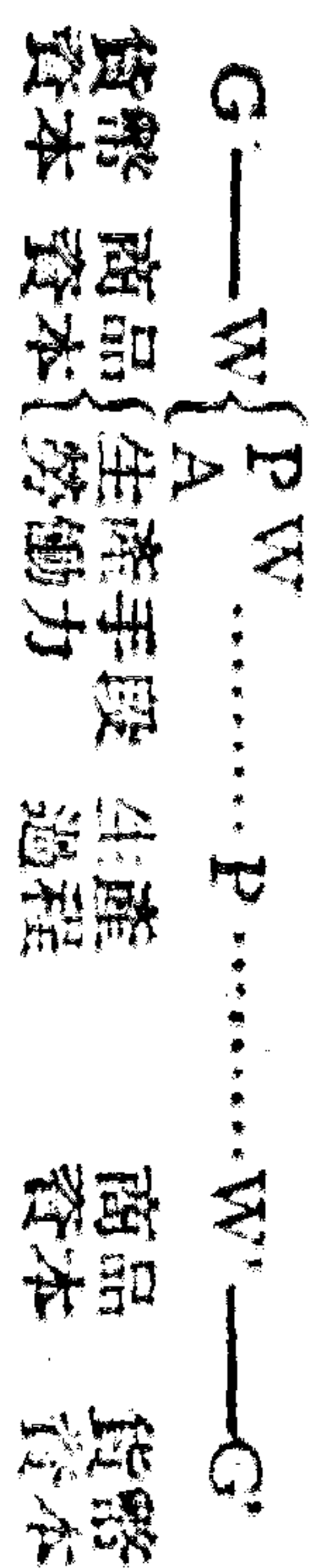
(五)反之，『益發是商業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益發表現那裏的資本是沒有支配生產的作用，益發表現那裏經濟是落後。』(註二)

在批評這個見解之前，我要聲明的，我的目的在幫助本書對於上述論綱的反駁計，暫且不談歷史問題，而專就鴉片之役以後立論，同時，中國自該役起，商業才大為繁昌，有類於歐洲十六七世紀。然而這並不減輕上述論綱之修正主義的錯誤。

首先，我們要知道那般人所引以寫出上述論綱的根據，多是『資本論』第三卷，即未完成的著作。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其次，原作者所說的話，完全是有一定的場合的，例如『商業資本的獨立發達』，若單就牠自身想來』、『這種辦法』(註三)等等。現在他們却把那些作成無條件的抽象原則。這是修正派的狡計。

就理論說，交換經濟，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特徵。資本的工業形態在其商業的前後銜接之中。下面：



這個程式，表現得非常清楚。牠並且給我們說明了商業與工業的因果關係。在這裏，我們簡直可說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構造的原始細胞。其後各部份都由此演出。這是「資本論」由商品開始的原因。而資本主義的進化更不是由商業資本而工業資本而金融資本麼？

就事實說，歐洲的資本主義，是由商業發達起來的。請看這個不朽的見解：

「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機關和商品的增多，都給……工業一種空前的刺激；且因此對於這正解體之封建社會中的革命要素，保證了迅速的發展。」

「……手製工廠（應運而生）……」

「然而市場却不止息的擴大，……於是又有蒸汽和機器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的革命。」

「……世界市場奇大的促進了商業，航業，交通方法的發展。這種發展在牠的輪次又影響於

工業的進行。」（註四）

恩格斯還更明顯的說：

「商業發展了，就開始把許多國家一個一個的連結起來。商業的進步影響到工業，而促進牠

的發展；舊時的停滯狀態，確乎是打破了。」（註五）
歐洲以外的任何地方，莫不皆然。

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是從近代的商業誘導而出的。而商業又構成爲資本主義前期的重要部份，亦是任何期的重要部份。這是鐵似的事實。

所以，一般的，抽象的，無條件的把商業，或商業資本或商業資本主義劃出資本主義之外，作爲『派生』看待，說是不能『媒介』生產方法的轉移，不能『推翻』甚至『削弱』封建關係（註六），不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先聲』，其發達不是資本主義的『發達』反而是經濟『落後』的表現，『完全是反科學的 Anti-Marxism 的理論』！

*

*

*

*

革命派右翼的人，還有另一修正。他們以爲帝國主義是阻止中國資本主義之發達的，所以扶植封建勢力，助長割據和內亂；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才能解除這種束縛：這是他們整個的理論體系。『帝國主義極力扶持封建勢力，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句名言，真不愧他們的『理論中心』。

這是很錯誤的。我們應該知道一八四八年用四國文字所發表的重要文件之中，有這樣的幾段話：

『資產階級由於世界市場的開拓，使各國的生產和消費帶上四海一家的性質。對於復古派，

則奪去其民族基礎：工業，使之失望。於是舊式的民族工業都已經破壞，或正在破壞。牠們是爲新式工業所顛覆。……

「資產階級以生產工具和交通方法迅速改良的緣故，直至把最野蠻的民族都牽到了文明的漩渦之中。他的商品的廉價就是猛烈的大炮，把中國一切城牆都打穿了，使最頑固地仇視外國人的野蠻人投降起來。他用滅亡之禍來強迫一切族民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他強迫他們把所謂文明輸入到他們的國內，這即是說使他們變成資產階級。一句話，他照他的形像來鼓鑄世界。」

「……正同他使鄉村隸屬於城市，使野蠻的或半野蠻的民族隸屬於文明民族一樣，又使農民國隸屬於市民國（資產者國——譯者），東洋隸屬於西洋。」（註七）

這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加爲然。從前只用輸出商品的方法，現在則兼用輸出資本的方法。所以繼承前述「宣言」的作者烏里亞諾夫說：

「以前殖民地是商品貿易，但是，尙無資本生產，現在帝國主義已經變更，而益以輸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於是便極迅速地移植於殖民地了。」（註八）

這表明帝國主義的資本經濟與落後國的封建經濟不相容，必然要破壞牠，使土著資本主義來模倣牠自己，造成土著的資產階級。中國在一個短期間內，便連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金融資本，通同都

具備了，還不『極迅速』麼？許多的鐵路，……都靠輸出資本的力量。以致使中國經濟隸屬於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列入於資本主義的世界網內。那末，誰個的理論是『反科學的 *anti-scientific* 』的呢？

自然，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就毫不阻礙本地資本主義的事，不過是大資本壓服小資本的辦法，並非扶持封建。這是循着資本主義理法——自由競爭之自然。一切既得權利的不交還，乃是基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逐利，自私，那些階級的根性。這在同一人種同一帝國主義之間，也是不肯放鬆的。例如德法之亞爾薩斯，羅蘭。

帝國主義之在殖民地，誰有利於牠，就聯絡誰，利用誰，不一定是封建勢力。道光以後之打擊貴族，辛亥時代之幫助革命黨，五卅以後之讓步表示，以及庚子時代之貴族仇洋，更是證明。牠並不絕對的嫉妬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只要在隸屬於牠的條件下，還要相對的贊助。日本在滿洲的經營是維持封建經濟麼？美國早就想大借債於中國不是爲發達資本生產麼？

至於商業之『削弱』並『推翻』封建關係，更在這裏的事實和前面的敘述中表現得明白，很不可不言而喻了。

*

*

*

*

關於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的問題，修正派爲證明資本主義之不發展計，說了帝國主義的阻礙外，

又說封建勢力的阻礙。

封建勢力——無論是牠的經濟，階級，政治，和意識，都是資本主義的阻礙。然而這也同旁的地方一樣，進步的勢力常常是戰勝落後勢力退化勢力的。爲使這話不被他們稱爲『反科學的Anti-Scientism的理論』起見，我們也訴諸『經典』式的著作吧：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生出了最初城市的原素；資產階級的構成份子就從這種城市人口中出來。

『嗣後，美洲的發現，好望角的周航，給新生的資產階級提供出一塊新的活動場所。……

『從前封建的或行會的生產形式不再能應付那隨着新市場之開拓而增長起來的需要。手製工廠便取得了牠的位置。……

『然而市場却不止息的擴大；需求永遠增加。這時連手製工廠也不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汽和機器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的革命。……

『……資產階級長大了，其資本放肆起來，把中世紀傳下來的各階級都拋在後面，盡情踐踏。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曉得資產階級自己是長期發達和生產交換諸形式中迭次革命的產物。

『資產階級每發達一步，他政治上的進步也便跟着發達一步。……』

「凡是他得了政權的地方，他都把封建的，族長的，田園生活的關係，加以蹂躪。一切聯合封建人物於其生來的優越地位上那些五顏六色的關係，也被他們盡情的破壞了。……」

「資產階級已經使鄉村屈服於城市。他創造好些巨大的都會，他不可思議的減少鄉村的人口增加城市人口。因此，他使大部份人口脫離樸素的田園生活。……」

「從此我們可以曉得，做資產階級所以建立其存在之基礎的生產和交換的方法，是萌芽於封建社會裏面的。這些生產和交換的方法發展到某種程度，封建社會所由生產和交換的條件，農業和手工製造的封建組織，一句話，財產的封建制度，便不能和那正充分發展的生產力相適應。牠們把昔之幫助生產改為障礙生產。牠們變成了很多的鎖鍊。這是應該毀滅的。結局果然毀滅了。」

（註九）

同時，還有很明白的同樣語句：

「分工的進步，破壞舊來每個家庭直接為其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的組織。」（註一〇）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誕生後就一步一步地破壞封建經濟，戰勝封建階級，改變封建政治，克服封建意識，獲得勝利。所以這些封建的東西雖阻礙資本主義，然而阻礙不了的。一部人類的歷史都是這樣。英法的革命爭鬥，德意的統一運動，不證明得顯然麼？

因此，用封建勢力之阻礙來說明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完全是反動的理論。最低限度也只是鼓舞資產階級起來革命的理論。此外再也沒有別的。

*

*

*

*

補充的意見，大抵如此。現在我想把問題展開一點。雖然如此，却也是非常之有關係於本書的。這有相輔相成的好處。

*

*

*

*

從經濟着眼來觀察社會構造和變遷，而認知其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確是十九世紀中迄於今之風靡全世界的大運動，和從此之中所成就的二十世紀地球上從來未有的大勝利，所證實了的科學方法，使得完全反對牠的資產階級學者有部份的人贊同。小有產階級當然更加容易。因而除革命派是本來的唯物派外，竟有今日很多的保守派分子和改良派分子，亦以唯物派自居。但他們是投機剽竊之流，其運用於經濟分析中的荒謬成果，是必然的。所可惜者，即本來的唯物派，為革命左派所呼為修正派的，亦竟殊途同歸，如出一轍。這就為我們所不能坐視了。我們必須要予以指責。

他們對於中國經濟分析的錯誤，就是不採用全·般·性·的·觀·點·，把中國從世界之中取出來作孤獨的觀察。他們不知道：

「資本之增長的輸出於殖民地和征服國：『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化之擴張至於佔取了全球上一切地帶，資本主義變為若干『先進』國對全球人口廣大大多數之殖民壓迫和金融征服的世界系統，都已經使各自孤立的民族經濟變作那被呼為世界經濟之單一鎖鍊中的一環了。」（註一一）因此，

「從前，人們分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一般的是以某一國家的經濟情況為觀點的。現在這個方法已不夠了。現在應該從全部或大多數國家之經濟情況的觀點，世界經濟狀態的觀點出發。」（註一二）

然而他們却是把這一「帝國主義」（註一三）名著指示出之Lenin's的方法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不獨不把中國經濟看作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一環，而說牠是封建制度，且把在中國境內業已構成中國資本主義之一環的列強資本主義除外，真是反Leninism已極！

另一普遍的錯誤，就是他們在中國經濟研究中不把握牠的時代性。這即是說他們不曉得中國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而且是在殖民地的狀態，資本主義的後進國。其實這些特徵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非創造而模倣，所以商業，工業，金融諸資本的發展過程迅速。他方面，正因為：

「帝國主義是Socialist革命之前夜。」（註一四）中國資本主義就絕不能像先進國那樣有走向其「最

後階段」——帝國主義的可能。於是我們分析並估定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就萬不能以英，美，法，德，爲標準，說中國只是『大貧小貧』，或『極其幼稚』。以英，美，法，德，爲標準，是機械的唯物觀點而不是辯證的唯物觀點。

他們還有一重大錯誤，也是極其普遍的，即不注意於生長性的把握。因爲中國是新走入資本主義階段的國家，當然有不少的封建經濟殘餘之存在。然而牠是沒落的，日趨滅亡的。同時，資本主義却是新興的，發展的，如旭日之東昇。我們是『歷史的表演者和著作者』，應該要把握發展。

『現狀的實際，在我們前進之時，立刻成爲過去的實際，一個死了的實際。革命的實際，由反面看來，是一種活的實際，組織將來的實際，正計算着之唯一的實際。』（註一五）

所以我們要看重『正在成長』的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以爲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於是就去肯定中國經濟爲封建形式，完全是在把握沒落。就是不發展，也不應該籠統的說不發展，而應該精確的指出其已發展的程度。然而曾經注意過沒有呢？絲毫未曾。這顯然是在棄經濟中的生長性於不顧了。何等的背叛 socialism 呀！

總而言之，修正派的經濟研究法是十八世紀之機械的唯物論。十九世紀中葉出世之辯證的唯物

論，完全被遺忘了。這是與伯倫斯坦（Bernstein）派沒有分別的。

*

*

*

*

根據實踐的唯物派導師之「帝國主義」一書的結論：

「實際上，各個孤立的國家和民族經濟，已不再是獨立的經濟單位，而是被呼爲世界經濟這條唯一的鎖鍊中之若干的環子。」（註一六）

所以世界各國都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就是還停留在牧畜時代的原始經濟，也編入於世界經濟的系統之中，帶上了資本主義性質。我們對於牠們的分類，最好是就資本主義發達的程度而言。這樣，就可分爲下列諸範疇：

（一）資本主義非常發達的國家，如英，法，等。

（二）資本主義十分發達的國家，如瑞，丹，等。

（三）資本主義相當發達的國家，如印，華，等。

（四）資本主義很欠發達的國家，如韓，蒙，等。

舊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兩大範疇的說法，因爲以殖民地爲封建經濟之故，便成爲資本主義與封建制度兩種異性質的經濟範疇之別名去了。這是應該改正的。

經濟既是統一的，革命也應該作統一的觀察，不能把一國的革命孤立起來研究，估量。

『從前，人們慣於說，某些國家，或更精確的說，某個先進國家，具有或缺乏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現在這個觀點是不夠了。現在必須注意於革命的客觀條件在已形成了一整個的帝國主義世界經濟全系統中的存在。如果就其全部說來，整個系統之革命已經成熟，那末在這系統中縱然有某些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不足，也不會成為革命所不能制勝的障礙。』（註一七）

因此，

『首先應該把Proletarian革命看為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矛盾的發展的結果，帝國主義世界戰線的鎖鍊在某個國內破裂的結果。』

所以革命不定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而將是『帝國主義的鎖鍊最薄弱之處』。這是『十月革命』爆發於俄國的所在。Stalin因而推論這鎖鍊在『最近的將來』之破裂仍然是在較弱的地方，或者在印度，或者在德國。『資本主義之最發達』和『無產者之重大的百分數』都『非必要』的條件。很對。這是Leninism的理論，今日革命形勢之活的辯證法的唯物分析。中國比印度更類於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國（註一八）。所以我們說中國的『二月革命』已經完成了，現在應該做Revolution of October。施氏如此說而不如此行，真是Leninism的叛徒。

在這種世界中，階級尖銳化，不再有澈底的民族革命了。因為民族革命是資產階級的；而資產階級自十九世紀末年勞働運動發展以後，尤其自一九一七年勞働政權建立以後，世界上不再有革命的資產階級了。他們爲保守財產擁護資本計，不得不退入反動陣營。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也是一樣。他們只利用工農革命的勢力和運動以求得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之更大的讓步而已。所以Hobson說：

『資產階級和最反動的封建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的衝突，比起他們對工人和貧農之不可調和的衝突，在最緊急的關頭時，永遠退至不重要的地位。』（註一九）

『若以爲殖民地的受壓迫，必然要發生一個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就是留戀於孟塞維克主義的基本錯誤；孟塞維克以爲俄國的資產階級完全是革命的，因為他受了專制的封建的壓迫。』（註二〇）

我們這裏要知道：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的衝突，在有了普落利他裂特的覺醒時，是相對的，他們可以而且必要結成私有財產的聯合戰綫；而其與普落利他裂特的衝突，那就是絕對的，不可調和。因此Z. Bakstein說『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在幾年的過程當中實現了很大的在客觀上的革命作用』，全屬誑語。『國際綱領草案』之『在民族資產階級不妨礙工農革命組織和牠能進行真正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條件之下可以與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成立暫時的妥協』的主張，是錯

誤的假設。而且照施氏布氏這種的『帝國主義壓迫可使一切「進步」階級攜手同進』的理論，取銷了絕對的勞資間的爭鬥，是十足的『反科學的 Anti-Mar. 的理論』十足的孟塞維克主義。

*

*

*

*

中國資本主義究如何呢？

中國資本主義是『外鑠的』。其發展帶殖民地性，與歐洲不同。自帝國主義的商品輸入以後，引起了舊經濟——農業手工業的破壞，近代資本經濟——商業工業之興起，農業之轉變，金融之發達。以後的資本輸入，更促進了此種變動。因為這是在帝國主義時代中進行的，所以各種過程俱甚急劇而短促。在經濟方面舊的殘餘和新的建設，到處皆是；再加以官辦商辦；以及中資，外資，合資；同時，在社會方面，貧富的分化很急劇，以致貧者極多；還有許多人失業失地，未編入生產組織；而舊的階級亦有殘存，且顯其夕陽之威。這真是令經濟研究者，如入大觀園，『目迷五色』嘆之爲『謎』。

所以我們的估量，必要理解這些特徵，而不可用常態的歐洲眼光。所以：

(一)把中國資本主義作民族工業看待，除去商業資本，像論歐洲資本主義之重視工業革命及其以後的發展，是錯誤的；

(二)說商業資本是初期資本主義，輕工業是初期資本主義，因而說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是初期的，

或『還只限於資本主義的工業初期時代的輕工業』（註二）是錯誤的；

（三）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時，只計算土著資本主義而把帝國主義在中國內的商店，工廠，銀行，資本除外，是錯誤的；

（四）把中國資本主義與歐美先進的列強比較來定其發展與否，即以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高最後的階段作測量中國資本主義的標準，是錯誤的；

（五）爲貧窮化和流氓化的現象所迷，而認中國之需要爲發展所謂生產，是錯誤的。

我們的估量，若有一於此，就不可避免的流入『大貧小貧』論，資本主義意識，而失掉了革命的立場和階級的立場。

正確的科學分析，必須掃除那些錯誤，着眼於下列的兩點：

（一）我們要認識出優勢經濟。籠統的說中國是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都不合事實。同時亦不能作『兩可』之辭。必須要確定兩種經濟成份在比重上的大小。

（二）要認識經濟的中心區域之所在。不能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處』和『二十一行省地方』，『內地』和沿海，『鄉村』和城市，同樣看待。（註三）

關於（二）的一點，我們自然要一般的看重城市，沿海，內河，更特殊的看重某些地帶，區域，尤

其是成爲全國經濟中心的地方。在這裏，我們應該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其資本主義之發展是全國的鄉村，邊鄙，僻壤，都與城市，沿海，內河一樣的均衡。然而我們的唯物派竟至如此，這不是接受了郭任遠的『太唯物』，『太機械』，而爲其信徒了麼？「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作者說：『中國自身却還沒有形成全國的市場，而分裂着許多經濟上半獨立的區域，每一個區域各有各的工商業中心，而形成地方市場——其中有許多是直接可以和國外發生商業的財政的關係。』（註二三）自居『理論中心』的人，亦以爲『中國在經濟上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集中的組織，還沒有壟斷全國經濟之唯一的中心』。香港，天津，大連與哈爾濱『固然都受上海的影響，但上海並不能絕對的支配』（註二四）『半獨立的』，『地方市場』，『直接和國外』，『壟斷全國』，『絕對支配』，也是『太唯物』，『太機械』的見解。差不多世界上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把全部國內外貿易聚集於一『全國市場』的。英國，法國，……都有幾個海岸市場，使各部之輸入輸出，就地舉行。二等市場的工商金融，一樣可以影響唯一的和頭等的市場。即地方向外國借債都是常事。惜乎這般『理論中心』的人物太不理解此近代歐美的生活常識了，可笑已極！

簡單的綜括我們研究的結果吧。

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確切的具體的說來，就是：

(一)資本主義已破壞封建制度而代替牠支配全國的經濟生活，取得了優勢。

(二)資本主義已達到，一八六四年前後的歐洲，一九一七年以前，確切的說，大戰以前的俄國。

(三)資本主義已佈就了全國，鄉村隸屬於城市，合之則構成一交換經濟網。

(四)資本主義之在全國，大體上以東南為中心，即沿海沿江一帶佔優勢，為其中心的上海是中國

第一個中心，其他各區域中心乃至全國『都受上海的影響』。

因此，現在可以做反資本統治的革命，將來可以開始過渡時期的建設。以分配為中心的課題已走入議事程序了。注意土地而忽略資本是錯誤的。

*

*

*

*

展開方面的意見，大抵如此。現在還要把目前實踐領域的情形批評一下。這自然是要從經濟分析開始的。

*

*

*

*

「綱領草案」中說：『中世紀的封建關係在中國國內經濟中和其上層政治建築中都佔統治地位。』當然，擁護這個主張的人，也就不得不『吠聲』起來。

根據甚麼說中國經濟是封建的呢？『主要的是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去看。『表現在甚麼地方呢？第一表現於特別殘酷的地主階級對農民之高度的佃租關係上。』『第二表現於商業資本及高利貸之極殘酷的剝削上。』『第三表現於軍閥官僚地主豪紳民團之一切苛捐雜稅上。』『這些半封建關係在農業經濟中的優勢，實際就佔領了整個中國經濟中的優勢。』（註二五）用剝削來定經濟性質，即是用分配甚至用政治來定經濟性質，是錯誤的。因為在這裏是生產在先，分配在後。所以根本上，也是理論上，我們應該用生產工具才對。而且忘掉了下列的理論：

『在中世紀的社會中，生產特別是爲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庭的私人需要；有主奴關係的地方，譬如鄉村，牠就兼爲滿足封君領主的需要。但這裏是沒有交換的；所以生產品不帶有商品的形勢。農民的家庭差不多生產牠所需要的一切：衣服以及食物。牠的生產商品，只有當生產到了供其一家的消費而有剩餘的時候。這個剩餘，用諸交換，就成了商品。不錯，工匠自來即以爲交換而生產爲職業，但他們大部份也在直接供給其自己的消費；他們都有一小塊土地（田地和園圃）；他們放家畜於公共的山林內，他們從中採伐供燃燒和建築之用的木材；婦女則紡紗織布，等等。可見爲交換的生產，商品生產，還在幼稚時代。因此，交換有限，市場狹小，生產形式是停滯不變的；每個集團，在其內部，爲着排除其他集團之生產品的生產，組織起來：鄉村中則爲馬克

「Mark」，城市中則爲行會。」（註二六）

中國的經濟是這樣的麼？前述之肯定封建經濟佔優勢的作者答覆道：『帝國主義商品在中國農村有了強大的勢力，農村自然經濟受着貨幣經濟之更大的支配。』同時，『中同工業資本主義在城市中確是已有了相當的發展，並且在農村中已經孕育了牠的種子。就整個中國經濟關係來說，城市的資本主義已佔領了領導地位。……但是，在全國經濟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關係仍然站着比較的優勢。』（註二七）同一作者又站過去了。另一作者應聲道：『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處現在還經營着原始的幼稚的經濟生活，……以自給自足爲原則。』『其次，所謂十八行省或二十一行省地方，多數鄉村間，尤其在內地行省的多數鄉村間所謂農村經濟的，大體仍是以自給自足爲原則。』『這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是在中國經濟佔支配的地位，廣泛存在的經濟形態。』然而作者的『良心』發現了，又自己反駁道：『有許多地方的農村生產已經商品生產化，……並且隨着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變化與破壞，這種商品生產……次第擴大起來成爲農村間顯著存在的現象。』『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中國廣汎的存在。』『同時，我們也並未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就同一大小的區域比較起來，資本主義確比較的有較大的力量。就生產力言之，就生產的數量言之，就資本的支配力言之，資本家的生產都大於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但是，——作者掉過

去說道——比較地有力只限於比較地有力。」若有人「以爲中國經濟……已經在中國……佔得支配的地位，……不能不說他是盲目，不能認識中國經濟現狀是甚麼？」（註二八）這是多少的矛盾，徘徊，把握不定！

還有另一可笑的矛盾呢！『中國經濟中……有雄厚的帝國主義的勢力，……有廣大的封建勢力。』所以『封建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站着優勢』，『帝國主義是站着絕對優勢』。因而『帝國主義利用其雄厚的財政資本主義的勢力，加緊向中國整個經濟進攻。』於是『農村自然經濟……受着貨幣經濟之更大的支配』，『受帝國主義經濟的支配』。然而結論却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扶助封建勢力』，與『封建關係勾結……用盡一切力量阻礙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註二九）

這樣的矛盾，是辯證法的應用麼？那真笑話極了！

說中國經濟既是封建的，政治呢？

『封建勢力仍舊在全中國占着統治的地位，不但在經濟上，並且在政治上還是占着統治地位。』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後，從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人已『滾到了……封建勢力的營壘裏去』，『投降封建地主』，『參加政權』。雖然『軍閥完全的更換……旂子』，亦與前相同，『極不容易分

別』。『一般的來說，始終還是……北京』時代。『這是用新的力量維持舊的統治，……並沒有變更政權的階級基礎。』（註三〇）而牠方面，『國家的真正統一並未完成，中國並沒有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地主階級的私有土地制度並沒有推翻，一切半封建餘孽並沒有肅清』（註三一）

所以『現時的中心任務是：一，驅逐帝國主義者，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二，徹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這兩個任務還並沒有走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範圍之外』。因而『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主義革命』（註三二）牠方面，『中國革命的樞紐是農民的土地革命』（註三三）而『土地革命即使達到其頂點——土地國有——也不能跳出资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因為『土地國有是最徹底的肅清封建殘餘的辦法，是最有效的促進農業資本主義（並且一般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辦法』（註三三）但『民族資產階級早已開起倒車……這種……任務的負擔』便『擱在中國普落利他裂特的雙肩之上』（註三四）

這些分析和主張，是經濟分析所得的結論——封建經濟之必然的結果。在分析方面，一切仍舊，完全沒有辯證法和唯物論的觀點，否認一九二五至二七之大革命及其變動和成果。在主張方面，從前是不自覺的爲資產階級當工具，捧牠上政治舞臺，現在是甘心爲牠服務。合而言之，活像一個資產階級左翼——小資產階級的口吻。這與前年陳施馬們的中國革命論有何分別？完全一樣。這是十足的階

級叛徒的理論！

這只須把政權的經濟基礎——財政一考查，便可知政權的階級基礎已變，『資產階級躍登政治舞台之上』（註三五）了。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至二八年五月一日收入的統計，鹽務占30%，關稅占30%，菸酒占25%，禁烟占15%，印花占10%，其他稅收（國產，註冊，驗契，鑽稅）占10%。次年所擬，關稅大過鹽稅六千一百七十四萬；田賦收入不及關稅之半，且劃歸地方去了。（註三六）請問這些收入有那一項是由農業手工業——所謂封建經濟者得來？又有那一項不是由工商金融——所謂資本主義者得來？至於臨時收入，單以一九二九年論，一年之內竟發行公債到二萬萬四千三百萬。這不是由銀行家，工業家，商人，房主來攤銷的麼？請唯物史論者說說看：這樣的政權，其經濟性和階級性為何？所謂『參加政權』，『投降封建』……完全是『反科學的 Anti-Mar. 的理論』。

資產階級既然十足的掌握了政權，那就是『二月革命』已經過去的證明。一九一七年四月，烏里亞諾夫在『四月提綱』中寫道：

『俄國的國家政權已經落到了一個新的階級手裏，就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手裏，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俄國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已經終結。』

以後他在『十月革命』四週紀念中講演道：

『任何國家，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已經終結之後，始終不能完成其任務，而我們則於幾星期之內，便把這些問題解決了……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與Pro.的Socialist革命之間的相互關係，……第二個革命解決第一個革命的諸問題。』

所以徹底打倒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實行土地革命完全是Pro.社會Revol.的任務。這特別是適用帝國主義時代（即Socialist革命之前夜）的殖民地的。講到土地革命，在二十世紀之所行，『十月革命中之所行，——土地國有，不曾『跳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而是『促進農業資本主義（並且一般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辦法』麼？真是反Leninism已極！

其餘不再一一批評了。

*

*

*

*

這種政治的錯誤來自經濟的錯誤。經濟的錯誤則發自理論的錯誤。這是邏輯的結果。

中國的理論，原來就極薄弱。五四時代是空想期，五卅時代是政治期，一九二八以後才入科學期，然而不過是公式解釋和名詞運動而已。只看至今還在鬧『工農文學』『工農文化』（註三七）的笑話，就可知道連公式都還不懂。至於對布氏之均勢論，必然偶然說的批評（註三八），比布氏的更加錯誤，真是『進一步退兩步』！

這不僅留學歸來的幾個文氓，學生子，就是實踐多年的『理論中心』，也並不懂得Marxism的ABC。他的見解，我們已經批評過了。至於本年內高潮的估量，軍事的投機，割據的企圖，已經使發展的局面消滅，釀成又一慘敗，不是鐵似的證明麼？

進一步看，『六大』政治綱要就是理論錯誤的總表現。除已批評過了的不說，再談其他。資產階級不革命了，還有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存在，全屬『虛金本位』式的空幻。更加奇的就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不建設民主政治而建設Soviet的工農Dictatorship。最出奇的還是只由Pro.和農民做的兼打倒資產階級才能『到底』的革命和『Sov.的工農民權Dicta.』建立之後，還有所謂『轉變』；而這『轉變』又是由『工農民權Dicta.……到Pro Dicta.』。至於『轉變』之期，「綱領草案」說要『經過許多準備階段(?)』，這和『革命轉變的階段論』，無疑的是極端危險的右傾觀念。而『理論中心』則說：『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中間決不會有絲毫的間隔』。(註三九)那末這還有甚麼『轉變』呢？

說到最近的『三中』，更是笑話。一筆糊塗賬清算的結果，才是兩個名詞用錯了。『高潮』二字從此變了犧牲品，以後用『高漲』二字來代替就完事。你看這般政治家是何等的村學究化！『高潮』與『高漲』在實際上的分別在那裏？這是真的形式論，咬文嚼字的書生！此外也就不去再加批評

了，紙貴得很！

總而言之，現在的理論，完全是非階級的非社會主義的，而只可說反映了小資產階級，流氓和農民的意識；科學的非拋棄即曲解；存於口上和筆上的，純是一些教條化了的木乃伊。

至於革命派的左翼中，某個人的理論也是很錯的。他在其經濟論文裏，非難右翼的觀點，完全是機會主義的。一個社會中的經濟形態雖有多種，可以用『是——否和否——是』的辯證邏輯，然而有考查出何種占優勢的必要和可能。用占優勢的來代表全社會的經濟特徵，絕對合理。所以辯證邏輯的科學化者和唯物化者曾『在大體的劃分上，……把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定為社會的經濟組織幾個進步的時代』。（註四〇）因此，右翼提出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一問題，並沒有錯。那位抄寫盧賓斯坦的經濟論文作家，對此實際問題，必須具體答覆的，竟欲用『是——否和否——是』去應付。這正同『評布……氏的唯物史觀』作者一樣，取銷對立，主張調和。那末你對於：唯心論與唯物論孰是？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孰是？等這一類的問題，將如何答覆呢？我們在對立之中，必要站在一面去鬥爭。否則人說是，你說亦是亦非；人說非，你又說亦非亦是，如此，不獨辯證法符咒化，可以不研究而週知一切；並且一無所把握，遇事輒調和。這不流於詭辯主義，即流於機會主義去了。辯證邏輯之應用，有一定的場合和分量；形式邏輯

非絕對不可用。蒲列哈諾夫已經說過（註四一）『更說：

「從前包含一切科學的哲學，所留存下來代替牠的只有一種科學：思維及其法則的科學；形式輯邏和辯證法。」（註四二）

左翼的人們若不注意理論（按指行動的理論而非負販的符咒。——略）右翼所陷之泥坑是可怕的處罰！

話已說得太多了，雖然意思還沒有說完。這些問題，隨便說及一個，都非長篇論文或書不可。現在只求說一個梗概就是。另外再說幾句結束的話。

在此革命歷史轉變之際，新的革命階段需要新的革命理論。而經濟實際的分析，却爲此革命理論的科學基礎。本書——「中國經濟的研究——緒論」的作者從各派批判中得出的教訓：克服資本主義意識，站穩革命立場和階級立場來無成見的分析客觀事實，不僅是於經濟研究有益，而且於一切政治分析問題討論有益。我望一切革命者注意 L. Trotsky 的話：

「所謂多數派，不止是一個遵守紀律的人，而且對於每種場合，每個問題，都要鍛鍊出一種

意見，來忠實的擁護牠，爲牠奮鬥。」

同時，要

「不受任何現成的死板系統所束縛，他的任務是研究國內生活和國際背景之實際發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縮，當與每一新階段實際環境相適應。」（註四三）

這裏，我感覺得要使上述的研究方法有效，而完成新的理論，新的觀點，必須打破年來所感覺的某些革命的傳統成見：

（一）革命家有強烈的仇恨反動階級的情緒。但必須不忘理智，並立基於科學之上。深刻詛咒是沒用的，應求深刻的認識。要搜尋牠的短處，缺點，也必要搜尋他的長處，優點。完全的「知彼」才是勝利的保障。

（二）革命家有急求成功的願望。但不可使此主觀的意志蒙混了客觀的真相。一定的變革法則和工作過程是不可超越的。幾年來無一年不是「高潮」無一年不叫「勝利」，結果如何？實在是「欲速不達」，而且反遲。

（三）革命貴乎實踐，但不可因而至犯主觀一意孤行的錯誤。人力要在一定的環境之下才有作用，不是無條件的。所以行動的策略要隨環境而決定進攻與退守，爭鬭與妥協。休息與動作。只

憑革命的感情，不問環境如何，一個態度到底，那完全是愚忠而缺智謀，結果失之唯心，徒受損失而已。

(四)努力認清實際，盡量吐露真情。不要以忤人革命情緒，憚於空氣作用，或迷於抽象原則，而不敢說。『反對流行意見』的勇氣是應該有的革命忠誠。例如目前反對人所醉心之『招兵買馬』的軍事投機，憑武力以定『高潮』的捨本逐末，……是大勇亦是大忠。

(五)簡單的由羣衆的生活痛苦來估量客觀局勢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經濟分析之後，作階級關係的考察，周知各方面的策略，意識，領導。羣衆的生活困難，固足以造成革命局面，但只是一個可能，還有更直接的條件。倘然羣衆的覺悟沒有，領導乏人，行動無方，也不會成革命勢力的。又如反動政權的策略，軍事，如鎮壓，恐怖，欺騙，改良，等等，亦有彌補，緩和至於消滅的作用。

(六)考察問題時必要抓住局面的重心，發展的趨勢，不可失之徒作快口快心的樂觀之論。例如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形成，政權中心取了相應的狀態，有穩定的傾向。割據論是反大勢之所趨的。這時我們應該說老實話，來追究其出路，不可自欺欺人，用崩潰說來資鼓舞，把『鎮壓』說成『掙扎』。又如『中國基瑪爾主義』的象徵，只有說出，深究，以診斷其前途而決定行

動的方法才對。

(七)對於敵人的力量不可估量得不足，對於自己的力量不可估量得太過。要除去革命的稚氣，一切應該拿得穩點。神經過敏的重視一點，可能，象徵，結果不是犯早熟流產的錯誤；便是失之主觀和唯心。

總而言之，推動社會的進化，展開歷史的紀元，是今日前進階級的任務。時代的真理，也就由牠來代表了。所以革命觀點，階級觀點，科學觀點，應該統一起來。

劉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一)這是從Proletarian Party開始以來至一九二七年的理論中心。舉例來說，一九二二年「二大」宣言說：『因現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基礎上而，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許多方面，還是處於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又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爲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鬥』。這種錯謬，可惜還沿襲至今！

(註二)以上俱見「X思潮」中國經濟研究專號內「中國商業資本」和「中國經濟的性質」兩文。

(註三)見(註二)所說兩文之所引。

(註四)K. Mar. and F. Eng. Manifesto etc. 點是我加的。

(註五) 同。『宗教，哲學，社會主義』。

(註六) 同於(註二)後一論文的八頁。

(註七) 同上(註四)。

(註八) 「民族問題」，見於「動X」第一期之所引。

(註九) 同上(註四)。

(註一〇) 同上(註五)。

(註一一) I. Stalin, Leninism, Chapter IV.

(註一二) 同前。

(註一三) 這是烏里西諾夫的名著。

(註一四) 烏里西諾夫語，見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中。這是很要緊的一句話。牠表明中國所

處的環境和時代。

(註一五) 拉波播爾，「歷史哲學」，三五八頁。

(註一六) 同上(註一一)。

(註一七) 同前，點子是舊有的。

（註一八）照施氏論印度爲最近的將來世界革命之爆發點的條件看來，中國更具備得充分。因爲在施氏作那種診斷的時代，尤其從一九二五年代看來，我這話是十分正確的。只可惜他事前沒有認出而看重印度，以致把大好時機送作諸如資產階級的禮物。結果又來單獨嫁賣於中國領袖，以維持其路綫。真是狡僞之至！然而現在他還說「中國裏面應當是或者中國的莫索里尼，……或者武漢」，抹煞其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前途，可謂復古。武漢不再來了，休幻想吧！

（註一九）『Le Proletaire, No. 1. P. 7 點子是我加的。』

（註二〇）L. R. 「中國革命問題」(二)，一〇頁。

（註二一）「X思潮」中國經濟研究專號「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一八頁。

（註二二）前篇前文的作者，即如此的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註二三）『Bol』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一六頁。

（註二四）同前，二九至三〇頁。

（註二五）「新X潮」中國經濟研究專號，「中國經濟的性質」文中二三頁至一七頁。

（註二六）同上（註五）。

（註二七）同於（註二五）的一七頁和一八頁。

(註二八)同於(註二五)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一文，由一一頁至一八頁。

(註二九)見於(註二五)一二頁和一九頁。

(註三〇)「Be」，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四一，四二，四四，一一八，一二三等頁。點子仍舊。

(註三一)一九二八年七月「六大」政治「X」。

(註三二)同上(註三〇)的一一一頁。

(註三三)同於(註二五)「中國土地問題」，五九頁至六〇頁。點子原有。

(註三四)同上，「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二六至二七頁。

(註三五)同上(註三四)之二五頁。

(註三六)見「財政會議彙編」。

(註三七)「世界X化」，第一號，左X成立的意義和牠的任務。一至一四頁，點字是我加的。

(註三八)「社會科XX總」第一期「評布XX的『唯物史觀』」。

(註三九)此處兩引語俱見於「Be」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三九頁。

(註四〇)X. M.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註四一)蒲列哈諾夫著「X克X主義的根本問題」。

〔註四二〕同上〔註五〕。

〔註四三〕同於〔註一九〕，一四頁。

自序

中國經濟究竟是什麼性質，這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書就本着這個目標，積極的批評所有他人的錯誤，相當的提出自己一些意見。

但首先要向讀者說明的，本書只是我著的「中國經濟研究」一書的第一本，同時就是全書的「緒論」。

在我的全部工作計劃中，大體是這樣：第一編的各章，儘可能的把別人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主張介紹出來，並指出其錯誤之所在。第二編的各章，分論：別人對於農村經濟的意見；資本帝國主義的商品所誘致的農村經濟的變動；綜合農村經濟的變動，連繫到農村社會和政治變動以及土地問題。第三編各章，分論：別人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意見；手工業經濟；商業經濟和銀行財政資本；輕工業與重工業；社會的階級關係。第四編各章，總論：經濟變動與社會政治變動；革命的諸問題；以及中國的前途。第二編初稿已經寫出大部份了，脫稿後即擬印出問世。全部的完成，大約還要一年至一年以上的光景。但總得儘可能的縮短工作時間，以從早盡此時代所提出的任務。

這樣，本書既只是全部研究中的緒論，故於批判他人獨詳。然也並沒有只是消極的批評他人，而不提出自己的意見那種非常不負責任的態度。因此，就把牠先印出來。我們覺得在這本書中，不但盡可能的把中國經濟問題的各派研究，作了一個總的報告；並且還指出了一件歷史上不得不引起人們注意的關係，那便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至今還盛極一時。資產階級的學者，固然擁護資本主義的主張；就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亦早已把反資本制度（註一）的工作，拋到『九霄雲外』。因此，一切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論究，都不過重複資本主義理論上的荒謬，未能前進一步，跳出資本主義意識的範圍。換句話說，各派的經濟理論，都或多或少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或同情者。而他們都不揣冒昧，敢於貼上反對他自己的唯物商標，還自附於馬氏門牆，以出賣其從資本制度的工廠內製出的商品。這是歷史上何等嚴重的一個問題！這樣，又那能再等一個時期，直到全部寫好，才一同發表出來，而不於此時把本書「緒論」印出問世，並續著續出呢？

復次，在極其繁重又是最初提到討論範圍內的中國經濟問題，錯誤之所在難免，固然我們可以相當原諒。但錯誤而至於開歷史上的例外，爲了革命和真理，誰也不能說不應該深刻的指責出來。這只有怕傷尊嚴的小資產階級份子，才會掩飾自己的錯誤，怕別人有所指責。我們是一點也不以爲意的！因此，在這還未論到他人錯誤之先，我們要附帶的指出自己從前研究中國農村經濟時，曾犯了一次不

能容恕的錯誤。那便是我在整理「廣東農民運動概述」一書上，將農村不安——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寫出如下的六點結語：（一）帝國主義的壓迫與窺伺；（二）受連年政治變動的影響；（三）地主豪富的重租重利；（四）災荒頻仍；（五）民團土匪的猖獗；（六）買辦階級操縱農產物的價格（註二）。

這顯然是不正確的。那不但未提及資本主義的商品關係，而且把原因與現象混在一起。——『荒災頻仍』和『民團土匪的猖獗』，明明是農村經濟崩潰的現象和結果，而當時把牠看成原因，這是多麼的錯誤！不幸這種錯誤，不但國內有人沿襲着，就是在外人的著作上，例如日本田中忠夫的「中國農民離村問題」論文，就是照樣的直接抄襲。這種以訛傳訛的錯誤因襲，我們現在是不能不有以糾正的。於此，我們可以說：誰要避免揭穿自己的錯誤，誰就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的『小家子』度量，沒有絲毫革命的和負責的勇氣。不，那簡直是革命的罪人！

我們是一點也不畏誰來指責的，只要他能根據革命和真理為出發，而不夾雜有卑賤的動機。現在把本書先印出來，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也就是本着這樣『大無畏』的勇氣，歡迎各方面的批評，期其於全部研究將更有把握的，實現我們預定的最終而又是最美滿的目的。我們在此以十二萬分的熱誠期待着！

還有，本書在開始所指出的各派錯誤的結論，隨後所指出的錯誤的研究，都是非根本糾正過來不

可的。同時，在本書的結論中，還提出了一個簡單的研究綱領，貢獻一點研究的結果於有志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從而研究中國社會和政治——中國的革命——的人們之前，這或許於問題的研究，更易落到實際，不無多少的幫助。

最後要說的，就是本書的校訂和出版，多靠着幾位友人的力量，尤其在校訂方面，很多有理論有實踐的友人，都直接間接予了不少的幫助。謹以革命的敬禮，向他們致謝！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於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

(註一) N. Bukh. 在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上說：「許多人生來就富於人類保守性，竟使他們不能瞭解這一任務的重要。」

……機列哈諾夫在「我們批評的批評」一書的序言上說：主觀論者和民粹派先生們的論著，使我們相信他們只抓住了我們一些名詞，而沒有懂得那些名詞所含的意義。……不過還有幾位與我們同意見的，也不瞭解我——很顯然，他們亦只抓住了一些名詞——這就未免令人可惜了。……這些說話，我們覺得很可以借來解釋我們用「反資本制度」這一名詞的說明。

(註二)「廣東農民運動概述」一一至二三頁。這本廣東農運概述，一九二六年先在上海印行，一九二七年更在漢口翻印不少；大約散佈於社會上的，當不下萬份。但因早已絕版，不但市場上現在買不到，就連我們自己都沒有了，只有在大圖書館或國外會能見到。

修訂版自序

差不多在去年此時，本書的初版一千五百餘部即已在很困難的情形中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早就應當修訂再版。『一二八』戰爭前夜，我從北平到上海，主要的原因亦是本書的再版問題。然而，直到今天才把這件事告一段落！這當然沒有旁的原因，祇是主觀方面受了種種影響所致。

然而，此刻名義上是所謂修訂再版，究其實可說增訂則有之，真的修訂還說不上。一則我感覺到現在還不是時候，而老實說此刻因事實上的限制亦辦不到。再則，我們自己并未發現了不起的錯誤，也不必大費氣力去修訂，而根本也沒有這樣的時間。說到補充部份，除了附錄裏邊的文字是最近寫的外，關於農村經濟那一章的幾段，恰好亦是去年此刻寫成，祇不過未能發表出來罷了。

這次本書增訂再版，除了初版早就賣完，市場上找不出來，必須再印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社會上的需要。原來初版雖印了一千五百餘部，而事實上的分散，除了華北一二地方外，實未普及全國各地；甚至在上海亦未有負責的代售處。現在經稍事修改并補充再版後，想來經神州負責而適當的發行，必然能夠與熱心探討這一問題的先進份子見面——當然，這裏我們不能不深深的感謝神州的負責

人們！同時，附帶的還可消釋一切未知朋友的疑團，看本書究竟說了些什麼，是不是如一切造謠中傷者的傳說！？

其實，本書究竟對於社會有什麼貢獻，這在我們固然不能以此自滿；而我們的論敵之造謠污蔑實在亦無濟於事呵！例如有人說本書『死抄中國年鑑』，并且因此大肆批評。這我們要請讀者出來裁判，看本書上有那一段，甚至那一行那一句是從中國年鑑上抄來：如能指出，我們真要特別懸賞。似這日月經天般的小事倘有人無中生有的造謠，那麼，嚴靈峯先生把我們當成他個人不共戴天的仇人攻打，不惜公然卑污苟賤的在政治上造謠中傷，應無問題——我們絕對相信嚴靈峯先生是故意造謠中傷，不然在他小冊子再版時即應自行改正，至少要坦白的聲明：然而，嚴先生的書是再版了，有誰看見他有所表示！？這當然是他個人政治道德乃至所謂『人格』上的問題，固無損於我的毫末！至於那些尋章摘句之徒，神話式的傳說『海關只在沿海』，因以『吠聲吠形』的攻打我們，亦是『見怪不怪』的了。這裏我們很相信吠聲吠形之徒，終於只能吠聲吠形！我們在『見怪不怪』的鎮靜下把本書再版問世，在衆目昭彰之下，當然彼輩就無從施其鬼蜮伎倆罷！？自然，誰高興此後再無理取鬧，那亦只好聽其自然。我們在初版時就已料到這呵！

『雖然我是本着真理的出發和革命的立場，而小布爾喬亞學者是最怕損傷尊嚴的，恐將來在

他們批評本書時，生出題外的糾紛，反阻礙了真理的論究。」

真的說老實話，我們并不怕別人非難，只恐自己站足不住！這裏，我們指出我們免不掉缺點之事實上的限制：

第一，在我們的論文中，雖然介紹了不少的關於先哲名言，然而，真要講書本上的學識，我們實在『敬謝不敏』！與其說我們讀了馬列主義的什麼書，反不如說我們曾經經過許多『狂風巨浪』；與其說本書上一切主張是我們的意見，毋寧說這不過是今天以前一切先進份子的血汗及其頭顱的代價。當然，這於我們的研究在根本關係上有不可估價的重要，首先它使我們的意識鐵一般的堅強。然而，終於不能不坦白的自供，因為我們讀書太少，免不掉弄出一些書生之所謂錯誤來！

第二，本書的初版原來是爲了某雜誌約定的一篇論文擴大的。在初稿的時候，并未經過審慎從事，更以擴大時忙於印行，未及顧到各方面，更未能詳爲校訂。因此，我們可以說，本書在『先天』關係上就有了『速成』影響下的缺點。而這次增訂，亦未儘能做到完全有以改正；補充部份亦未必能使人滿意，亦在預料中。但是，我們終於還有這樣的自信：不但體系尚屬謹嚴，而且還是歷史的反映——這也就是我們用盡力量印行初版并增訂再版之主觀原因。

我們想：該不至於因了先天不足而有根本的缺點罷！不管它！這裏我們但看曾經有個時期人們對

於本書下總攻擊令，便足鼓起我們的勇氣，使我們相信：本書而真有了了不起的錯誤，那是容易打擊的，現在既經過我們論敵總攻擊而猶能有印行的可能，可見自有其力量在。這我們絕不沾沾自喜，老實說這才是我們戒慎恐懼之所在！我們不應當百尺竿頭更向前進嗎！

有朋友告訴我們：『破』的方面應當說實現了我們的目的，只是『立』的方面似乎還嫌不夠。

另有些朋友則對於本書不免有過份的要求，似乎苛責她未能解決應有盡有的一切問題；當然人們是完全善意的希望，不是誅求！

這我們不能不有幾句話要在此地說明白：

第一，我們的任務雖在解決整個中國經濟問題乃至全盤政治問題，然而，在這本書上，她的目標只在分析中國經濟性質以及解決與她有關係的幾個主要問題。除此而外，其它或多或少提及只是無足輕重的次要的連帶的問題——當然以此地的範圍標準為標準。因此，首先我們拿資本與封建關係對立，反對拿資本與資本對立；復次則集中火力攻打資本主義意識，為正確的前路掃除障礙，那怕是很小的障礙，都在我們打擊之列。

第二，我們還在研究過程中，並沒有自以為已經是金科玉律的定論。而況一切根本問題只不過剛才提出，正有待於大大的展開，以至於實現我們所期望做到的成果；在此刻亦不容許就有最後的結論

呵！

我們是在此一步一步的穩着向前，我們決定隨時要將這一前進的程途中之所得公開出來。

當然，自從本書初版發行直到現在，她的各分冊一本都未出世，不但期望她的朋友代爲着急不過，而我們自己更是萬分的惆悵呵；但這有什麼辦法呢，事實上的限制，在我們真的『回天無術』。這我們還不說『一二八』的浩劫使我們損失了第二分冊的原稿；更不必提起去年整整一年曾經遭受着『魔鬼』的阻障——事實留待將來必要時去說！但以個人各方面生活的影響說來，已是了不起的障礙呵！所幸在萬難中我們終始如一，敢告已知未知的一切朋友。

又有朋友對我們講：現在的事沒有『幫口』是做不好的，而且幫口差了還不行。這在我們看來，當然不以爲異，而且仍舊貫不在意中。我們不但集中火力向我們當前的大敵攻打，亦將在休戰期間回轉槍頭向着那種助桀爲虐的所謂『幫口』，說妥當點那種狹礙的：Ghosts；予以掃射。人們期待着罷！

但是，畢竟全部生產過程不是一個人之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做好的。因此，當着本書增訂再版的此刻，我們在此地更大聲疾呼的求助於已知未知的一切朋友們！這應當有點結果罷！這應當有從正面來切實幫助我們，而不是事實上恰好相反增加我們的障礙罷！老實說，我們曾經上過如此這般的大當

來！！

這裏，我們的格言是：做我們應該做的！走我們自己的路！！爲了明天準備自己和朋友們！！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

中國經濟研究緒論

——現在各種“Materialists”對中國經濟分析的總批判；

今後我們建設經濟理論的新端緒。——

「明瞭革命失敗之原因，正確的估計現時的形勢。」

「不了解由中國 Revolution 付了極鉅代價所得的教訓，我們即不能前進。」

「不受現成死板系統的束縛，牠的任務是研究國內生活和國際背景之實際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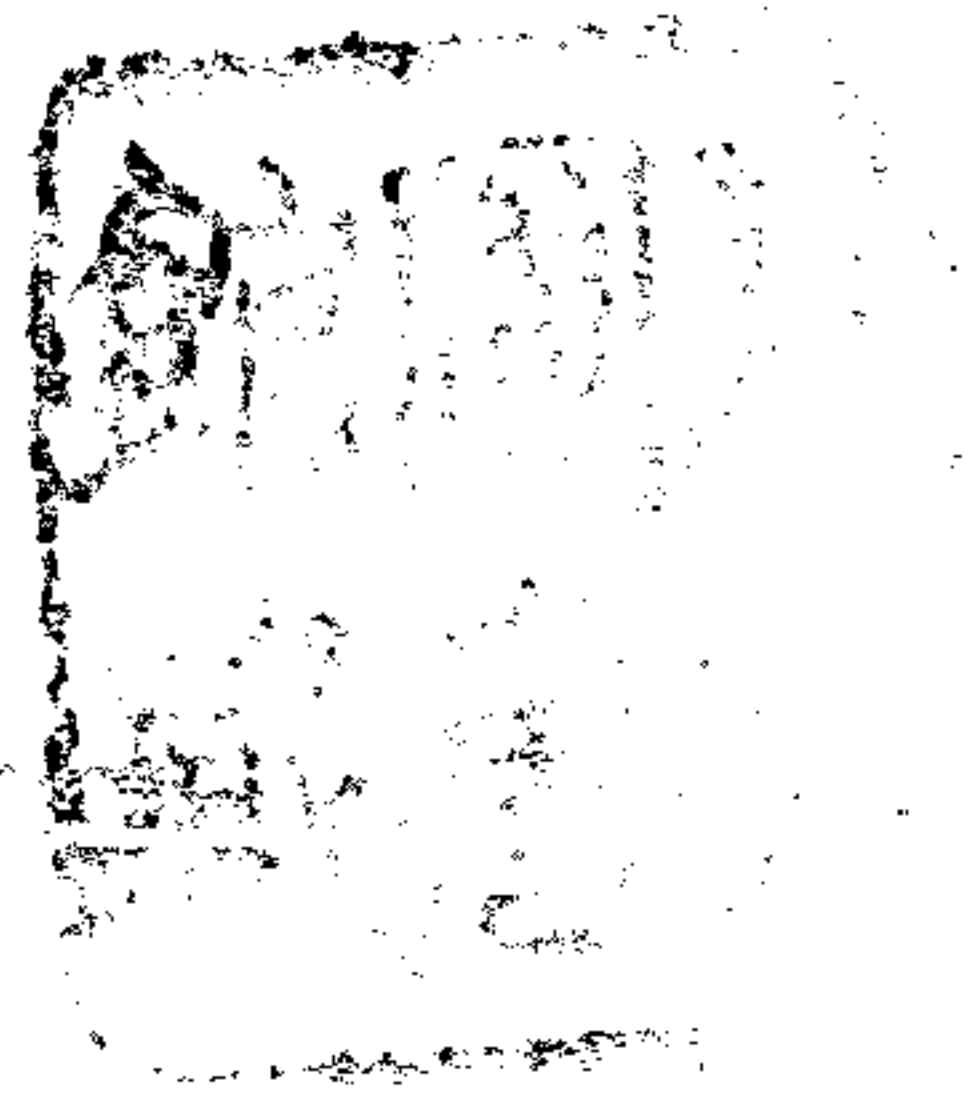
一切策略上的伸縮，當與每一新階段實際環境相適應。」(L. F.)

第一章 緒論

一 中國經濟問題爭論的歷史意義

我們應當認識年來關於中國革命前途有一件很可樂觀的事實，那便是目前正在發展的中國經濟問題的爭論。這一爭論的發生，表現了中國問題轉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的歷史翻開了一頁新的篇章。牠的意義，比歷來中國論壇上的一切問題——新文化，人生觀，等等，——都要勝過若干倍。整個中國問題，可以說直到這一爭論，才牽動到大本營，才是短兵相接最後決戰的陣容。前此一切問題的爭論，祇不過是前哨的衝突，局部的開火。這一爭論的結果，必然確定中國革命的理論系統：牠的歷史的價值就在此。

烏里亞諾夫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動』。這是革命的真理，這是中國大革命中更證實了的苦的，血的，不能估價的真理。這裏，我們還要引伸的說：革命的理論雖然必定是絕對正確的，但牠既不是死板的教條，復不是似是而非的江湖術士的符咒。正確的理論是革命勝利的



『預約券』；錯誤的理論是提前發出葬送革命的『訃文』或『哀啓』。

事實不是很明白的嗎？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前夜，中國一般社會上意識的要求不是要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推翻阻礙牠的所謂滿清的封建統治嗎？革命的陣營中當時不是從保皇黨乃至安那基派，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嗎？他們一致的意見就是：『維新』，『變法』，『富國』，『強兵』。有了這一資本主義的理論系統（註二）做行動的指導，因而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便如『風捲殘雲』似的把滿清推翻。從此，資本主義更逐漸的向前進展了。這不是辛亥革命在另一面證實了這一真理嗎？

事實不又更明白嗎？歐戰及其前後，資本主義不但充分暴露了牠的罪惡，並已走到崩潰的末期，因而中國革命遂由推翻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統治，進到爭取『反資本統治』的前途；然而在革命方面，人們有誰見着『反資本統治的政綱』？『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兩個口號，照過去客觀的解釋，不獨沒有爭取反資本統治的意義，反而只有助長中國發達資本主義的意義，仍是辛亥革命以前的老調。因而在革命的陣營中，有的否認中國資本主義在相對的發展，有的更否認有資產階級這一回事。老實說，資本帝國主義的美國是中國前途的好夢，頗不乏人做着；他那裏能知道印度才是他所想像的中國的前途呢？土地問題的解釋，更是如此。尤其滑稽的是這個問題的解決已提到議事日程，而革命的綱領中還沒有牠的位置。這樣，誰能說他看見了什麼反資本統治的理論體系？因

此。過去大革命的失敗，不又是證實了這一真理嗎？

大革命失敗了，『痛定思痛』，目前中國經濟問題的爭論，是值得在中國革命史上大書特書的。因為牠將確定中國革命問題中如何爭取反資本統治的理論體系。所謂關於中國革命前途是一件樂觀事實的意義，也就在此。

二 我們批評的態度和對象

以上是我對於目前正在發展的中國經濟問題爭論的估價，亦就是我來參戰的原因——先寫出這一本書和研究全部中國經濟的動機。

我個人向來是很堅決的，在這全部中國經濟研究中，更充分表現了這種態度。但在這本書內，亦就是在這問題的開始，當然也就抱定了多方面挑戰的態度。在理論方面說來，我不管是友軍也好敵人也好，我將同樣不客氣的指出我所見到的錯誤。因為我感覺得這一真理的科學的爭論，最好是就事論事，撇開一切障礙真理的東西。要這樣，才有正確的結論；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參戰的意義。

關於我們批評的對象，主要的不是『明目張膽』，『盡人皆知』那些從歐美回來的擁護資本主義的大學教授們。他們那種『資本神聖』，『崇拜金圓』的學說，根本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辯護，是

先進份子所已知的，這裏只不過附帶的提到。假使有人要了解這些大學教授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主張是如何荒謬的話，在後面我們自然要介紹點正確的批評出來。這裏我們要說的對象，是掛起唯物商標的先生們的意見。因為在這一面革命理論大旗下的布爾喬亞學者及準布爾喬亞學者，其錯誤的流毒，比那些大學教授們明目張膽的擁護資本主義還要可怕些。後者公然擁護『資本神聖』，也就是公然反對反資本統治，是易於看出的。前者在表面上固然不很蠢的宣布他擁護『資本神聖』的主張，並且還或多或少的贊成反資本統治的革命前途；可是他們拿事實牽就自己的成見，篡改并摘取革命的語句奉爲教條和符咒，甚至離開實際，只作教條符咒之爭，意識的拿事實開玩笑；結果會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同後者一樣，反對反資本統治的革命前途。這樣，其爲資本主義的最後擁護者，雖然有些不是意識的，而客觀的表現，誰說不也同樣的或加倍的更可怕呢？我們的批評要把他們作爲對象的理由就在此。

至於這些『唯物的』先生們，在理論方面，派別是異常複雜的。現在我們先從政治關係上，把他們分成下列各派：

保守派（溫和派）——大布爾喬亞派

改良派（急進派）——小布爾喬亞派

革命派〔右翼（修正派）——普落利他裂特
左翼（某些人）〕

我們主要打擊的是前三派；同時也不忽略後一派中某些人的錯誤。在引證時，分別在其語句之後，加上『保』，『改』，『修』，『左』，等字，以便認識。

批評的對象既已確定，則我之取材，除了我的基本研究那些歷史事實的重要書報外，便是一九二八年以來在理論爭鬥中的一切代表作品。雖然爲事實所限，未能注意到所有人們已經發表出來的具體的和零碎的一切主張，但大體上關於代表各派意見的書報，我都一一閱覽過了。但這裏，我想暫時不宣佈所引來的意見的一部分書報和作者的姓名。雖然我是本着真理的出發和革命的立場，而小布爾喬亞的學者，是最怕損傷尊嚴的，恐將來在他們批評本書時，生出題外的糾紛，反阻礙了真理的論究。

（註一）Radok說過：

「康有爲是最能代表中國官僚中進步分子的資產階級的性質。他說：爲增加人民的幸福，必要……與外國貿易競爭，應當創設商業學校，扶助組織商業公司，取消釐金……中國應創辦重工業，中國人因人口過剩及缺乏工業以致國民間有大批貧民。」

「康有爲當時的奏摺，按政綱的實質上看，那是專於爲未來中國資產階級提出的政綱：農業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要殖民到廣大土地的蒙古，新疆，滿洲去；發展手工業，工業，鐵路；還有這樣的條件——就是普及教育。」

「一八九七年後的奏摺，康有爲很清楚的描寫出中國混亂的現象，說明帝國主義侵入，又再三言及中國內部的情形。康有爲在當時的主張，實如現代資產階級式的改革家一樣。他說……當借外債以助國家變法……當頒布新土地法，保護人民。」

「康有爲提議每省要有三萬受過現代軍事教育的兵士。」

「這完全是資產階級改良式的政綱。」（中文見克仁譯：「中國革命運動史」一六三——一六九頁。）

當時保皇黨的康有爲主張尙如此，那麼，此種什麼黨什麼會的主張是不問可知的了。

（以上的註意點，俱我所加。以後的引語，其註意點除革命派右翼——修正派——的多屬原有外，餘概爲我所加，不再註明了。）

第二章 各派述評

一 經濟問題是一切問題的關鍵

“Chinese Puzzle”，『謎樣的支那』，『萬花鏡』，『中國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註二）——這一切說話，便是所謂『世界有學問的人』，『東西學者』，『中國通』，他們企圖理解中國問題，到了爲資本主義的意識所限，不能前進一步求得解答時的驚嘆。自然一般不知『天高地厚』的，保守復古的，玄之又玄的高等華人，中國式的學者，又那能不『如獲至寶』般的認爲從此他便得着解答中國問題的鑰匙，企圖將前進的歷史，扭回頭來大開其倒車呢？這便是目前一切中國的古董正在躍躍欲試的因子，復古空氣射出了一縷黑煙的關係。假使你說中國問題是很清楚明白的，特別是大革命的幾年來，一切隱微的因子都顯著出來了，於謎何有？那他必然就要請你『免開尊口』，他將要以教訓的態度向你警告：『自世界有學問的人看去，中國之爲不可解的謎也久矣！』『我偶然翻書所遇着這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爲古怪神祕之謎的言論，在東西學者簡直不可勝舉』；你們不要『粗心浮氣』，『隨

便解釋』（註三），還是隨着我『歸去來兮』的好。

中國果然是一個神祕難解的謎嗎？不是，絕不是！只有『隔靴搔癢』般鳥瞰中國問題的帝國主義代言人，才會說出這樣完全無稽的嚙語！只有閉着眼睛不看實際的變動關係的遺老遺少，新舊古董，才會相信他這樣的夢囈。更由信仰而宣傳，以訛傳訛，大談其夢理。這只要你讀到標榜着根據唯物史觀對於中國問題著書立說的所謂『有國際榮譽』（即資產階級的國際——喀）的先生尙說出——『中國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謎了？』（註四）——這樣的話，你便要相信在『夢中說夢』的人，確是不少！

歷史進展到現在，一切問題都已瞭若指掌，只要你能夠把握着問題的關鍵——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當不難『如數家珍』的一一得着解答。『東方明矣』，醒醒吧，一切猜謎的人兒！

但這裏，我們的話又須說回來。如果只把握着經濟結構這一關係，便就都能理解中國問題的話，那一切中國問題的爭論便必然沒有；我這本書亦可不必寫了。問題還多着哩！僅僅見到表面的一部分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只見樹木而不見全林，那是沒有用的。客觀的事實，不是人們正在企圖把中國的經濟問題，亦同樣製成一個啞謎，而玄學化嗎？

爲便利系統的認識及批評起見，我把關於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切不同的爭論大概分成三派：主張中

國經濟爲封建制度的，列之右派；資本主義的，列之左派；介在兩者間的，列之中派。這是一個大體的分別。同時，我先要聲明的，這并不是如上面所說照其政治立場所分的派別，而只以他對於中國經濟性質的見地爲標準。他對於經濟問題的意見是右的，也許他的政治主張很左；他的經濟主張很左，也許他的政治立場很右。這裏，我的批評是專注意於經濟。並且是就他們的結論而言，不是尋章摘句，故爲挑剔。

但還要附帶說一點的，就是人們討論經濟問題時，往往把經濟拋開，而去撿拾一些表面的所謂社會事實和政治現象來作材料；真是所謂『下筆千言』，『離題萬里』。所以結果把經濟作附帶的點綴，『牛頭不對馬嘴』。我們當然也作經濟研究來看待，來述評。

二 關於右派

讓我們先聽右派發言：

(一)『我們就中國經濟的實際情形看來，中國的經濟究竟怎樣呢？廣大面積的中國，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處，現在還經營着原始的幼稚的經濟生活。……十八行省或二十一行省地方，多數鄉村間，尤其在內地的行省的多數鄉村間，所謂農村經濟，大體仍是以自給自足爲

原則。……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這種農村間成爲稀有罕見的現象。』（註五）（修）

（二）『當二十世紀世界經濟時代的中國，除了沿海幾個因行銷外貨而繁榮的近代大都市外，大多數的地方，還全部殘留着中古以至上古的生活狀態；所有集鎮都會，亦不過歐洲中世紀都市的雛形而已！』（註六）（保）

上面的兩個意見，可說是極右的。他們相同的是只看見舊式農村經濟的殘餘而不見其他，所以認中國現在還是數千年前的原始狀態。他們不同的祇不過政治立場站在兩個極端而已。這裏我不願多所批評，但感覺得他們古書讀得太熟，只會死記着——民各甘其食，美其服，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的古訓，沒有一點現實的意義。這我們還不講旁的，但稍微一攷察歷年帝國主義商品潮湧般進口，不但深入了窮鄉僻壤，并已統治着西藏新疆等落後區域，便可知這兩個意見是如何荒謬。牠如支配全國的都市經濟——商業，工業和金融，更不待言了。

（三）『自秦漢以來，數至現在，儘管換了許多朝，儘管是開亘古所謂民主國的創局，其間起伏盛衰，迭爲雄長，我們始終都尋不出商人階級的影兒。……換一句話說，演來演去，總脫不掉封建社會的局面。……都是地主階級迭掌政權。』（註七）（保）

（四）『脫離皇政尙不滿十七年而且在於小農作的中國，無處不彌滿封建的勢力。在社會的表現，

則爲劣紳土豪；在政治的表現，則爲官僚軍閥。在一般困苦的民衆因壓迫於封建勢力之下，無以自存；就是都市新興資產階級，也被壓於封建勢力之下，要起來反抗。」（註八）（改）

上面兩個意見是從社會階級和政治表現來論究經濟問題的。這樣的結論，無疑的中國經濟結構是封建性質。其錯誤與前相同。此地另外還要指明的。這樣倒果爲因的武斷，完全是『唯物派』底自揭而具。我們只能從經濟性質去說明社會階級和政治表現，絕不能拿常識來先決定社會階級和政治表現，後才回頭來解決經濟性質。

（五）『中國近代社會，還是封建社會，宗法社會之延長，因爲他的背景還是土地資本，他的經濟組織，還是農業手工等經濟，因之反映於政治與社會兩方面的，都顯露着很濃厚底封建社會的色彩。』（註九）（改）

（六）『中國社會的封建制度，還是整個的存在，沒有崩潰，這是大家都能知的。因爲封建社會還沒有崩潰，所以家族制度，以及在家族制度之下的風俗習慣，信仰道德，都是保存他一個原始的形狀而沒有變更……農業生產的方法，多半是留着牠一個原始的形狀而沒有更改。』

（註一〇）（改）

上面兩個意見，只看見過去的經濟狀態而沒有看見現在的經濟狀態；只看見現在的殘餘部份而沒

有看見現在的新興部份。因而他們以土地，農業和手工業來決定中國經濟性質。這種閉着眼睛不看實際情形，但以常識解決問題，同前面各種意見的荒謬，沒有兩樣。

(七)『在經濟上固然還是封建剝削方式占優勢，就是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軍閥制度的社會基礎，就是封建勢力；我們能夠說，中國現時已經沒有軍閥了嗎？當然不能——不僅在上層，例如鄉村政權，幾乎完全是在豪紳地主階級手裏——就是說，完全在封建殘餘統治之下。……不僅地主階級完全是代表封建殘餘，就是富農，也是帶着或多或少的封建性。』(註一二)(保)

(八)『封建殘餘在一般經濟生活還佔着優勢，帝國主義極力在維持這種封建殘餘。……所以軍閥一方面極力保障封建剝削的關係，同時他自己對廣大羣衆的剝削形式，也就與純粹封建時代封建諸侯的剝削形式原則上沒有什麼不同。』(註一三)(保)

上面兩個意見都是從剝削方式來說明中國的經濟性質的。這很不對。我們只能用經濟性質去說明剝削方式，不能用剝削方式來說明經濟性質。並且從社會階級來分析經濟問題，上面我們曾說過這犯了倒果爲因的錯誤。至於說富農是封建的，帝國主義維持封建殘餘，那更是『荒謬絕倫』。

總起來說，以上種種右的意見所想像的中國經濟性質和經濟生活是這些：(a)自給自足的原始經濟，(b)中古以至上古的生活狀態，(c)地主階級迭掌政權，(d)小作農純封建經濟，(e)農業手工

業經濟，(f)原始的農業生產，(g)封建剝削佔優勢，(h)封建殘餘在經濟生活中佔優勢。他們的研究都是孤立的，靜止的和離開實際的看法，並沒有把握住全般的，發展的，和現實的中國經濟之活生生的有機結構及其中心所在。因而同樣的把中國經濟當成幾千年沒有變動的停滯的東西，但憑各人主觀的嗜好去武斷，沒有一點辯證法的氣味。其得不出正確結論，自然無問題；而倒果爲因，也就毫不奇怪了。假使我們再說遠點，可說這完全是殘餘的農村經濟反映出來的思想。其爲古董也正同許行的『神農之言』一樣，沒有一點現實的價值。

三 關於左派

現在讓左派發表他們的主張吧：

(一)『中國社會，絕對不是封建社會，乃完全是一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註一三)(保)

這個意見是從中國歷史上商業的發達爲出發的。照他說來，當然目前中國經濟是所謂商業資本主義時代了。這樣把現在中國當成過去帝國主義未侵入前一樣看待，與上面右派所用的靜止的和孤立的觀點相同，其不合實際是無問題的。

(二)『中國自封建制度崩潰以後，直到現在，社會的構造沒有改變。……最奇怪的，就是雖然和

西洋通商將近百年，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的影響，而中國的社會的經濟構造，依然沒有根本改變。這個構造，可以叫做一個爲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資本主義。思想是封建的，保存這個思想的有傳統的聖經賢傳。經濟與社會到是初期資本主義的。」（註一四）（改）

這和把思想，經濟和社會完全分開，是『荒乎其唐』的多元論的分析。並且，經濟構造是初期資本主義，支配他的又是封建思想，不是又一『唯物派』的醜態麼？再看他自己一面說『封建制度崩潰』，一面說『經濟構造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另一面又說『這個構造』是『初期資本主義』；有時說『社會的構造沒有改變』，有時說『社會到是初期資本主義』：矛盾混亂，連邏輯常識都沒有，真不愧北京大學五大教授之一！這還要來分析甚麼經濟呢？

（三）『中國的經濟社會，是什麼一個社會，詳細解答，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小作農業社會。城市找不出資產階級，只找出代帝國主義經營商業的經濟；鄉村找不出資產階級，只找出以力耕作所得餘利來換洋貨的苦力者。』（註一五）（改）

（四）『我們要承認中國的這個小資產階級，其代替封建社會而存在，並不是特有的現象，在歐洲也有同樣的情形。……這個社會，一直從封建時代以後，繼續到最近。』（註一六）（保）

以上兩個意見，是說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在經濟意義上，當然就是『大小貧』論的見解。

可是除了瞎子而外，恐誰也不能說現在還需要爭論城市和鄉村中是否有了資產階級這一事實。但這或者有人以爲烏里亞諾夫亦說過俄國小資產階級的要素佔優勢的話，因此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和經濟說，似乎無可非難。其實若我們反問：一九一二年七月烏里亞諾夫說過——『在落後的農業經濟與半封建制度的中國』（註一七）——這樣的話，那麼我們是否承認中國現在還是半封建制度，亦即就是半封建經濟呢？須知那句話是有時間性的。這裏他所指的是一九一一年以前的情形，不是預言民國二十年後的中國經濟。因爲他在下面還緊接着有這樣的話——『封建制度是建築在自然經濟與農業風俗統治的形式之上……君主是爲此種政治制度的一個首領。』——我們可以斷章取義嗎？因此，他對於俄國問題說的話，時間和對象兩皆不同，又如何能改頭換面的引用？復次，我們再要問：所謂『小規模的單純商品生產——農民的穀物商品的生產，農業副業的商品生產，手工業的商品生產等。』（註一八）——在目前中國農業經濟中究竟還佔幾多地位，在整個中國經濟中更佔何等地位？這只要看紡織機械工業的發達與棉織物的大批進口，工廠手工業的變動，以及農民破產的嚴重，失業失地成爲當前的重大問題，便可明瞭了。革命的理論不是『教條』，不能直接的『搬字過紙』，而是一種研究實際指示行動的『嚮導』。

（五）『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我們在中國範圍內以質量的關係便可決定』

的。」(註一九)(左)

(六)『資本主義社會是發生在封建社會的母胎內，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又是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因此……我們承認舊制度的殘餘，並不否認新制度已經發展，而且發展到了有支配舊制度所殘留的一切勢力的程度了。』(註二〇)(左)

(七)『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孕育了中國工業資本階級，同時一部分地主階級在新式工業刺激之下也來投資於工業。在這樣發展形式之下，主要農民區域，完全依賴市場，銀行資本權能之擴大，商業之偉大與日益增長，形成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統治的地位。』(註二一)(左)

上面三個意見，表面看來，已經把問題展開至於適當的程度，並能綜合的論斷。這比較前面一切的主張都來得高明。但問題解決了沒有呢？我們感覺得還沒有。因為這只是從中國土著的資本主義出發，——所謂『中國範圍內』，『中國工業資本階級』。——一切這樣的意見，都不外乎把中國的與帝國主義在華的兩種資本主義對立起來；這是不可以的。假使別人說，廿世紀的今日不能站在一國範圍內解決問題，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已構成中國經濟之一部份了，我們將要如何答覆？這裏的問題，還須進一步追求：中外資本主義的商品是否破壞了農村整個經濟基礎？並且已破壞到了什麼程度？都得相當的拿出證據來。因為事實上不是在右的意見中，有人已經說過中國經濟還極其封建嗎？

我們不能拿出證據，證實別人的意見如何錯誤，是不能就肯定中國經濟已經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的。

總起來說，在一切左的意見中，他們所想到的不外乎這幾點：（a）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經濟，（b）封建思想支配的初期資本主義，（c）小資產階級社會，（d）中國範圍內的資本主義。他們的研究亦可以說大體上還是同右派沒有多少差異，因為同樣都是孤立的，靜止的和離開實際的。這樣，又怎能不一樣的失敗呢？

四 關於中派

說到中派，我們先替他們下個定義，那就是如有人所說的：『看見中國經濟的複雜，舊封建的經濟與新興資本主義經濟雜然并存；說是封建的經濟又掉了資本主義經濟，說是資本主義經濟又掉了封建經濟；說封建經濟占重要的地位，而資本主義經濟的力量也似乎不弱；說資本主義經濟占支配的地位，而封建的經濟却又很有力未必竟居其下。』（註三）這一段意見不多不少，把中派的心理赤裸裸的宣佈出來了。現在，不管怎樣，還是先聽他們的話吧：

（一）『中國自戰國以後，已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若認定中國是封建制度，必引起似是而非

的主張。……反之，因中國早有商人資本，遂認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錯誤的。」（註二三）（保）

（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地受着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影響。但是，中國雖然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然始終不只是一種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的。……複雜的狀況，簡直令人目迷五色。我們又怎能夠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呢？』

（註三四）（左）

上面兩個意見，一則『毫無定見』，一則『目迷五色』。因此他們的結論都不外一個『否』字。但客觀的實際情形是『否』不了的。然而右也不是左也不是，畢竟只有騎牆。這裏，我們是必須要用形式邏輯——這是適用他的場合——來下一個肯定的答案。若只是用『是——否，否——是』的公式，那就不可避免地流於詭辯派和投機派的泥坑之中去了；這完全不能用辯證法來作盾牌。

（三）『「亞洲的生產」，「東洋的社會」，不是在馬克思亦不得不以例外而看待嗎？……中國的現社會是在資本主義將次沒落的時候，因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由封建社會而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註三五）（保）

以上的意見是人們主觀上覺得否認不了而提出的主張。自然『過渡』有某種意義中的真理。但是

簡單的過渡論是不對的。並且在這裏我們要問：這一渡口是『弱水三千』，還是『雷池一步』？這一行程是船剛開駛，抑成將近彼岸？實則這裏的『過渡』與前面的『否定』，名詞雖有不同，其無肯定意見則一，祇不過同樣表現其搖擺於兩大之間而已！

(四)『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呢？……其龐大的身分階級不是封建領主，而是以政治力量執行土地所有權並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階級。中國資本主義受這個勢力的桎梏，所以不能自發的發展。』(註二六)(保)

(五)『中國目前是……所謂中國的宗法與封建兩制度已不存在，而宗法與封建兩勢力還存在着的
一種中國社會狀況。』(註二七)(保)

說上面那些話的人，還說過這些話：支配勢力還是地主階級，但商人資本却成了中國經濟的重心(註二八)；『經濟剝削，歸於地主階級；政治支配，歸於官僚』；『地主是官僚的補充人，官僚是地主的中堅候補者。……地主轉化為一種獨立智識的有閒階級，這便是士大夫階級』。這是二元哲學或多元哲學的見解，與他所說的唯物史觀理論，完全相反。這裏我們又看出了那在口頭上利用唯物史觀的人，在實際上常常是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並且，對於實際問題的解決，除折衷，調和外，依然無能。

(六)『現在的時代雖是資本主義的時代，而且是資本主義將沒落的時代，可是中國的社會狀況還

是停滯在半封建的農業時代：一方面是農業經濟開始崩潰，近代工業有了相當的發展；另一方面：產業的發展，遇到了許多障礙，又不能發展到和近代的工業國家一樣。」（註二九）（修）

（七）『在中國經濟中佔重要地位，在中國經濟生活上演着重要角色的，實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中國主要經濟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中國主要的經濟生活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生活；即是在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關係下的經濟生活。』（註三〇）（修）

上面兩種意見，還是一種折衷調和的見解，並沒有前進一步。不過用一個半字表現得更巧妙罷了。但問題可不是半之一字所能解決的。既然可以說是半封建經濟，難道不同樣可說是半資本主義的經濟嗎？封建而只有一半，其被資本進攻以至於『棄甲曳兵』而成爲殘餘，當不成問題；這樣如何能說牠還佔『重要地位』？這亦顯然是只在字面上『弄玄虛』，不合實際。尤其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同時同地使用，令人莫明其妙。這裏或者有人說烏里亞諾夫亦說過中國是半封建的話，似乎這個『半』的問題是『有典有則』的。其實，他說話的時間性，我們曾指出已經過去近二十年了，不能作爲現今中國經濟性質之估價的根據。如果真有人以後再想利用他這類的話來作『護符』，那我們不妨也仿效他指責民粹派的『恩——他』先生的話，說：這也只能證明那些先生們是怎樣能幹的從『烏氏全集』的引證中來攻打他們自己。

(八)『如果中國的社會不是封建社會，又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半封建的社會又是太空泛，不能概括中國的全部社會；那麼，中國的社會是在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次殖民地的社會。』

(註三一)(保)

(九)『中國經濟實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經濟。』(註三三)(修)

上面的意見，表面把握着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前一個意見所說的次殖民地社會，在封建和資本兩種性質中，究竟是那一種佔支配地位，答覆不出來。這顯然是用次殖民地社會來躲避這個最嚴重的中心問題。後面的意見答覆了還是封建經濟，好像資本帝國主義九十年來經濟侵略的結果，中國原來的封建經濟未有絲毫變動，仍是『原封完壁』一般；至多不過少許的變化(註三三)。但這位先生又說：『帝國主義的商品在中國行銷佔着優越的地位』，『帝國主義更壟斷中國的富源，握操支配中國的金融與交通，在中國經濟上形成了一優越勢力』。(註三四)那末中國還是封建經濟麼？不！這是先生們在替中國的資本主義當宣傳員。(註三五)

(十)『因為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所以這些半封建關係在農業經濟中的優勢，實際就佔領了整個中國經濟中的優勢。……就整個中國經濟關係來說，城市的資本主義確已佔領了領導地位，整個經濟發展的趨勢已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但是，在全國經濟生活的比重上，半封

建關係仍然佔着比較的優勢。……我們只是說封建關係在中國經濟中佔優勢，絕不是說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不獨在城市中已經受了財政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及在農村中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分化。但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全國國民經濟中，封建關係仍然佔着極強度的優勢。說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不能不記住帝國主義是佔着絕對的優勢。帝國主義利用其雄厚的財政資本主義的勢力，加緊向中國整個經濟進攻。」（註三六）（修）

上面的意見，僅就他把問題展開這一點說來，是有意義的；除此而外，則異常混亂。我們只看他開頭說半封建關係『實際佔領了整個中國經濟中的優勢』，接着又說只『佔着比較的優勢』，最後改口吻說是『站着極強度的優勢』；這已可概見他對封建經濟的估計不能下斷語，究竟『比較』嗎？『極強度』嗎？抑或『整個的』嗎？這顯然不是字面的問題，而是實際生活的對比。究竟那一點對，他在『但是』與『無論如何』下，終於解決不了。因為他既感覺到『城市資本主義確已佔領了領導地位』，又復眼睜睜的看見『帝國主義是佔着絕對的優勢』；又怎能輕易決定呢？問題只好表示『無所適從』的攝伏於『一國三公』的態度。這種『三位一體』，『一視同仁』的態度，顯然是騎牆，兩可，徘徊，搖動，一點也把握不定，說不出真象的樣子。老實說吧，他自己實在就處於『五里霧中』，失了『主宰』！

(一一)『歷史條件所壘成的中國社會經濟的結構，這在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寧，通稱之爲「亞洲式的生產方法」。……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紡織工業）的結合，給予這種亞洲式的生產方法以很大的內部穩定。……過渡於新的生產方法，發展全國的生產力，農業技術進於更高的階級，在現時都阻於這種舊社會制度的遺毒。』（註三七）（修）

這是一種不封建不資本之『有典有則』的中派的高見。但是居今日——『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和『東洋服屬西洋』——而言『中國社會經濟的結構』爲『亞洲式的生產』，並且還沒有過渡的可能，未免有些閉着眼睛不看實際。這種『北窗高臥』還在夢中的囁語，是最陳舊，最古董的許行思想，老聃理論的復活。還著甚麼『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老老實實的當義皇上人好了，『何許子之不憚煩』？

(一二)『一攷中國本身的經濟，竟破產而至於一無所有。農村固不用說，一切生產除只能供生產者的需要以外，沒有多少剩餘換取建設的材料，都市則凡對外輸出和輸入以至稍大的工廠，都掌握於外人。……我們鳥瞰了中國的地域，除了沿海幾個所謂條約的商埠以外，實看不出什麼經濟；而這種商埠的管理，壟斷，操縱都操之於外人。我們一到農村，縱使離都市最近的農村，無不靠着天然恩惠，自己向沒有要求生存的切實認識。他們對於旱和水，事先沒有

預防；對於種和穫，也沒有一定的計劃和機械。」（註三八）（改）

上面這個意見，可以說是中派裏邊最錯誤的，而又是資本主義意識最濃厚的代表意見。他與馬寅初輩的理論，完全沒有兩樣。這只要一看附註中所引的批評（註三九），便可明瞭。他的錯誤程度，同右派裏邊極右的（一）和（二）兩個意見一樣；他的資本主義意識與本節中派的（八）和（九）等意見同樣反動。他用烏瞰代替了科學的研究，他用庸俗的形容個人的經濟力量『破產而至於一無所有』的說話，來解釋整個國家的經濟情形；這簡直已經不是所謂『大貧小貧』，而是舉國的乞丐化，即這位先生在同一論文內所說的『舉國化』化了。因此，他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答案，就是什麼都說不上；只有農村經濟。而這個農村經濟又還在自然經濟時代。所以照他看來：中國經濟是封建性質。要全國都變成沿海的商埠，而又只有國貨的資本主義發展；農村盡都使用機械而又有計劃的生產之下，才說得上中國的經濟地位。或許那時才脫了封建自然的經濟，而走向資本主義的經濟。這是多麼的機械啊！

總起來說，中派的意見是：（a）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亦說不上資本主義；（b）非資本主義的亦非封建的經濟；（c）在封建和資本主義中過渡；（d）宗法封建制度不存在，勢力（即經濟基礎——曙）還存在；（e）半封建的農業經濟；（f）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g）次殖民地中性的經濟；（h）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i）封建經濟，資本主義經濟與資本帝國主義經濟『等量』的支配着的經濟生

活；(j)『亞洲式的生產方法』下的經濟結構；(k)全部經濟破產而至於一無所有，說不上甚麼經濟。大體上說來，這些中派先生們是搖擺於左右派之間，而實際還是比較的傾右的多，傾左的少。他們的研究，真可以說什麼都說不上，只是一個混亂。以致他們只能夾七夾八發一陣囁語，意識的把中國經濟性質製成難於捉摸的玄學啞謎而已？這便是因為他們同樣沒有把握着問題的中心，而研究方法亦復大錯特錯，意識上更充滿了資本主義的成見，阻礙了深入的科學的真理的研究。

五 各派的總結

把以上關於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的三派意見綜括起來，我們很明白的可以看見他們差不多已經把全部經濟發達史的階段，除了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外，都應有盡有的羅列出來，作為他們的結論。從原始時代的經濟起至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止，各執一詞，憑着主觀的見地，爭論不休。這同故事上所說的一樣：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相去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意，以其未常見而求之人也。』

這個故事，可以說完全把中國的所謂唯物派關於中國經濟的認識，形景逼肖的描寫出來了。這是怎樣說呢？那就因為他們聽着說農業是封建的，中國是農業國家，而中國整個經濟便封建矣！他們又聽着說，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於是『一旦豁然貫通』，而中國經濟生活中商品的生產和交換便成為『稀有罕見』矣！他們再聽着說，軍閥官僚是封建性的，於是一切剝削亦封建矣！他們更聽着說，中國的封建制度久已破壞，於是中國便早已資本主義矣！這還不夠，因為另外還有個帝國主義問題摻雜其間；於是帝國主義是略奪的，而中國經濟竟至破產而一無所有矣！一句話，這便是以其未常研究而求之於東抄西襲和資本主義的偏見也。然而中國經濟的結構究竟相當於經濟發達史上的那一階段？究竟還是一個問題，『原封完璧』的存在，誰也解答不了！認真解答不了嗎？沒有的事！下面我們自然要大體有以解答的。

這裏，我們還可把他們的根本錯誤，歸納成為下列兩點：

第一，資本主義意識支配了他們的研究，以致阻礙他們前進一步作科學的真理的探討。

第二，他們的研究，是用似是而非的事實去將就『先天』的理論，不是從『真知灼見』的事實中找尋理論。所以不研究實際而往往用『教條』來決定中國經濟的性質。

以後我們就走入實際問題中去作具體的論究吧。

(註二) 參閱 Scott Nearing 著王志文譯「中國革命」二至四頁；樊仲雲編譯「中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中「這樣的中國問題」。

(註三) 參閱「渝村」第一卷第二第三兩期，梁××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覺悟」。

(註四) 見陶××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一章第一段第一句。

(註五) 「新××」第五期(一九三〇，四，一五)，「中國經濟問題專號」，王×「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一一至一二頁。

(註六) 「新××」第二卷四號(一九二九，四，一)，實×「建設××主義國家導言」。

(註七) 同上，一卷十二號(一九二八，一二，一)，康×：「中國社會史的彙測」。

(註八) 「革×評論」第一期(一九二八，六，一八)，陳××：「今後的國民黨」。

(註九) 熊××：「中國社會史研究」二三一頁，(一九二九，八)。

(註一〇) 「革×評論」第一期，許××：「中國革命的糾紛與將來的希望」。

(註一一) 「××命」第三卷第十號(一九三〇，一〇，一)，朱××：「半殖民地中國之經濟結構的特徵」。

(註一二) 同上。

(註一三) 「新××」第一卷第十一號(一九二八，一一，一)，梅××：「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

(註一四)「前X」第四期，公孫XX：「中國的社會構造」。

(註一五)陳XX：「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九二八，五，初版)，三三頁。

(註一六)「新XX」第二卷第六號(一九二九，六，一)，梁XX：「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

(註一七)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第十五期「列佛星報」，中文見「民族革命原理」，一九八頁。

(註一八)「勵X」一卷一期(一九三〇，七，一五)，嚴XX：「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八頁。

(註一九)同上。

(註二〇)「勵X」第二期(一九三〇，九，三〇)，嚴XX：「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註二一)「XX命」三卷五號(一九三〇，五，一)，方XX：「托洛斯基派之中國社會論」。

(註二二)同上(註五)。

(註二三)「X生X」二卷五號(一九二九，五，一)，方X「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

(註二四)同上(註一八)。

(註二五)「XX命」二卷七號(一九二九，七，一)，仲X：「由中國社會的現階級說明XX主義的經濟政策」。

(註二六)「新XX」一卷十號(一九二八，一〇，一)，陶XX：「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

(註二七)同上，二卷五號(一九二九，五，一)，梁XX：「中國社會構造的史的觀察」。

(註二八)同上，三卷二號（一九三〇，二，一），陶××：「中國之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

(註二九)朱××：「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九三〇，二，二〇）三至四頁。

(註三〇)同上（註五）。

(註三一)「××命」三卷十號（一九三〇，一〇，一），朱××：「中國封建制度之史的觀察」。

(註三二)同上（註六）二三頁。

(註三三)這裏同上的作者曾說過：「中國許多地方尚維持着原始的自給自足經濟」，不過「不能維持着完全的」，不能不「多多少少有一部經濟生產的交換經濟化」。

(註三四)同上（註五）。

(註三五)請看人們在同一論文內說過這樣的話：「所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所謂中國的民族工業，還只限於資本主義的工業初期時代的輕工業」，「在廣大的中國封建半封建的經濟區域中，只不過發展初期的萌芽形態，並不能佔得主要地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並沒有佔得大的區域」；「雖然能看見多量資本家的商品流通，但是，這多於不是中國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下的產物，不是民族工業所生產的商品，而多於是帝國主義的產業所生產的商品」。

由以上的說話看來，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不是封建經濟呢？第一，資本主義要佔領廣大的區域，自然要西藏、青海等落後地方亦林立着大工業的工廠，並且還要是重工業的。第二，要中國的重工業的商品充斥城鄉市場，代

替了資本帝國主義進口的商品。第三，要民族工業壯大起來，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工業不能算數；有點買辦性的，中外合資的亦不可以；至於因借外債而發展起來的鐵道礦山及其他輕重工業，當然更不能不除外。

這簡直是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而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得力的辯護士！曾琦輩若發現他們這一理論上的攻守同盟者，必定高呼『國家主義萬歲』，蓋可斷言。這種把中國內的帝國主義經濟和中國土著資本主義經濟對立起來，不看見整個中外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生產中的支配作用，在過去是資本主義意識的濫觴，於反對封建意義上，還不無一點進步意義。今後已成為非資本主義的大敵，便只有反動的作用了。請讀者特別注意這一反動的理論的流毒。不！請注意這一資本主義的百貨商店拍賣陳舊過時貨的『下作』理論，勿為其迴光反照得太久！

（註三六）「XX潮」第五期，潘XX：「中國經濟的性質」。

（註三七）「新XX」三卷十號「半殖民地中國之經濟結構的特徵」一文內，據說是從朱XX著「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第六章中所徵引來的，但我却未見過朱的這本書。

（註三八）「革X評論」第九期（一九二八，八，一五），陳XX：「淺薄的革命力量」。

（註三九）資本家經濟學者「一貫的理論是：要生產才有物品來供分配。資本主義是生產的，社會主義是分配的。中國現在只患生產不足，不患分配不均。所以中國人民生活困難的問題，是生產不足的問題。因此，中國經濟的問題的解決，是發達資本主義。這你只要把馬寅初的『中國的經濟問題』，還有『評今日我國之謬社會主義者』……」

看，便可明瞭。

「他們的錯誤：

「第一，他們把生產與分配分開，作孤獨的研究。……馬寅初說：美國現已超過生產階級（即階級），而在分配階級。……中國現在生產的階級還沒有達到，講什麼分配？……事實上，我們知道，任何經濟形式都有其生產，有其分配；生產行程中造出來的物品，即刻轉入分配行程！斷沒有常生產不分配，或專分配不生產的經濟形式。亦斷沒有某時代生產，某時代分配的經濟歷史。

「第二，他們把資本主義認為生產，社會主義認為分配而對立起來。資本主義專生產而不分配麼？資本主義把商品歸給生產工具所有者，把工錢歸給勞動力所有者，恐怕是一個必要而且顯著的分配吧。講到生產工具所有者，把商品中的剩餘價值，分一部份給議員，律師，教授，技術家，新聞記者，使整個的有產階級過豐富的生活，這種分配不又必要而且顯著麼？社會主義者何常不講生產？一八四七年的「宣言」上所寫的十條辦法，及「哥達綱領批評」上所說的低級「康民尼斯謨」期，高級「康民尼斯謨」期，都非常注意於生產。蘇聯現在不是在從事於社會主義的生產，以求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麼？那末，把生產專屬於資本主義，把分配專屬於社會主義，真錯到萬分了。

「第三，他們把中國人民生活的困難，完全歸之於生產不足。其實，中國人民的生活困難有種種原因，我們

知道做生產事業的，只有工農，而所得的結果，廠主地主一份（利潤，租金等），土豪劣紳一份（大剝，橫索，餽贈等），商家買辦一份（高價，投機等），軍閥官僚一份（錢糧，捐稅及劣幣等），帝國主義一份（賠款，利息，和商品的剝削等）；此外，許多不直接生產的人，還是靠工農的生產品來維持其生活。現在不用說這大批剝削者統治者的豐富生活，他們一請客，一結婚，一出洋……動輒足供成千成萬貧民的一年之需；單把團長局長以上的存款拿來統計，恐不知要辦多少工廠，闢多少地利？這種剝削，就是民生痛苦之源。所以分配不均，至少是中國亂源的一重要部份。假使生產就發達了，分配若是依舊，那仍不能解決民生痛苦的問題。美國資本主義發達而不能解除民生的痛苦，就是一個例。這是馬寅初所先我而言之的。那末，用發達生產，尤其用助長分配不均的資本主義來發達生產，是絕對不能解決今日之生產困難這一問題了。

「第四，他們把發展生產的事，完全歸之於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的封建時代，發達生產與資本主義，的確結有不解之緣。一說發達生產，就覺得非要資本主義不可。真的，那時資本主義的發達，可以收納社會上的游離勞動，使失業者有生計。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達到不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內存在的地步。所以經濟危機，產生了勞動人口的過剩，把工人從工廠中解僱，使他失業，十七世紀上期以來，經濟危機十年一次：歐戰過後，失業成為常態。英國不是年年有一百幾十萬人失業麼？反之，社會主義却從北歐給我們指示出來了用工農國家發達生產的可能。英國經濟的衰落蘇聯經濟的興盛，即是很好的證明。」

「第五，就是關於原始資本問題。有人主張打倒軍閥而利用其財產，這是對的。但我不曉得打倒軍閥後，他的財產應屬公眾，為什麼不用來作社會主義的基礎，而用去發達資本主義？沒收軍閥財產與私人的資本主義，實在沒有必然的關聯存乎其間。他未免太喜歡資本主義了。馬寅初的原始資本，是向美國借貸和銀行儲蓄兩種。其實，後者徒供政府之借作軍政戰爭諸費外，並不能供生產上的需要。這有十幾年事實作證明的。前者的辦法，亦不過在幾十萬萬外債之上，再加上幾十萬萬，使中國完全殖民地化而已。中國愈借外債，福利愈外溢，結果只是爲美國發達資本主義而供其剝削罷了。這有將近百年的經濟隸屬造成政治隸屬的事實可攷，並非揣想。自然，這也是在現時的社會國家萬不能和平而有秩序的狀況下的必然。所以馬寅初的辦法，是投降帝國主義的賣國辦法——吳三桂的辦法。」

「看看吧……資本主義之走不通，却已昭然若揭了。」

（見××××，第二十六，二十七期，一九二九，九，二〇，××：「中國資本家經濟學看與中國的經濟問題。」）

第三章 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一 把握着問題的中心

根據上面的分析，人們關於中國經濟研究，雖不無比較正確的意見，然而大體說來，錯誤的固然不能答覆實際問題，就是比較正確的，亦同樣不能就把問題解決了。這在上面我們已經相當的提到，因為從問題的出發，我感覺得他們沒有把中握心問題——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這裏我們先要把唯物論大師們對於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見摘錄些出來：

「資本主義前期的國家生產方法的內部堅結，對於商業所發生的障礙的影響，可以從英國對印度和中國的通商明白表現出來。此等地方生產方法廣大的基礎是由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聯合構成的，……。英國人爲使此等小的經濟組織被滅起見，特以統治者和地主的資格，同時使用他們直接的政治和經濟權力。英國的商業對於此等組織發生一種革命的影響，但他所達到的限度只是用價格低廉的商品破壞了紡織業，這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聯合中一個陳舊的整部分。就是這種

毀滅的工作，進行也很遲緩。英國人在中國沒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勢力，故這種進程更爲遲緩。

「資本主義的生產使生產物的出賣變成主要的事業，他初時暫且不明白的侵犯生產方法的自身，例如資本主義的世界商業對於中國人，印度人和阿剌伯人等等所發生的最初影響一樣。但他在安下根基之處，即破壞一切商品生產的形態，無論此等形態是建築在生產者自己的勞動上面還是建築在出賣剩餘生產物上面。他首先使商品的生產普遍化，然後使一切商品的生產逐漸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

「現在（一八七三年）因受了國際競爭——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達，使全世界的工人屈服在這種競爭之下，……「當中國變成一個大工業國家的時候」……」

「中國的戰事（指中日之戰）已經予舊中國以一種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既不可能，而輸入鐵路，汽船，電綫，和大工業等且因軍事上防禦的理由成爲一種必要了。然小農耕種的舊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農家自行製造他的工業品——以及頗能容納稠密人口的整個舊社會也要因此傾覆了。千百萬人民將被投閒置散，迫得向外遷徙……所以資本主義克服中國……。」

（參閱李季著「馬克思傳」中冊第二章）。

於此馬札亞爾引述馬克思的話并發表他自己的意見說：

『當着機器生產踐着手工業而擴大，那麼其發展一定很可靠的。這一個時期能夠給出大批的利潤，所以具有重要的意義。可惜在中國，這一個時期却便宜了其他國家，因為牠們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早過於中國。中國起來得太遲了，這也就預先決定了牠今後發展的道路。資本主義固然征服了舊有的生產方法，然而這一個過程却在帝國主義時代與殖民地政策下進行的。』（註四〇）

他們在距今若干年前所昭示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若此，那末，在這裏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結構，不應當不把握着這中心的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問題的罷。我們知道照前章的分析，在中國全部經濟問題中是有許多問題的。而一般的着眼於農村經濟及其特徵來解決，事實上所得到的只是『失敗』兩字，這已可顯見問題的中心是在此而不在彼了。

這裏我們還要說：撇開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中國的經濟性質實無從談起；不能把握着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是一切問題的中心，亦限定了許多人不能前進而必復落於布爾喬亞的窠臼。爲甚麼呢？

第一，不管你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資本如何的估價，總不能不承認近八十年中國才有根本的變動，而這一根本變動的原動力便是外來的資本的帝國主義經濟的侵入。由此才有新的都市以及外與世界市場內與窮鄉僻野相聯繫的新式商業，新式業農，新式工業，以及金融經濟。這絕不是由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誘導出來的。所以就把握着歷史上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資本，亦不能說明現在。

的經濟性質，必須把握着這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

第二，自從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開始繁榮之日，農村經濟（手工業可以包含在內）便已逐漸失其對於整個經濟問題的決定意義。一般的歷史如此，中國歷史也不能有例外。但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取得支配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國經濟生活中取了決定意義，不是由於中國整個資本主義內在的發展，而是因為帝國主義向中國輸入商品與資本的關係，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因此，亦可明瞭許多人拿農村經濟來解釋整個經濟以及其他任何部門，都是不可能的，而必須首先把握着這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

第三，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鑲的，這一特性已久為談中國經濟問題者所公認；同時現在乃至將來關於中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資本仍有偉大的作用與影響，想亦人們所不能否認。這樣，又怎能僅看見中國資本主義而不看見在其上統治着和在其內盤據着的龐大的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這裏，談中國資本主義尙不能離開帝國主義，何況解決中國整個經濟問題？因此，我們不應該單看國貨的資本主義，亦必須首先把握着這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

第四，至於從統治階級的性質及其剝削方式等等為出發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性質，毋乃太過滑稽。這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不復述。總之，這些問題在中國經濟問題中不能同資本帝國主義問題對

比，我們但由通常所說的『封建勢力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樣一句話，亦可明瞭了。因此最後還是必須把握着這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然後才能切實解答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

但這裏我們不是說只把握着中心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而撇開其他的一切，我們只說一切問題只有在這一中心問題之下才能得着解決。一切問題都得着解決了，當然整個的經濟問題便自然而然不會沒有正確的結論。直到此時才能掃除一切混亂的反動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荒謬理論，才能肅清資本主義的意識，才能使我們在階級和政治的立場上堅定不移。同樣，也許於研究才能在百尺竿頭更勇猛的前進，而不是『進一步退兩步』，或者徘徊折衷；才能於實際變動中得着教訓——苦的真理，而不是東抄西襲，預先有了資本主義的偏見，只找些似是而非的事實來牽就『先天』的結論，或拿教條來作鎮壓真理的符咒。

這是我們由總的分析所得到的關於別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以及中國經濟問題應當如何研究的概念。以後我們便作進一步的考察。但這裏我們還要補說幾句：關於這一帝國主義問題，我們所要把握的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商品和金融等關係。一切從政治關係入手，因而一方面雖然有些微的感覺到經濟侵略之可怕，結果製出一個大小貧的破產怪論；另一方面看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根深蒂固』，尤其戰艦政策有『性命交關』，結果只有對着帝國主義發抖的那樣又要打倒又要妥協的說法——那不是把

握了什麼帝國主義問題，只是證實『愈到東方資產階級愈益無能』的表現。假使有人說那亦是把握了什麼帝國主義問題，那麼根本就表明他還不知道什麼叫做帝國主義！

二 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問題中的地位與對外貿易

這裏首先我們當然提出中心的帝國主義問題：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在中國三年來的事件以前，已經很明顯的可以看出——現在就是一個瞎子也明白了——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內部生活上是一個直接的因素。

『現在中國所緊要的，就是要有國家統一與經濟獨立，就是關稅自主。或更正確的說：對外貿易的獨佔。這對於中國即表示從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因為中國現在仍是帝國主義財富的主要來源及生存之資料，並且也是今日之歐洲，明日之美洲資本主義內部爆裂危險之保險的活塞。』

（註四二）

以上又是我們在這一中心帝國主義問題中要認識的焦點。在過去，一般的情形，對於帝國主義問題，往往放鬆了經濟的意義，（註四三）而着眼於政治和外交方面。因此，否認帝國主義者有之，又要打倒又不得不妥協者有之，公然投降者亦有之。這種對於帝國主義的求憐妥協以至於投降，無非在政

治上企圖取得同『洋大人』同起同坐的平等地位，即是所謂以『一等國』待遇的地位。這在資產階級的本身，當然是有利的，因他另外還從帝國主義方面取得了妥協的代價；但於整個經濟前途，却是愈益殖民地化，這是我們先要指出的。以下我們開始研究對外貿易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對外貿易，歷來是很少人注意的；最多只附帶的說到帝國主義的商品深入了窮鄉僻壤，或者否認這一事實。至於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商品歷來在中國整個經濟中究竟起了如何的作用，農村的封建自足經濟是否因此而徹底破壞，是沒有人能夠答覆的。除了買辦資產階級大聲疾呼的要發展對外貿易外，我們是沒有看見一般討論中國經濟問題者（此地指我們這裏批評的對象），分了一份精力來研究牠；差不多兩三年來我們只在某種月刊上看到一篇專門談對外貿易的論文。單只這一點，已可顯見中國學者中的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是必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的。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問題的中心，這是因為由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解決中國整個經濟問題中，在過去的一切糾紛，在將來的一切疑案，特別是農村經濟的性質問題。不但這樣，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關於失地失業，和農村的逃亡，目前最嚴重的食糧問題，以及農民運動不平衡的發展，農村中各種各式的鬥爭，我們都可以拿對外貿易一事為出發來作說明。自然，同時亦要注意其他各問題，一一給牠一個總清算。這在我們全部經濟研究中，便要詳細討論到。這裏只簡單的把牠的重要方

面說一點。

首先要說的就是有一些人因要證實其發達買辦商業資本主義的企圖，於是拼命在那裏宣傳對外貿易的不振，必須有計劃有組織的從事發展。另有一部份人因要證實其封建經濟佔絕對優勢的主張，亦拼命追隨着資產階級之後，在那裏大聲疾呼說對外貿易的落後。這兩種人的宣傳，單從表面看來，都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你若把他的論據過細分析，便可顯見其在故意曲解事實的無恥。這裏我們且引出一點證據來：

『對外貿易的總額迄今也尙只十七八億（？）內外。……以我國的人口雖占全世界人口之二十%，而對外貿易額却不能占全世界各國貿易總額之二十%』——這裏我要請讀者注意，這是見於本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某種月刊上的。（註四三）（保）

這樣的意見，不但顯然錯誤，簡直有意的捏造事實。我們根據不久以前出版的海關報告看來，一九二九年中國的進口貿易爲十二萬萬六千五百餘萬兩，出口貿易爲十萬萬一千五百餘萬兩，合計對外貿易總額約爲二十二萬萬八千一百餘萬兩；合銀幣三十四萬萬二千餘萬圓。這裏假使他說的十七八億卽十七八萬萬這一數目字爲銀兩，則『迄今』却少報了五六萬萬兩；若說的銀幣，則更少得多，差不多報了十六七萬萬圓，這是如何的自欺欺人！再說他的錯誤吧：這裏他忘記了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

家，他以資本主義的意識出發，好像英美等帝國主義在全世界各國貿易總額占百分之十以上，中國亦同樣要與英美並駕齊驅，頂好還要超出其上。這是多麼的擬於不倫。果能這樣，中國早就不應當叫作半殖民地而要號稱頭等帝國主義了！因如下表的數目字在一九二四年，英國不過一六·五一%，美國不過一五·五七%，如他們所幻想中國要佔全世界貿易總額的二十%，豈不要比英美的資本主義更爲發展而統治全世界嗎？

這是人們附帶的論到對外貿易問題的意見。以下我們再從年來獨一無二的一篇論「中國對外貿易問題」的論文上引點於此，以見一般。這裏，我們亦要請讀者注意，以下所引的論據，在作者某君是目前中國經濟問題論爭方面的唯物專家，且與發表上而意見的某君，在政治的立場上完全處於兩個極端。很有趣的我們亦可看出他們在經濟方面，『心心相印』，意見完全一致。

『譬如我們常聽說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這句話在對外貿易的觀點上說究竟是否正確呢？請看下表：

在世界商業中百分比

國別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英國	一五·二八	一六·五一

美國	一一·一八	一五·五七
印度	三·六〇	三·七三
加拿大	二·七八	三·五八
日本	一·八〇	三·三二
比利時	四·二三	二·八一
中國	一·八八	二·七九

（此外還有德瑞等國，因與此無多關係略去——略）

『就這個表看來，中國一九一三年的對外貿易，比英國差八倍，比美國差六倍，比比利時差兩倍有餘。至一九二四年中國對外貿易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不過纔趕上比利時，比英美各國仍然相差六倍有餘。』（註四四（修））

以上的意見，亦無非在希望中國對外貿易能與英美並駕齊驅，他的錯誤同上而那位某君沒有兩樣。不過這裏更可惜他已經見着中國的對外貿易比印度相差不遠，印度人口亦在三萬萬以上，他不拿印度來對比，而必欲取英美的數目字對比，可想見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必須發展到英美一樣才算不落後。因此十年前比印度相差一倍固然是落後；現在快要趕上印度，亦還是落後。這落後的解說，在

中國本身沒有絲毫標準的。我們須知十餘年來印度在世界貿易總額中說不上增加，而中國却增加不少，幾與印度相等。我們由印度的經濟情形，可推知中國的本身了。

爲要深刻的認識他的錯誤起見，以下再引點這位唯物專家的論調：

「表面上中國已到了世界上的第十一位，實質上連第十一位還配。若以人口爲單位，計算對外貿易的平均數，則可知中國對外貿易又遠在各國之下。」

「請看下表（以美金爲單位）」

世界主要各國對外貿易平均每人約合數量表

	一九一三	一九二四
新西蘭	二〇二・四	三二五・九
澳洲	一五四・三	二二〇・〇
英國	一二五・三	一九二・二
墨西哥	一五・九	一四・九
匈牙利	三八・六	三一・八
希臘	一四・六	三一・七

日本	一二・七	二九・五
暹羅	九・〇	一三・二
印度	四・四	六・一
中國	二・一	三・三
俄國	一・九	二・一

（同樣表上還有德瑞等國，因無關係，故亦略去。）

「照上面這個表看來，……中國平均每人對外貿易約合美國三元有餘，新西蘭合三百二十五元，超過中國百倍。英國約合一百九十餘元，超過中國六十倍。墨西哥，匈牙利，希臘，日本等國亦超過中國十倍。即暹羅亦超過中國四倍。」

「以上所說只是表面上的總的數目字的觀察，這還不足以深刻認識中國與國際經濟的關係，仍然不能深刻明瞭中國經濟落後的程度。」（註四五）（修）

以上的意見不但錯誤，同樣的企圖蒙蔽事實。首先說他蒙蔽事實這一點，如上所述，中國在國際貿易居第十一位，這是不是事實呢？是的，但這是他要證實中國經濟落後這一主張，以便他說明中國還是封建經濟的理論，意識的引用過去五六年乃至十餘年時的事實，而不引用在突飛猛進的中國對外

貿易中關於近年的事實。這裏假使你要證明中國經濟的特別落後，老實說更好還是引用十九世紀的事實好，因那時中國在國際貿易中還更落後以至於無地位可言。用過去若干年的事實，企圖蒙蔽中國的現狀，巧妙誠巧妙矣，其如一方面暴露了他的無知，一方面更暴露了其無恥何？

再說他的錯誤：在上述的意見和表中，很明顯我們可以看見他一方面認為中國對外貿易每人攤合的數量不及英日等帝國主義為可恨，一方面更認為連新西蘭，澳洲和暹羅印度等殖民地亦趕不上為可恥。於此他很機械的犯了理論上的錯誤。前面的主張，是不明中國地位的資本主義意識，後面的主張，雖然相當的認識了中國的地位，但他不知道在新西蘭和澳洲等地的土人久已被帝國主義者驅逐的驅逐，屠殺的屠殺，剩餘無幾。中國的地位雖是殖民地，究竟還是半殖民地，等不到新西蘭和澳洲的前途，便已革命起來，而不會被帝國主義完全把全國民衆用慢性的經濟侵略這一毒劑消滅的。這樣，又那能直接同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對比，而不深一層研究其間運動的關係呢？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對外貿易完全不能同旁的國家對比。我們的意見：要嗎同戰前的帝俄，戰後的蘇聯直接對比；要嗎深一層研究中國對外貿易問題，而局部的抽出一些重要省區，有如研究俄國經濟抽出歐俄一樣，然後和旁的國家對比。只有在那種形情之下，才能考究中國經濟在革命的意義上說來是否落後，乃至一切其他社會和政治問題。

這裏我們根據海關報告製出如下的統計來說：

民九及十八兩年各省暨全國平均每人所佔進出口商品數量的比較表(註四六)

省 別	民 國 九 年 (一九二〇)					民 國 十 八 年 (一九二九)				
	關平兩	美金圓	英金鎊	關平兩	美金圓	英金鎊				
(1) 江蘇	一五·九二	一九·七三	五·四二	二七·七二	一七·七三	三·六〇				
(2) 東三省	一三·五五	一六·八〇	四·七一	二六·五〇	一六·九六	三·四五				
(3) 湖北	五·七八	七·二七	一·九七	八·五二	五·四五	一·一一				
(4) 廣東	七·一三	八·八四	二·四二	七·六二	四·八八	·九九				
(5) 河北	六·二七	七·六五	二·一〇	七·一〇	四·五四	·九二				
(6) 福建	二·六九	三·三四	·九二	四·八六	三·二一	·六三				
(7) 山東	二·七七	三·四三	·九四	四·七六	三·一五	·六二				
(8) 浙江	一·七七	二·一九	·六〇	二·七一	一·七三	·三五				

(9) 雲南	二·八〇	三·四七	·九五	二·五五	一·六三	·三三
(10) 安徽	一·六五	二·一五	·五六	一·八五	一·一八	·二四
(11) 江西	一·五八	一·九六	·五四	一·七一	一·〇九	·三三
(12) 廣西	一·八三	二·二七	·六三	一·五八	一·〇二	·三二
(1) 湖南	一·二九	一·六〇	·四四	一·二七	·七五	·一五
(14) 四川	·四六	·五七	·二六	一·二七	·七五	·一五
全國平均	四·三四	五·二六	一·四四	七·三六	四·七三	·九六

從上表中，我們看見中國對外貿易的總數，按全國約計四萬萬人口平均計算，當一九二〇年每人已佔關平銀四兩多，佔美金五元多。英金一鎊以上。這同前面他人引證的戰前後俄國不過美金二元左右，印度亦不過四元至六元美金的比較，到底是表現了中國濟經的什麼樣的情形呢？假使欲就說這一問題而解答中國經濟是否落後的話，那麼俄國比中國更為落後，中國比印度大體上已不差什麼了。若是我們再進一層抽出在中國整個經濟體系中佔支配地位的省區，如南方的江蘇，北方的東三省來看，則在一九二〇年每人平均權合的對外貿易數量，不但要超過戰前的日本，希臘和墨西哥等地，直超過

戰後的印度，蘇聯等好幾倍。人們在這裏又如何解答這一問題呢？落後嗎，封建經濟嗎，一切這些不合實際的意見均須從實際中去修改一下吧！

這裏我恐上面從人們論文中所引來的「世界主要各國對外貿易平均每人約合數量表」，數字上或有錯誤，再從海關報告上摘錄下表來，同我們製出的統計對照一研究。

戰前（一九一二年）奧俄等國每人所佔對外貿易表（註四七）

	鎊	先令	弗士
奧國 (Austria Hungary)	五	四	四
希臘 (Greece)	四	八	一
塞國 (Serbia)	二	一〇	八
俄國 (Russia)	一	一三	四

上表和前面我們製出的統計，很明白的告訴了我們：（一）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在一九二〇年前後同戰前的俄國對比，已有同高或較高的程度。（二）局部的抽出來看，在江蘇，東三省，廣東，河北和湖北等全國經濟中心區域，不但遠超過戰前的俄國，甚至與戰前的奧，希，塞等國亦不相上下，或則同樣超過之。這樣，我們如何能不顧這種客觀的事實，只是閉着眼睛，瞎講中國的國際貿易不發

展，因而經濟還是落後等無稽的謬語呢？倘然你們不掛唯物招牌，不貼革命商標，那就由你們的理由去以帝國主義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與否的標準。

關於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帝國主義的商品是否深入了中國的窮鄉僻壤，以及在中國整個經濟關係上起了如何的作用等問題，都是我們研究中國經濟時首先要答覆的。可惜人們始終對於這些問題沒有深入的研究，而且還充滿了一腦子的錯誤見解。例如我們再拿帝國主義的商品是否深入了中國的窮鄉僻壤一問題來說，否認的人無非說中國農村還在自足經濟時代，似乎不需要從外國來的商品。承認這一事實的人亦不過說些——中國很僻遠的農村中都要購買洋油，火柴，等日常生活工業品——不着邊際的話，因此，問題終於不能解答。我感覺到資產階級因與帝國主義在過去有利害衝突的關係，說了如下的話，替我們答覆了不少的問題。

帝國主義商品的輸入，因在『光緒年間各通商口岸，都漸次成立。……逐年增加，不可嚮邇。……至宣統年間，輸入則仍不失其增加之勢。蓋至此時，洋貨已通行國內，人民亦習用之。且日常用品，常有不可一日缺者。』（註四八）

『民國以來，進口洋貨中，均以棉貨類爲大宗。蓋別種貨物，大抵銷於有相當購買力之人；惟此類貨物，則雖窮鄉僻壤，貧窶之人，皆需要而無所省。』（註四九）

這是資產階級自己說的。假使讀者覺得這是過去及現在的實際情形，那麼，主張中國農村是封建經濟佔優勢的人們，就得改正他的意見；否則主張中國農村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的人們，亦得斟酌他的理論。因為我們已一再說過，離開經濟是不能談其他問題的。假使經濟是封建的或資本主義的關係佔優勢，斷未有社會和政治不與牠相應，而是另一回事的。

我們認為對外貿易是中國整個經濟變動的動力，是過去和現在一切問題之癥結之所在，故此不憚煩的把牠提出來作多方面的討論，在本書中佔據了不少的篇幅；但畢竟還未能道其十一，這自然在我們的全部經濟研究中還要專門敘述牠。這裏我們再同樣引立場不同的兩個極端的人物的說話，來把這一對外貿易問題作一個結束。

（一）『現在的交易，最主要的是外國商品的交易。不獨有外國工業品交換中國農產品，抑且中國工業品也有出口，外國農產品也有進口。國內農業生產無論如何衰落，外國商品的交易仍舊可以繁榮。外國商品進口及中國商品出口最多的都市，就是最有控制中國的勢力的都市。』（註

五〇）（保）

（二）『在中國對外貿易上，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的統治。……總之，對外貿易是中國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部門，在分析中國經濟狀況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對牠注意……經過對外

貿易，使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發生密切的關係，使中國在經濟上不能脫離世界的支配，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註五一）（修）

對外貿易既已在中國整個經濟中佔着統治地位，而竟無人特別注意研究牠。當着決定中國經濟性質時，大家都一致的拋開這一問題，把中國大門關閉起來，彷彿家醜不可外揚一般。或者無條件的主張是封建經濟，或則貿然表示直覺的反對。這都是不對的。中國是交換經濟世界中的一部份，如何可以忽視？交換經濟世界中的中國，已必然是交換經濟。這是研究之前就應該肯定的前提，從而就應該從此開始研究的。

三 投資與投貨

關於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問題中的地位，除了中心的國際貿易問題外，還有開工廠與外債的問題，簡單的說來就是投資問題。這一問題在此不能多說，因為大家對牠不是如國際貿易問題的那樣忽視，同時也可不必多說。此地要說的有三點：

第一，大家把這一問題看得太機械了。例如有人這樣說：

「一九〇〇年以後，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推銷廉價商品及作工業的開發；換句話說，這時期

的政策是工業資本主義必然的進路。一九〇〇年以前，他們注重於政治借款，實業投資；換句話說，即輸出資本的金融資本主義政策。」（註五二）（保）

這是很機械的，並且還與事實不符。『政治借款』與『實業投資』都不是一九〇〇年前後的重要事實，而是一九一〇年前後的重要事實，特別是政治借款。尤其錯誤的，彷彿工業資本主義還在金融資本主義之後，這是多麼的與實際不符。總之，不管人們如何的顛倒事實，如何企圖機械的說明自己錯誤的見解；而投資固然是當前的嚴重問題，對華貿易亦更是各帝國主義始終不能放鬆一點的。我們只就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內的失業問題的嚴重，商品因合理化生產空前的過剩，以及不久以前德國的實業考察團來華，最近的加拿大，英國和古巴等商務和經濟觀察團紛紛來華，無一非爲了輸入商品的市場問題。因此，機械的只看見投資問題，或者認爲今後最嚴重的只是投資問題，都是不對的。

第二，如上例說的各國失業問題及商品過剩的市場問題比起通常所說的投資問題，不但今後仍不失其更形嚴重；尤其要知道在英日美各帝國主義之間，投資與輸入商品有或多或少的利益區別。因此，我們亦必須分別論列，不許機械的解釋。

第三，在投資問題中，亦不是簡單的投資而有輸入商品的問題在。輸入商品關係中亦不是簡單的輸入商品而有投資的問題在。很顯明的事實，關於前者，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向中國投資，必然附有購

料的條件。例如航空借款之與飛機購買，軍事借款之與械彈進口，都是不可分離的——投資就是投貨。關於後者，歷年來的對外貿易入超，就是投資的來源，亦是投貨的結果，稍爲知道對外貿易事實的人，都能明瞭這一關係。只有閉着眼睛不看事實的瞎子，才會說因爲入超關係，帝國主義每年大批的從中國運去金銀，因而使中國的銀根奇緊。或者說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投資，真的從帝國主義本國運到中國幾千百萬的現金，一若私人間彼此的借貸一樣。這裏我們先舉出如下的事實：

『據民國十七年美國紐約外交協會調查部所發表之報告書，謂外國在華投資無確數可查，大約爲二十萬萬至二十五萬萬美金，（即按一切產業投資與債款合計——略），香港不在內。其中日本投資額佔第一位（約四五%）英國次之（約二五%）。如果根據此種報告計算，以三元華幣折合美金一元，則爲六十萬萬元至七十五萬萬元』（註五三）

我們再根據歷年海關報告，製出如下的近五十年中國對外貿易入超總數表：

年	次	入	超（關平兩）
一八八〇——一八九年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一九九年		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一九九年		一，二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〇——一九年

九〇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二九年

二，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合 計

四，八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兩

等於七，三四〇，三二九，八三五圓

根據上面的敘述，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產業的投資和借款，總計在七十餘萬萬圓以上；此地近五十年來的入超總數計算的結果，亦爲七十餘萬萬元以上；出入相抵，天緣巧合。那末，人們對於投資與投貨的關係當可恍然大悟吧？因此，我們可以說誤解投資與投貨的機械論者，直可證明他絲毫不懂得什麼叫做投資，什麼又叫做投貨。也許他會在此地一旦豁然貫通，懂得這一關係：原來投資之中就有投貨在，投貨之中也有投資在。再我們由上而入超表中，看見一九〇〇年後入超大大的增加，亦可於投貨中理解一九〇〇年後投資的發展關係。至此，我們很可痛快的說，大革命的將來沒收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產業，否認一切外債，不惟是必然的，而且是十二萬分合理的應該的。因爲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產業的投資與外債都是一點一滴的從工人農民身上壓榨而形成的入超，并不是帝國主義從她娘家帶來的！並且實際的情形，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洋叫化子』，不惟一錢不名的跑來中國；結果還吃得一肥二胖，滿載而歸。因此一切宣傳中國貧窮而至於『卑田院』化，看不出什麼經濟，

以及『帝國主義不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的怪論，都是在爲帝國主義辯護，根本荒謬！我們說：不但上海、香港和大連等等商埠的繁榮，是全中國其他各地貧窮乃至擾亂所造成；就是倫敦、東京、紐約和巴黎等等國際都市的繁榮，亦是從全中國榨去不少的資源的結果。上海，大連，香港等租界和割讓區域內一切財富，都是中國工農的血汗，我們應該奪回來！然而有誰在主張？從前主張過的，現在不是說只要帝國主義服從將來的革命法律就許其存在麼？這與『對於帝國主義的矛盾』論者之所謂『又要打倒又不能不妥協』（大意如此），同一名打倒而實妥協了。徹底打倒帝國主義的人們，革命到而今還如此，真是言之痛心！

四 總括的論究

以上關於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問題中的地位，我們可以結束了。於此，我們應當認識的有下列數點：

第一，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占最重要的地位，我們研究中國經濟時，應當把牠放在第一位，不能有絲毫的忽視！

第二，問題之重要在於進出口商品的關係，就是對外貿易問題。從這一問題上，我們很明白的看

見了中國經濟已經發達，到俄國戰前的狀態，亦即是有『十月革命』的經濟基礎。一切宣傳中國對外貿易不發展或落後，不過是充分暴露其資本主義代言人的企圖，障礙反資本統治的理論和運動罷了。

第三，我們由進出口對外貿易的發展，以及進口商品是否深入并支配了全國窮鄉僻壤的經濟生活，便可斷定中國整個經濟已發展到了如何的階段；即封建的自然經濟崩潰；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佔了優勢。——這裏，烏里雅諾夫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宗開明義就說道：『市場是商品經濟的範疇，商品經濟的發展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并且也只有有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商品經濟才能得到完全的統治與廣大的傳播。』

第四，投資與投貨是分不開的。我們由投貨問題中，更認識投資所以增加之故；認識所謂投資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每年進貢於帝國主義金錢若干萬萬元之入超；是中國工農之血汗；是中國經濟和社會各方面，一切貧窮，失業乃至擾亂的根本因子。

這裏我們必須補說一點，就是關於以上所舉第一項中，我們說人們沒有感覺到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問題中的重要，也不能沒有例外。（註五四）但到了全部實際問題擺在前面時，便都『目迷五色』，因而亦盡都把他忘記了。因此：

第五，人們不但同樣忽視了這一中心問題，甚至同樣誤解了牠。目前雖然有人開始糾正其後半截的錯誤，但其所爭論的亦在帝國主義維持封建勢力與否的片面問題上，沒有打算把握着這一中心的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爲出發爲決定的力量來重新估計中國經濟問題。同樣到了決定中國經濟性質時，亦是對於這一問題不言不語的緘默，彷彿中國經濟性質只有在中國的範圍內來解決！這一樣在政治上表現了左中右各派的理論最終的一致。

五 本章的追加

本章要補說的有兩點：第一，帝國主義在中國資本主義中之作用；第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與革命運動的關係。

在第一個問題，拉狄客說：

「中國資本主義先因帝國主義之影響，曾得着發展，帝國主義打穿了中國與世界市場隔絕的壁壘，雖然牠行動很殘酷，但還不失其促進中國進步動力的作用。到第二階段，在帝國主義政策影響之下，產生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外國資本運動；同時在這運動中，參加了廣大的勞働羣衆，及產生了民族革命——這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關係已變更了牠的政策，由促進而變爲阻礙中

國發展之動力了。』（註五五）

拉氏的意見，前半截非常正確，後半段却很錯誤。固然他知道促進常是大於阻礙，不若他人始終只見『阻礙』而否認『促進』。請看下面的說話：

『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時，只願在唯一條件下去發展——中國在帝國主義馴服下的條件。……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之通牒不啻說道：你或者同意我投資的束縛條件，不然則不發展中國經濟。這就是國際帝國主義財政團體的政治思想。』（註五六）

假使我們認為拉氏這樣的意見，大體亦是正確的，那麼，他上面由『促進而變為阻礙』的結論便就非常之不正確了，難道說今後的中國便就脫離了帝國主義的束縛嗎？不然，那又何至於就再不會有促進的功用呢？然而拉氏竟又說：

『中國資產階級自從一九一一至一三年反抗銀行團與帝國主義訂條件時，事實上財政團體開始在中國停止投資了。……帝國主義影響下形成的社會環境，使帝國主義很難再束縛中國了。牠本欲在中國佔壟斷的地位，現在目的不能達到，只有停止參加中國之發展。牠不但是停止中國經濟發展之動力，並是阻礙中國發展之要素。』（註五七）

拉氏這樣的理論及沿襲牠而更擴大其錯誤程度的人，事實是要否認牠的，不必多事辯駁。

對於第二個問題，照庸俗的資本主義應聲虫的見解：彷彿帝國主義既然在中國經濟中佔着支配的地位，亦即一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暢快的發展；那麼，革命的任務，便不要反對本國資本主義而只反對帝國主義及與帝國主義因緣爲好的所謂封建勢力了。這不祇是錯誤而且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者修正派的意見。因此，我們便不得不介紹出下面的先例：

『世界資本——主要是法國英國的資本——以最完全的與銀行的形式輸入到俄國後，與俄國資本家混合起來而成爲一種可驚的勢力。於是銀行的主人，變成廣大的國家中指導內政外交的主要人翁。』

『外國資本在俄國銀行中佔有優越的勢力。例如道勝銀行有資本五千五百萬盧布，其中三千六百萬盧布爲法國資本；彼得格拉私立商業銀行之四千萬盧布資本中，法國佔二千二百八十萬盧布。法國與英國的資本，同樣侵入到俄國工業中，並且日見增加，壟斷生產之全部；因此，使俄國工業得着最新式的技術，而達到最高度的進化。在頓（Don）高原，巴庫（Baku），彼得堡等處，陡然都發生廣大的工廠。有些數目字，可以判斷外國資本在俄國所佔的勢力：法國資本占生鐵生產之六〇・七％石灰生產之五〇・九％。一九一三年俄國有六〇九個個火車頭，其中有五二七個，即八六・五％是由法國企業製造的。投入煤油中的工業資本，英國佔五六・一％。』

「因為英法資本對各部門工業之壟斷，及其在銀行中之統治作用與金融交易中之影響，使俄國資本主義與西歐資本主義密切結合，而以英法方面為主腦。俄國資本主義已經變成英法資本主義之附庸而捲入世界鬥爭之漩渦……從此保存俄國現存的制度，是為外國與俄國的資本之單純的經濟利益同樣所需要的。在大戰前不久的時候，俄國政府常常需要金錢；法國操證券交易所的人也常常允許供給他，但有以下條件：（一）立即着手建築為法國參謀部所預定的軍用鐵道；（二）在和平時期，大大增加軍隊的兵額。」

「法國證券交易所不僅按照決定的條件給錢，他還要求這種款項要消費在法國市場上。當牠允許借款給維曼諾夫政府時，要求俄國軍隊到法國去定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日，波里法諾夫（Polyvanov）在他的報上說過：「斯托力賓（Stolypins）告訴我，法國公使杜奢（Touchard）今天來見他，向他要求：陸軍部不要忘記到史乃德工廠去定貨……他曾聽得到克魯伯（Krupp）廠定貨之說。為得向法國借款之成功，最好是與法國工業發生關係。這段紀載揭破沙皇與法國財政之關係，是再好不過的。」（註五八）

我們不憚煩的引了蒲英特哥夫斯基（S. A. Piontkovsky）這許多敘述，祇不過證實一點，即是：不管帝國主義、俄國資本主義中佔了如何的地位，而俄國的革命性質却始終不因而只反對帝國主義和沙

皇，成爲民主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十月前途。於此，我們拿來對照中國，難道『橋生淮北則爲枳』，因而就永遠停滯於民主主義的階段？一些只看見帝國主義的力量，只反對帝國主義者，應當很忠實的從上述『俄國革命之條件』（註五九）中，去求得中國革命性質的解答。不然，他不但背叛了階級，並要從修正派過渡到資產階級的左翼或右翼。

這裏我們再要指出的，就是蒲氏注意世界資本與俄國資本的『混合』或『密切結合』。一些號稱唯物派的修正主義者，只看見中外資本的或多或少的衝突，而不見其結合關係，應當有以向歷史表明他究竟是採取什麼態度說話？我們對於中國經濟分析，主要的是從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共存共榮』中，認識其相互關係的深切，找出革命的對象和新社會的基礎。而修正主義者及他的所謂唯物份子，所認識的最主要的卻是中外資本的衝突。這完全是站在中國土著資產階級立場上的觀察，毫無補於勞動階級和中國革命。這已經不是修正而是背叛了。

（註四〇）見宗華譯的『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性』，二七頁，

（註四一）L.T.著：『中國革命問題』（二）二三至二九頁。

（註四二）這裏所謂『經濟的意義』，不是說經濟侵略，經濟侵略是人所共知的。同時，也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商品剝削，把中國的錢弄起走了。這裏所說，完全指的商品在中國經濟——農業手工業——內所引起的變動這——『經濟的意義』。

(註四三)「X生命」三卷第十一號(一九三〇，一一，一)，邢XX「中國經濟衰落的原因」，九頁。

(註四四)「世X月刊」一卷二期(一九二九，八)，潘XX：「對外貿易問題」，一〇至一一頁。

(註四五)同前，一一至一四頁。

(註四六)表內金價係根據海關報告上該年度金價平均表核算。

(註四七)民十海關報告總冊上卷一一與四八頁，表中因和比英法等國無關係，已略去。

(註四八)「中外經濟週刊」，一九二三，八，一八，「通商以來之國際貿易」。

(註四九)同上，一九二三，一一，一七，「民國以來進出口貿易增加之趨勢」。

(註五〇)「X生命」三卷第十一號(一九三〇，一一，一)，陶XX：「長期和平之診斷」，三頁。

(註五一)潘XX：「中國對外貿易問題」，二至九頁。

(註五二)「新生X」三卷十一號，陶XX：「和平之診斷」，二頁。

(註五三)「中東經濟月刊」第六卷，第四五合號(一九三〇，五，五)，黎際濤：「外人經濟勢力下之我國」，八五頁。

(註五四)這裏我們亦引兩個極端不同的政治立場的人物，對於帝國主義問題有了一致的相當的認識例子於下：

(一)「帝國主義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成爲中國經濟上(同時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保)

(二)「密封在那天然的真空的玻璃箱內的「木乃伊」的中國，自從被那英國加其砲擊穿了一個洞孔之後，便再也

不能維持他那應當倒塌而不倒塌的屋宇了。何況且那些如狼似虎的帝國主義，還在那里加緊的灌入着鴉片烟——所以，自然不能不腐爛不堪，而至於臭氣四匝了。……把牠們的觸角遍布於舉凡中國一切的事務領域，而把牠們弄到自身的鐵的支配之下。」（*二）（修）

照這兩個大略相同的意見看，似乎人們已經理解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問題中的關係，以及認為封建經濟或已徹底摧毀了。然而不然！發表前面一個意見的某君，在上述意見之下，緊接着還有這樣的巧語：「封建殘餘在一般經濟生產上還佔着優勢，帝國主義極力在維持這種封建殘餘。」發表後面一個意見的某君在上述意見之中，亦插有這樣的妙論：帝國主義「正在極力維持了中國的封建餘物。」這真是「無獨有偶」；有了前面的二元論，不得不配以後面的死生人而又肉白骨の「再生緣」了！也許這就是他們的所謂唯物吧？

（*一）朱××：「半殖民地中國經濟結構的特徵」，十頁。

（*二）「×思潮」第五期，向××：「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五至八頁。

（註五五）譯文見「中國革命運動史」，二三五頁。在解釋這個結論語句中，他說過：「大戰前外資在中國之建設鐵道，開採礦山，等等事實，我們有說理理論否認嗎？故帝國主義對促進中國生產力有很大的功用。……我們知道資本主義起進步作用時，剝削民衆，使民衆破產，才起作用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方法，除使民衆痛苦外，別無路

可走。」(二三〇至二三二頁)。

(註五六)同上書，二三二頁。

(註五七)同上書，二三一至二三二頁。

(註五八)譯文見萬武之繙譯的「俄羅斯大革命史」一至六頁。

(註五九)上述俄國革命的歷史，見於該書中第一章「俄國革命之條件」。

第四章 中國資本主義問題

一 中外資本主義對立的批評

中國資本主義問題是要從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去求解決的。因為一般沒有把握着後者，因而對於前者雖然在各方面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其結果仍不免陷於『陰山背後』的爭執，沒有把握到問題的中心。這裏我們爲明白起見，先提出下列幾個問題來——這因爲我們要解決的，在此地只是中國經濟性質這一根本問題，故此我們這樣來討論：

第一，國內的中外資本主義是否應當對立？

第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第三，現在是否還在發展？

首先，我們說第一個問題。這在上面論各派的結論時，已相當的提及，這裏再具體的從各方面引證點意見。

(一)『以一般社會經濟而論，中國是落後的。但這並不是說中國國內沒有最進步的生產技術與資本組織。中國大都市有電氣連轉的最進步的機器工廠。中國大都市也有最完備的銀行組織。這些組織是外國傳來的。然而外國傳來的組織已在中國經濟結構中獲得領導的地位。』(註六〇)(保)

(二)『工業資本在中國除了外國資本家的工廠以外，却不能發達。』(註六一)(改)

(三)『在重工業方面，說不上任何民族工業的發展，因為根本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任何重要的工業。』(註六二)(修)

(四)『中國雖然富於煤鐵的儲量，但主要的煤鐵礦都落在外人手中。……他們利用雄厚的資本，精良的技術，富足的經驗，所以經營成績非常優美；至於中國本國人自辦的煤鐵礦公司，都是一些不重要的礦山，資本短少，技術拙劣，經驗毫無。……營業不僅沒有起色，而且大都不能維持。』(註六三)(保)

(五)『外國紗輸入是減少了，中國棉紗生產是增加了；但增加的是外國的紗廠的生產，不是本國紗廠。』(註六四)(保)

(六)『中國紗廠之些微的進步，絕不是超過了或削弱了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紗業中的統治；相反的，外國資本仍然是更加擴大了他的勢力。』(註六五)(修)

(七)『帝國主義的商業在中國是盈利的，發展的，但中國的商業是冷淡的，破產的，衰敗的。』(註六六)(修)

(八)『列強在中國的銀行，總共四十三家；中外合辦的有二十家。至於中國自身的，則只有百四十家。茲將外國銀行，中外合辦銀行及本國銀行的資本表示如下：

額定資本(百萬元)

實在資本(百萬元)

外國銀行

九一〇

六八二

中外合辦銀行

一五〇

一〇四

本國銀行

三七五

一五八

『看這個數目，我們就已見到本國之較外國銀行的勢力爲微小。若再把多數中國小銀行之實際等於外國銀行的支店的情形加入攷慮，則更見其微乎又微了。』(註六七)(修)

(九)『當現在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已到了壟斷的地步，而中國民族工業尚在幼稚時期，不管在任何形式下的競爭終於遭帝國主義最後的打擊。』(註六八)(左)

(十)『中國資本主義拿現在來比很久的從前，自然有了進步，這是不用說的；甚至拿近幾年內來比較，也有了相當的發展，這也是事實。但……外國同一企業的發展比較遠出中國以上。』

(註六九)(修)

以上的十大高見，依次讀來，恰好是中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一篇代表作，至少應當放在馬寅初演講集第一集第一篇才合式。要是馬博士能搜集到這些唯物派經濟研究的高論，必然『踴躍三百』，喜『吾道之不孤』。胡適博士亦必同樣歡呼：『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可憐這些盡都貼上唯物商標的經濟理論，原來的貨色都不過國貨資本家的『機製洋式貨物』(Chinese Factory Products)。自然其人亦都是馬博士與胡博士之流的 *Comrades*，當無疑義。在此國貨運動提倡之秋，這種擁護國貨資本主義的貨色之盛極一時，其誰說不應該呢！

這樣說來，難道上面一切的说法，沒有一點是處，都是隔靴搔癢嗎？這又不盡然。但這裏，我們主要的不是討論中國經濟的性質問題嗎？若然，則爲什麼我們不這樣提出問題：中國資本主義是否發展，是否支配了整個經濟生活，因而反映於統治者的階級性是封建抑是資本主義的？而必欲這樣提出問題：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沒有發展。這不但牛頭不對馬嘴，而且老實說只有資產階級學者，才在開始就這樣去分別這些是他們的，那些是列強的。中國的工人是不應該這樣替別的人劃分界限的。他們只曉得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是分不開的好弟兄，打打夥夥的壓榨他們，剝削他們，使得他們衣食爲難；他們的農友失業失地。在緊接關頭，就是平時在合股公司內，他們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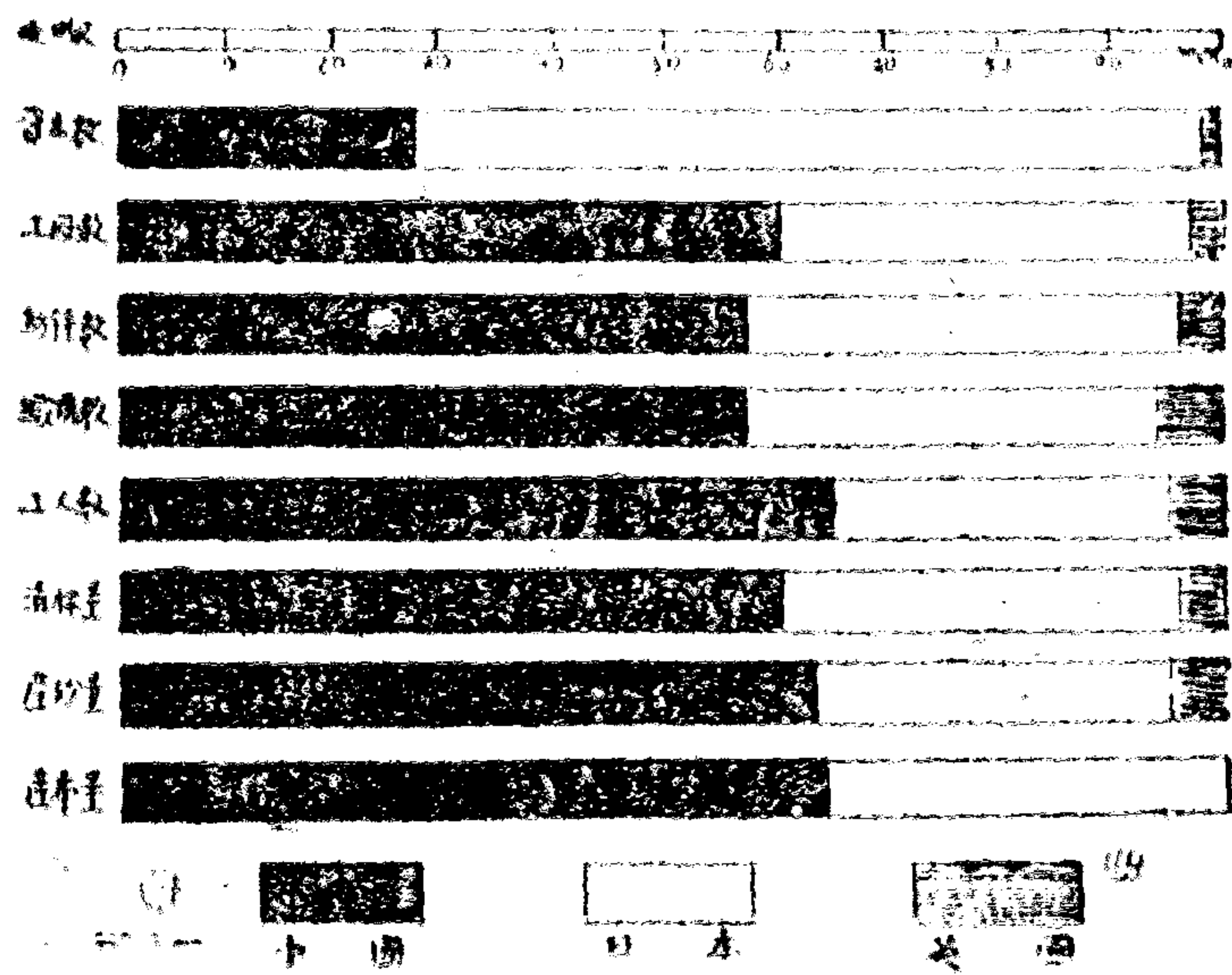
然沒有分別，誰勞你多事的『唯物派』去替別人強分賓主，去當資產階級的應聲虫！中國工人階級，他們只知道從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外來資本帝國主義關係中，去認識中國經濟性質，從而認識統治他們者是那一階級關係，因以決定他們戰術與戰略的主要對象；特別是他們從下列統計中（這裏以紗廠為例，希望讀者能舉一反三，以概其餘），認識他們的生活難於維持的原因，刻骨不忘的記着替資產階級作了奴隸牛馬而得不着人的待遇的關係。

一九二八年中國紗廠的統計（註七〇）

	資本	廠數	紡錘	織機	工人	消棉量	產紗量	產布量
一 中國	二八	六〇	五七	五七	六五	六〇	六三	六四
二 日本	七〇	三七	三九	三七	三〇	三六	三二	三六
四 英國	二	三	四	六	五	四	五	—
合計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根據上面的統計，我們知道帝國主義以雄厚的資本壓迫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固然建築在高度的剝削工人的基礎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要與帝國主義競爭，更是殘酷的建築在剝削工人的基礎上。尤其中國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加倍的可怕。中國的資產階級，在資本方面只有百分之二八，而他的

一九二八年中國紗廠中外資本
及生產量等的百分比圖



廠數，紡錘，織機和役使的工人，及其生產量都在百分之六十左右：以少量的資本經營更大的偉業，就是資產階級的學者亦不能不說出這樣的比較『公道』的話：『除此資本不足一弱點之外，國人所辦紗廠之地位，均較日人所辦者為優』（註七二）。這幾句話中表現了中國資產階級役使下之工人階級的非人的壓榨與非人的生活。很可憐一些號稱唯物派的中國經濟學者對於這一問題，熟視無睹，或者意識的含默。只曉得替資產階級寫財產清單，考查某些是國貨的，某些是非國貨的，以喚起他的富強意識。在整個資產階級間——國際的與本國的——的一些小小的矛盾和區別，正好比『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為更明瞭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如何剝削中國的工人，我們再引出下面一段事實：

湖南第一紗廠『自民國十七年九月開工，由建設廳撥發資本二十萬元，除修理增置外，實際用以營業者，不過十餘萬元而已。差幸全廠一心，經營得法，至十八年六月底結算，純利八十餘

萬元。資本輕微，獲利十倍，成績之美，良足驚人。」（註七三）

由上面這一段資產階級於『興高彩烈』之餘的快語，不但充分的表現一般中國資產階級下的工人階級黑暗的生活，並推翻了上面那些唯物派的中國經濟學者的十大高見；自亦同樣證明了中國資本主義能夠發展的原因。『唯物派』的中國經濟學者呵，願你們一用你們寸光的鼠目，不只是用你們空想的腦子吧！

但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經營的工廠就有較優的待遇，較輕的剝削。不會，還是一樣的！固然在某些方面關於改良的設備，帝國主義的工廠內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不像中國資產階級那樣更野蠻的待遇。但關於工作時間和工資多少的實際問題，不論中外資產階級，都是『二五之與一十』，一樣的建築在剝削中國工人基礎上，以發展其彼此間的衝突和矛盾。人們又那能只看見其彼此間的衝突和矛盾，因而就機械的解釋牠大過於對付工人階級這一關係？

如此說來，中國資本主義問題的中心又在那裏呢？那便是如以上我們一再說過，而且還是客觀的歷史的事實擺在我們當前的問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如何程度？是幼稚嗎？落後嗎？抑或正在生長嗎？牠的力量已經大過於封建經濟，支配了中國經濟生活嗎？抑或中國整個經濟生活還是受制於封建經濟嗎？因此，是否有如人們所說『中國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嗎？問題只在這裏！當然我們此

處所說的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學派那種偏狹的誤解的中國民族內的資本主義，而是中國地域內的——中國的和外國的一件計算在內的。

因為人們一致的都還未把握着中國資本主義的中心問題何在，所以其間的爭執都是離題萬里。他們以為只要知道帝國主義是否壓迫和阻礙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因而便可決定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否同樣被封建制度所阻礙：彷彿這樣一來，中國整個經濟的性質便得着解決了。因此，目前的爭執都不外乎以『阻礙』二字作焦點，這是極不正確的。其結果，右的意見中，自然『老狗教不會新把戲』固執着他們的成見；左的意見中，亦何常不承認因『相對的阻礙』以至於肯定的認為『中國民族工業尚在『所謂『幼稚時期』，而且『不管在任何形式之下的競爭終於遭帝國主義最後的打擊』以至於完事；如此這般，變相的與右的意見一致。這樣，問題便終於得不着解決。這只要看人們目前長篇鉅製的關於中國經濟問題論文的内容，便可明白，用不着我來多說。

復次，因為問題既未把握着中心的所在，亦就是始終沒有得着正確的解決。因為在人們中間其爭執和結論雖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在根本的觀點上還是表現了全體的一致。這在以上，我們曾經一再指出，這裏再將人們在根本觀點上一致的情形，按下列的步驟用討論的方式描述出來，藉以窺見人們的意旨所在。

第一，人們一致的說：『中國民族工業尚在幼稚時期。』（註七三）（左）

第二，大多數的人更進一層的解釋：『中國工業之過去的相當的發展，是有牠特有的原因；而這原因，在現在已都不存在。』（註七四）（保）

第三，於是某一派的人便引伸其義的說：『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現在處在停頓不能發展狀態之下。

……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惟沒有發展的條件，反而却有發展阻礙的條件。』（註七五）（修）

第四，某些人更舉出他腦子中的事實：『凡外國商品所到之處，便是中國生產衰落之處』（註七六）。

目前中國是『生產衰落及商業凋敝』（註七七）的時候。（保）

第五，另一部份人更特別買氣力似的來補充：『全國產業蕭條零落，很少能夠維持——紗業，烟草，麵粉等重要輕工業部門更甚。』（註七八）（修）

第六，人們感覺得以上的說法還不夠，更決定的說：『中國的整個國民經濟，已經陷於完全破產的地步。』（註七九）

第七，某一部份人覺得這樣說下去難於實現自己的結論，並且與他們的實際還不大合。於是把問題重新提出來，說：『中國工業的發展還極其幼稚。』（註八〇）（保）

第八，於是便有不少的人起來解釋這一『極其幼稚』的意義，并指出了我們不但見所未見，簡直

是從來聞所未聞的事實：『現時私人的企業仍停滯在小規模的狀態。』（註八二）：『今日中國工業尙不脫手工業時代』，『工廠不發達』，『國內一切生產工具尙分散於一般人之手。』（註八三（保））

第九，一部份號稱老牌唯物的革命者，也搶着隨聲附和，爲中國資產階級嘆息：『可憐的中國的幼稚資產階級』（註八三（修））呵，『我們的產業隨早隨遲是終竟要歸他們（按即指帝國主義——曙）吞併的，我們小小的資本家們喲』（註八四（修））

第十，外國博士們聽不懂這些人高談闊論的在講些什麼，便起來很嚴重的警告他們說：『我們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我們至多只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註八五）

第十一，於是自命爲左派的人們，覺得博士們的話有『至理存焉』，便『溫故而知新』的重提舊事，並且很誠懇的向着中國的資產階級表示自己過去的錯誤和今後的忠順，說：『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所以也不會有階級爭鬥發生』（註八六）；『社會主義革命……要在今日中國來實行，實在沒有根據：既沒有社會主義底客觀條件——大規模的生產機關，又沒有社會主義的主觀條件——廣大的覺悟的無產階級，所以我斷然地反對在今日中國單純地以無產階級底力量，直接來行社會主義革命。』（註八七（改））

第十二，爭論至此，差不多已告一段落，於是某一部份唯物派的新角色，很坦白的起來作一個總

的結束：『中國社會目前的經濟基礎是不配談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對的。所以中國革命的黨分析中國目前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組織，規定其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的政綱。』（註八八）（修）

問題在人們中間，可以說就是這樣的解決了！雖然其間亦有微弱的反對呼聲，但這有什麼用呢？

因一則『少數服從多數』，再則根本的觀念既已一致，結論的或多或少的差異，那是主觀的出發，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此，我們亦可以說，在這根本問題的觀察時，依然分不出左中右來，大體亦如旁的地方一樣，表現了全體的一致。其聯合戰線的組帶不外乎是資本主義意識的關係。

這裏，我們還要舉出一件更可笑的事。由這件事中，更充分表現某些先生們企圖把本國的資本主義與外來的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的苦心孤詣；同時亦就是充分表現了他們的無恥，事實是怎樣的呢？這裏我們十分審慎的將牠介紹於下：

『中國紡織業……據一九二七年華商紗廠聯合會的報告，有如下表：

國別	工場數
中國	七二
日本	四二
英國	五二

合 計

一一八

「由上表，可知英日兩國在中國所設紡織工場，合計有九十四個之多，與七十二個中國紡織工場對；關於此項企業之中國資本，自然要相形見絀。」（註八九（保））

在上而所舉的統計中，英國原來只有四廠。經他筆下一改，竟增至五十二廠，平白地多出四十八廠。於是由英國的五十二加上日本的四十二，一起就有了他腦子中的『九十四』廠，比起中國的七十二廠當然就多起來了。否則日本四十二廠加上英國四廠，這豈不比中國的七十二廠少得多嗎！人們這樣的竄改數目字，並根據牠來發表自己的主張，以為可以蒙蔽得了人嗎？其如最後忘記了一一八改成一六六，畢竟還是露出馬腳來了。這又何苦呢？世界上竟有這樣『無恥之尤』的中國資產階級學者，說起來人或不會相信，但事實如此，又由不得你不信！其實，這類的事實還多着哩。『愈走到東方，資產階級愈是卑賤』，就在這些地方表現得更深刻，我們要留心一點嚕！

由以上的許多論究，我們很明白看見在中國資本主義這一問題中，一些資產階級的學者所以要把本國的和非本國的兩方面對立起來的企圖和無恥；我們更看見一些隨聲附和的唯物派之無知。我們已一再說過，我們是沒有去替資產階級分彼此的任務的。他們的衝突我們應該知道，以作革命的利用，除此而外，對於我們的一切研究，尤其是最後決定問題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特別是在這問題的周

始，我們所爭的是中國經濟性質與中國統治者爲誰，應當對立的不是資本與資本的關係呵！

現在我們要知道的，也是再不能不知道的，那便是歷史的事實久已擺在我們前面如上之所提及的：中外一併在內的中國資本主義現在發展到了如何程度？以下我們就要開始研究這一難題，那般唯物派所不能答覆的這一難題。我們覺得在整個資本主義問題中，只有這問題是我們當前非解決不可的。否則，其他一切的爭執，都會沒有什麼意義。很可惜他們獨於這一問題一致的拋開，而對於其他問題則『狗爭骨頭』般的拼死命的打架。

二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這裏我們開始要說的，就是這問題是中國資本主義問題的中心，而大家向來都發表了許多否認牠的意見，以爲根本無資本主義可言。因此希望讀者很審慎的去研究，不要先有任何成見。我們在此，只不過作一個初步的結論；主要的不過是提供出我們對於這一問題中研究出來的一點意見罷了；當然亦就不是我們最後的結論。

首先，我們把前面他人否認中國資本主義在發展中的意見所附帶的舉出來的一些事實，論究一下。我們覺得在這些事實——『外國傳來的組織已在中國經濟構造中獲得領導的地位』；『重工業在

外人經營之下，成績非常優美」；「中國棉紗生產是增加」；「外國資本仍是更加擴大了他的勢力」；「帝國主義商業在中國是盈利的發展的」；「外國同一企業的發展比較遠出中國以上」——中，亦可把握着這一問題了。假如有人說這些事實不可以表明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問題中的意義，因為這些是外國的，不是國貨的；那麼，我們上面已經一再指斥過那就是資本主義的意識，此地當然還是重申前說。

復次我們要估量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必須要有標準。第一我感覺得這個標準應該是把資本主義與封建經濟比較，看是誰個佔優勢。既然在中國境內的華洋兩種資本主義是當作統一的中國經濟看待的，那末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工廠，商店，鑛山，輪船及鐵路資本等，再加以土著資本家的銀行，工廠，商店，鑛山，輪船，鐵路等，就滿足以壓倒封建經濟，而支配全國生活。這是有許多事實的。以後我們可以舉出幾個統計表來給大家看。

如果我們說中國的帆船可以表現封建經濟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則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請大家注意下面的紀載：

歷年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百分比（註九〇）

一八七五

一九〇五

一九一五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輪船	八五	九一	九三	九七	九八
帆船	一五	九	七	三	二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這裏就是資產階級的學者亦不能不承認：『輪船營業果如是發達不已，數年或數十年之後，帆船在航業上之地位，將完全爲輪船替代矣。』（註九二）一些唯物的先生怎樣答覆這一事實呢？輪船或者不是同帆船一樣是封建的表徵吧！

如果說由錢莊和銀行的興替，亦可以相當的看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程·度·，那我們就介紹出如下的數目字來：

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中國銀錢業投資的百分比（註九三）

	一九一二年	一九二〇年
錢莊	六八	三七
銀行	三三	六三
	一〇〇	一〇〇

這一個小小的統計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十年之間，銀行和錢莊表現了決定的新陳代謝關係。銀行

投•資•日•多•，錢莊投資日少。這裏我們很明白的看見中國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沒有兩樣：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的開始了，當然這是說明中國在被動的地位，而不是發展到帝國主義的程度，應當說這是清楚明白的！誰要在這裏曲解，那不過他的心勞日拙而已。這裏，更明白的人們再也不能拿歷史上商業資本主義一語來比擬今日了！

在上面兩個統計的引用，特別是關於『代表』，『表現』，『表徵』等等的意義中，應當說不會有曲解的，假使人們真的誠心誠意在討論問題，而不夾雜有『見不得天日』的動機的話。因這裏我們曾經看到德國萊姆斯在他所著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上亦有這樣的論調：『在交通工具方面，——這是保持近代世界生命的血管和腦筋——鐵路代替了簡單的郵政馬車和商業馬車，汽•船•代•替•了•中•國•帆•船•……』等等說話之故。當然，誰要曲解，那亦是他的自由！

如果有人說上面的兩件事實還看不出資本主義的工業對於中國原有的手工業征服到了如何程度，那我們就再介紹下面的關於生絲的統計。

一九二八年各種生絲出口的數量和貨價的比較（註九三）

種	類	數	量	貨	價
土	白絲	三，六三四	百分比	兩	百分比
	黃絲	一〇，七五二	九・七	一，六五〇，〇九四 五，二二二，八三一	五・〇
半廠絲	白經絲	九，三八七	六・九	七，三一二，一〇一 四二六，二六七	五・八
	黃經絲	七二四			
廠絲	白縷絲	一〇五，一六二	八三・四	一〇三，二六四，四一一	八九・二
	黃縷絲	一八，〇〇八		一六，一六七，七六九	
合	計	一四七，六六七	一〇〇・〇	一三四，〇四三，三七三	一〇〇・〇

這個統計表示了什麼呢？很顯然的告訴我們：中國農家原來生產的土絲在數量上不到百分之十，在貨價上不過百分之五；而廠絲半廠絲合計，無論在數量與貨價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表示：資本主義的生產將要奪去生產的全部領域，封建手工業的生產將要完全消滅，有誰人能指出這不是同上面資本主義的表徵的交通工具的輪船代替帆船那個一致的趨勢？人們對於這一事實又如何答覆

呢？

一九二八年海關進口生絲及
棉紗及布(按的百分比)圖



現在我們再拿一個統計出來：

近年四種重要工廠產品和手工業產

品經過全國各省區海關的國內貿易比較

(註九四)：

商	品	年次與類別	
		千兩	%
一九三五	本色棉紗	二〇,一八九	九九
	粗細斜紋布	五,〇七三	九九
一九三六	市布粗布	二,〇八三	九九
	麵粉	二五,八九五	九九
一九三七	市布粗布	二,〇八三	九九
	麵粉	二五,八九五	九九
一九三六	市布粗布	二,〇八三	九九
	麵粉	二五,八九五	九九
一九三五	市布粗布	二,〇八三	九九
	麵粉	二五,八九五	九九
一九三六	市布粗布	二,〇八三	九九
	麵粉	二五,八九五	九九
一九三七	市布粗布	二,〇八三	九九
	麵粉	二五,八九五	九九

就是資產階級的學者亦不能不說出這樣的話：『國內土貨貿易之最重要者，唯通商口岸間之土貨貿易是也』(註九五)。那麼，我們看上面這一個統計，牠告訴我們些什麼呢？很顯然的，在棉紗和麵粉

等四種商品經過全國各海關的國內貿易：機械工廠的產品佔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九，工廠手工業的產品由百分之十減至百分之一；前者奪得至高無上的優越地位，後者由衰敗而至於消滅，簡直已無足重輕。這其間你不用想像還有好多家庭手工業產品的地位，牠早已在機械工廠產品和工廠手工業產品以及進口商品等三面圍攻之下，『壽終正寢』了。如果還有人要籠統的說『落後』，『幼稚』，或者『極其幼稚』，等等各人腦了裏虛構的一幅中國手工業的『太虛幻境』的圖畫，那就是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在盡其爲資本主義掩護的任務，我們便要叫他離開勞働營壘，過資本營壘去，不要站在這邊說那邊的話，來欺騙這邊的革命羣衆！

這樣比較的結果，我們很可以肯定的結論道：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在這裏，我們要力說的，就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研究，尤其在考察其發展的程度一方面，只有把牠同封建經濟比較才有意義，才能答覆一切實際問題。不過爲了糾正一般人籠統的主觀方面的『幼稚』，『落後』等等非科學的錯誤見解，現在就來作第二步研究。即把中國資本主義與世界各國比較一下，看牠在世界經濟中又發展到了甚麼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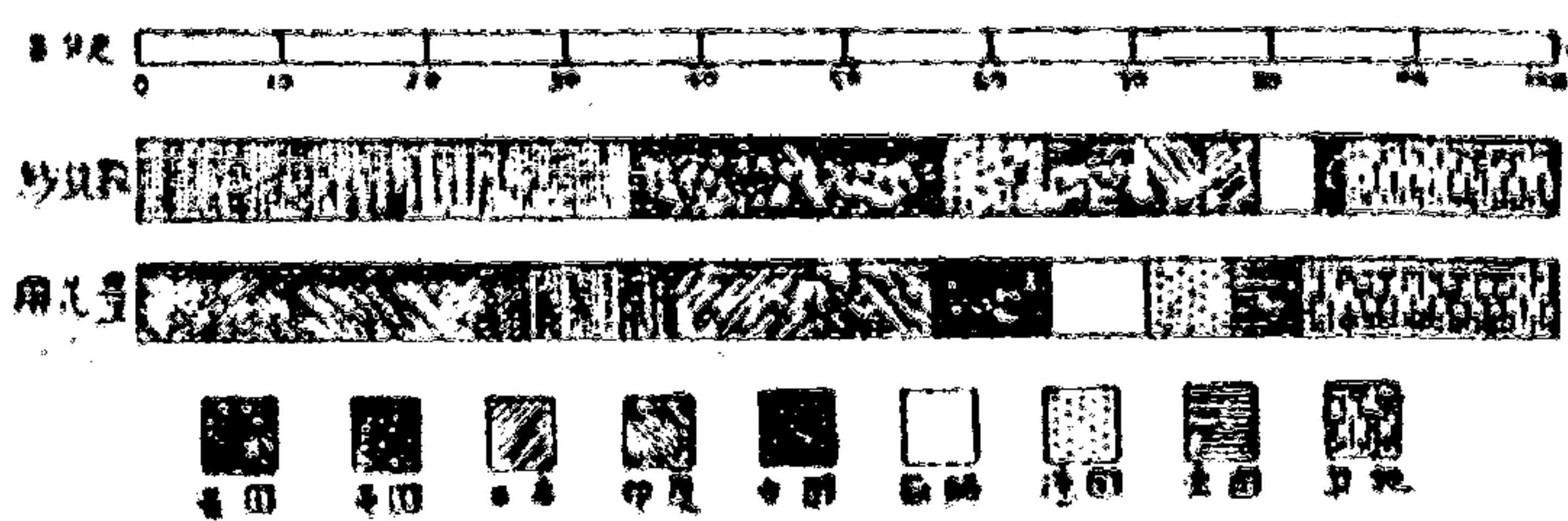
這個比較，我們還是舉人所共知的紡織工業吧。那麼就請讀者注意下表：

一九二八年世界主要各國紗廠錠子與用花數量的比較（註九六）

國別	錠子		每年用花數量	
	千錠	百分比	千包	百分比
英國	五七，一三六	三五	二，九〇九	一一
美國	三五，五四二	二二	六，七七〇	二七
德國	一一，一五三	七	一，五八五	六
法國	九，七七〇	六	一，一八〇	五
印度	八，七〇三	五	二，〇三四	八
蘇聯	七，三一	四	一，八六四	七
日本	六，二七二	四	二，五四一	一〇
意大利	五，一八九	三	九五四	四
捷克斯拉夫	三，六六三	二	五四六	二
中國	三，五〇四	二	二，〇一六	八
其地	一六，八六〇	一〇	三，一四一	一二
合計	一六五，一〇三	一〇〇	二五，五四〇	一〇〇

根據上面統計前半截錠子的數量，*Engel* 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站在世界經濟立場上看，中國工業的發展實在弱，但要與亞洲各國相比較，則另有新的意義。一九二五年日本棉紗工業錠子五百萬個，印度八百萬個，中國三百五十萬個，這足以證明中國在亞洲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註九七）。這裏我們根據整個統計，特別是後半截每年用花的數量，來認識牠在世界方面的意義，我們看，中國紡紗錠子在全世界總錠數中不過百分之二，而牠每年用花的數量，竟佔全世界用花總數量的百分之八。這就是說旁的國家一份錠子每年只能用一分花，中國一份錠子每年要用四分花，比別人多四倍。因此，我們只看錠子數量，雖然英國錠子比中國多十七倍以上，美國多十

一九二八年世界主要各國紗錠數
與用花量的百分比圖



一倍；德，法，印度，蘇聯和日本多二倍至三倍以上，意大利和捷克斯拉夫亦均比中國為多。若我們再與每年用花的數量對照一看，則英國十七倍以上的錠子，只多用了五分之二的花，美國十一倍的錠子亦不過多用了三倍多的棉花，印度一倍以上的錠子，用花數量同為總數量的百分之八，蘇聯和日本一倍左右的錠子，用花數量前者還要少，後者亦不過多了五分之一；德法兩國的錠子比中國多三倍左右，而其用花數是竟比中國少五分之二左右，意大利和捷克斯拉夫的錠子均比中國多，而其用花數量均比中國少兩

三倍以上。這裏的統計事實告訴了我們什麼呢？牠告訴我們：中國工業在世界上有了新的意義。拿紡織業每年花的數量說來，中國同印度在世界上同居第四位；再與錠子數目比較，中國的三百五十萬錠子比德法的一千萬左右的錠子表現了更大的作用，直追佔全世界總錠子三分之一以上的英帝國主義後塵，而欲與之並駕齊驅。人們看着吧，這一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正在生長的資本主義的中國！

這裏，假使我們仿照拉狄克的話，就可以說：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這對不對哩？我們覺得可以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它已是帝國主義或者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更不是說牠的資本主義前途真是一帆風順的沒有難關。我們要知道難關亦就是在此如影之隨形的正在生長呢！上面我們已經指出過所謂民族工業，牠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資本要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事業，那裏表現了本國的資本家剝削和壓迫的嚴重。此地以中國一份錠子每年要比旁的國家多用到四分棉花，亦即是一個工人每年要兼做四個工人的工作，退一步就說中國紗廠都是日夜兩班開雙工，外國只做日班吧；那亦是一個工人要兼做兩個工人的工作。這裏更現了在中國境內，不論中外廠主，一般無二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這種工作制度，我們可以給他取一個名稱，叫做『超雙工』的工作制度。你相信中國的工人階級能夠長期的忍受嗎？那你只翻過去的歷史好了，牠是不會欺你的。千里馬一天只能走一千里，你要牠走兩千里以上就是要牠他老命，到了走不了時，牠是要反抗的。何況負有歷史使

命的中國工人階級，而在五卅以來的鬥爭中，又盡了他們歷史上應盡的使命呢？然而所謂代表工人利益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在經濟分析上不看重這點，在革命主張上也只叫打倒帝國主義而不叫打倒中國資本統治，行掠奪者的掠奪，還不是在很巧妙的掩護資產階級麼？

這是不可饒恕的犯罪!!!

其他部門的比較，此地暫不多說，留在本書第三本中去作詳細的論究。這裏原是緒論，第三本才是牠的適當地方。

從上面對內對外兩種考究中，我們當可想見一般的情形，並從中得出如次的結論，即：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代替封建經濟而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地步。因之，反資本統治的物質基礎生長起了，並正在成長之中，大可以作反資本統治的革命運動，追隨先進的歐洲以馳驅於打倒資產階級的戰綫之上。

三 現在是否還在發展？

復次，我們再看中國境內資本主義現在是否還在發展？這是目前爭論的焦點，但我們在這仍本着對多方同樣不滿的態度，不作個人間的『呂劉之祖』。因為問題是很明白的，他們的爭論是中國的資

本主義，我們則中外『一視同仁』。假使你相信他們中外資產階級間今後還有大不了的衝突，他們階層內的衝突會大過於勞資間的階級衝突；換句話說，中國資產階級還有或多或少的革命性的話，那你就儘可特別賣氣力的去看：他們彼此之間，誰在發展，誰已衰落；誰個昨天發展，今天衰敗；誰個今天繁榮，昨天停滯？事實多着哩，資產階級的書報上有的是這些材料！不過，我還是要竭誠相告，那於你站在勞動營壘的研究徒勞無功，枉自替資產階級當應聲虫，特別是在問題的開始，特別是這裏還有根本的觀點問題在。這：反不如替自己的愛人跑腿，或者是在家裏抱小孩爲好。假使你既無愛人復無小孩的話，那我就勸你去找一本小說消遣，『休管他人瓦上霜』。不然，那就請你爽快點站到資本營壘去，現在我們已經發覺你在做甚麼了。

這裏，我們還要補說幾句，就是一些先生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爭執，彷彿都是集中於過去的事實。雖然革命右派的人說了過去不發展，現在更衰敗的話。而革命左派的人（當然指已有論文的個人）所爭的，只指出了過去有發展一點；現在則似乎不知所云，將來更是所謂要遭最後的打擊，一敗塗地。這只要看關於這一問題的論文和書報，當可明瞭；就是於上面我們所引來的文字中，亦可窺見其大概。而我們在以下所說的，是答覆當前的問題。假使現在還在發展中的話，那麼過去之有無發展，是不言而喻的；何況於前段中，我們已指出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如何程度的實際事實呢？

閒話少說，先介紹一個統計來。

近五年各種機器進口的比較（單位千兩）（註九八）

機器類別：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紡織廠機器	三，四〇七	四，〇五八	三，七〇九	四，一〇五	八，九三二
推進機器	一，九二〇	一，九〇一	二，九八〇	二，五六六	三，四四一
發電廠機器	八五八	八三二	一，二九二	一，三一六	二，五三二
農業機器	一六一	五一二	六六六	七四三	一，四〇七
印刷機器	六五一	五八〇	四三五	七六九	一，三二〇
抽水機器	六四三	五三四	五三四	七八二	七八三
機器用具	二二一	二九一	三一五	四四二	七三四
牠種機器	八，一六五	八，六五〇	八，八二六	九，五四三	一一，七四四
合 計	一六，〇二六	一七，三五八	一八，七五七	二〇，二五七	三〇，八九三

假使我們說機器進口的增加是表現中國工業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話，那麼上面這一個統計便充分把近年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情形顯示出來了。從上面的統計中，我們但看機器進口的總值，由一千六

百餘萬兩而一千七百餘萬，而一千八百餘萬，而二千萬兩以上，而三千萬兩以上，大有蒸蒸日上之勢。其中，農業機器與紡織發電等機器的增加更為顯著，尤其可以表現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以及因此而起的社會問題。有人說過：『一九二九年是中國工業最感痛苦的一年。』（註九九）又有人說過：『一九二九年的中國經濟是處在破壞停頓危機的狀態中，牠已經證明了一九二八年末之部分的恢復是臨時的現象，不是經常的現象。』（註一〇〇）我們看了這一個統計，可以說再也不需要旁的證據便可指示這種資本主義的調調，惑亂聽聞的謠言，可恥亦復可惡！事實假使是蒙蔽得了的話，那麼資產階級的學者以及同情於資產階級的所謂唯物派跟着資產階級的報屁股『大放厥辭』，便可盡其和緩反資本統治的革命的·作用了。可是這裏連帝國主義者——編輯海關報告的稅務司許禮雅(H. D. Hume)，在一九二九的海關報告上不得不持平的講幾句實在話來反駁他們：

『機器為中國進口貨物中主要物品之一，值此擾攘不定之局，一般人對此貿易，容有懷疑。然試觀本年機器進口價值，當可釋其疑團。……各種機器貿易無不發達，而尤以紡織機器銷場為最廣。……總而言之，本年機器貿易，可稱發達。……至各國運華機器之數量，大抵上等機器，以英美出品居多，亦間有來自德國者；其價值低廉之貨，則大半購自德國，瑞士，及日本廠家。若夫用途最廣之各類機器如紡紗廠所用之機器等，則購主惟製造精良之是求，價格貴賤在所

不計也。」

這樣，我們應當毫不遲疑的承認：中國資本主義還在繼續發展中。牠並不因內戰，災荒，革命，以及所謂封建剝削的阻礙，而致停止其前進；當然影響是在所難免的！一般以帝國主義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標準的論調：什麼停滯呀，破壞呀，衰敗呀，痛苦呀，等等，都不外企圖隱蔽真實，證明他一貫的錯誤主張。假使有人發現了機器的大批進口是資產階級替他們兒童買的玩具，或者是買來陳列在要人們的客廳裏當作裝飾品，或者更發現那是官僚們替姨太太買的寶石戒指一類的東西；那麼，他們的錯誤主張便有根據。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這裏假使有人說，僅舉出機器進口增加的統計，不能就斷定資本主義現在如何發展，必須再用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來證明，才可以塞資本主義擁護者和同情派的口；那我們就再舉出如下的一些事實和數目字來。

首先我們還是拿紡織業來說。

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近年來中國紡織業仍在繼續發展中，特別是近三年的發展更快。拿去年來看，工廠比前年增多六家（江蘇四家，山西和新疆各一家）；錠子三百八十九萬九千五百四十二枚，比前年增多二十五萬零四百七十二枚；布機二萬九千三百二十二臺，比前年增多一千六百三十九台。

這裏就是資產階級本身亦不能不承認：『各廠成績，在去年實爲七八年來所未有。因此增錠添機與籌備工廠者，亦頗不少。』（註一〇一）『據中國棉廠公會謂，去歲中國紡紗營業滿意，爲大戰後最發達的一年。』（註一〇二）可是一部份資產階級的同情派於此竟信口雌黃瞎說：『雖然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上海紗廠的擴充，錠子的增加，並沒有任何紗廠虧本或倒閉的消息。但是若要找出許多非常顯明的事實，這在目前也是非常困難的。因爲所謂進步，都是非常微弱的。』（註一〇三）另一部份資產階級的擁護者則說：一九二九年『棉業亦不振』（註一〇四）。這真有趣！明明發展了，資產階級自己也承認，而旁的人却以『急煞』不過的神氣出來否認。這好像某店主年終結賬盈利，有人問他賺了幾多，他深恐旁人向他告貸，連忙說：『沒有的事，那算什麼，同往年一樣的不好。』不過這裏出來說話的不是店東而是小夥計罷了。這到底玩的什麼把戲呢？我們要知道其中意義，往下研究，看本年的事實便可明白。這裏，我們同樣先聽資產階級自己——店東本人的話吧：

『棉紡業在十八年之地位可認爲優異，投資者亦較多，組織已成本年內可望開工者，有下列

各廠：

廠名	地點	紡錠	布機
華商	上海	四〇,〇〇〇	—
申新八廠	上海	未詳	—
濟生	上海	未詳	—
益豐	太倉	未詳	—
華昌	紹興	一〇,〇〇〇	—
宜昌	宜昌	二〇,〇〇〇	—
普益	山西	一〇,〇〇〇	一五〇
雍裕	山西	一〇,〇〇〇	—
遼營	營口	一〇,〇〇〇	九六
沙市	沙市	二〇,〇〇〇	—
日商	上海	三〇,〇〇〇	—
上海第五	上海	三〇,〇〇〇	—
大康	上海	三〇,〇〇〇	—
公大第三	上海	三〇,〇〇〇	—
豐田第二	上海	四〇,〇〇〇	—
裕豐第二	上海	三〇,〇〇〇	—

「以上華商九廠，如申新八，普益，雍裕，遼營，沙市等五廠，開廠當不遠。……日商計五

廠，均在積極進行，轉運時期，即在目前也。惟吾國綫錠行將超過四百萬枚矣。」（註一〇五）

現在來看資產階級的學者——小夥計之一怎樣的說：

『工業衰落，仍繼續去年的趨勢。現在舉幾項工業來看看，先就棉業來說：今年上半年棉織業仍有進步。以實開錠數而論，是比去年下季增加。……計實開與建築中的錠數將達四百萬枚。實開錠數比去年年底增十二萬八千餘枚。但是，我們因此就樂觀了嗎？否，不然。第一，紗廠用棉，外國棉增加，而本國棉減少。……第二，上述增加錠數之中，尚有日商占百分之卅九，英商占百分之四強。所以棉業發達，則外國資本收利更多。反之，中國資本卻有危殆的形勢。』（註一

〇六）（保）

在上列的意見中，把一些資產階級的小夥計們所玩的把戲形景逼真的不打自招的供出來了。因為他們覺得固然『有些微的進步』，『但是不能樂觀』，『因為那算不了什麼』，『都是非常……』。經過幾道轉灣，這種資本主義發展便成爲小夥計腦子中的『衰落』了。這不是很明顯的嗎？因為他們站在中國土著的資本主義的立場，覺得他們店東的資本還小；特別是與帝國主義在一起，真是『比上不足』。他們便感覺得再加倍剝削工農的必要，所以說：『第一』『本國棉減少』，那就必須加緊的向農民進攻。『第二』『中國資本卻有危殆的形勢』，那就必須嚴重剝削工人階級——要減少工

資，增加工作時間，厲行『合理化』的生產。我們不是看見他們警告他們的店東曾一再說過：『非常微弱』，『非常困難』，『我們因此就樂觀了嗎？否，不然』。只是由這『我們』兩字，一切都充分表現出來了；何況還有『非常』於前，『不然』於後。再有比這個更顯露的『雙簧』嗎？這一幕連台好戲，只有中國資產階級的一切小夥計們——事實上擁護他的乃至客觀方面他的同情派——演得『出神入化』！

爲更明白國貨資本主義亦是在發展中，並不如一些小夥計們謠傳的『危機四伏』，『大禍臨頭』，『如喪考妣』似的替他們店東『焦急萬狀』，我們覺得再介紹一點事實的必要。但首先我們應得知道小夥計們『六神無主』的替他們店東的宣傳怎樣？這我們就介紹某兩派不同的人物論述一九二九年中國絲織業的意見出來。

先聽資本主義客觀的同情派的說話：

『絲綢工業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基礎。可是今年的絲綢業，總算不幸極了。去年年底的時候，各處絲廠都相率虧本，今年開始的時候，便有好多的絲廠倒閉。』（註一〇七）（修）

再看中國資本主義的擁護者的說法：

『至於一九二九年年末最苦痛的是中國絲廠的停工。……上海絲廠共有一百零六家，在十一

月十二月中閉廠者已有五十餘家。」(註一〇八)(改)

一九二九年中國絲廠業的情形若果如此，到也由不得一些小夥計們不替他們的廠主『抱恨終天』，至少也得洒幾滴同情熱淚。可是事實是不能蒙蔽的，小夥計們大概是指的江浙，特別是上海蠶絲業的情形，那我們就請出事實先生答覆吧：

歷年上海絲廠發展概況表——一九三〇年四月調查(註一〇九)

創辦時期	廠數
民元以前及時間未詳	二〇
民元至民五(一九一二——一六)	五
民六至民十(一九一七——二一)	一一
民十一至十五(一九二二——二六)	二〇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	一一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一三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二五
民十九至三月(一九三〇、三)	二

合

計

一〇七

這個統計告訴我們，在一九二九年上海增加了二十五家絲廠，比以前任何年份都增加得多。本年三月止，亦增加二廠。上海如此，我們再看浙江的絲廠又怎樣？

歷年浙江絲廠發展概況表——一九三〇年五月調查（註一一〇）

創辦時期	廠數
民元以前	一
民國三年	一
民國五年	二
民國七年	一
民國八年	一
民國十年	一
民國十五年	九
民國十六年	二
民國十七年	二

民國十八年

三

民國十九年

二

合計

二五

這裏，浙江同上海的情形一樣，十八年增多三廠，本年上半年又增加兩廠。下面我們再看江浙絲業最後一個重要區域——無錫的情形又如何？

歷年無錫絲廠發展概況表（註一一）

創辦時期

增加廠數

光緒卅年

一

宣統元年

二

宣統二年

二

民國二年

一

民國三年

二

民國五年

一

民國七年

一

民國八年	一
民國九年	三
民國十一年	五
民國十四年	一
民國十五年	四
民國十六年	一
民國十七年	一二
民國十八年	八
合計	四五

無錫在去年增加了八家絲廠，除了比前年少增四廠外，比歷年都多。

這不是很玄妙的嗎？何事實的答覆偏要與小夥計們故爲作對！我想這裏我們應該這樣來提出問題：這是事實的表現對呢，抑或人們的幻想對呢？再問深刻點：這到底人們應當看客觀事實的記載，還是怎樣把這些事實抹煞了，來遷就小夥計們的空想？這裏我們很可以肯定的說：由上面三個重要區域的統計，已經把小夥計們一切非科學的，空想的，布爾喬亞的反動理論的基礎摧毀無餘了。但因此

我們感覺到小夥計們竄改事實來索就自己的錯誤主張倒不足奇；最希奇的恐怕還是這些事實在此地指出後，不惟使小夥計們受不着牠的教訓，反而要多方去找些更離奇而荒唐的論據，來掩護自己一貫的錯誤主張。例如在前面紡織業問題中所演的那種『神乎其技』的雙簧。那就只好等待小夥計們一提出怪論來，我們便嚴厲的予以駁斥！

由以上的事實數目字，似乎已經能夠充分的說明中國資本主義還在發展的情形了。不過爲更週到起見，以下再介紹點關於交通及重工業的情形，這亦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首先舉點關於交通的事實：

『輪船與帆船進口隻數，本年雖略見減少，而載運貨物往來外國及國內通商口岸之船隻噸數，不但可以維持其固有之地位，且有所擴張。本年船隻出入中國各口岸之數，共一八六，五一四隻；合一五四，六六七，九一〇噸。上年爲……一五二，六三〇，〇〇一噸。英國船隻，本年增至五七，九二六，五〇七噸；佔全數百分之三七・四五，所以於運輸事業，仍稱巨擘，上述英船噸數，較民十三年最高之數，亦超過二百萬噸，實爲空前紀錄之價值。』（註一二）

以上是一九二九年載貨來往國內外通商大埠航業運輸的情形。以下我們再介紹點深入內地的長途汽車的交通情形：

『近數年來公路進展甚速，尤以兩廣及西北各省爲最；江浙皖等省亦極有進步。……據人調查，民國十六年有公路五萬里，十七年增至五萬五千里，最近增至六萬二千里。現在各省仍積極進行。』（註一一三）

長途汽車的交通如此，鐵路又怎樣呢？一般布爾喬亞的份子認爲最不痛快的莫過於內戰的延長，使鐵路的交通大受影響。但這裏我們應當知道在帝國主義干涉和監督之下，鐵路交通不但在內戰一停止即有恢復的可能，並且還必然會有或多或少的進展。自然這一進展更是加重農村的剝削，至少要使中小農日益急遽的離開他們的土地和工作——失地失業，但此種前途不是在這裏說的，這裏我們只要知道有些進展趨勢就夠了。因此，我們亦介紹點數目字出來：

近兩年鐵道車輛進口的比較（註一二四）

	民國十七年（兩）	民國十八年（兩）
鐵路機車煤水車	一，五六四，〇〇〇	三，五〇一，〇〇〇
鐵路客車貨車（電車在內）	二，二八九，〇〇〇	二，九三五，〇〇〇
未列名鐵路電車路材料	三，九五一，〇〇〇	四，二五三，〇〇〇
合 計	七，八〇四，〇〇〇	一〇，六八九，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比較一九二九年要清靜得多，但我們在上列的數目字中，所看見的一九二九年進口的鐵路車輛和材料，并不少於一九二八年，反而比較要多些。單只這一點，亦可以相當看出鐵路交通的前途有或多或少的進展可能，何況軍事上和財政上更有必然呢？

末了，我們再舉點關於重工業一般情形的事實。從下列的敘述和統計中，雖然我們不能就斷定重工業今後將有如何的發展，但至少同上而關於鐵路的交通一樣，實可斷言很有這一進展的可能。這裏，我們先舉出一九二四年前北京農商部所發出的礦業執照（註一一五）之分配：

省 別	尋探權利	營業權利
河 北	一二	三五
四 川	六	三四
山 東	三	一二
湖 北	八	一一
山 西	六	一〇
安 徽	一	一〇
河 南	九	六

江 西	六	五
吉 林	一	四
江 蘇	二	四
黑 龍 江	一	二
浙 江	一	二
熱 河	八	一
察 哈 爾	一	一
綏 遠	一	一
合 計	六三	一三七

以下我們再看資產階級在本年度開始說的話：

『天然富源之開採，進行雖緩，然亦有與時俱進之概。大規模之礦業，爲中國向來所無，近則各處均已着手進行。』（註一一六）

這裏若是再有人造謠說什麼中國資本主義只在萌芽的初期，沒有重工業；或者說『在重工業方面，說不上任何民族工業的發展』，等等資本主義的謊言，我們還是要更肯定的贈以資本主義最後擁

護者的『雅號』。

從此可知道關於中國資本主義是否還在發展一問題的答案，是客觀的事實表現，人們不能有所懷疑。問題只在發展的前途。我們曾經說過牠的前途是印度的而不是英美日法的；不但不能解決任何方面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愈益深刻和複雜。關於這點，過去的事實亦已充分證明，人們亦不能否認。總之，資本主義在中國雖然已經征服了封建經濟，究竟還未達到最高的程度，有暫時的相當的向前進展的可能。因為革命的挫折已失掉了阻止牠的力量；而新的反資本統治運動尚未開始；何況資本主義意識還彌滿於全中國，正有助長於其發展呢！

事實不是這樣的明白嗎？一切資產階級的官樣學者，爲了保護其主人——資本家更高的利潤，更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國工人階級，而予以理論上的根據，那就再好不過的宣傳中國工商業是如何如何的衰敗而不能維持。因而資產階級好向工人階級進攻，暫時的關廠和停業。這不但有了所謂輿論（大資產階級的日報和雜誌）的贊助；并於再度開工時，假借維持工人生計的理由，以爲減資增時的根據。既已更嚴重的榨取了，還可博得資本主義意識所籠罩着的社會同情。這是多麼妙的狡計啊！不信，我們且看資產階級自己的供狀吧：

（一）年來上海勞資糾紛中，『資方歇業停業』（暫時的——略）以及『解雇糾紛之突飛猛進，其中

有一部分實出於資方之借題發揮，似爲無備諱飾之事實』。(註二七)

(二)『上海絲廠同業公會以各廠絲歐銷一落千丈，廠方虧折日甚一日，無力支持，紛紛宣告停業。……十餘萬工人生計益陷絕境，形勢嚴重……請於年內發行蘇浙滬廠絲業公債一千萬元，以資救濟。……開工手續，公決職工工資概照八折支給。先期將開工期，由管車等知照女工。一面將通告發貼廠前，詳敘廠方虧本情形，不得不遵照決議，暫行酌減，男女職工工資兩折，概照八折支付，女工六角工資者，減付五角』。(註二八)

(三)上海『將擬開車之卅二絲廠，昨通告各女工云……茲奉絲廠業同業公會通告，停業日久，工人生計爲難，勸令忍痛犧牲，勉力開車。……所有繅絲女工，工資每日照五角計算，其他份部依此類推。凡我各女工友，願否進廠工作，各聽自便，本處概不強制，特此通告』。

(註一九)

這樣，難道我們還不懂得資產階級的走卒所以諱言中國資本主義在發展中，而故爲衰敗的欺騙宣傳嗎？

一切自命爲唯物派的專家，爲了說明是封建經濟佔優勢，爲了證明革命是一直向上的發展，好像空前的歷史變動即在飯後，因而就不得不同情於資產階級的破產論，與資產階級的學者一鼻孔出氣。

這真如大革命家 Leon Trotsky 之所說：

『這些過分革命的英雄，蔑視工商業發展，減輕其意義；換句話說即減低資本家的利潤，并掘毀工人經濟鬥爭的基礎時候，又進一層的幫助了廠主資本家。』（註一二〇）

因此，我們再要毫不客氣的把這些客觀上幫助了廠主資本家的英雄，肯定爲：歷史上從來沒有的資本主義的救護者！至少也得稱爲資產階級最下流的同情派！其行爲直等於勞動營壘中的工賊！

這裏，我們再要補說一點，即是有些不自覺的資本主義擁護者或同情派，彷彿有這樣的觀點：資本主義的發展（或稱爲發達生產），可以或多或少的解決一些矛盾，因而怕說中國資本還在發展中。好似這樣一來，革命便會沒有了。他不知道資本主義愈發展，工人階級的力量愈雄厚，農村經濟的崩潰愈嚴重，結果使失地失業的情形愈增加；同時因爲中國是半殖民的國家，其前途將愈益殖民地化，這樣就決定了中國境內整個資本主義加緊壓榨工人階級的關係。既然在過去的革命運動中，已經充分證明了工人是革命中惟一無二的動力，農民是最好不過的有力幫手；那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在加工製造牠自己的『掘墓人』，預約着中國革命將來的完全勝利麼？發展中是含得有崩潰因子和新興的物質基礎的。何況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早已來到，舊的大戰既送來了他的訃音，而新的大戰又正在醞釀，足以或遲或早的天析其天年，使之同歸於盡呢？值茲時代，——總的資本主義沒落的期間，縱使

中國資本主義有暫時的相當的發展，然而他的死滅的決定力量，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敵對階級政策的運用與反資本統治運動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只有充滿了資本主義意識的客觀的資產階級同情派，才害怕把資本主義的發展指示出來，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得這樣的唯物辯證法的理論。他們之所謂唯物，只不過商標而已！

總起來說，整個的中國資本主義，目前還是在發展中，雖然有資產階級及其各派的小夥計盡力在替牠作相反的宣傳，企圖蒙蔽事實，以榨取更高的利潤；無如直率的事實先生，終於不能替誰掩飾，并且歷史不容許萬分殘酷的制度，久存於廿世紀的今日；中國的前途，應當是反資本統治的，亦不容許殖民地化的資本主義有更多的長期發展的可能。一切問題，只在徹底鏟除目前這一彌滿全國的資本主義意識，建設反資本統治的理論。尤要的在於總的方面，把中外資本主義作一度總的觀察和判斷，絕對不能隨時隨地都把他們對立起來特別是在研究經濟性質時。——那就是資本主義意識具體的表現。

四 本問題的總結

關於整個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亦可就此結束了。這裏，總的方面我們再三的喚起大家注意下列幾點：

第一，我們研究中國資本主義時，絕對不應當隨時隨地把整個資本主義中給牠劃分一個界限，認為這是國貨的資本主義，那是洋貨的資本主義；特別是在研究中國經濟性質問題時。否則只足以混亂自己的觀點，使自己不自覺的陷在資本主義的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尤其可惡的是因此在整個敵對的資產階級中分彼此，找矛盾，忘記了從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比，觀察其力量。這便是過去大家所以未能解答中國經濟性質的重要關係之一；也就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所以失敗的一個重要因子。現在要復興革命，只有肅清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在總的方面這中國境內華洋資本主義對立的庸俗見解。

第二在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中，首先我們要解答的，亦即是這一問題的中心沒有別的，就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現在發展到了摧毀封建經濟，支配全國生活，可以實行反資本統治運動的程度。我們除已舉了一些事實和數字，作出這樣的結論外，還是不能以此為滿足，要在此時很科學的作一度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目前是否還在發展中一問題，由前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如何程度一問題的解答，可以相當的答覆了一部份；而目前發展的事實，更充分證明了牠沒有停滯。但問題在這裏同樣亦不能把中外資本主義對立起來，而是要作整個的總的觀察。

第四，一切從主觀出發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各派，他們由否認中國資本主義在發展，更無條件無標準的肯定中國資本主義的落後，幼稚，以至衰敗，完全破產的種種論調，都是充分表現了他們資本主義理論上的一致。他們都企圖蒙蔽真實，或以似是而非的一些事變牽就自己的偏見。因此，他們的立場雖是不同，他們的結論却完全一致，那便是：取銷中國反資本統治的前途，否認中國革命的反資本制度的社會革命的意義，是真正的取銷派！因此，我們今後要建設一反資本統治之意識的理論，與他們——資本主義意識的理論家作殊死戰。

五 本章的追加

本章要補說的有下列幾點：

第一，在正文中我們一再說過，中國資本主義是印度的前途，這話的意義有兩方面：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常態的，而是起伏無定的。雖不於一定期內，經常的向上，但於長期內，牠還是向上發展而不是向下衰敗。庸俗的修正主義者，把暫時的停滯斷定為長期的衰敗；我們則注意到變態向上。另一方面，我們先引點帝國主義者的話：

「政府……毅然將蕪湖五十里以外的常關，暨江蘇之揚州，安徽之鳳陽兩關，於八月間移交

海關總稅務司試行管理，以資整頓，想亦吾人所樂聞也。」（註二二）

請看中外資產階級之親密的結合！這些是修正主義所不願意知道的，他們於此只會說：

『所謂打倒帝國主義，也同樣是欺人的標語。事實上不惟不能，並且不敢打倒帝國主義而反投降帝國主義之下。所謂七級關稅的實施，雖然增加了若干的關稅收入，不過確定外債的担保，至於民族工業，並未得到絲毫的保護。』

『中國民族工業的倒閉，却與帝國主義以發展的權利，通商大都市資本主義產業，外國資本占大多數。在中國的資本主義，除無（按原意疑是「了」字的錯誤——略）帝國主義支配下的經營以外，中國民族工業實在力量微乎其微。』（註二三）

這是何等的『義憤填胸』！不但文天祥的吞胡「正氣」不能專美於前，即「獅子報」之所謂『外抗內除』，亦難及其萬一。至矣盡矣，資本主義的意識蔑以加矣！於此，更證明他們始終只能站在資產階級急進派的營壘說話，畢竟至今還未明白資產階級間的結合關係，更不知道自己為誰的利益奮鬥！修正派至此又成為階級的叛徒，資本的衛兵去了！

第二，一提到中國資本主義，人們的觀念，除了所謂『幼稚』和『落後』而外，還有一致的成見，說中國的生產不集中，或者說小生產優於大生產。現在我們舉出下面俄國的事實來對比一下：

一九〇五年俄國產業概況表（註一二三）

礦業及工業的工人數目	百分比
一〇人以下	二・五
一〇——四九人	九・二
五〇——九九人	六・八
一〇〇——四九九人	二三・八
五〇〇——九九九人	一四・九
一〇〇〇人以上	四二・八
共 計	一〇〇・〇

這是保守派所謂『俄國大工廠是占優勢了』（註一二四）的一證據。在蒲氏的『俄國大革命史』的第一章『俄國的革命條件』內，亦有如下的說話：

『生產集中，就是俄國最近幾十年中資本主義發展之主要特徵。……據一九一二年的正式統計，僱用五百至一千工人的企業，占工人全數之一五・一%；僱用千人以上的企業，占三七・%；不滿四百工人的企業，只占二〇%。』（註一二五）

根據以上的標準，我們來看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概況。下面我們仍拿紡織業為例以概其餘，製出一個統計來：

一九三〇年中國各紗廠工人數目比較表（註二二六）

每廠工人數目	工廠數		
	華商	外商	合計
五〇〇以下	五	一	六
五〇〇——九九九	六	六	一二
一，〇〇〇——一，九九九	二六	一三	三九
二，〇〇〇——二，九九九	一五	八	二三
三，〇〇〇——四，九九九	一五	一〇	二五
五，〇〇〇以上	四	—	四
共計	七一	三八	一〇九

這表中告訴我們：千人以下的企業，在中國紡織工業的數目中，是無足重輕的。中國的紡織工業，僅用千八以上的約占八〇%有多，而二千工人以上的企業又比二千以內的企業更佔優勢。這同上面俄國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二年戰前的狀態，很顯明的表示出生產的更加集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千工人以上的四個大紗廠，都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全國第一個大紗廠有九，五五六個工人，即武昌第一紗廠；等二個大紗廠有七，七七九個工人，即南通的大生第一紡織廠；第三個大廠有七，二〇〇個工人，即湖北紡織官局，現由福源公司租辦；第四個大廠有五，九五五個工人，即天津裕源紡織廠。這四個大紗廠中，雖然第一個還有點外資，但大部份是華資；所謂外資，祇不過表示中外資本的結合，及其利害一致而已。

第三，我們再說點所謂『幼稚』與『落後』問題，這請看下面的說話：

『論煤之採掘，中國現時的數量，比一九〇五年時的俄國要高得多。』

『五金製造工業的發生還不久，可是已經發展到很複雜企業的創設了，例如造船事業比戰前的俄國要發達得多。中國五十三個造船廠中，有幾個……毫不讓於歐洲的造船業。軍械工業亦佔很大的意義。』

『電氣廠的數目，於一九一三年為十二個，到一九二五年增加到一〇〇個（實際的數目字還超過得多，據最近調查，一九二四年全中國已有二一九個電氣廠，一九二七年更增至二三一個。——曙），每年平均增加三三又三分之一。……有兩個製電池的工廠（是電工業之最精細的部

門)，不僅供給大部份國內需要，并且做出口品。

「在製造工業部門中，我們亦可看見許多企業按其大小與技術的設備，并不讓於歐洲……秦皇島所設的玻璃廠，用傅爾諾的機械製法製造玻璃，為全世界最大而且最好裝置的工廠。上海電氣廠亦算世界最大電站之一。

「宏大的商務印書館，按其技術的設備，不讓於歐洲最好的印刷工廠，而規模且超過之。

「按照紡織業與其中的設備看來，現時的中國要比戰前的俄國為高。每個工廠內工人的數量（約二〇〇〇）比歐洲任何國家為高。

這裏我們再將紡織工業的原動力統計出來：

一九三〇年中國各紗廠原動力概況（註一二七）

原動力種類	工廠數
電力	六九
汽力	二四
電力，汽力	一四
電力，油擎	一

汽力，油擎

共 計

一〇九

『在大部分的大工廠裏面，機器都是由電轉動的，這就在德國，英國的紡織工業，還遠不能如此普遍。這樣看來，中國的紡織工業（棉織與絲織都是如此），就在國際範圍內，也已是赫赫的數量了。

『大部份工廠的設備，完全都是用新式英國機器的；而在最近幾年來，則紡織機器的輸入，美國差不多已執牛耳了。

『同樣的例子，亦可由別的生產業部門中引來。這些都是彰明較著的表示出現代技術已將中國變成最新式的新工業化的國家，而驟然躍過許多過度的時期。』（註一二八）

以上的敘述和數目字，到底是表示中國工業的『幼稚』和『落後』嗎？抑或是表示牠在全世界有了重要的意義，比較戰前的俄國可以並駕齊驅，甚至還超出其上呢？事實是很明白的，用不着我們多說了。然而修正主義的唯物派却還大下其封建經濟的判斷。

第四，中國歷來的政治變動，一般雖已相當注意到經濟區域的聯繫，但那都是表面的，未能深切的認識。於此，我們打算作點說明。茲先介紹出如下的幾個統計來。

歷年各重要商埠對外貿易地位次序表（註一二九）

商埠及對外貿易地位次序	第一位 百萬兩	第二位 百萬兩	第三位 百萬兩	第四位 百萬兩	第五位 百萬兩	第六位 百萬兩	第七位 百萬兩
一八六五年	上海 四	漢口 三	廣州 三	天津 四	牛莊 四	—	—
一八七三年	上海 四	漢口 三	廣州 三	天津 六	牛莊 五	—	—
一八八三年	上海 四	漢口 三	廣州 六	天津 八	牛莊 七	—	—
一八九三年	上海 六	廣州 四	漢口 五	牛莊 七	天津 三	—	—
一九〇三年	上海 二九	廣州 二二	漢口 九	牛莊 四	天津 三	膠州 五	大連 四
一九一三年	上海 二七	漢口 一四	廣州 二二	大連 七	膠州 五	牛莊 五	天津 五
一九二三年	上海 七二	漢口 二四	大連 三三	廣州 三九	膠州 一七	牛莊 七	天津 五
一九二五年	上海 七五	漢口 二九	天津 二八	大連 二四	廣州 三二	膠州 一六	牛莊 九
一九二七年	上海 八六	大連 三五	天津 三五	漢口 二二	廣州 一七	膠州 一四	牛莊 七
一九二八年	上海 一〇九	大連 三二	天津 三四	漢口 三三	廣州 一七	膠州 一四	牛莊 六
一九二九年	上海 一〇六	大連 四四	天津 三四	漢口 三五	廣州 一四	膠州 一六	牛莊 六

根據上表看來。上海在對外貿易關係上，久已成為獨一無二的中心區域；漢口，廣州，大連和天津等處雖迭為消長，然亦各不失其為全國經濟中心區域之一。若我們將其間盛衰關係，與歷史對照一看，不但不難進一步理解許多革命史上的懸案，且從而更易於決定今後全國在社會和政治各方面變動的大概趨勢。

現在先就南方的廣東這一經濟區域而論。我們知道兩三年前所稱為的革命策源地之廣東，除了香港的廣大工人羣衆，特別是海員鐵路和金屬業等的興起之外；其經濟方面的關係，我們便不能不注意一般的新興工業和工廠手工業了。茲以繅工絲業為例：

廣東各期成立繅絲廠的數目（註二三〇）

成 立 時 期	廠 數
一八七二——一八八〇年	一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年	一一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年	三六
一九〇一——一九一〇年	二八七
一九一一——一九一八年	六四

共

計

二九九

從上表看來，在民元前後，廣東已有二百多個絲廠；而其發展的迅速，至堪驚人。絲廠是所謂民族工業，牠對於社會和政治的關係，除了工人階級因剝削的反抗和民族資產階級在過去要相當參加革命外；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與對外貿易聯繫起來而影響於農村的失地失業，以致廣東的農民戰爭爆發得最早而為全國爭鬥最尖銳的所在，都有很多的關係。

再以中部而論，江浙久以富饒之區，亦即全國的經濟中心區域著名，除了上面我們所舉出的十九世紀後半紀以來上海始終佔全國對外貿易的第一位外，而工業之發展實為其主要原因：

上海各期成立工廠數目（註二三）

成立時期	廠數
民國以前	一〇一
民元至五年	一五二
民六年十年	二八四
民十一至十四年	三六二
民十五至十七年	四八八

共 計

一，三八七

本表不過其大概的發展趨勢，實際上海在前年共有大小工廠一，七八一家，比表上還多四百餘廠。這裏我們在表上的認識：第一，民國以前上海只有一百零一個工廠，民元以來突飛猛進；尤其近年的增加更為迅速。因此，我們可以說，東南資產階級還在發展中，而其基礎却已根深蒂固。第二，根據實際的情形，民元以來，東南資產階級日益與政治發生實際的影響和連繫，因而至今獲得相當的優勢，所謂『戰無不勝』，『所向克捷』，以及五卅之發動於上海，一九二七之封鎖武漢，等等，政治和社會關係，我們均可從上表的數目字以及對外貿易和銀行航運集中於上海的關係求得切實的解答。

在北方，例如東三省的發達，我們亦要認清楚牠是建築在工商業之上的。因此，牠的農業，使格外工商業化。於是鐵路網之形成，鐵工業之發展，在在均顯示其長足之進展。而油廠和麵粉廠等，在全國輕工業方面更有了特殊的意義了。茲以油廠為例，可從下表看出：

中國榨油工廠之地域分配（註一三二）

所在地	廠數
東三省	一七六
江蘇	三九

湖 北	二六
山 東	二五
河 北	一〇
其他省區	七
共 計	二八三

工商業之發展，經濟基礎之穩固，於是在政治上關外王的基礎便於以形成，一再入關爭霸而不至被撲滅。

以上關於經濟中心問題不過隨便舉幾個例以見一般而已。至於詳細情形，須留在第三第四兩分冊上去說。此地再要總起來說的有四點：（一）因對外貿易的發展，經濟中心區域如上海，武漢，廣州，大連，天津等地便有了初步的經濟基礎。工業繼起，於是北方的鐵道，煤鐵等重工業隱然於全國首屈一指；蠶絲，紡紗等輕工業在南方亦大為發展。（二）中國工業的發展不如一般人所說是開始於輕工業，而是煤鐵和交通等重工業首先建立；加以在過去銀行金融資本的總機關多在北方（清末的山西票號，民元後的『中國』『交通』等）。於是北方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直到近年才被南方屈起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推翻。（三）中國輕工業的發展，在南方，特別是東南的江浙。因為有種種順利條件，所以日

益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其結果，全國的金融資本亦由北而南；原來以北方爲中心的麵粉工業亦遷於南方；商業上更不用說。這樣在目前的情形，南方民族資產階級與北方的官僚資產階級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前者的經濟基礎已日趨穩固。故居今日而言中國政治上的優勢，大勢所趨，東南資產階級在今後必然執全國的牛耳了。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今後的中國政治既不是『南征』，復不是『北伐』。而是由東南向北，南，西三面發展。（四）革命之在過去是發動於廣東，興盛於武漢，今後亦不復如此了。雖然全國地面甚大，資本主義平衡的有機結構尙未完成，再加以各地資產階級之發展不一致，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分劃，等等，然而全國中心却已定於東南，內地的隸屬關係，日益深切。若東南經濟中心區域的工作無基礎，而欲內地某些省份首先勝利，乃至靠牠來推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革命，不但反唯物史觀，而且反歷史發展，一點也不懂得中國大局的重心。這種糊塗錯誤，連資產階級革命領袖的見識都不如——辛亥前後的起兵和據地是在東南以外做的麼？——怎能指導革命呢？自然，這亦并不否定在某些省區有加緊發展革命工作的必要，只不過從總的方面看來，必須如此而已，所以東南經濟中心區域的工作，便更爲重要。我們若不懂得這些關係，便只會反映農民意識，則結果機會主義既已加倍，盲動主義便亦復增多；因而博士雙料，革命斷送，不僅爲勞動階級的罪人，簡直還是布爾喬亞的小卒，爲他延長壽命。

(註六〇)陶XX「長期和平之診斷」，三至四頁。

(註六一)「民X」第十八期(一九三〇，二，二〇)，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國社會」。

(註六二)「X思潮」二三期合刊(一九三〇，一，二〇)，潘XX：「一九二九年之中國」。

(註六三)朱XX：「半殖民地中國之經濟結構的特徵」，四頁。

(註六四)同上(註六三)

(註六五)同上(註六二)

(註六六)同上(註六二)

(註六七)「X思潮」第五期，向XX：「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一四頁。

(註六八)嚴XX：「再論中國經濟問題」，一八頁。

(註六九)朱XX：「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四五九頁。

(註七〇)本表根據何廉方顯廷著的「中國工業之程度及其影響」一書內的統計改製而成。「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三號(一

九三〇，二，一)的前後幾期，亦發表過何方兩人此書。

(註七一)同前。

(註七二)「湖南實業雜誌」第一五一號(一九三〇，五，一)「湖南第一紗廠之調查」。

(註七三)嚴××「再論中國經濟問題」，一八頁。這裏用人們一致這話，當然並不是說什麼人都一致，而是說的凡是參加目前中國經濟問題爭論的一些人們。此地引嚴××的話，亦即以表現出這一關係。因為嚴先生是這一問題中的左派故；他尙如此說，則其餘中有各派自不會有問題的。以下多數或大多數，均根據各派的主張來斷定，特此附帶的說明。

(註七四)朱××：「半殖民地中國之經濟結構的特徵」。

(註七五)王×：「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二〇至二一頁。

(註七六)陶××：「長期和平之診斷」，二頁。

(註七七)陶××：「中國經濟衰落與復興問題」，四頁。(「新生」，三卷，十號；一九三〇，九，一〇)。

(註七八)梁×：「中國社會科學運動的意義」(「世界」化」創刊號，一九三〇，九，一〇)。

(註七九)同前。

(註八〇)同上(註七四)，四頁。

(註八一)王××：「中國土地問題與資本主義問題之檢討」，(「×生命」三卷六號；一九三〇，六，一)。

(註八二)薩××：「民×史觀」，(同上一卷五號；一九二八，五，一)。

(註八三)朱××：「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四七四頁。

(註八四)見郭××著「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中作的序文內，此地的根據「村治」一卷二期通信欄內第五頁引來。

(註八五)胡適：「我們走那條路」，(「新月」二卷第十號。一九二九，一二，一〇)。

(註八六)陳××：「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三二頁。

(註八七)話是施××說的，此地是從××先生作的「今日中國革命之基本的理論」一書內第三章的結論中轉引來。

(註八八)馮×超：「左聯成立的意義和他的任務」，(「世界文×」創刊號)。

(註八九)王××「中國土地問題與資本主義問題之檢討」，「新×命」三卷六號。

(註九〇)本表根據「中國工業化之程度及其影響」一書內的統計改製而成。

(註九一)見前書內。

(註九二)同上(註九〇)。

(註九三)本表根據海關報告總冊上卷歷年海關出口往外洋之土貨總數分析表製成。

(註九四)本表根據於「統計月報」第一卷第三期近三年經過中國海關內土貨貿易之統計製成。

(註九五)見前報內。

(註九六)本表根據一九二八年萬國紡織業聯合會統計的「世界各國紗廠錠子與用花數目比較」表改製而成，原表見華商紗

廠聯合會編印的一九二八年「中國紗廠一覽表」的右上角。

(註九七) 葛仁譯：拉狄克著「中國革命運動史」，二二九頁。

(註九八) 本表根據近年海關報告總冊上卷機器進口詳細數目的統計改製而成。

(註九九) 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國社會」，一一頁。(改)

(註一〇〇) 潘×周：「一九二九年之中國」。(修)

(註一〇一) 「工商半月刊」二卷十一期(一九三〇，六，一)，「十八年國內紡紗廠之統計」。

(註一〇二) 「中東濟濟月刊」第六卷第六號。(一九三〇，六，一五)，「中國紡織業之轉機」

(註一〇三) 潘×周：「一九二九年之中國」。(修)

(註一〇四) 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國社會」。(改)

(註一〇五) 「工商半月刊」「十八年國內紗廠之統計」。

(註一〇六) 陶××：「中國經濟衰落與復興問題」，二頁(「×生命」，三卷十號，一九三〇，一〇，一)。

(註一〇七) 潘東×：「一九二九年的中國」。

(註一〇八) 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國社會」。

(註一〇九) 本表根據「國際貿易導報」一卷三號(一九三〇，六，一) 經鍾秀著「上海絲廠業概況」內的統計製成。

(註一一〇) 本表根據前報一卷五號(一九三〇，八，一)，李安著「調查浙江蠶絲業以後」內的統計製出。

(註一一一)本表根據「江蘇」第五十一期，(一九三〇，二，一一)，「無錫縣政概況」內的統計製出。

(註一一二)一九二九年海關報告總冊上卷，一二九頁。

(註一一三)「東方雜誌」二十七卷十二號(一九，六，二五三〇)，「近來我年國交通進展及其計劃」。

(註一一四)本表根據民國十八年海關報告總冊上卷二一八——二二〇頁上的數目字製出。

(註一一五)同上(註九〇)。

(註一一六)同上(註九一)。

(註一一七)「商業月報」十卷二號(一九三〇，二二五)，馮子明：「上海勞資糾紛之趨勢」。

(註一一八)「申報」一九三〇，一一，一二，「絲廠協議開工」。

(註一一九)同前，一九三〇，一一，一四，「廿二絲廠通告各女工」。

(註一二〇)見Le prolétarié 上，L.T.「國際錯誤之第三時期」，(No 2. P. 六六)。

(註一二一)一九二九年「海關報告」總冊上卷。六〇頁。

(註一二二)「新思X」「中國經濟研究專號」，王XX：「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二五至

二六頁。

(註一二三)本表根據「新生X」第二卷七號。「由中國社會的現階段說明XX主義的經濟政策」內的統計改製而成。

(註一二四) 見上述論文內。

(註一二五) 見高譯「俄國大革命史」一三至一四頁。

(註一二六) 本表根據一九三〇年春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的「中國紗廠一覽表」製出。在該表上，共有一二七個紗廠，此地僅統計出一〇九個，其餘因數目字未有，故不能計算出來。

(註一二七) 同前。

(註一二八) 原文見盧賓斯坦著「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載於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與世界政策」月刊第七期。中文見「中國經濟」，六至九頁。

(註一二九) 本表本據「國際貿易導報」第一卷第三號，歷年來各重要商埠次序表製出。但一九二九年是我根據海關報告加入的；一九二五，二七，二八等年關於天津的對外貿易總數亦是我改正的，因原表有誤；一八九三，一九〇三，一三，二八等年天津的總數字或許還有錯誤，未能改正。

(註一三〇) 本表根據「中國工業化之程度及其影響」內的統計製出。

(註一三一) 本表根據本年九月「上海第三屆國貨運動大會刊」上第四頁至五頁的統計製出。

(註一三二) 同上(註一三〇)。

第五章 中國農村經濟與農民戰爭

一 封建經濟的意義

我們在上面說過農村經濟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但那并不是對於農村經濟的研究，認為不重要。我們只是說牠在整個經濟中已失了決定的意義，而且牠還是被決定於資本主義的關係。儘管有人現在還想替牠復辟，但事實如此，而我們的研究結果亦證實了是如此。那以農村經濟為全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從而欲得出中國經濟性質為封建經濟的結論的，確是一條不通之路。

因為大家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盡都本末倒置，從農村經濟出發，我們便不得不於全部經濟研究中，在第二卷即開始於農村經濟，以闢此錯誤的見解。這裏，我們要先肯定自給自足的經濟才是封建經濟的定義，然後研究方有標準。關於這一定義，我們且引出點理論上的論證來。首先，我們引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上一段的說話：

「中世紀社會……生產是為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封建領主之直接消費。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

品才拿去出賣，才拿去交換。商品生產尚在初期狀態……。」（註一三三）

復次我們再引烏里亞諾夫在「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粹派」上的說話：

『封建制度是建築在自然經濟與農業風俗統治的形式上，在某種形式上，使農民附屬於土地，即爲中國封建制度剝削農民的源泉。所有的封建諸侯與君主，都是這種剝削制度之政治表現。而君主是爲此種政治制度的一個首領。』（註一三四）

這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經濟的定義，除了這裏想格斯和烏里亞諾夫的說話外，我們在一些重要的唯物派的名著上，不難同樣找出（註一三五）。很可惜一般『唯物派』——連激進的也包括在內——的人們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竟都沒有深切的把握着這一關鍵，只是憑高利借貸，自然品地租，豪紳統治，以及剝削之嚴重，來作所謂封建經濟的標準。自然，誰也不能否認中國農村裏尚保有封建殘餘，表現於剝削方式，甚至生產技術，社會成份各方面。但我們必須知道，殘餘不能代表全般，斷不能用他來作封建經濟十足全稱的定義。只有保守派的地主經濟學者才重視殘餘，改良派的資本經濟學者才重視殘餘。他們的目的一則在企圖挽回末運；一則在企圖肅清舊迹。我們革命派則是創造未來的人，應該重視發展。新興的資本主義——中國境內華洋合一的新式經濟，是『正在生長』的新社會基礎，已如旭日之東昇。爲甚麼還要把握殘餘？

總之，在唯物派大師以外，去自作聰明，妄下封建經濟的定義，是背叛者的行爲，是玄學家的舉動，我們要無顧惜地攻打！

二 農業封建性還存在否？

問題既已找着中心的所在，那麼，我們由上面國際貿易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兩問題中，當不難於認識中國的農村經濟是否還是自給自足了。這裏我們依次研究下去，先介紹出下面的統計來：

江蘇山西等省區二千餘農家平均每一家庭田市場購買各種物品

的百分比——一九二二至二五年調查（註一三六）

省 區	衣服	器具設備	雜項	個人嗜好	生活改進	醫藥	燃料	食物	總計
一（蘇）江寧（A）	100.0	九八.四	100.0	九九.九	100.0	100.0	七.三	四七.二	五七.九
二（直）鹽山（B）	100.0	—	—	100.0	100.0	100.0	—	二二.六	三〇.三
三（豫）新鄭	100.0	100.0	100.0	九九.四	100.0	100.0	四三.一	八.一	二三.五

四(閩)連江	九九·九	—	—	—	100·0	100·0	100·0	—	—	一三·九	四〇·四
五(蘇)江甯(C)	九九·八	—	—	—	100·0	100·0	—	—	—	四一·五	五三·八
六(蘇)武進	九七·三	八七·八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九·五	一二·三	二八·〇	
七(直)鹽山(D)	九六·三	100·0	100·0	九九·四	100·0	100·0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六	五四·九	
八(皖)來安	八九·〇	—	—	100·0	100·0	100·0	—	—	三·五	二六·二	
九(皖)宿縣	七三·八	100·0	100·0	九八·六	100·0	100·0	一九·五	一七·六	四〇·一		
十(直)平鄉	七〇·五	100·0	—	100·0	100·0	100·0	三·四	一七·四	二〇·七		
一一(皖)懷遠	四七·三	100·0	100·0	九七·七	100·0	100·0	六·一	一五·一	三三·七		
一二(晉)武鄉	100·一	—	—	100·0	100·0	100·0	二八·六	〇·二	二八·〇		
總 平 均	八二·七	九五·一	九九·二	九九·七	100·0	100·0	一一·三	一六·八	三四·一		

(A)江甯太平門，(B)一九二三年調查，(C)江甯淳化鎮，(D)一九二三年調查。

上表的各項數目字，根本宣告了中國農村經濟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經濟而是處於資本主義的商品

經濟支配之下。第一，我們看衣服一項，在各省大都完全從市場購買，總平均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最高數爲百分之百。其中只有山西武鄉與安徽懷遠兩處的百分率較低；但這一較低的關係，必然因當地有特殊原因，不必是一般的情形。第二，我們再看器具設備至醫藥費等項，差不多都是百分之百要由市場購買。這又不是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家庭手工業的完全破壞，因而日常農村的經濟生活都是受着商品的支配嗎？第三，農村的燃料，通常不會由市場購買，只有由農村供給市場的。因爲富農以上自有豐富的燃料，貧農則檢柴抓草，無力購買。然而表上竟有從市場購買燃料至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還是很可注意的情形。第四，食物一項，亦是以農村爲來源，照理農村亦不會向市場購買，而實際的情形，完全與我們平常的想像兩樣，亦有從市場購買至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以一九二二至二四年爲例，農民由市場購買食物的份量，平均尚不過百分之三十三點一（註一三七），而我國江蘇的江甯竟超過美國平均數百分之十左右。在資本主義同樣發達至帝國主義階段的日本，以一九二三年爲例，農民由市場購買食物的份量尚不過百分之十九點七三（註一三八），而我國的總平均數亦達到百分之十六點八，相差不及百分之三；單只這點，亦可肯定中國農村經濟不是自然經濟了。第五，一般的情形，中國各地農村如上表的調查，總計由市場購買的份量在百分之三十四以上，比起歐美日本的現在，自然還相差很遠；美國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的平均數爲五七·二%，日本

在一九二四年爲五六%。但我們要知道美日是帝國主義，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來爲革命而測驗資本主義之發展，不應該以帝國主義爲標準，肯定『我國目下還是一種自給的農業』（註一三九）。只有資產階級的學者才想使資本主義發達完全，才醉心於日美的前途。而事實上在江浙等經濟中心區域，近年農村經濟生活由市場購買的份量，亦已達到日美平均的程度，更可使我們認定中國農村經濟生活已發達達到資本主義經濟支配下的很高程度呢！

以上我們還只看到農村經濟生活與市場的商品關係的一面呢。若從牠的生產性質和生產技術看，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因爲帝國主義商品的侵入，便即發生了空前的變動。特別是生產性質，由原來的自給自足的封建性與爲地方市場而生產的商品性質的又新增了一個後來居上的爲國際及國內大市場的工商業性的生產；更可以看出後來居上的工商業性的農業的發達，而原來的自給自足的封建性的生產，便日益崩潰，以至到微末不足稱的殘餘地位。事實表現得很明白的如：蠶桑區之推廣，棉業區的擴大，煙草區的增加，尤其豆類種植的突飛猛進。他如茶葉，甘蔗，大麻，花生，果實，以及附郭的菜蔬，畜牧，等等，還不必一一縷舉。

總之工業性農業的日益向前發展，是鐵一般的事實。復次，五穀的播種區日益縮減，原來出米的地方已不一定產米，種麥的地方更是未必產麥，這是我們一看下面的附圖便可瞭然的。而且這些五穀

的播種區域，亦根本改變性質，變為烏里亞諾夫所指示我們的『商業五穀經濟區』（註一四〇），絕非自然經濟的五穀區了。這就是資產階級的份子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一）『北方農民，每每自己歡喜吃那最便宜的食糧，如河北平鄉，河南新鄭等處（據我們的考察所知，這是北方農村經濟一般的情形，無或例外——曙），所收割的麥子，即作為出售的作物，不願自己享用。』（註一四二）

（二）『岳州農林物產之輸出，以穀米為大宗。……鄉農食米者少，多以甘藷，蠶豆混入米內為食。穀米即以賣與商人（按這亦是南方農村一般的情形，不獨岳州為然——曙），博取金錢。』（註一四三）

這只有不了解農耕工商業化的資產階級學者才會說出那種農民自己『歡喜』吃最便宜的雜糧，『不願』自己享用商品的米麥的鬼話！我們於此應當知道的，就是因農村生產根本發生了空前的工商業性的變動，亦即因資本主義的發達，因貨幣的需要遂使得小生產的農民愈益貧窮化而至於失地失業，一無所有。這就是整個資本主義——國際的與國內的——所恩賜於農村的實惠。

關於農業生產技術的變動，詳細的情形，留在以後全部研究時去敘述，此地只簡單的說幾句。我們必須知道所謂生產方法的轉變，在偌大的中國，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徹底消滅原來的工具，而一律

代以近代技術的。同時我們更必須知道，關於湖桑的種接，園藝的栽培，都已經採用很新的工具。而花生與棉花的播種，在江浙和山東等處，亦已使用機械。至於東三省開墾已用火犁（Tractor），江浙某些區域的灌田已用電機。若夫碾米，磨粉，榨油，軋棉，甚至剝花生，打草蓆，在在皆已逐漸使用機械。這些新工具的採用，便是資本主義在農村經濟中發展的證明，亦即封建經濟破壞的標誌。若以此種現象未能普遍於『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處』及『內地的行省的多數鄉村間』為辭，那末我們就要知道由英美法德以至意捷奧匈，都未能如此，何況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這是要反資本統治革命後的勞働政權下才辦得到的。所以我們現在絕不能存那樣幻想看輕這些新工具的採用。牠就是資本主義支配農村經濟的表現；亦即農村經濟資本主義化的演進。這是我們所絕不能忽視的。並且我們還只有把握着這一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然後才能理解農村中一切問題。否則，以封建經濟為出發，簡直會使你一步都不能前進——這是怎麼說哩？請看下面我們的研究。

三 把握着資本主義關係去理解農村土地問題

這裏，首先我們介紹關於歷年洋米進口的分省統計表來說明。

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各省輸入洋米的比較（註一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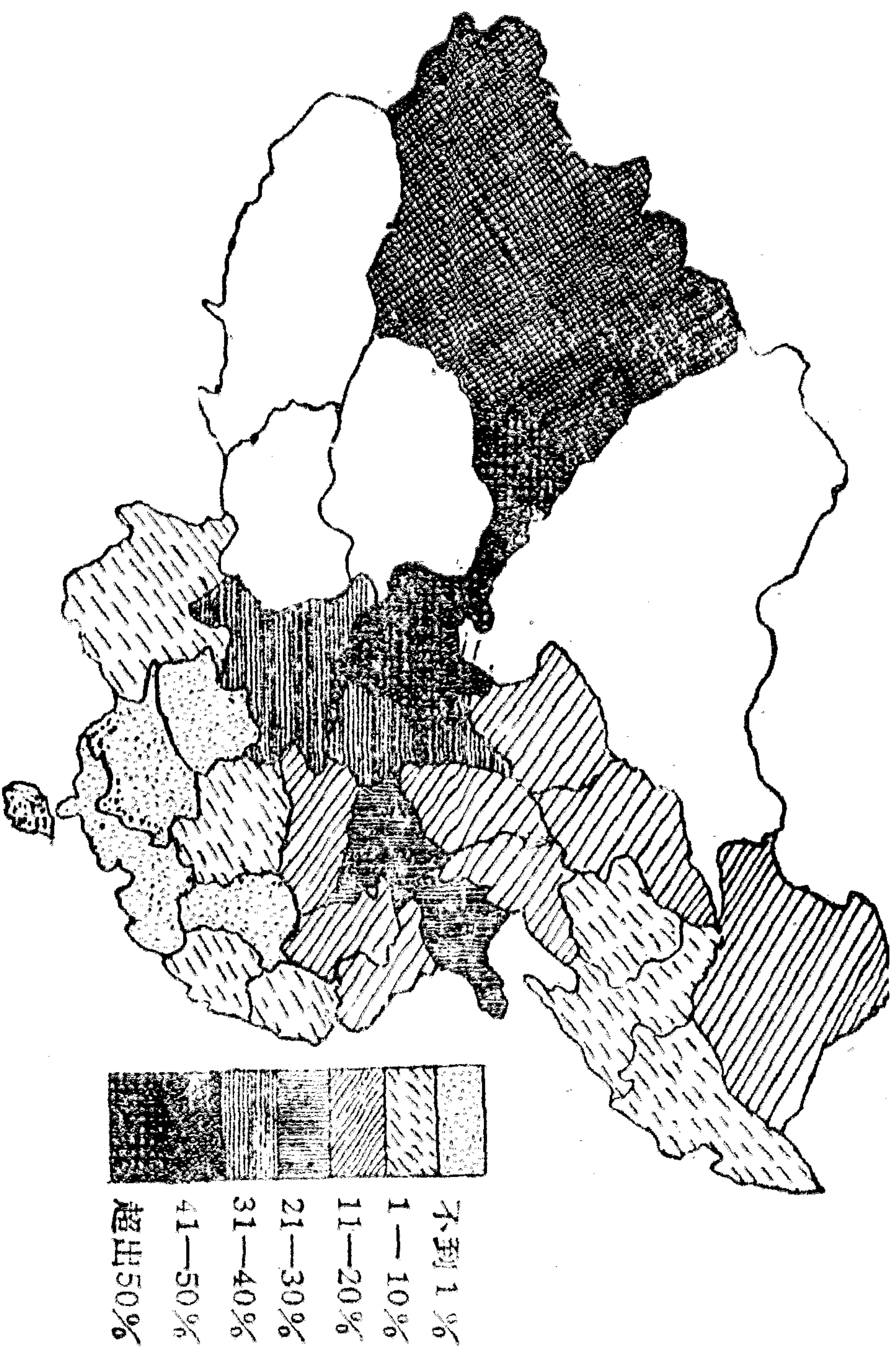
省別	進口數量(担)		民國元年至十年		民國十一年至十七年	
	一九一二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八		
廣東	五三,〇五三,九三六	五,三〇五,二九四	八一	七七,七七三,七七七	二,一二〇,五三九	六五
東三省	四,一〇二,八一〇	四一〇,二八一	六	一,五八七,二四〇	二二六,七四九	二
福建	三,九七四,八五三	三九七,四八五	六	五,八九五,四一七	八四三,二〇二	五
直隸	二,二七三,八四六	二二七,三八五	四	八,〇八八,九五五	一,一五五,五六五	七
山東	八四三,九五四	八四,三九五	一	一,七八二,三〇八	二五四,六二五	一
雲南	三九八,〇三二	三九,八〇三	一	九八五,六八一	一四〇,八二二	一
浙江	三三〇,二三四	三三,〇二三	一	六,七四八,七九七	九六四,一二四	六
廣西	一四五,九二七	一四,五九三	一	二二九,〇七五	三四,一五四	一
江蘇	五九,八〇〇	五,九八〇	一	一四,二四三,九七〇	二,〇三四,七一〇	二

湖 南	—	三	四	—	五, 二二	七四七	—
湖 北	—	—	—	—	二, 一六五, 三三	三〇九, 三三〇	二
安 徽	—	—	—	—	七, 〇八二	一, 〇二二	—
四 川	—	—	—	—	二, 九九五	四六八	—
江 西	—	—	—	—	一四	三	—
共 計	五, 一七三, 四元	六 五二七, 二四三	一〇〇二九, 五三四, 九八三	一七, 〇七四, 九六八	一〇〇		

看了上面這個表，假使我們不從資本主義的關係入手，便簡直一點都不能懂得牠的意義。這便是近年來糧食問題普遍全國的恐慌，而一般庸俗者流徒然驚駭於糧食進口的人超而不知其故的關係。表上不是很明白的嗎？沿海各省，特別是廣東因與帝國主義接觸得最早，其農村經濟的變動亦最大，洋米的進口每年當全國總進口的百分之六十五至八十以上。民十前後，長江流域的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發展，因而江蘇和湖北等產米省區，亦不能不因爲農村經濟起了劇烈的變動，而大批的輸入洋米。時至今日，整個中國的農村經濟，都因資本主義的深入與支配，起了不可阻止的變動。從前產米以自給的，因爲農產商品化，以致米反不能自給而須仰給洋米。洋米的進口，在民國十年以後，便普遍於全

國各省區。——雖其間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但俗話有所謂『耗子藥闖人不在多』（註一四四），現在輸入雖少亦未始不是牠日輸入多的信號。這裏，我們很可知由其輸入洋米之多寡，來測驗農產商品化的程度。另外還要說的，就是因為洋米的輸入，我們又很顯然的看出了全國糧食恐慌的根本原因。問題主要的仍是資本主義關係。我們再看下面的附圖更易明瞭。

照一切地理書上的說法，我國北方產麥，南方產米。但根據上面洋米進口統計，我們已知產米的南方每年要大批的輸入洋米。再看此地附圖的百分數，我們更認識了所謂北方產麥之區，許多地方都不一定產多量的小麥。圖上東北的奉吉熱三省區，小麥種植面積當各種作物總面積的百分之十不到；直，晉，察，綏等省區，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魯豫兩省區亦只百分之二十一至三十；只有川，陝兩省區在百分之三十一至四十之間，新疆在百分之四十一至五十；甘肅獨多，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這很明顯的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地方，糧食問題愈益嚴重。這到底是封建經濟阻礙下來了（註一四五）資本主義經濟，抑或資本主義經濟摧毀下來了封建經濟？問題是不待辯而自明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小夥計對此，應當有所答覆。我們還要知道，圖中的百分比，是根據一九一八年的統計為標準製出的。上面我們既已證明資本主義正在發展中，則各省的百分比，近年更必然還有不少的變動，就是說必然還有或多或少的減低。但即此已經把農村中的經濟關係，顯示無餘了。因此。我們即使還不能



〔附圖一〕各省區小麥產地各種作物耕種面積的百分比(註一四六)

知道目前的變動，亦不難於推知。

這裏，我可以說我們若從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出發去研究中國農村經濟，那不獨不難瞭解洋米輸入『以農立國』中華，和『以農立國』的中華發生糧食問題之所在；而且還懂得農村中一切的變動，例如：重利，重租，逃亡，爭鬥，以及農運發展等等。這都可以從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為出發而一一求得答案。只是我們在這裏却不能提出來說，因為一則問題複雜，此地是總說，不能過於展開；再則必須等到全部研究時，才能將基本的資本主義的商品與生產問題更詳明的分析和綜合。

上面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及其研究入手的大概都指出來了。這裏，為防止以後再有人從農村經濟關係企圖肯定中國經濟是封建性質的，我們就再指出那被人看作封建經濟之中心問題的土地問題來，證明牠的關鍵也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關係。讓我們先舉出一個土地分配的統計於下：

		戶口數的百分比	佔有土地面積百分比
中	農	(二四) 二四	一三%
貧	農	(四四) 六八%	六
富	農	(一六) 一六	一七
中	小地主	(九三〇%) 九三〇%	一八五%

大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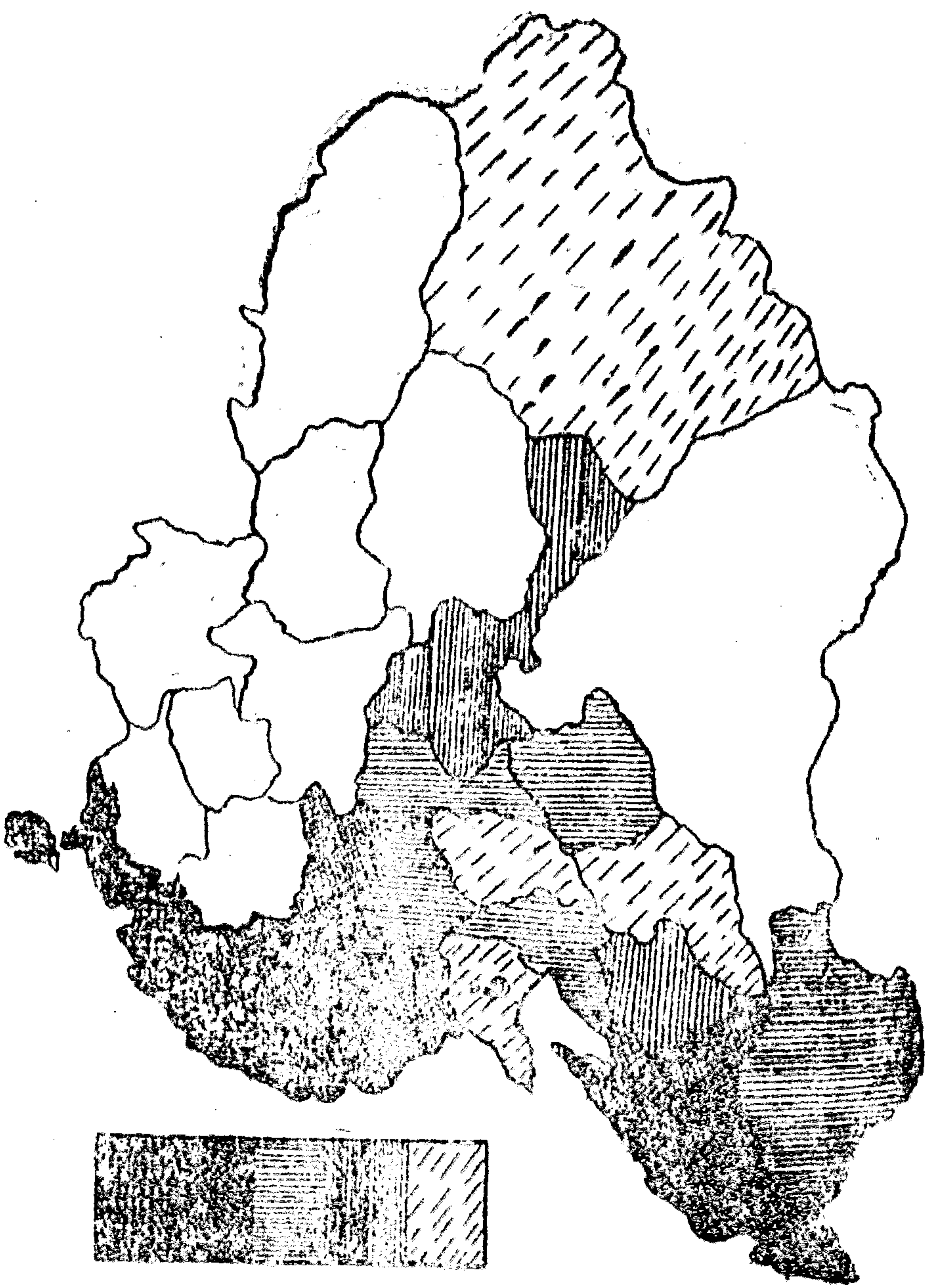
(一〇〇畝以上)

五

四三

表上土地之集中是顯然的事實。貧農戶口多而土地少，不待言是農村爭鬪之中心爲土地的表明。可是土地之集中，不僅建築在貧農之失地，而且建築在中農之失地。中農佔有土地之少，不是自給自足經濟破壞的證明麼？所以土地之集中，與貧農同富農地主之對立，都完全由於所謂封建生產之破壞，即資本主義關係之形成。現在我們請讀者再注意的認識下面的附圖（見下頁）。

圖中佃農最多的地方是廣東，福建和浙江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六十一至八十之間；其次是江蘇，遼寧和湖北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五十一至六十之間；又其次是河北，河南和黑龍江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四十一至五十之間；最少的察哈爾和新疆等省區，不過百分之二十一至三十。這是表現因封建剝削關係而土地集中嗎？抑或因資本主義發展，封建經濟破壞的關係而土地集中呢？問題亦是不待辯而自明的。其實這還是十餘年前的情形，在一九二五年前後，久已有了大的變動了。這裏我們再介紹關於廣東和江蘇的佃農當全體農民百分比的調查表於下：（註一四八）



21—30%

31—40%

41—50%

51—60%

61—80%

〔附圖二〕各省區佃農與全體農民的百分比（註一四七）

廣	東	江	蘇
(一)廣州及其鄰近	九六·四%	(一)昆山	九二·〇%
(二)河南	九四·九%	(二)南通	八七·〇%
(三)中部五縣	八五·〇%	(三)蘇常道	七八·〇%
(四)廣大調查諸縣	八五·〇%	(四)滬海道	七〇·二%
(五)廣大調查七縣	七〇·〇%	(五)儀徵，江陰，吳江	六七·四%
(六)東江十二縣	六五·〇%	(六)鎮江	五五·〇%
(七)全省	七〇·〇%	(七)金陵道	四九·一%

上表的數字都是最高和最低兩極間的平均數，據調查廣東佃農的百分數，最高『或竟達百分之百』（註一四九）。這裏由本表和前面附圖的百分比看來，我們很能夠毫不遲疑的說：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愈發達。反之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與資本主義相依為命。不然，你能說廣東江蘇是封建經濟的中心嗎？這種情形，在全國之內，一省之內，大都如此。廣東的廣州鄰近，河南及中部五縣；江蘇的昆山和南通等處；以及前面附圖的廣東，江浙，鄂奉等省的

佃農最多，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關係了。因此，我們更可以這樣說：中國土地的問題，主要的已不是封建關係而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了。土地革命固然要澈底肅清封建殘餘，那是絲毫沒有問題的；而反對資本關係，亦更係牠重要的任務。所以反封建殘餘的土地革命不能不是反資本的統治的社會革命之一部份。不在打倒資產階級之下進行土地革命，那是十八世紀的勾當。假使今後還有人這樣的認識：中國「土地革命：即使達到其頂點——土地國有——也不能跳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最澈底的土地革命——土地國有——也祇是促進農村資本主義暢快發展的條件……因此，土地革命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註一五〇）：那麼，我們就要宣告這不但是機械主義的說教，簡直是機會主義斷送土地革命的符咒，資本主義最後擁護者的法語。這裏，我們不應該注意烏里亞諾夫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曾經說過些什麼嗎？請看下面的話吧：

「現在的時候，革命又使土地問題比之一九〇五——〇七年成爲一個更大更深更緊張的問題了。……戰爭使參戰國落入向所未聞的痛苦，同時戰爭又非常迅速的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把壟斷的資本主義變成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無產階級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限制於資本主義的範圍之內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土地政綱中的土地國有必然要有另一個形勢了。就是：土地國有已不是

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字，而是趨向社會主義第一步開始。……組織模範式的經濟。」（註一五二）

總之，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反對資本統治的，而不是『促進』資本主義的；是反資本制度的前途，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前途！誰不懂得這一辯證的唯物關係，那他的理論就永遠趕不上革命的發展，而停留於十八世紀；在客觀上，當一貫到底的資本主義使徒，準備着阻止并葬送未來的勝利！我們，Proletariat的前衛，應該記取二十世紀中第一次大革命——十月革命——的教訓，把反封建殘餘的土地革命與反資本制度的社會革命連繫起來！

四 農村經濟問題的總結

關於農村經濟與土地問題，我們亦可就此結束了。因為這是我們隨後的全部經濟問題研究中重要的對象，此地當然祇能提綱挈領的提到問題的中心——農村經濟性質，與中心的問題——土地革命的意義，這兩點。另外，我們再總起來說幾句：

第一，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問題，在還未開始前，儘可以不管表面的民族宗法關係的何濃厚，小生產的如何普遍，剝削的如何嚴重，勞役與自然地租如何保有，以及豪紳地主如何在下層統治佔着優勢；一切這些問題，都要等到是否是自然經濟性質這一問題解決了，然後才能談到。因為封建經濟就

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要在這一經濟基礎上才有封建制度及其統治。否則，捨本逐末，便失之用。政治和社會來決定經濟性質了。這是冒牌唯物派的作偽。

第二，根據將近百年來對外貿易的發展，近二三十年在中國境內的中外資本主義的建立，以及農業生產性質的變動，我們可以明白看出中國農村經濟的生活，已不是自給自足的封建性質，而是受着資本主義的支配。尤其在中國的經濟中心省區是這樣的。而近年的大事變，更把有些人所說的城市依賴農村的謊話推翻了。特別是反富農的爭鬥，在一九二八年時我們都已由實際的經驗，提到革命的議事日程中；當時雖然消極的遭到否決，而後來的實際生活，便已證實我們當時的見解是絕對正確；至今反富農的爭鬥，就成為農村中最主要的任務：這亦在此表明了全部中國農村經濟生活是千真萬確的資本主義關係佔着『極強度的優勢』。

第三，因為封建經濟久已處於崩潰過程中，而成為殘餘的力量，資本主義則日益向上增漲，取得支配的地位；所以我們研究中國農村經濟，首先就必須把握着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也只有把握着這一關係，才能理解其他一切的問題，才能說明農村中一切的變動：從經濟問題起直到整個社會分化和政治爭鬥。

第四，土地問題是一般誤解的所在。關於中國封建經濟是否站在絕對優越的地位，資本主義的發

展前途如何以及整個革命性質，都是以這一問題爲焦點的。農村一切鬥爭，如我們上面的研究，自然亦不過爲了土地關係的改變。然而我們研究的結果，牠可不是在封建制度下所能顛覆的，而是并且祇有以資本主義關係入手，才能澈底理解牠的意義。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封建經濟理論的大本營，將因此不攻自破；一切問題的決定，必須有根本的改變，不是枝節的改良辦法所能應付的。

五 本章的追加

本章要補說的，只是剝削問題。

這一問題，不僅有封建關係，而且更有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存乎其間（註一五二）。因此，修正派以剝削關係來說明經濟性質，於理既不通，於事實亦不合。如註一五二的事實，難道我們便因此說資本帝國主義亦成了封建階級，或者投降封建了嗎？同時我們更要知道，在現代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統治的時期，農村的高利資本更普遍的與城市的銀行和錢莊有直接的關係。特別是在沿海和東北三省，以及內地教會所在的附近是這樣的。因此，反剝削的問題便成爲爭鬥中最當前的任務了。牠表現於農村中便是由減租乃至抗租和分土地，由反對高利盤剝乃至抗債，等等；表現於於城市的，便是反對苛捐雜稅及增加工資等。

然而反對修正派的人，指責修正派拿『剝削形式做基本的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因而『不得不專去剝削關係上去革命』，所以反映到『一切策略都是爲減輕剝削程度而鬥爭。簡單的例子，就是：不沒收富農土地，不沒收資本家財產』（註一五三）。這裏雙方均是錯誤的。被指責者的錯誤不在專去剝削關係上革命，而在未能堅決的站在被剝削方面，澈底反對剝削制度。指責人者的錯誤，亦同樣是放鬆了反對剝削的關係。你看他說『反映到……一切策略都是爲減輕剝削程度而鬥爭』一語，當可明瞭他是不理解由減輕剝削乃至澈底推翻剝削制度的革命意義和過程。假使說革命的策略不爲減輕剝削乃至推翻剝削制度和壓迫而鬥爭，難道是爲了擁護牠而鬥爭嗎？革命而不專於反對剝削乃至壓迫，又專反對什麼呢？革命根本是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之剝削的行爲。

六 近年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發展

誰要是很輕薄的把現在南方各省之所謂『紅軍』當做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爭鬥中產生的工農紅軍一樣看待，誰就是恩格爾斯所說：『即此已證明他是出賣工人運動的叛徒！』誰要是很惡毒的把它當作土匪流寇一樣看待，那不但千真萬確的證實他是叛徒，簡直表現了他是階級的敵人！前者是反映了落後的農民意識，蔑視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忘却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後者，則完全

站在維護私有財產和所謂社會安寧秩序的立場，代表統治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對貧農聲罪致討，已很明顯的投到反動的營壘；至少是不自覺的，但也同樣根本不能得到寬恕。

然則，現在南方各省之所謂『紅軍』，既不是中國第三次革命預約『定做』的工農紅軍，復不是流寇土匪，到底是什麼呢？我們毫不遲疑的答道：那祇是貧農的武裝，因而年來南方轟轟烈烈的農村爭鬥，祇不過農村階級爭鬥白熱化的貧農土地革命戰爭而已，但是！我們不是形式主義者，爲方便起見，我們亦不妨仍以『紅軍』稱之。

爲了深刻的認識現在南方的貧農武裝既不是工農紅軍，復不是流寇土匪，那就非從其史的發展上分析它不可，接着我們便開始這一工作。

*

*

*

*

首先我們斬釘截鐵的說：現在南方各省的所謂『紅軍』，本質上不是商業資本時代的商品經濟的產物，而是從商品經濟發展轉變爲資本主義經濟下的產物。一般資產階級的走卒如陶希聖之流不能認識這點，所以說：

『造成中國歷史的材料值得我們細細地查勘。』『我們對於中國歷史加以研究的時候，對於革命失敗中的反革命的成功……必須從歷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質着手。……使我們對於現在的

事實，獲得明確的觀察的方法。」「過去中國的革命，常是一種農民戰爭，……自秦代以後，移轉政權的農民戰爭有十二次以上。然而也有十二次以上，再建剝削農民的專制王朝。這種歷史的反覆（？）即類似的過程之多次的出現；如果不能剖析明白，則現前的各地農民蜂起，也不能如實的呈示其本質，更無從判斷其前途。」「中國從來（？）是游民很多的封建制度已壞而資本主義未能發達的社會。」「今日中國——這正是封建制度破壞而資本主義沒有發展的現象。」「（陶希聖：「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新生命』三卷七期一九三〇，七，一。）

於此，劉光宇先生說得很對：陶希聖的『這種觀察方法與觀點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正是機械的歷史主義者的。他把發展史看做死的東西，他祇抓住歷史上所曾表演過的現象作為純經驗的論證工具，抹殺了在發展中存在的歷史的新因素，機械的完全以過去事變來比擬現階段的現象，認為歷史是要完全照舊重演那些事變的，這是如何荒謬，笨拙！』（『動力』第二期）這真是一針見血的批判！一切資產階級的走卒和統治階級的學者從此將無從施其混亂歷史的鬼域伎倆了！

這是怎樣說法呢？

秦漢以後，中國商業資本向前生長，一部分手工生產在商品經濟支配之下，脫離了農村經濟的直

接關係，而集中於城市；加以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土地的商品化與集中，乃至反映於政治上的貪污腐敗的結果，從而興起的天災戰禍，不斷促進農村裏的分化，失業問題的嚴重，因以形成相對的過剩人口之由來，并形成歷來貧農暴動的總因。但此非所以語於太平天國以來的貧農戰爭問題，特別是近年的『紅軍』問題。這是因為商業資本未能創造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暴動的結果，農村中貧富的對立雖仍不失其嚴重意義，而相對的過剩人口問題，不能不是暫時的得到不解決之解決的出路。

但是，自從十九世紀卅年代後，英國的產業革命完成，五、六十年代前後，法，德，美等近代資本主義建立，一切情形已非復昔日之舊觀了。一千八百四十年鴉片戰爭以後，歐洲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不但衝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首先統治了沿海省區；而且深入內地的鄉村，在全國經濟生活中日益取得主要的支配統治地位，這一變動的結果很明顯的：

『由機器的生產把工業品的價格一天減低一天，於是使舊式的手工業生產完全破壞。一切半開化的國家，反抗歷史的進化，仍然保持手工業直到現在的也被時勢所迫不能閉關自守了。他們購買英國人的廉價貨物，於是宣告他們本國手工業工人的死刑……這樣一來，甚至於遠東的中國，受了這個影響也達到革命的程度了。這個影響所及，神速萬分，比如英國發明了一架新機器，一年之內，便把中國數百萬工人的飯盤都奪去了。』（恩格斯）

中國「遲緩而有常規的過剩人口的增加，使大多數人久已感受社會狀況的壓迫，於是英國人出來，強迫五口通商。英美成千的船舶向中國駛去。在一個短時期內，中國即充滿了英美廉價的機器生產品。中國建築在手工勞動的工業，遂屈服在機器的競爭之下。堅固的中華經過一種社會危機，賦稅入不敷出，國家瀕於破產，人民大批的流於赤貧，起而作戰，虐待并殺害官吏和教徒。這個國家已經站在滅亡的前面，有發生一種暴力革命之勢。還有一種更甚的情形，在叛亂的羣衆中有些人出來指明一方面的貧困，他方面的富裕要求再行分配財產。并且完全剷除私有財產。」「地球上這個最古和最堅固的國家，竟爲英國的棉花彈所破壞。已到社會革命——這種革命對於文明必定有最重大的結果——的前夜，這總是一種可喜的事實。」(K.M.與F.E.)

這裏可歸納成如下的幾點來說：

第一，歐洲資本主義的商品宣告了中國手工勞動者的工農的死刑，短期內便使得成千成萬的工農失業，不祇是一時的相對的人口過剩問題。

第二，因歷來土地壟斷和商業高利資本的壓迫與剝削，再加以滿清末年政治上更殘酷的予取予求，失地問題自不得不愈形嚴重。

第三，於此更加緊了農村中貧富之分化，這有如烏里雅諾夫所說：

「舊日的農民不僅是『分化』了，并且完全破壞了，不再存在了，被一種完全新式的鄉村人民所排擠了，——而這一新的形式就是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生產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些新形式即鄉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佔優勢）與農村無產階級，農業中之商品生產者與鄉村經濟的僱用工人。」

第四，農民在失業失地向兩極端分化之結果，不得不起來由原始的自發的鬥爭走向革命的道路，爲了自己的生活而奮鬥。

事實是很明顯的，鴉片戰爭後，不過十年，太平天國運動便從歐洲資本主義首先生根的兩廣爆發，而擴大了，閩廣的貧農於此時起，更大批的逃向海外去當豬仔。因歐洲資本主義的商品由南而北，由沿海而內地，於是後來的義和團運動便爆發於北方，普及全國各地。而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我們更很明白的看見土地問題的提出，在義和團運動中，更喊出『滅洋』的口號，這都不是偶然的。這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應有的政綱的雛形，亦是非等到第三次大革命不能解決的任務，這種急劇的發生的大量的農村人口過剩問題與革命的任務，自然也即是所謂紅軍的基礎了。

*

*

*

*

隨着歐洲資本主義商品的輸入，在衰老之中國舊基礎上也有了近代資本主義的萌芽；特別是中日

戰後，中國資本主義逐漸向前生長；歐戰及戰後民族輕工業走上所謂黃金時代。這結果，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已經給我們指出：

『中國的戰爭（指是年中日戰爭）已經給予舊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既不可能，而輸入鐵路，汽船，電綫和大工業等且因軍事防禦的理由成爲必要的了。然小農耕種的舊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農家自行製造他的工業，——以及頗能容納稠密人口的整個舊社會制度也要因此傾覆了。千百萬人民將被投閒置散，迫得向外遷移，他們將向外找尋途徑，一直到歐洲爲止。并且將成羣結隊而來。』

隨着歐洲資本主義的商品輸入而生長起來的中國主義，加深了舊經濟的毀壞，加緊了農村的分化，而大量的過剩的人口更如退潮般從農村中驅逐出來，最初逃到海外。然而華工之禁阻，沿海各省區的游離大眾，便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感。內地的自不得不挺而走險，找兵匪的出路。這是因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是在殖民地領域內。尤其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前途自不能一帆風順，因而，它只能容納一小部分的農村失業羣衆之故。

因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外鑲』的關係，首先是形成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間的對抗；因爲中國資本主義在殖民地範疇下發展的不平衡更形成大資本的中央資產階級與中小資

本的地方資產階級間的衝突。這樣，軍閥戰爭的起伏，也同樣地加深了農村的分化，加深了失業失地問題的嚴重；戰爭更破壞了農業的生產，加深了商業高利資本的榨取，乃至政繁賦重，敲精吸髓，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更因戰爭而堤防與橋樑之毀壞，水旱災荒之嚴重，更促進農村分化的過程。

農村失業失地的問題日益嚴重，愈益擴大兵匪之來源，同時又相對的促進資本主義之發展。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更形成大資本與小資本之對抗。戰爭迄無甯歲（自然這祇敘述過去）。因而兵災匪禍乃至水旱災荒亦繼長增多，便愈益加深失業失地的關係；貧富的分化，終於進到了極尖銳的程度。這樣，隨着工人階級之興起，貧苦農民與手工工人自不得不形成偉大的革命力量，提出推翻中國資本主義制度。這亦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應有的政綱，亦即是第三次中國革命最主要的任務，而為所謂紅軍問題的又一因素。

在上述歷史的事變中，一九二五年以前客觀的發展，已明顯的把中國革命的任務提到我們的面前。那便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打倒中外資產階級，澈底完成土地革命。只有這樣也祇能這樣中國革命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勞苦的工農才有出路。不幸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因為犧牲了階級和羣衆的利益，斷送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從而亦就決定了紅軍產生的關鍵。

因爲帝國主義問題未解決，中外資產階級的統治未推翻，因而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對農村的進攻便愈益猛烈，失業問題與農村的分化和對立，便發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因爲土地問題未解決，貧農參加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的結果一無所得；而且正好相反，商業資本與高利貸的反攻，恢復了豪紳地主階級的統治，他們正耀武揚威，尋仇報復。從而失業，失地以及貧富分化等問題同樣繼續增高，農村中更發生了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這樣，貧農在大革命中，已深知根本解決經濟關係和取得鄉村政權之必要，又如何不挺而走險，爲生存而鬪爭呢？

如此說來，紅軍之發生及其關鍵，誠爲勢所必至之歷史的產物，誰毀誰譽，均無損於其毫末啊！

*

*

*

*

總起來說，我們認爲南方各省區之所謂『紅軍』，是農村中一切經濟矛盾總和的歷史產物。由脫離生產關係之所謂失業問題看來，這種從生產組織中排除出來的廣大游離羣衆，最初成千成萬的向海外移殖（主要的方向是南洋）；繼續向邊省移殖（主要的是東三省）；末了走頭無路，便爲兵爲匪；因亦隨即構成目前『紅軍』的基礎。由政治關係的土地問題看來，從太平天國，辛亥革命以至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未解決的土地問題以及其他的革命任務的存在，因亦形成目前『紅軍』問題產生的關鍵了。

從以上總的政治經濟關係中，我們既已認識了『紅軍』爲歷史的產物；那末，究竟牠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

這裏，我們回憶到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失敗後，普羅政黨的政策由機會主義走到盲動主義的錯誤，及因此而發生的南昌事變及秋收爭鬥。

在機會主義政策時代，最主要的亦即是最可恥的投降政策，莫過於阻止羣衆的爭鬥。雖然如此，而羣衆不起來則已，既已起來，則潮水般的羣衆，終要衝破機會主義的藩籬，而向前進展的。這在農村鬥爭中特爲顯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很明顯的表明了此種關係的內容。而湘鄂之清理逆產，捉土豪遊行示威；特別是湖南的『插標』，『分田』乃至『平均佃權』，在在皆與機會主義政策背道而馳。一般說來，農民協會在城市及鄉村，大都成爲政權的柱石，在當時農民至少是處於半政權時代了。但在國共分家以後，時移勢異，『農民組織的被壞，農村中白色恐怖的橫行及與這相伴的經濟的壓迫的增加等等，都使農村的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愈趨激烈深化』；而『得不到無產階級政黨的系統的革命領導的農民運動，成爲無組織的分散的勢力的爆發，每被反動軍閥輕易的鎮壓下去』。這樣，當時普羅政黨的政策便是：

『現時最主要的任務，在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地區裏準備農民的游擊戰爭，利用……秋收時期農村中的階級鬥爭的激深的機會。』

秋收游擊戰爭的結果如何，不是我們此地要說的，但我們却不能不知道後來凡與羣衆有聯繫的區域，例如湖北的黃，麻，通，崇，漢，沔，公，石等地，當時的游擊隊及工農革命軍便形成後來『紅軍』的主幹；特別是鄂東黃安麻城等縣的紅軍第一軍，大部分是由秋暴的貧農組成，更值得我們注意，抑亦值得大書特書的。

在湖北『紅軍』的來源大都如此，湖南亦大同小異，江西則不然。於此我們要談到一九二七年八一的南昌事變。由可恥的機會主義轉到冒險的盲動主義，『八一』就是開始的第一幕。這是因了最初依靠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國共分家，彷彿祇是軍事方面的失敗，因此便依靠敵人的軍隊轉到憑藉自己的一點殘餘的軍事力量，企圖取得最後的勝利。這種軍事投機的失敗，以及再建軍事力量於廣大農民羣衆上面，是始終不會信賴工人階級，非階級之農民意識的結果。於是毛之起於湘東贛西，朱之收合潮汕失敗的武裝，竄入江西，乃至後來聯系在一起，發祥於和平期間曾經普遍爭鬥過的湖南農村，更建基於江西各縣。這樣，紅軍之大本營便由軍事殘餘力量起家而創造出來了。當然，我們不認為這是朱毛的力量。朱毛祇不過是這種歷史產物的催生婆而已。其實還不盡如此！

這裏我們回憶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後，無產政黨由機會主義到走盲動主義的混亂情形。當時實在的情形是未經決戰而敗潰了！人們若是能夠記着恩格斯所給我們的指示：『假使我們被擊敗了，我們除了再從頭幹起外，更無其他辦法。』那末，對於當時的混亂，無疑地要承認他是無產政黨有史以來的奇恥大辱。這裏，我們祇將爆發南昌事變前在湖北鄂東所演一幕滑稽劇介紹出來，便可明瞭。

當着武漢國共分家後，無產政黨從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一些幹部分子，大都鳥獸散。這本無足怪，在湖南馬日事變時鼎鼎大名的李維漢，夏曦之流一時也都採取『散夥』政策，倉皇奔避，不知所歸！於此，不信任本階級力量，專門作軍事投機之周恩來李立三輩，便在鄂東大冶鄂城礦業區域，將所有工農武裝羣衆組織乃至一切的一切，都罄其所有搬到南昌去革命。大冶鄂城尙如此，其他重要區域自無問題。不要羣衆，不依賴工人階級力量之軍事投機的勾當，此爲其最滑稽的一幕。一句話吧：從此中國的革命由城市搬到鄉村去了。

這裏我們再回憶到當年湖北秋暴問題。轟轟烈烈的湖北的紅軍爭鬥，特別是『紅軍』史上佔第一頁的第一軍之歷史的湖北紅軍，一念及當時派遣四百左右活動份子分發到各區組織游擊戰爭是很有意思而同時亦是很滑稽的。國共分家了，前此在各城市的幹部逃亡或鳥獸散了，特別是湖北各縣的情形

是很少兩樣。那末，怎樣去推動游擊戰爭呢？這不需很多的幹部嗎？是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終於不能不解決。乾脆得很，武漢不同樣有大批的下層幹部正擬散而之四方嗎？不妥爲收拾，這些所謂活動分子終於不能不隨着退潮的急流捲入汪洋大海，亦無或例外。於是游擊戰爭的辦法決定了，把城市的幹部完全調到鄉村中。城市不要了，到農村中去，支配了一時的心理。因而游擊戰爭亦先後組織起來了。工農革命軍亦建設好了。秋暴殺盡豪紳地主，佔據縣城等等喜劇一幕一幕的也連台出現了。後來由游擊變成赤衛隊，由工農革命軍變成『紅軍』，不是一舉手之勞嗎？有誰能否認呢？

『紅軍』之產生既然由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殘餘力量，亦即是八一事變與秋暴的結果，那末，豈不是證明史大林派由機會主義到盲動主義的政策是相對的正確嗎？沒有的事！只有一無所知的蠢才，才會這樣設想！

『紅軍』既是歷史的產物，又有了產生牠的條件，便自然而然的十月臨盆，不是小產。從而，其發展蓋同產生一樣，亦是勢所必至。

當着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事變及兩湖秋暴以後，所謂『紅軍』尚未正式形成，祇不在過湖北有少數的游擊隊。在湖南數百兵士在毛澤東指揮之下轉變的工農革命軍而已。因了：

「革命高潮那幾年，鄉村中有不少地方首領受到革命教育，而反革命是不能殺盡這些戰士的；無疑的有好多革命工人逃難隱藏在鄉村裏頭；最近幾十年來，在民間也流落不少槍械，農民與地方政權或軍隊衝突時候，就將這些槍械拿出來，組織紅色游擊隊。在資產階級反革命軍隊中也有部分的騷亂甚至公開的嘩變發生，兵士各個的成羣的，有時整連整營的，帶着武器走到農民方面去。」（L.H.）

這樣，由游擊隊而赤衛隊，由工農革命軍而「紅軍」；由鄂南鄂西鄂中少數的縣城和鄉村，推及於鄂東鄂北，普遍全省乃至豫南皖西等區域；此外廣東之潮汕瓊崖，廣西之南甯梧州，福建之閩南閩北閩中以及江浙四川等省區莫不有或多或少的進展。因此，長沙之攻克，南昌之威脅，乃至湘鄂贛等省區的白軍的保守，張輝瓚與胡祖玉之被殺，公秉藩之慘敗，都不是偶然的，當無疑義。而魯何勛辦於前，何蔣督勛於後，浩浩蕩蕩大肆屠洗，終於前仆後繼，此竄彼起，勞師數十萬而已！於此，恩格思說得好：

「現在凡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震動的地方，必有社會的要求爲其背景。這種要求爲陳舊的制度所阻，不能得到滿足。這種要求或一時不……足以取得目前的勝利，但是凡企圖以暴力在壓迫他的，只有使此要求伸張和擴大得快，直到打破那束縛他的鎖鍊之日。」

再總結起來說：近年南方之所謂『紅軍』，牠既有了產生牠的社會基礎，更有了產生牠的社會條件，因而其產生與發展，均有必然，至少在過去是如此。不過這種貧農戰爭，終於祇能盡牠應盡的使命，再要多一點都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

『農民，甚至最革命的農民，是不能夠獨立創立政府的……對於軍隊也是如此，農民在中國俄國及其它國家，曾經不止一次的創立了游擊隊，這些游擊隊作戰時候是異常勇敢而頑強的。但這祇是游擊隊而已（或者說祇是游擊隊性質的東西而已——作者）。祇是定着於一定省份而不能担负大規模的集中的戰術行動的，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革命。』（H.H.）

七 農民戰爭與政權問題

如果我們說史大林派是失敗主義者，那末，在這一點上，將完完全全暴露出失敗之必然！如果我們說史大林派是反馬列主義的路綫，是反動的（當然這主要的是客觀問題），那末，在這一點上亦將有以具體表現：這裏，當今『紅軍』領袖毛澤東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前已有一句名言『從槍尖上取得政權！』這句話的意義不是說要由武裝暴動才能奪取政權，不是的！牠是表示失敗主義的史大林

派反馬列主義之路綫的基點。

我們說過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未失敗之前，即已不相信羣衆的力量，不相信無產階級能担負中國革命的使命。因而初則依賴資產階級軍隊以完成中國革命，後來被敵人迎頭痛擊，還不能驚覺他們冥頑不靈的頭腦。資產階級軍隊不可靠了！當然就祇有『紅軍』是中國革命的動力，這是一點問題都不會有的。可不是嗎？！這樣，『從槍尖上取得政權』的妙論，怎能不給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以高度的幻想；特別是在所謂『紅軍』『趁混水捉魚』的時候，又怎能不給一無所知的蠢才和機會主義兼盲動主義的雙料博士與高彩烈的坐在家裏又暴一次；或者希望爭鬥勝利後分配麵包，因而便不覺不熱烈(?)的參加所謂革命，『左』到無產階級的營壘裏來了！

*

*

*

*

大革命失敗了，『八一』事變和秋暴都爆發了，這是勢所必然的轉變，不過轉到盲動主義的方面而已。在『散夥』與破產的狀態之下，一九二七年的秋暴能由游擊戰爭走到工農革命軍的建立，走到佔領一縣或數縣的城市，又如何會不是一劑興奮藥，回復了麻痺絕症。這樣，在一九二八年『六大』的政治決議案上便這樣寫着：

『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

或幾省重要省區內勝利。」

這是必然的結果，這一失敗主義——機會主義兼盲動主義，——『雙料』的策略從頭到腳是錯誤的，而其來源又是所謂『紅軍』問題在。

因為湘，鄂，贛，粵，特別是湘鄂贛是『紅軍』的大本營，故此失敗主義者的史大林派就發明了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乃至建設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偉論？這完全是落後的農民意識，違背政治經濟的反動的理論！自然，『反動的統治在各區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但這不平衡關係是不能形成中國革命首先從最薄弱的一環的地方爆發或勝利的基礎！正好相反，射人射馬，擒賊擒王，第三次中國革命的勝利不但不是從敵人最薄弱的農村和省區首先爆發因而取得最後勝利；而是從敵人根據地的城市和經濟中心區域首先爆發，首先取得勝利，因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難道武漢時代的教訓還不夠使人們懂得這一問題嗎？當着一九二七年春武漢工人階級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階級舉行三次爭鬥，革命正向上生長達到與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爭取最後的勝負時，當時的策略應當東征，取得中國經濟中心區域的江浙，推翻帝國主義和大資本的民族資產階級，因以建設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此之圖，但企圖從鎗桿上奪取政權。蔣××不可靠了，還有馮玉祥，不東征而北伐，朝着經濟比較落後的北方省區進展。北上要打倒什麼呢？當然不是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

階級，而是要打倒所謂封建殘餘。結果怎樣呢？一方面救出了反革命的馮玉祥，犧牲了成千成萬英勇的戰士，犧牲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和江浙大資產階級對於武漢時代的封鎖，以致武漢政府岌岌不可終日。經濟恐慌，敵人一再反攻及至終於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採取散夥和盲動之無政府的政策。——大革命失敗了，痛定思痛，祇有蠢才，才會再循故道，準備失敗的重演。我們是勝利的先鋒，我們要深切的記着大革命給我們的教訓：我們要採取總動員向着敵人大本營進攻的形式，我們要奪取資產階級的頭顱而不只宰掉他的一隻腳，假使我們到了能夠進攻的時候。誰要再說中國第三次革命應在敵人勢力最薄弱的農村或落後省區爆發乃至勝利，誰就是一貫到底的失敗主義者！當然，這祇有史大林派才會這樣冥頑不靈！

總之，這一錯誤的理論（在敵人最不鞏固的地方革命）形成錯誤的政策（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取得政權），在過去已是反馬列主義的路線，失敗主義的來源是反動的，今後將愈益顯示其反動性乃至成爲斷送，至少延遲第三次中國革命的到來。這里，我們問：難道敵人最不鞏固的地方不同樣是工人階級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嗎？敵人的勢力不平衡，自己的力量亦是不平衡的呵！

如上述，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一省幾省首先勝利或一省或幾省政權的理論上的根據，骨子裏只

是『紅軍』在湘鄂贛之生長與發展；同樣，其所謂在總的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幾省之內勝利，這高潮的『關鍵』亦取決於『紅軍』問題。這裏我們但看一九三〇年『紅軍』進攻長沙後，從國際到中共中央一貫的理論。

『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上漲，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國際）

『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正是走進「新的時期」，長沙的佔領……已經是的革命爆發「進兵的鬭爭」——他開始了爲着全國蘇維埃勝利的革命戰爭。』（三中）

這還不很明白的背叛馬列主義的路線嗎？這還不很明白的暴露了失敗主義者的史大林派的錯誤和反動嗎？『紅軍』攻下了長沙，『高漲』，『進兵』，『開始』，盛極一時的歡呼：這樣，當時上海的一些小資產階級文化流氓，哭天哭地的走向工人階級的隊伍裏來搶麵包，何嘗是怪事呵！自然，我們並不輕視佔領長沙之意義，而且恰好相反，不過我們於此沒有幻想而已。這我們但要請工人階級與勞苦羣衆在馬列主義的觀點上認識什麼是『高潮』？要怎樣才能得到勝利？

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書上告訴我們武裝××的條件，亦就是革命高潮到來的條件說：第一，必須依靠在一個先進階級之上。第二，必須依靠全體民衆力量之高漲；第三：必須在民衆的先鋒隊的活動力量到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敵人中間和那種軟弱猶疑的革命友軍中間，發生最

厲害的動搖的那個時候。——中國現在是否有這些條件呢？一個都沒有。如此而談高潮，只以『紅軍』之活動爲根據的高潮妙論，那不是馬列主義對於高潮的估計，甚至不是『勃蘭基』主義的理論，而是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自然，那正是孟塞維克的史大林派的失敗主義呵！於此，我們更要深刻的認識下面的教訓：

「我們在思想已經取得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主要的事。沒有這個，勝利的第一步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從此到勝利還差得很遠。僅靠先鋒，不能獲勝。倘然整個階級廣大羣衆不直接援助先鋒隊或至少不對先鋒嚴守善意的中立，對於敵人不是絕不贊助：那末，這時僅把先鋒隊驅入死戰，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Z.T.）

因此，我們勝利的馬列主義不同於失敗的史大林主義不是別的，祇是馬列主義建築在整個階級之上，同時他又不忘記廣大的勞苦羣衆，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祇是建築在槍尖上，不但不相信工人階級並且脫離了廣大的勞苦羣衆。

爲什麼第三次中國革命，根據馬列主義的觀點，不是建築在『紅軍』之上而是建築在工人階級之上呢？這是因爲再有大量的所謂紅軍，根本就不能代替無產階級完成歷史的使命。從農民出身的『紅軍』他不能使活的有機的社會停滯，那只有廣大的工人階級才能辦到。事實還不明白嗎？『紅軍』就

打到長沙，甚至就攻下武漢，終於不過部分的破壞，不會做到根本的改造；假使工人階級沒有起來，有如『紅軍』佔領長沙一樣。廣大的工人階級起來了，廣大的罷工運動展開了，展開而至於使資本主義下面有機的經濟結構停滯了，因而勝利也就擺在吾人的當前，不會有例外。這等於剷去心臟或砍開頭腦，死就成爲必然。而宰去一隻手和足，一般的情形不會致人死命一樣。誰要不懂得這一點，誰就不會脫離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的泥坑。亦即不能回到馬列主義的領導之下。

*

*

*

*

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企圖從軍閥戰爭中採取對戰爭的雙方之失敗主義——兵變，期其建立更廣大的『紅軍』，奪取一省或幾省的政權，不但事實上已經證明此路不通，而且簡直是愚蠢！他們認爲『軍閥崩潰的基點』就靠兵變，這副好身手就成爲毀滅軍閥制度的主要武器，當然也就成爲『紅軍』的來源。但結果祇是自己在不斷的失敗過程中毀滅了自己，毀滅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不但這樣，因爲他們不認識經濟的發展趨勢，不認識階級的分化，不認識中國已經有大體的中央資產階級與地方資產階級的差異，因而其政策的客觀意義，不是爲了建立本階級的政權，而是爲了幫助大資產階級鞏固其統治。——這本不足爲怪，反正他們的政策是建設資產階級性的政權，他們是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這豈不是名實相符嗎？

這是怎樣說呢？

事實是很明顯的，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認為最不鞏固的區域，多半是地方資產階級的省區，也就是雜色軍隊的地盤。那末所謂對雙方的失敗政策，事實的表現不終於是對雜色軍隊的失敗主義嗎？張輝瓚失敗是誰的失敗，高桂滋的兵變於張學良何與？這樣替大資產階級消滅雜色軍隊，壓抑地方資產階級，不正是執行大資產階級所賦予的促進相對性的民主革命了嗎？這樣，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究竟失敗了誰呢？無疑的，盲動的結果，最後祇是失敗了自己，失敗了工人階級，於大資產階級何與！真可憐見號稱無產階級的先鋒，竟作了大資產階級的傭僕而不自覺，破天荒開了歷史的玩笑。但這不是我們反對在必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舉行兵變。不是的，祇不過說明農民運動的目的，不在製造兵變，不在藉此增加『紅軍』的數量，不在使第三次中國革命建築在『紅軍』的槍尖之上而已。

事實上不是同樣的明顯嗎？『紅軍』發展了，農村的鬥爭擴大了，然而，城市裏面失敗了，城市的鬥爭，幾乎完全消沉——不但羣衆組織的雛形，快破產殆盡，即先鋒隊也幾乎完全潰散。這就是史大林派失敗主義者的失敗政策的收穫！

這到底失敗了誰呢？！

根據以上的敘述，我們認為如下的結論語句是絕對正確的：

「誰要說在工業省區消沉之下，中國蘇維埃革命能在南方農業省區一省或數省有勝利，誰就是不明瞭中國革命之二大問題：工農合作問題與在此合作中工人領導權問題。」(F.H.)

史大林派失敗主義不懂得這一真理，『企圖以紅軍的進攻，一下子激起城市工人暴動』，以推動革命的高潮，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這祇是助長農民的意識，不僅使農民看不見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必要，并且使先鋒隊本身更加遠離無產階級的羣衆。有些『紅軍』的首領已經公然表示其輕視工人與首重農民的态度，一般所謂先進份子，都充滿了農民意識，這都不是偶然，并且也不是平常的現象。——而是先鋒隊最可悲痛的危險，脫離了工人階級走入失敗泥坑的危險呵！

八 農民戰爭的前途

如此說來，我們是否看不起『紅軍』呢？

這里，說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

『革命被打敗之後，農民運動波浪還繼續蔓延於全國各省，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現在就爆發為一種特殊的力量了。農民的武裝力量驅逐并屠殺當地的地主，尤其是所謂豪紳，統治階級的

地方代表者，官吏，高利貸者和富農。

『因此中國革命在鄉村復興之兆徵，乃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之可能性的證明。但問題乃在於將這個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農民暴動之廣大漲潮，無疑的可以推動工業中心的政治鬥爭活躍起來，我們堅決的預料這一個。但這無論如何並不是說：無產階級的革命與醒將直接走到政權的奪取或爭取政權的鬥爭。』

(H.H.)

以上是我們對於中國農民運動，特別是所謂『紅軍』『暴動』等的認識與失敗主義者史大林派根本不同的地方。問題不是很明顯嗎？我們認為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他們則企圖『巧奪天工』，表露出輕信與輕意，而且是隱蔽與曲解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我們的任務是將可能性轉變為實現性，而他們則將可能性轉變為不可能性。我們估量即是：『中國革命在鄉村復興的兆徵，可以推動工業中心的政治鬥爭活躍起來。』他們則估量為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農村能夠領導城市爭取最後的勝利。

這樣，究竟怎樣才能領導中國的農民運動，怎樣才能保護南方的貧農武裝，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過去的歷史已經證實了呵！

*

*

*

*

在這樣總的認識之下，首先我們要明確的估計中國農民爭鬥的前途，特別是南方貧農戰爭的前途，這是非常必要的。於此，我們先要介紹「」的意見：

「現在誰也還不能說，中國第二次革命的迴光與第三次革命的曙光結合至何種程度，誰也不能預言農民暴動的火焰是否能夠在長久時間繼續支持着，直至無產階級先鋒隊自己強固起來，領導工人階級鬭爭并使工人的爭取政權的鬥爭與農民對其切近敵人的進攻相配合起來。」

雖則如此，但我們也不妨有條件的說，假使在馬列主義正確的領導之下，農民戰爭的火焰是能夠支持到相當的時期。

就經濟關係看來，資本帝國主義的商品輸入，中國資本主義生長，舊的經濟破壞，農村分化到很高的程度；然而生產方式還未大量的改進，資本主義還未（也不能）發展到至高無上的程度，因而還有更嚴重的時候在未來等着。特別是失業失地問題的嚴重，還要隨時代向前進展，一點都不會成問題。同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央與地方對抗的局面而不能完全消滅，戰爭不就此完全結束，亦必加緊製造農民戰爭。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可以推動「紅軍」增長，不能消滅——某些時的挫折是另一問題。就政治關係看來，大革命的任務，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解決的，特別是資產階級與地主的關係密切，一點都不會解決土地問題。——改良的減租運動也不能順利執行。這樣也決定了農民戰爭要擴

大，『紅軍』也同樣要發展。

因此，從牠過去的發展史中，推斷將來，從歷來集合數十萬大軍會剿，終於連江西一省的問題也未完全解決；而且所謂會剿，所謂一月勝利，所謂已將江西完全克服，祇不過終於大掃大吹而已。從這一切實際情形看來，亦不難顯見牠的前途。何況這還在錯誤的政策之下呵！——這是我們非弄清楚不可的。

總結一句話，只要政策正確了，牠是有前途的，因為牠是歷史的產物呵！——但是在錯誤領導下，它是會失敗以至於消滅的！

*

*

*

*

接着，我們說說什麼是正確的策略，這我們亦介紹一下的意見：

『中國革命的整個任務乃在如何使無產階級的暴動與農民暴動不但在政治上配合起來，而且在組織上連系起來。』

『農民運動雖然掛上蘇維埃的招牌，仍舊是散漫的，地方性的。要使農民運動提高全國規模，必須使爭取土地和反對軍閥壓迫的鬥爭與中國獨立民族自主觀念聯系起來。這種聯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權的會議。在這個口號之下，××黨前鋒隊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

壓迫的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羣衆，以爲反對國內外壓迫者之暴動。

『這種鄉村暴動之特點，就是農民傾向於使這次運動帶上蘇維埃的形式，或至少帶上蘇維埃的名義，并使游擊隊紅軍化，這是證明農民如何迫切的尋找一種政治的形式，來幫助他們脫離以前的散漫無力的狀態，××黨員可以根據這個基礎而得到成效。』

『但必須先明白解釋：中國農民意識中籠統的蘇維埃口號，并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一般說，農民是不會先天的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惟有鬥爭的經驗才能夠使農民贊成無產階級專政，鬥爭的經驗經事實上對農民證明：農民的民主任務，除開無產階級專政以外，是不能解決的。』

『這便是中共除非根據民主口號出發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到爭取政權鬥爭之根本原因。』

從民主口號之下來聚集力量，來領導農村鬥爭，推動工人階級的鬥爭，亦即是保護『紅軍』之存在和發展。這裏，具體的意見如次：

『現在可否希望農民戰爭和工人運動聯系起來？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農民運動的影響之下，城市中革命高潮的尖銳的加速，在理論上并不是例外的。倘若如此，那末，農民暴動，或者得到別種的客觀意義。當然，我們的任務，不是要溶化於農民暴動之中，很簡單的使牠理論化，而是要在工人面前說明實際上的意義和展開的遠景，并且從此提高他們的精神。同時我們應當在工人

階級和城市貧民的社會輿論之前擁護他們暴動的要求。政綱，揭破地主官僚和資產階級的造謠，謾罵和陰謀。我們在這種基礎之上，并且也祇有在這種基礎之上去揭破共產國際官僚指導的虛偽，這種虛偽說中國已經樹立「蘇維埃」的政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工人運動，并且沒有工人在運動中積極參加。」(L.H.)

這還不很清楚明白嗎？不必再加解說了吧！

*

*

*

*

只是認識了自己的任務，有了正確的政策還是不能期其必操勝算的。問題還要有辦法，自然，在總的方面，既有了××會議的策略，又認清了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農民土地問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而『紅軍』問題也在我們準備城市鬥爭之下有保障；『準備即是積聚力量』，我們但從任務上政策上準備好了，問題還愁不能解決嗎？是的，但問題亦不這樣單調。我們對於既已形成的所謂『紅軍』，正在生長的全國的農村鬥爭，從鬥爭中又必然產生的貧農武裝，乃至兵變，我們究竟拿出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呢？

這我們分開來說：第一，對於已形成的南方各省的『紅軍』，我們應用什麼辦法安置牠？第二，如何領導農村的鬥爭？第三，對於兵變的辦法。

關於既已存在的『紅軍』，我們在論文的開始已經顧慮到，就是我們不是形式主義者，不必管牠名稱如何。於此我們但拿出對牠的辦法來，我們鄭重的考慮的結果，認為最適當辦法為：（1）在作戰關係上，當着城市工作毫無辦法時，『紅軍』不應當專門作冒險的進攻，特別是大城市的攻取。自然，也不應當保守，保守就是消滅的開始。而是在總的方面採取『防禦戰』的辦法。必不得已時才進攻。否則徒事增大敵人的目標，陷於孤軍作戰的危險。與保守是同樣自取滅亡之道。（2）在組織問題上，這與作戰相適應，既不是進攻而是防禦戰爭的性質，那末，『化整為零』的策略自然便十分的需要了。這里在『六大』時羅佐夫斯基說過，工農革命軍若是經常的大量的集中在一個地方，那末，最初吃光了農村的魚肉，農民必然厭倦隨之；繼後再吃光了糧食，那時農民就必然起而反對了。——單祇這一關係已有採取『化整為零』的必要，何況政治關係更不得不然。（3）在土地問題上，應當徹底執行土地革命的任務，儘可能根本推翻一切的既存的經濟關係。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得到貧農的切實擁護；只有這樣，也只能這樣才有『紅軍』存在的基礎。（4）在統治關係上，肅清地主，富農，高利貸者和土豪劣紳。這同前一理由一樣，是『紅軍』乃至貧農羣衆死活的關鍵。

對於一般的農村的鬥爭，我們的目的不在如何的擴大『紅軍』的組織，而是領導廣大的羣衆為反對苛捐雜稅及重租重利而鬥爭，由此鬥爭聯系到土地問題，聯系到推倒資產階級的統治；聯系到工農

聯盟，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爭鬥中要盡力適應當地的情形，儘可能爭取游擊性質的貧農武裝公開的存在。這樣，只有這樣才能將農村鬥爭聯系在總的政策之下，才能由民主鬥爭走到第三次中國的社會革命。

至於兵變，非至不得已時不輕易舉行。我們爲什麼不在軍閥軍隊中擴大我們的政治和組織影響，而必一排一連的舉行小規模的兵變，不有以準備必要時的大舉。尤其要在大資產階級的軍隊中擴大我們的政治和組織影響，以便必要時之大舉，能破壞資產階級的軍事基礎而不是幫助牠爲牠作義務的傭僕，只有史大林派才這樣糊塗！總之，在軍隊中也是改良士兵的生活，拒絕內戰，特別是拒絕對貧農武裝隊作戰，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當然，必不得已時而舉行之兵變，我們還是要領導的，不過不是領導到擴大「紅軍」的道路，而是分散於游擊隊性質的貧農武裝中。

根據實際的情形，我們認爲這裏應有如下的正確的結論：

我們現在就需要一個較遠的前途之政策。我們的任務，並不在於分散其力量於農民暴動的散漫火焰裏去，——人數很少，力量很弱的先鋒隊，總是不能籠罩這些區域的。我們的任務，乃在於集中力量於工廠，作坊，工人區域，向工人解釋鄉村事變的意義，提高疲勞者和消沉者的精神，並在爲經濟要求，爲民主口號并爲土地革命而鬥爭中將他們團結起來。惟有走上這條道路，即惟有經過工人的興

團結和團結，我們才能成爲農民革命的領袖」。

九 農民戰爭問題的總結

近年南方各省的貧農戰爭——亦即『紅軍』問題，牠不但不能拿中國歷史上商業資本腐化的社會和經濟關係下的農民暴動來對比，因而推斷牠的將來。牠更不能拿十四世紀的英國農民戰爭，十六世紀德國的農民戰爭來對比，因而減輕他的意義。這都是錯誤的。因爲不管中國歷朝的農民暴動也吧，歐洲各國的農民戰爭也吧，那都不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下的產物，不是解決不了的問題，這是我們首先要了解的。

假使說歐洲各國的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是失敗，中國歷朝的農民暴動也都沒有取得最後的勝利，那末，目前南方的貧農武裝也必然消滅嗎？我們不能這樣機械的解決問題。這要看我們的政策正確至如何程度而定。自然，我們也不能這樣說，假使政策正確了，是否就能發展至登峯造極的程度，這亦要看第三次中國革命到來的時限而定。

中國近來貧農戰爭之發展，不但有其歷史根源，更有其社會和經濟的具體條件。同樣，關於牠的前途亦然。不過於此我們必然要深切的認識『農民，甚至最革命的農民不是跟着資產階級走，便是跟

着無產階級跑，……蘇維埃乃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的權政權機關。這就是說，農民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創造蘇維埃政權，對於軍隊也是如此。」

中國的『紅軍』和農村暴動，我們稱爲貧農戰爭，這是表示我們反抗牠以流寇土匪流氓無產階級的等等誣陷，因以企圖消滅牠的陰謀。自然，我們亦不否認牠的弱點，祇不過我們承認在正確的政策領導之下，終於能戰勝的。

爲了擁護農民暴動，保障『紅軍』的存在與發展，我們提出正確的總的民主策略問題出來，在一總的口號之下，才能執行農村中一切民主主義的鬥爭，才能將土地革命發展至最高的程度，才能將工人階級的爭鬥總合起來。自然，在『紅軍』區域，我們更要有具體而明確的辦法。

『中國的無產階級暴動，能夠而且僅僅是直接反對資產階級的暴動，中國的農民暴動比較俄國的更加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暴動，中國絕對沒有獨立的地主階級。土地領有者乃是資產階級的。農民暴動所直接反對的豪紳，正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及帝國主義的剝削制度之最末環節。俄國十月革命時候，最初階段，還激起整個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過了幾個月之後，方才發生農民的內訌，中國則每次農民暴動一開始便是貧農反對富農，即反對農村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

『中國的中農是很少的，農民中百分之八十是貧農，惟有貧農能發生革命的作用，工人不是與整

個的農民聯盟，而祇是與貧農聯盟。工人與貧農的敵人是一樣的——資產階級。除了無產階級之外，誰也不能領導貧農得到最後勝利，工人和貧農的共同勝利，其結果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會有別的政制。唯有這個政制才能夠建立蘇維埃制度并建設紅軍，——紅軍乃是貧農贊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軍事上的反映。」

最後我們深刻的記住：農民的民主任務除開無產階級專政以外是不能夠解決的。保障紅軍之存在和發展，祇有依靠正確的策略，特別是城市工作之展開！

（註一三三）譯文見林超真譯的「宗教，哲學，社會主義」書內。

（註一三四）譯文見「民族革命原理」，一九八頁。

（註一三五）例如馬克思的女婿，恩格斯的弟子拉發格在 *Le Determinisme Economique* 上說：「大家應該因為商品生產，深悉勞動者在生產形態中所生產的，不是爲了他的消費，或他的家庭的消費，乃是爲了出賣。這種顯示有產階級社會之特徵的生產形態，與在牠之先的生產形態絕對有別。在那些生產形態裏，人之生產，……都是爲了他的消費。古代貴族的家庭，正同中世紀的諸侯一樣，是使人在他們的地土與作坊裏，生產生活品，衣服，武器等等……一句話，幾乎是他們所需要的全部。交換則只是把他們消費後的剩餘，在一年內的某個時刻舉行。」（譯文見劉初鳴譯的「經濟決定論」辛鑒書店版，二七四頁。）

(註一三六) 本表根據金陵大學調查的「我國六省三處二千三百七十農家平均每一家庭的田場供給和市場購買的各種物品之百分率」統計改製而成。內中只除去河南的開封，因其不大可靠之故。原表在貝克的英文本「中國農村經濟」上及「社會學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均有。

(註一三七) 參閱「浙江建設月刊」四卷三期(一九三〇，九)，吳覺農的「日美兩國農民生活標準的比較觀」。

(註一三八) 同前，以下關於日美的此種例子亦相同。

(註一三九) 「社會學刊」一卷三期(一九三〇，五)，喬啓明：「中國農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八頁。

(註一四〇) 見「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卷中。

(註一四一) 喬啓明：「中國農村生活之研究」，二四至二五頁。

(註一四二) 「湖南實業雜誌」一〇四號(一九二九，六，三一)，「岳陽農事調查總報告書」。

(註一四三) 本表根據「每年海關報告」下卷第一進口貨物類編製出。

(註一四四) 這一諺語似乎尤以在四川爲最普遍，據我們所知道的好似米亦有叫做「耗子藥」。

(註一四五) 我們並不否認阻礙，我們只否認用阻礙來說明資本主義之發展。因爲阻礙是一回事，阻礙得了與否又是一回事。

(註一四六) 本圖以一九一八年的「農商統計表」爲準，參以民國十年前後各省的調查統計製出。

(註一四七) 本圖根據一九一七年「農商統計」為準，并參照其前後各年的統計製出。數字計算請參看前北京經濟調查處的統計。

(註一四八) 本表根據「經濟半月刊」二卷十一期(一九二八，六，一)上，「我國之租佃制度」一文中「特別調查區域租種農百分率表」改製而成。

(註一四九) 見同前「我國之租佃制度」論文內。

(註一五〇) 「新×潮」：「中國經濟研究專號」，吳××：「中國土地問題」，六〇頁。(修)

(註一五一) 譯文見「俄國農民問題與土地政綱」二八二頁。

(註一五二) 「海禁以前，吾國與外人通商之口岸，除澳門外，以廣東爲唯一之地。唯時廣東利息，普通不下五分。……由是英人之在印度者，常攜巨資，以投送於廣東人之手。至乾隆四十七年，廣東商人所負外債之額，約達三百八十八萬一千零七十七先令。是額在近日固不多，而當海禁未開之時，廣東一隅之地其數目已若此，不得不視爲驚人之一現象也。」(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四八五頁)。

(註一五三) 「再論中國經濟」，六一頁。

第六章 各派錯誤的總清算

一 錯誤來源與抄襲派別

根據前面各章的敘述，我們知道各派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爭論，大體都是錯誤的。不客氣的話，我們可以說他們：在研究的方法上，都是機械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在研究的結論上，亦同樣是在以事實遷就教條的主觀主義。於是問題把握不着中心，從左到右雖於最後的主張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其根本觀點還是一致的。因此，便就形成了最終的理論上很混亂的合流。其政治立場與階級立場在理論上之難於識別，亦如把中國整個經濟生活各標以從上古直到近代各種各式的名稱一樣複雜。

這裏我們要問：爲什麼會有這樣離奇的現象呢？假使我們僅指出資本主義的意識「深入人心，牢不可破」的關係，還是不會使他們就接受的。因爲許多十足的資產階級份子，亦深知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有如宗法封建一樣，久已成爲腐臭的惡劣術語。雖則他明明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他自亦不會直截了當就承認自己便是資產階級的工具。至於一些號稱唯物派的專家，在客觀的意義上固然可以宣告

他是反動的。但主觀方面，他亦未必甘居反動，甚至還自以爲是十足的革命戰士，一點也沒有謬假。這樣，他們當然亦同樣不會承認與資本主義有了『瓜葛』，自己就是資產階級的同情派，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擁護者。

可是，歷史的事實是一點都不會客氣的，牠是不管你的主觀或內心怎樣，因而或則只攻擊他人而原諒你，或只指責你而不及他人；這種稍微有點感情的作用，在牠都是不會容許的。歷史就是唯物的高度表現，畢竟牠將還你一個本來面目。但話雖如此說，而歷史究竟祇是爭鬥的發展，理論爭鬥也是其中的一部份。因此，我們馬上就必須把人們錯誤的來源再具體的指出，不能等到若干年後才讓事實來糾正。我們應該站在一個創造歷史的立場，而不能解釋歷史。

首先，我們要指出人們錯誤的來源是他自覺的或不覺的做了資產階級的留聲機。事實的表現，就是各派的爭論或所謂研究，其材料的根據，都不過東抄西襲未加消化。這裏，我們沒有篇幅把各方面轉相抄襲的情形，都一一揭穿，只是指出一些代表事實以作證明。

我們知道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材料，有「農商統計」，「海關報告」，英日文「中國年鑑」，以及中外的書報雜誌。特別是在日本，這類有關中國經濟的書報最多；在中國的如「中國年鑑」，「申報五十年」，「東方」，「國聞」；以及上自中央政府下至省市地方的關於所謂實業的雜誌和統計，

各大商埠的日報皆是。這些材料，自然不能一概說完全不可靠，但我們須知牠們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爲出發。然而我們除此以外，又沒有旁的材料，整個的文化教育是在他們手裏，不能不用。因此，我們於研究時，只是也必要不能直接抄襲，須照淘金的辦法，去其沙石，加以精鍊，是即培根（H. Bacon）之所謂蜜蜂的方法。無如人們之應用，却是不管好歹，盡量的直接抄襲，『多多益善』，甘願當螞蟻子。這我們只要翻閱近年出版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專書和論文，便可發現牠是與『申報五十年』上的某一兩篇論文一模一樣。從而其彼此間的結構，更是大同小異，千篇一律。還有趣的是關於幾個人口統計，土地統計，海關進出口貿易的統計，以及苛捐雜稅的統計，等等，在一切問題中，例如工商業問題，資本主義問題，農村問題，尤其最後一個問題的一些專書和論文上，差不多都是一字不少甚至一字不差，將統計表及其前後介紹和結論的文字，刻板式的搬字過紙。最多而又最明顯的如抄數十年的入超表，於同樣白白的佔據許多篇幅後，并同樣附以如次的結論：

「這一個入超數目，是根據海關所公佈的，而實際上入超的數目還不只此。因爲有許多的輸入品是海關上所沒有的。」（註一五四）

這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呢？我們但從表面看，一點都莫明其妙。其實這雖然沒有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於個人的經濟自亦不能沒有小補，都便是他的稿費之增加。這一類的抄寫專家，雖然於大小的

「中國年鑑」式的著作，編出不少，而實際我敢說不但他們沒有看見海關報告一類的書籍像什麼樣兒，甚至連他抄了些什麼材料，他都會閉卷茫然。至於他所抄來的材料在表面表現了什麼意義，內在更有什麼意義，也當然是一無所知。再明顯不過的莫如上述的人們抄寫數十年的入超表，差不多同是始於一八六五年而終於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二九年出的專書和論文是如此，在一九三〇年出的專書和論文亦復如此。事實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的海關報告不是早就出來了嗎，為什麼不抄寫上去呢？單只這一點，我們便可知道人們研究了些什麼？看見或知道了些什麼？這樣拿幾個表抄來抄去，當作中國經濟問題各方面的 *Answers*，便是許多唯物專家談中國經濟問題的妙用。但這只是於個人的經濟小有補助，不至於對旁的問題有所妨礙，我們是用不着這樣來指責的，問題在這些專家抄來抄去，作了似是而非的宣傳，助了資產階級的謬論，也就是在理論上當了資產階級的應聲虫，欺騙革命羣衆。因此，我們就不得不嚴重的有以指破。

以上可說是抄襲方面的第一派，另外還有與此同樣普遍的直接抄寫資產階級日報上附有意見的新聞——特別是關於報告，調查，呈文，函電之類的東西——甚至直接抄寫日報上的社論來代替自己對於某一問題的意見，那更是在替資產階級搖旗吶喊，當他的走卒了（註一五五）。這類的情形很多，我們隨時翻開年來出版的中國經濟問題的書報，都可查出，這裏且舉出我們所統計過的兩件事：第一件，

就是一九二九年終出版的某一大本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著作（註一五六），內面有一章論中國航業的現狀，除了許多呈文，報告，和統計之類的東西不計外，還有三十六段從報上剪下來的新聞。當然，這樣的東西都不外替中國航業方面的大資產階級訴苦。現將其所取材的日報和材料的段數附表於下：

報 名	材料段數
申 報（上海）	一七
中央日報（南京）	一〇
新聞報（上海）	三
工商報（香港）	三
民國日報（上海）	二
時事新報（上海）	一
共 計	三六

第二件是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某種刊物（註一五七）上論一九二九年中國問題的一篇論文；長不到一萬字，亦是除了一部份機關報告和調查一類的材料外，有十七節是從日報上剪下來的新聞：「申報」十一節，「時事新報」三節，其他各報三節。這亦無非替一般中國的資產階級訴苦。並且他的荒謬，更在

以某暫時的事件，代替了比較長期變動的觀察；其研究的方法，實萬分錯誤。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見抄襲家的第三派（二五八），亦即是最可惡的一派。他完全表明了不但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簡直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這一派的份子更多，他們直接抄襲帝國主義書報上的論文和意見。顯而易見的例子莫過於抄寫所謂日本東亞同文會調查的中國耕地分配狀況表。這裏，我們先把他們爭着抄寫錯誤統計附錄出來并指出其錯誤之所在。

所有面積	總面積	百分率
十畝未滿	一七，九一四，二三一	四二・三
十畝以上	一一，三〇三，五七〇	二六・六
三十畝以上	六，七一二，三六六	一五・八
五十畝以上	四，一三七，一五六	九・七
百畝以上	二，二七三，三五五	六・六
合計	四二，二四五，六五八	一〇〇・〇

從帝國主義直到中國資產階級的學者，他們一致的拿上表當作全中國耕地面積的統計。但表的本身却不是什麼全國耕地面積的統計而是『各層農家戶數的全表』。表的左端原是貧農，中農，富農，

中小地主及大地主的分類；不是什麼所有面積。中段是各農戶的數量，不是什麼總面積。右端是各層農戶的百分比，不是什麼耕地面積的百分比。這我們只要一查「農商統計」，「中國年鑑」以及一般「中國年鑑」式的著作，當不難看出。特別是查一九一八年的調查，這年農家戶數共四三，九三五，四七八家，同上表的中段數字『近似』。并且無論在那一種統計上，均可查出中國耕地總面積在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畝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畝以上。而上表的所謂全國耕地總面積，實際不到總數的三十分之一，不但比中等省區任何一省的耕地面積都少（註二五），甚至還沒有大省的閩閩面積多（註二六）。誰能相信有這樣空前的滑稽事實？這比狙公戲弄猴兒崽子的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還來得滑稽。這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故意搗鬼，沒有別的。但帝國主義的工具們，中國一般資產階級的猴兒崽子，竟深信（？）不疑。從一九二八年一月起直抄到一九三〇年六月，據我們所看見的在論文和專書內，共有一打以上（註二六）。這種替帝國主義當工具傳抄妙用，無非證明中國沒有土地問題。農民羣衆的爭鬥，阻礙了帝國主義的通商，侵犯了神聖的私有財產關係。特別是革命的發展，必然要取消一切外債，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企業，推翻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這樣，帝國主義又那能不捏造事實，捏造統計來行反動呢？資產階級各派又那能不奉命惟謹，一唱百和的廣爲宣傳，救帝國主義亦即救了自己；同樣也就名正言順，便於聲罪致討？因此，我們可以說最後這一抄襲派，比較

前面兩種抄襲派，不僅可恥，更是兇惡萬狀。

二 抄襲不能解決問題的面面觀

以上祇不過從抄襲上暴露了各派的本來面目——亦即他們的錯誤來源；現在且深切的說明他們所以不能解決問題的關係。

但這裏我們先要說的就是我們不是無條件的反對人們於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引用比較可靠的事實和統計，我們只反對無條件的抄襲。不，只反對直接抄襲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所謂事實和主張。因為這在結果不是引用牠而是為牠所利用，於問題無補。同時我們在上面已說過，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都是本着他們的利益為出發。他的一切材料，都是替他自己宣傳。這樣，誰要直接抄襲，自然在客觀上就是表現了自己是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義務宣傳員，何況事實上就是或亦不能不是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具呢？

不但這樣，就是經過我們的判斷，認為某種書報和某種統計及調查，大體上比較可靠；或者某些作者不惟不是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擁護者，而且還是他們的敵人，因而其主張自亦比較來得正確；但這亦不能說這在研究時，便有了抄襲的保證。因為：（1）一切事實，統計及主張，都是各有一定

時間性的，不能隨時都用來解決當前的問題；（2）同樣亦各有空間性的，不能隨地都引來作為符咒；（3）所謂『見仁見智』，難免不各本其有限的認識，遽為不切實的武斷。因此，亦不能因為有了人的關係，而保證了真理不暫時的會被人竄改和修正。

這些，在上面我們亦都相當提及，此地不過再總起來說一下，以便下面的研究。現在就讓我們分別介紹點東抄西襲所以不能解決問題的事實。這裏為明白起見，我們分為：（一），抄襲不能解決問題的實際；（二），帝國主義方面的材料及其偏見；（三）資產階級所有的材料及其詐偽；（四），中外唯物派經濟學者一樣的離開實際，等四方面。依次一一敘述出來。

（一）抄襲不能解決問題的實際

此地我們拿上面已經解決了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來說。一般庸俗的機械論者拿資產階級的一些宣言和所謂一時的調查或報告，便同樣認為只有排貨和歐戰才是中國工業發達的機會。他們說：『中國工業所以不能發展，主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歐洲大戰的時候』，帝國主義忙於內戰，無暇顧及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商品侵略。中國就趁這個機會，偷偷的發展了一點工業。所以這個時代，『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之間』，『實在可以說是中國企業的黃金時代』（註一六二）。『但大戰以後，帝國主義以全力來侵略中國，所以中國又一敗塗地』。『因此，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中國工業

的發展是絕對的不可能的』（註一六三）。甚至於還說：『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是祇准生產食品和原料，不准發展工業』（註一六四）。

事實上，大戰固是中國工業發展的時會，然而不能說戰前戰後就『一敗塗地』。須知中國工業在戰前已有相當的發展，戰後特別是近兩年又有相當的發展。至於殖民地不准發展工業，祇准生產食品與原料的主張，更與事實不符。這在上面各段，尤其『資本主義是否還在發展』和『把握着資本主義關係去理解土地問題』兩段中，我們已經相當的提及，不必重述。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除了有上述的謊謬意見之外，有不少的人至今還沿襲着封建關係阻礙了中國工業的發展這一見解。特別是近年的內戰，差不多大多數的所謂唯物派，絲毫不看看實際的情形怎樣，便異口同聲，跟着大資產階級的報屁股製造『阿莫尼亞』，宣傳中國工業近年遇到空前的破產危機，簡直不能維持。這種錯誤的沿襲，同樣與實際毫不相干，我們在上面亦已一再指出來了，不必贅及。

這裏再要說的，就是也並不是沒有人反對這兩種由抄襲而來的錯誤主張。這在近來出版的刊物上，我們可以發現的。但他是怎樣反對人家呢？事實上，他還是同別人一樣，東抄西襲，堆了許多不相干的統計。因為他所抄來的統計，大都是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一年的，主要的是表明歐戰期間中國

工業的發展，而不是證明戰前後若干年發展的情形。這樣便恰好證明了別人的主張：只有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的大戰關係才是中國工業的黃金時代。於此，我且引點他的說話：

『我們試舉從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二年，帝國主義輸入中國機器的增加，便足證明他們不但沒有方法阻止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加緊向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反而輸入進步的資本主義技術來促成這個過程的。』

『機械論者以歐戰和排貨作基本的原因來解釋中國民族輕工業的發展……他們根本不了解戰爭，排貨乃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現象，反而把這些現象來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命！』（註一六五）

這不獨沒有推翻別人的主張，反而掘毀了自己論據的基礎。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他人的主張，是只抄寫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的統計，只看到這幾年中的發展。這裏反對者亦只抄了這幾年中的統計，亦是同他人一樣只看到這幾年的發展。這那裏解答了幾十年來以中國工業發展的什麼歷史呢？一點也沒有！但他却否認他人拿歐戰和排貨來說明中國輕工業的發展關係；這無異掌了自己的嘴！

於此，可見只靠東抄西襲，而不作蜜蜂式的研究（註一六六），或者主觀方面是研究了的面而實際還是抄襲，根本說不上研究，那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甚至我們亦可說那未碰着問題的實際的邊際呢？

這我們再引點他抄寫了如上所說的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年的機器進口統計之後所說的話於下：

「本表係摘自日本伊藤武雄氏著的現代『支那社會研究』與作者在本誌前期所引的機器進口表在價格的數目上略有出入，然而，其證明機械輸入增加的急速，總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中國目前沒有精密的統計，只得東抄西摘，這是很可恨的。」（註一六七）（左）

假使真是經過了一番研究的，他必然不會說出這樣的外行話來。我們知道中國的「海關報告」按年已出版至一九二九年，按月起碼出到一九三〇年七八月了；這樣又何至於連一張區區的機器進口的統計都沒有呢？這由上面我們製出的近五年機器進口的統計表看來，已可證明他在說謊；談不上研究，只不過東抄西襲一陣而已！

（二）帝國主義方面的材料及其偏見

這裏我們拿人口問題和耕地問題來說。一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偵探，企圖移轉中國工農羣衆反帝的目標於本身的人口問題土地問題上，便盡量造謠。他們說：

（1）『中國家庭底承繼者，因人數之日漸繁殖。每人從那本非甚大的遺產上的可得部分，因而也愈變愈小起來，——這就是造成飢荒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因。』（註一六八）

（2）『一個人看見中國一個鄉村和他的林林總總的小孩子，沒有不覺得東方最重要的問題

的。……一個問題這樣急迫，這樣可怕，好像一個惡夢蟄伏在心頭一樣。……從該國底這一端到那一端，景况簡直一樣。數不清的城市和鄉村，佈滿了這一塊地面，擁擠得不堪。差不多每垅田畝所支持的人數，除印度外，都已過於牠在任何國家所能供給的了。人類爭鬥的第三者，還不停的產生着，保留着那一羣生就的饑夫……所以那毫不饒人定律，便施行牠自己慘酷的解決方法，把這些多過的生命成千成萬的拿來肥田，因為田不夠肥人哩！這種悲劇，全盤湧現於吾人眼前。殺嬰呀，造亂呀，疾病呀，死人很快的飢荒呀，或死人較慢的飢餓呀，儘管多着哩！」（註一六九）

以上不過是一切帝國主義佈滿了全國內的偵探走狗，對於中國問題造謠的例子。如像這樣的謠言，真是多着哩！（註一七〇）他們的用意，就是說中國早已有『人滿之患』現在還在『繼續繁殖』，那便是中國的生死關頭。中國人要解決的只有這一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切貧窮，耕地缺乏，糧食恐慌，天災戰禍，等等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國的美國博士之流，便沿襲這種錯誤的見解，認為中國當前的問題是所謂『五個大仇敵』——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甚至還說出這樣無常識的話：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乃至帝國主義都不在內（註一七一）。這不但倒果為因，簡直把根本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拋開，而談表面的枝節現象。並且把貧窮，貪污，擾亂底原因從結果分開，使知果忘因，來盡其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能事。博士們的研究就是這樣一回事！

這裏由帝國主義購造的人口問題而來的『海外奇談』，我們只須把牠的基礎——中國人口是否到了人滿爲患的一個問題解決了，則什麼五大仇敵乃至十百千萬大仇敵的怪論，都不難有以一一肅清。其實，就是美國資產階級的教授們，亦覺得過分宣傳中國人口問題的不妥，而認爲近幾十年來的中國，經過紛至沓來的『內憂外患』，實際的人口數目，已經沒有四萬萬而只有二萬萬七千萬乃至三萬萬左右了。就是五大仇敵論的胡博士，亦不能不承認：『死亡率超過出生率』，『內地人口減少』的速度更可怕，鄉村『許多人家絕嗣衰滅』。（註一七二）我們知道——在經常不斷的內戰災荒的摧殘之上，更有龐大的帝國主義及本國資本主義的商品剝削和破壞，使得『中國的生育率低過於任何世界上的那一國家』；『死亡率高過於世界任何那一國家』；『墮胎殺嬰限制生育，在中國的確已實行了』；『天災不斷的毀壞了幾千百萬人的生命』；『資本主義的工廠作坊礦山的殘酷，使人口上受到很厲的摧殘』；『中國的軍閥也各方面設法使人口不要太快的增加』（註一七三）。這種種既都已足顯著而又爲社會上所公認的事實，那麼，中國又何至於有大不得了的人口自然增加的問題在那裏？要說有，那就是說因商品而破壞了封建經濟形成的相對的過剩人口的問題。這只證明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中國是否應該向着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如何走向反資本主義的社會。

如上述帝國主義的造謠，無非在掩飾其經濟侵略的野心，以實現其消滅有色人種中工農羣衆生活

的陰謀。中國資產階級學者的沿襲宣傳，一方面替他們的太上主人——帝國主義，盡了一片赤誠的擁護；另一方面更給了他們的長官將軍們，以屠殺工農羣衆的合理的根據。這在過去如此，（註一七四）現在及將來更有必然。因為歷史的演進而至於土地問題成爲當前農村爭鬥的中心，因而中國資產階級學者，又如何不『吠聲吠影』的這樣宣傳呢？

『農業政策的最大困難，厥爲人浮於地。現有的土地，還不敷現有的農人之分配。……中國四萬七千萬的人民，欲達到人人均享歐美現有之生活程度，共需耕地十一萬萬七千五萬英畝，或七十六萬萬三千七百五十萬華畝。……即須將全國耕地增加四、四倍以上，始能達到歐美人民現有之生活程度。我國耕地之短少，可以想見。』

『是以欲謀我國農業的根本改造，欲使一般農人的生活程度得以提高，欲使耕者自有其田，非將全國現有的耕地增加四五倍不可。……痛快的說，欲使全國農人的生活程度和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達到歐美先進諸國的水平面，皆非有一二倍乃至二三倍之領土不爲功。中國現有的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領土則僅佔地球面積十二分之一，即短少地球面積十二分之二或六分之一，所以我們算來算去，總是不夠。……而如何完成全國的農業革命，遂爲我們物質革命中的又一個最重
要而最困難的問題！』

「對的中國的人口問題，在數量上應利用國家的權力來排除人口自然增加。……一般人民程度太低，不但不能做聖主明王，而且連做阿斗的資格都還沒有哩？」（註一七五）

資產階級的學者這樣沿襲着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人口和土地問題的宣傳，第一就是說中國的劣種華人太多了，比『阿斗』都不如，當然只有讓少數統治者的高等華人的天生『孔明』拿法填餓眼。第二，中國的良田太少了，非等到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一般無二的國家，增加了若干倍領土後說不上『耕者有其田』，現在乃至將來只能執行『耕者無其地』的政策。不，實現『耕者無其頭』的政策！如此，最後只准剩下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一部份奴隸，給他們『產生金卵』——使用機械，發達所謂資本主義的生產，以實現其歐美大資產階級的高貴生活。那麼，便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豈只區區的相對人口過剩問題。可是歷史不會這樣單調，一切問題果然解決了嗎？老子早就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種帝國主義乃至中國統治的資產階級一脈傳襲下來的屠殺政策，若果能夠取得最後勝利的話，那又何至於在太平天國之後，又繼之以義和團運動，近年更爆發了數千百萬的廣大的羣衆起來爲土地而拚死活，爲反帝反資而爭鬥。歷史若果然很簡單，一殺便了，則屠夫張敬堯，趙爾豐和李厚基輩，早就作中國的華盛頓和拿破侖了。

總之，凡是從帝國主義方面抄襲來的法寶而解決或答覆中國問題，如這裏關於中國的人口和土地

問題，上面關於中國的耕地總面積問題，都不過暴露了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的·一·致。而一切中國問題不但未因這資產階級學者勞心焦思得着解決，反而日益擴大牠內在的矛盾，與帝國主義和中國統治階級的願望正背道而馳哩！

(三) 資產階級所有的材料及其詐偽

從帝國主義的一切書報直接抄來的東西之不能解決問題，已如上述。這裏我們再舉點關於中國資產階級書報上的東西，看牠能夠解決什麼？并且解決了些什麼？

首先，我們舉出一般輾轉傳抄的「農商統計」來說，牠是一切「中國年鑑」式的書籍和論文基礎，不待我們加以解說。那麼，牠的內容究竟怎樣呢？我們須知牠是前北京上級官僚機關根據下級官僚機關的例行公事式的報告做出的。其一團糟的情形，與中國官僚機關的腐敗不會有兩樣。此地我們沒有多的地位去描寫牠，希望讀者拿「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性」一書的第一章「中國農村經濟的統計」一看，便可明瞭。這裏要指出有人照抄的「北京農商部民六七各年所作各省區面積與墾田面積比較表」(註二七六)，根據牠來說明中國土地少而人口多的所謂「中國土地問題的實況」，簡直滑稽到這個地步：

全省面積(千畝)

墾田畝數(千畝)(園圃不在內)

墾田合全省面積百分數

豫省	三一五，七四一	三四八，〇八七	一一〇・三
新疆	二，一五三，六九九	一〇，七二一	〇・五
黔省	三一二，一五四	一，三三六	〇・四

這豈不是破天荒的開了統計上的新紀元嗎？河南耕地面積比起全省土地總面積還要多百分之十以上，若是再加上園圃面積，則更要多。新疆因有大沙漠關係，所以牠全省耕地面積不過千分之五，似乎還有理由可說。而貴州的耕地只不過千分之四，比新疆的百分數還要少；其數量的一百三十餘萬畝，不但比江蘇的大縣一縣不足，甚至還比不上任何一個中等縣份（註一七七）。居然這樣的怪事而抄襲者竟熟視無睹，毫不以為異。不但這樣，他還以為那就是「中國土地問題的實況」，說：『為求真理起見，不得不提幾個事實來作個證明』呢？這真開玩笑極了！這種中國經濟學者的真理與『事實』，不怕把人笑落齒而又氣破肚麼？但又好笑又好氣的怪事還多着哩！如下他照抄的「農商部各省區人口與農民人數比較表」（註一七八），中亦抄出這樣的滑稽數字：

省區	全省人口（千人）	農民人數（千人）	農民百分數
廣東	三六，七七三	五七，八一〇	一五七
熱河	四，五一五	三，〇八五	八

我們沒有時間來替這位土地政策專家校對計算上的錯誤與否，但從表面看，熱河也許游牧的人數還很多，所以農民只有全體人數的百分之八。貴州是怎樣關係，而農民亦只百分之八？至於廣東，那更是破天荒的開玩笑：全省人口不過三千多萬，農民竟有五千多萬，比起總數超出二千萬以上，多至百分之五十七！有誰能相信這種空前的滑稽材料呢？可是這位中國土地政策專家亦深信不疑，而根據牠來寫成專書，美其名爲「中國土地政策」。這真是『怪事年年有，不及今年多』了！

復次，我們再要指出資產階級一般書報上的下列幾點怪事，以證明直接抄襲資方材料之毫不能解決問題的一般情形。（1）當着土地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時，資產階級學者都是手忙足亂，搜尋反對的材料，甚至不惜求援於帝國主義顛倒是非的錯誤統計，已如我們在上面所述。在這種狗急跳牆的情形中，竟有抄出這樣的千古奇聞者：

五十畝到一百畝以上的地主，要佔全體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二，即在一半以上，可見還是地主的勢力大。但占有耕地一半以上的地主，如果只是一兩人，那就幾幾乎中國領土的一大半都握在一兩個人手中。這一兩個人純粹組織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也不是不可能。但其實，這一半以上的土地還須全體農民中百分之十四的人數來分配，這就是說：假定中國的全體農民數爲三億三千

六百萬人，則其中至少應有三千四百萬人來分配這百分之六十二的耕地，這豈不是地主的勢力也剩的很可憐了嗎？」（註一七九）（保）

這真是再荒唐不過的怪論！佔農村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三萬萬的貧農，只不過佔百分之三十八的耕地（註一八〇），他到不覺得有問題；反是只佔全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四的三千多萬地主，佔有全國耕地至百分之六十二，他竟替他們大着其急，認為少得可憐。照他說來，廣大面積的中國，應當只有一兩個地主才算得中國有了大地主，才會發生土地問題；不然，則地主可憐，農民該死。這真是絕頂的荒謬，他似乎把地主看成美帝國主義國內的資本大王，不，還是看成中國從前那『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主呢！（2）當着農民才開始起來要求減租，還不一定能夠實現時，資產階級可以贊成并能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小資產階級急進派的主張。但一到僱農和貧農起來領導土地革命，要求兌現，侵犯了私有財產關係時，他們便如上所說的手忙足亂，又到處抄襲反對的根據。於此，我們在『中國土地政策』上，竟發現該書作者抄到了這樣的妙論：

『關於僱農的生活情形，克宣君在『新×命』第一卷六號上面說：「僱農何以優於佃農？今可舉個例證明：今有壯年農夫一人，最多能種田十畝……雇工一人，需工資十五石食八石（？）。……在佃農方面，窮終年血汗之勞只得廿石；並且須家中二三人幫助，才得到這樣的結果……。」

雇農生活不管描寫得如何苦楚，單以他個人來講，或許較佃農爲優；因爲他不需資本，每年至少有若干收入。」（註一八二）（保）

這真是不負於資產階級的榮養，工具們却能體貼入微，造出了這樣新奇的理論！說一無所有的雇農比起還有工具的佃農地位爲優，那無異乎說店員比老板爲優；說不需資本的雇農比出了資本的佃農爲優，那也好似工人比廠主爲優。這真是社會上從來「聞所未聞」的鬼話！

總之，一切直接從資產階級的書報上抄來的材料之不能解決問題，亦如從帝國主義方面抄來的沒有兩樣。至於再經過資產階級學者輾轉傳抄過的，那更是『以訛傳訛』，『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其欺騙和荒謬的情形，真難以言語去形容。

（四）中外唯物派經濟學者一樣的離開實際

事實上，如上面所述，一般的抄襲代替了切實的研究，固然不可以；誤抄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書報上有宣傳作用的東西，自亦不能答覆實際問題。以下我們再要說：就是有了比較可靠的材料，亦不能抄來當符咒使用。請看事實吧：

（1）尼爾林（Scott Nearing）這位美國唯物派的經濟學者，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寫了一本『*Whyther China?*』。自然，他這本書比較一般帝國主義的偵探走狗的著作是高明得多了，因爲他是唯物派之

故。但即此我們并不能保證他的理論都對！我們更看出他許多不可容恕的根本錯誤。這裏我們且介紹點他這本書上關於中國整個經濟問題的意見：

「西方文化的浸淫，占了大部份的主力。經濟制度的陳謝，在通商各埠蔓延到內河流域。但主要的中國全部大多數的羣衆，還是統治在農村經濟方式之下。

「退勒教授做了一個統計，謂中國人口百分之八七·八的十六歲以上的男子都役農……所以中國還純屬耕讀自樂的農村經濟。

「中國人民不團居在城市而雲散於鄉間的，要是你在曠野高處，你可以見着十里一溪莊，五里一蓬村呢。

「貨物輸運到鄉村去是很希見的。

「北部有地方還能看見少數用馬挽的大車，中南兩部沒有了，除了水道能用帆船稍事轉運外。

「因着交通的阻隔。旅居僑遷，多用苦力來代替牛馬，背負物件。

「這樣經濟制度，統治了今日之中國。

「最近，中國除了每人佔不到二元價值的外來貨品外，大宗的應用貨物還屬於手工業的。

『有好多城市表現着牠們經濟組織完全獨立的。……所以，由經濟組織上觀察起來，今日之中國，和亞洲中世紀大致相同。若是把上海，天津等處的通商區域除外，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說全是農村的。』（註一八三）

這裏，我們要知道的：第一，尼爾林並不是對於中國經濟真正有了動的理解，而是表現他機械的沿襲着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偵探組織中的材料和偏見。第二，近年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家，武斷中國爲封建經濟，就是在給這一舶來品當買辦，並從而做其『發揮光大』的事業。至於他的錯誤，我們在本書前面各章中已經用理論用事實批評過了，不再贅駁。但於此要指出他自己搗毀自己論據的幾句話出來。上面他自己明明已見着西方文化『占了大部份主力』，經濟制度的陳謝蔓延到內地等，已經足夠駁斥他荒謬的意見了。但我們須知他在同一書中還接着說過這樣的攻打他自己的話呢：

『工業主義乘着歐戰的空虛，重建了中國新經濟的基礎。用馬達力推轉機器的工廠，鐵路，汽車；大宗買賣利用西式廣告術在中國沿海各埠由一九一四年以前就開始了；最近的進展和最新中國經濟基礎都在此點上建立。』

『中國新舊經濟的轉變，已經成爲不可隱滅的事實。……因着經濟的變動，影響到社會一般的改造。阻礙已經漸漸地沒落了。交通和便利的輸運，把中國顯明的成了經濟上的一個單位。』

『中國經濟上的進化，有的竟把舊社會裏所存在的統治基力，摧殘無餘了。在工業區域中，舊社會的殘餘，破除殆盡，舊家庭的團結也日形崩潰。江浙兩省人民，已至不能再靠耕種度日，勢必至入工廠求生活；他們生育的孩童，到了五六歲進了工廠了。』（註一八三）
這還不夠駁斥他自己嗎？沒有的事！

（2）瓦爾加（Валла）是國際方面有名的經濟專家，宜其對於中國經濟問題，應該不會有錯誤了。不然，還是一樣在根本的理論上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誤。下面我們介紹他點意見：

『中國現在正是以單純再生產為基礎——即馬克斯所謂『亞洲的生產方法』——由內含着許多封建的要素之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通過未完成的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階段，而進向勞動者與農民執政之革命的變動時期。』

『中國資產階級就全體言是非常貧乏的。……產業的民族資產階級，由這貧乏狀態，可知是這樣的孱弱了。因為貧乏，所以他們在一切形式上都不得不與外國資產階級協同行動；因這協同行動，勢必至他們非陷入依賴外國資本不能獨立存在之狀態不止。不過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孱弱，却掌握着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之指導權。……民族資產階級實為支配階級各層中獨自與外國資本立在直接的對峙地位的。』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歐洲適相反對；在歐洲資本主義是具有統一力的作用的，在中國却使其國家瓦解，中央政府滅亡。』

由中國的社會和經濟之『獨特的構造，於是乃產生如下之事實：即在中國乃有無經濟的基礎，亦無階級權源，而純粹傳統的，以農民爲犧牲，收取封建的所得的諸層人物，如零落的士紳即屬此類。』（註一八四）

鼎鼎大名的瓦爾加，竟有這樣的怪論！然而這些怪論，在中國經濟問題的爭論上，亦同尼爾林的主張一樣生了不少的影響：不，正支配着各派經濟學者的意識呢！我們但從資產階級的書報關於他這篇『中國革命的諸根本問題』論文從經濟年報上割裂下來的轉載，以及極右翼的理論如梁漱冥一流人亦如獲至寶的傳抄，已可顯見瓦爾加的怪論爲什麼特受歡迎了。一句話，因爲他的錯誤意見適合於資產階級的脾胃！什麼『非常貧乏』呀，與帝國主義『直接對峙』呀，『掌握反帝運動的指導』呀：這些似是而非的根本錯誤的主張，在資產階級各派正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的宣傳，尙不能有實效；我們的Comrade瓦爾加特別賣氣力來替他們鼓吹，又如何不會五體投地的歡迎着呢？瓦爾加在實際中最錯誤的，莫過於斷定中國的生產基礎是馬克斯所謂『亞洲生產方法』及民族資產階級與外國資產階級既已『協同行動』而又會掌握反帝的指導的兩點。在理論上最荒謬的莫過於以一時表露的現象，肯定中國

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愈加瓦解；及士紳之類是既無「經濟基礎亦無階級權源」的懸空人物的兩點。這完全是反科學反唯物修正主義之應用！

(3)此外，還有幾個可批評的人物和意見：(a)中國農村經濟專家馬札亞爾(L. Madjar)，亦曾毫不擇言的說：「中國的土地決不能養活現有的農業人口。」(註一八五)但這種誑言，就在他自己的觀察中也就推翻了。他說：

「中國的北方則二年中可以有三次收穫；揚子江流域每年有大熟二次，小熟一次；南方則一年有三四次收成，其中一次或二次是米的收成。所以單單以土地面積來比較，還不足以解釋：……反而更使其糊塗不清。」(註一八六)

(b)去年有人根據瓦林(Volin)一類中國經濟專家的論文，編譯了一本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小冊子，在第一章內說：

「工廠製造品——外來的，最近十年又是本國的——現在已達到了中國之窮鄉僻壤。據英國調查家之報告，中國的任何農村中都可以買到美孚洋油，英美公司的香烟，火柴，上海或日本的布疋，甚至還有賴利(Riley)生產的最精美的樹膠糖果。工廠布匹及其機器生產品之所以進行銷售，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商品比家庭生產的又賤又美並且又耐用。」(註一八七)(左)

但是在同書後面第四章內，他又改變論調，這樣說：

『在世界貿易市場中，中國暫時還處於非常微末的地位。雖然在近年來，他的對外貿易有急進的發展，但是就單人而論，其商業週轉的比例，還是極其渺小。……實際上中國的對外貿易，祇限於濱海的非常狹隘的各地，外國商品幾乎未曾侵到國中深處。』(註一八八)(左)

他這種抄襲來的舶來品理論，前言不符後語，究竟有什麼可靠？(c)不久以前又有人根據一些販運來的理論，於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時，有這樣的說話：

『一旦世界大戰爆發或美孚，亞細亞煤油公司倒閉，我們以為不但上海，漢口，廣東，天津，要發生問題，即極偏僻的農村都要起騷動的。』(註一八八)(左)

事實上，是否只因煤油一樣商品的來源斷絕，就會引起全中國的大問題，甚至農村還要騷動起來，我們沒有當前的事實，不敢就機械的贊同。但人造靛在戰前已深入了全國各地，比目下的煤油推銷，還要普遍，而大戰發生，一時人造靛絕跡，也沒有大不了的問題發生，亦可顯見這種販運來的主張不切實際。

總之，一切照抄外國唯物派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意見而形成的中國唯物各派的理論基礎，亦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這是因為那些所謂外國唯物派最初亦是從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方面抄襲和販運

一些所謂表面的事實。這種抄去抄來，販出版進，終未跳出資本主義意識的範圍：這樣若解決問題，那真是開了歷史上的例外了！於此，我們要說：一切迷信教條式的傳統觀念，忘記了世界革命的指導者所指示我們的——『不受現成的死板系統的束縛，他的任務是研究國內生活和國際背景之實際發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縮，當與每一新階段實際環境相適應。』（註一九）那便同樣再要墮入泥坑而不能自拔！

再總起來說：東抄西襲便是不肯研究的表現。所謂研究，不是讀兩本著作論文就了事，應該直接來分析材料，從事實中得出理論。就是要贊成別個的，也應得把理論拿去與事實對照，而不可囫圇吞棗，人云亦云。否則拾人唾餘，除當應聲蟲外，是毫無補於中國經濟問題之解決的。抄中國人的如此，抄外國人的亦如此；抄資本家學者的如此，抄唯物派學者的亦莫不如此。

三 形式論與機械論

自然，我們亦不能否認抄襲家還是想研究出一點東西。至少在主觀的計劃上是要研究，而不是東抄西襲一陣就完事的。並且他們也有他們的研究方法。因此，最後我們覺得還有把他們研究方法，提出來說一下的必要。

但關於他們所謂的研究方法，除上面各章中隨時指出了一些，不必重說外，這裏要總起說的有兩點：第一，皮毛的形式主義；第二，膠執的機械主義。前者我們引句文言來形容牠，那便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後者我們用一件事實來形容牠，那便是：『老僧入定，不問寺外的雨風風』。這兩個研究方法，尤其是後者，可以說是切錯誤的主要關係之所在。不但我們在這一章和本書前後各章內一貫的把牠作為打擊的對象，目前更非澈底肅清牠不可。否則，不管你費盡了如何的力量，終於不能不陷入資本主義的泥坑，自然說不上前進。

首先，我們說為什麼他們的研究方法是皮毛的形式主義呢？因為他們只看表面的各種經濟形式之雜陳，而不深入的去分別其重要不重要和優勢不優勢。這裏我們且介紹點他們研究的成績來看一下：

(1)『如交通一項，則有手搖車，馬車，牛車，人力車，電車，飛機，飛船；又如服飾，有戴瓜皮小帽的，有戴便帽呢帽的，有馬褂長袍的，有學生裝的，有中國鞋的，有外國式皮鞋的，還有紅帽頂粉底鞋的：差不多是前後數千年的雜陳。』(註一九二)(改)

(2)『男子在拖辮子，女子剪髮，紅褲子小脚，和裸體舞蹈；小尖帽和燙頭髮；飛機和土車，潛水艇和舢板的無奇不有的，不倫不類的現在中國社會。』(註一九三)(左)

(3)『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中——還有許多資本主義前期關係的遺跡，與其他形

色色異常複雜的封建殘餘，這是很明顯的。技術程度與經濟形式的複雜，實比革命前的俄國更為利害，新式技術最近的設備與洪荒時代的生產工具同時并存——有製造龐大汽船的造船塢，製電泡的工廠，以最高程度機械化的玻璃工廠，與那千百萬從前時期遺傳下來的木織機同時并用；有飛機，汽船，汽車，亦有馬車，人力車，粗笨的單輪車；有用木頭造成的犁鋤與古代的水車，亦有最新式的深耕法，有些地方灌溉還用電機的。

「由上面生產技術的複雜，自然反映社會內部有各種各式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經濟層次，中世紀奴隸關係的殘餘，到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又從各種非常複雜形式的手工業，到標本形式的手工廠，再到新式工業與最後階段的財政資本。」（註一九三）（左）

從上面的所謂研究看來，可以比喻劉姥姥初入大觀園，簡直無所措手足。只見着無奇不有，當然就只有『日迷五色』了！這裏我們還不同他們計較：是否真有什麼人還穿着『粉底皂朝』；洪荒時代的工具在什麼地方應用，還有幾多；那些省區的犁鋤是木頭製造的。我們但只問：（1）就交通工具看來，到底是新式的輪船火車佔優勢，抑或舊式的帆船和手搖車佔優勢？（2）就工業說來，到底是手工業的產品支配了整個的經濟生活，抑或機械工業的產品？（3）就人物看來，到底是戴瓜皮小帽土頭土腦的鄉下人居於治者地位，抑或戴博士呢帽大腹便便的資產階級居於治者地位？這樣來提出問題，在

我們本來覺得是多此一舉。但其如竟有不少的劉姥姥和板兒，深入了大觀園般的迷宮，弄得走頭無路何！其實，這還不只我們貴國的一些經濟學者在這何去何從的關頭着了迷，有許許多多的『中國通』的『碧眼兒』和『倭瓜』，亦正以此爲不可解的懸謎哩！這在本書的開始，我們已經提及，此地隨便再舉一個例吧。日本人矢田在他所著的 *Manchuria, A Survey* 的導言內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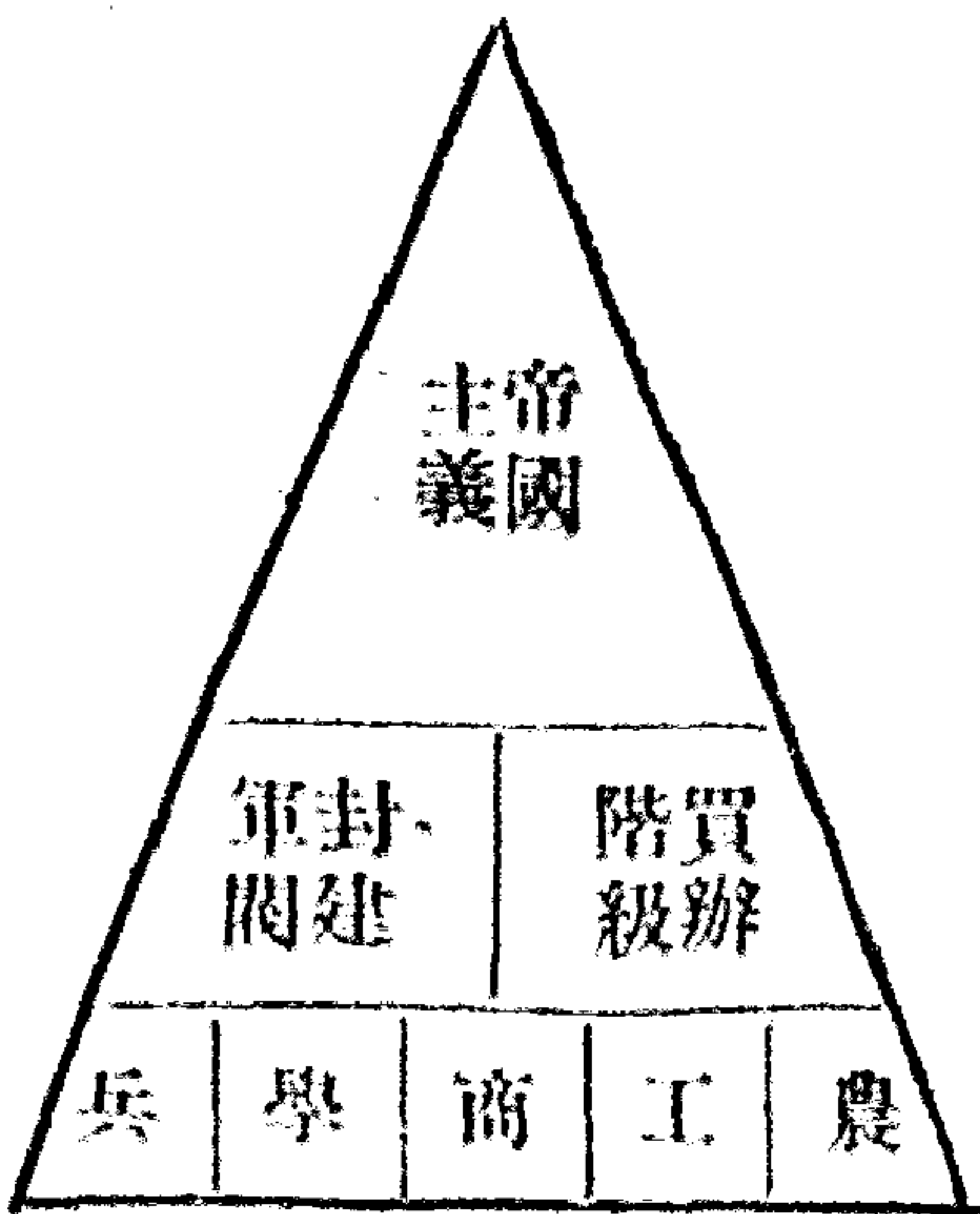
『南滿鐵路駛過與美國大遠公司同型的新式客車，而旁邊發現了推動的一部獨輪車，那是還沒有絲毫失去孔夫子小時候的典雅之構造的。……這樣的古代與近代，西方與東方，熔冶於一爐。』（註一九四）

一些所謂中外的學者，這樣來看中國經濟問題，正如王陽明對着竹子實驗他的『格物致知』，不但三天三夜格不通，而且還要格出一場毛病來一樣。真可憐的這些不能前進一步的皮毛的形式主義者！這裏我們可以說，在第二章中，批評各派時，中派之數量所以特別多，正以此故。當着他們所看見的這種複雜離奇，目迷五色的社會和經濟現象，又那能使許多『販夫』『抄手』，敢於『不歸楊則歸墨』，而不得不惟中之是從呢？這種研究方法能夠解決問題嗎？這能把握着問題的中心嗎？我們恐怕是『二輩子』，都還覺得定了期似乎不妥哩！

皮毛的形式主義的研究，既不能攀動問題，那我們再看看膠執的機械主義的研究又怎樣呢？這裏

我們先介紹一個圖出來：

金 字 塔 的 中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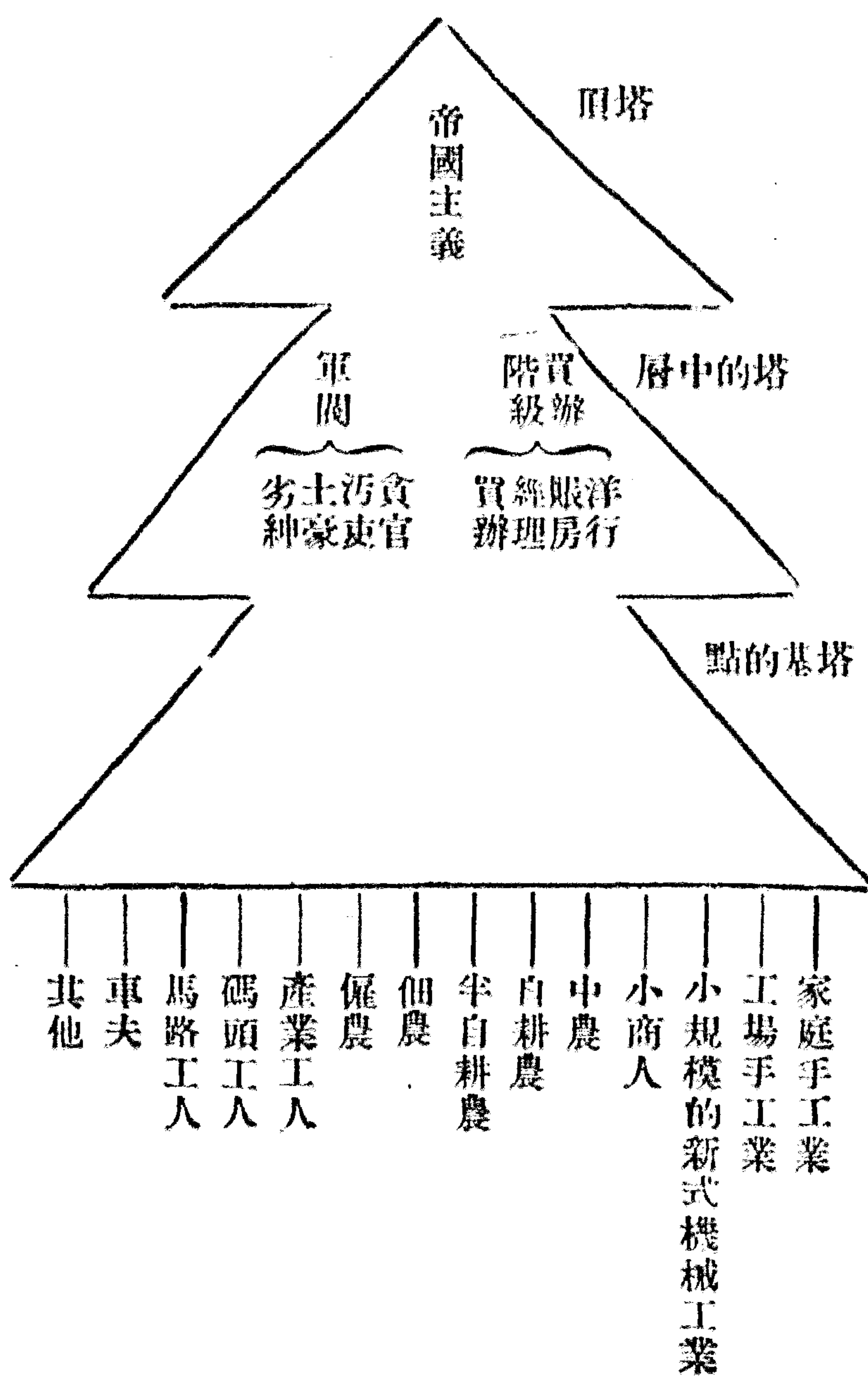
我們對於這個圖，只從表面看來，似乎牠與這裏所謂研究方法，沒有關係。其實不然！我們要知道，只有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後，歷史才把中國經濟問題全部給我們強制的提了出來。以前大家只曉得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只不過附帶的在本國資產階級中拖出了買辦來陪殺場。要是陳廉伯的商團，不在廣州來上一次政變的話，恐怕買辦還在農工商學兵之內，不必一定要勞羣衆叫出打倒的口號。這我們但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政治標語，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封建軍閥』叫得最響，便可明瞭。因此，農工商學兵便就整個的是革命羣衆。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於是直到一九二九年還有人這樣說：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簡直形成了一個偉大的金字塔。帝國主義是金字塔的尖端，金字塔的中間則爲買辦階級和軍閥，金字塔的基點則爲下層民衆。這些下層民衆受盡了不平等條約的約束，受盡了砲艦政策的威脅；受盡了苛捐，雜稅，公債，拉夫，姦擄，燒殺的苦毒。」

（註一九五）（改）

這種說法，今後已完全失其意義，乃至完全暴露牠是資·產·階·級·欺·騙·羣·衆·的·卑·賤·詭·語·；但此地我們却不要批評他。我們要說的，就是由這種說法的結果，便就宣佈了統治中國的是封建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惟不在其內，並且同樣在被壓迫之列，有革命的可能。不，他還是『反帝國運動的指導者』，如我們所摘引來的瓦爾加先生之所說，因此，有不少的人，便在這一金字塔下，由政治說到社會；政治方面既是封建階級佔統治地位，社會便無疑的是封建關係佔着絕對的優勢了；更由社會扯到經濟，於是中國整個經濟當然就是封建性而不能有任何疑義。這還不明白嗎？上面『金字塔下的中國』一圖，就是所謂唯物派近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法之所在呀！

這裏，我們先要請讀者仔細想想，不忙一直說下去，再要介紹一位『中國社會分析的專家』製得最完備的一個金字塔：（註一九六）



這一個金字塔裂得很明瞭，主要的是證明統治階級是封建的，社會亦是封建的，經濟更不成問題是十足的封建性了。這還有什麼問題呢？這種中國經濟的研究方法，目前還很普遍，因為許多人的其

頑不靈的腦袋中，深刻着這樣一幅金字塔的全景，數十年於茲，正未一旦改變過來哩！這種的研究方法所以是機械的，因為他記得了一個金字塔，根本就不管你經濟的變動怎樣，但從統治階級的一些個人中，調查其出身，有了有粉階級，便無往而不問，更無往而不封！而且由清末到現在，甚至到將來，也都知此。這還不機械，要如何才能機械哩？並且就是經過一九二五至二七的大革命，階級關係的變動已引出政治關係的變動了，他還是用一個金字塔的見地來觀察中國社會。真是十足的機械主義。這種機械的研究方法，純全是在倒果爲因，其研究程序，有如下列公式：

政治關係↓社會關係↓經濟關係

這剛好與唯物社會觀的公式：

經濟變動↓社會變動↓政治變動

相反。因此，我們可以毫不遲疑把這樣的研究家稱爲反唯物反辯證的機械主義者。

不僅這樣，這還有更壞的資本主義意識參加進去。這是過去錯誤的殘餘。過去以爲中國資產階級有革命的作用，因而中國革命只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這彷彿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既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那麼，另一方面中國所需要的說好聽點，當然是所謂『發達生產』；換句話說，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因此，在理論方面，直到而今，還是把中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對立起來，如我們在

上面的分析。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中，早已提出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有如土地問題之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間，而革命問題綱領中，竟沒有牠的地位。這是多麼的錯誤！因此，我們可以說，不但過去一兩年來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爭論，得不出正確的結論，是因了資本主義意識的障礙！甚至過去革命的失敗，目前的一切糾紛，以及將來的成敗，都或多或少的要繫於此。這裏我們很熱情的喊出這樣的口號：

肅清資本主義的意識！
建設反資本統治理論！
打倒中外的資產階級！

四 錯誤來源的總結

我們說過，機械主義之資本主義意識，淵源於革命策略的錯誤；形式主義，也不能逃脫這一資本主義意識，即也有其舊革命策略的根源。然而這舊革命策略又是從那裏來的呢？並且未參加過去革命的許多新起的研究家和外國的唯物派，又是怎樣獲得資本主義意識呢？這裏，除了前面我們已指出的資本主義的材料和意見沿襲的一點外，還有更主要的原因在。很明白的，就是從來的中外革命家，並

未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照革命理論；唯物社會觀之所昭示，作過一度正確而深刻的分析。以致後來在應付事變之時，才作零碎的研究。而其據以爲研究出發的材料，又是從中外資產階級的書報上東抄西襲；無條件的堆積一些不相干的統計，調查，乃至公文函電。這樣，就使活生生的中國革命觀，帶上了污穢醜陋的資本主義意識。以致因爲實踐之故，成了革命傳統。未參加過去革命的中外研究家當然也從這些未焙製（即仔細的推敲融化）的材料來源中，浸潤着資本主義意識，以致使得今日中外之轉相抄襲的唯物派學者和革命實踐家，都在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一致的擁護資本主義利益，出賣階級。

所以資本主義意識浸漬於革命理論，爲一切錯誤的根源：斷送了過去革命，模糊了當前的問題，并準備着將來的失敗。所謂革命，完全變成了隨着中外資產階級的後面而搖旗吶喊！因而我們在革命戰線上，只見着倒楣的封建殘餘，始終替了資本主義當塙子，任着人們槍林彈雨的掃射。然而，我們却沒有看見一槍一彈，敢於掉轉頭來，給資本主義一次打擊。不，始終還等着資產階級的迎頭痛擊而執迷不悟——且至於今呢！這樣，資本主義意識又如何能不因資產階級的勝利，而日益耀武揚威呢？

今後，我們在經濟研究中，必須要肅清那無意的隱蔽資本主義之膠執不變的機械論。在一切場合，我們都應該掃除革命上的錯錯傳統，克服非階級的經濟意識！

五 本章的追加

第六章要補說的，看起來不過豆大的事體，但牠的意義却很嚴重。

什麼事情呢？那便是我們在正文中所指出爲稿費而抄襲的人中之一，他由集抄襲之大成而編了一本『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外，復東抄西襲，剪完全國各地的日報和雜誌，編出不少的中國年鑑似的東西。在他的工作中，適逢其會『六大』民主革命的論文集與左翼社會革命的理論先後出世，於是這位修正主義者便努力的抄襲『六大』的政治主張，以反對左翼的理論，又做出『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各階級』來。在偌大的兩本二十四開的白紙上，當然貼盡了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的呈文，報告，調查，論文，等等，是不用說的了；混合革命與反動的主張於一編內亦不用說的了。要說的只有表面上一件豆大的事體——於該書下集六七至七三頁內，差不多整整的五六頁，都是仇敵階級對勞動先鋒的討伐令。事情竟有這樣的離奇哩！爲了反對與自己的政治意見不同的朋友，竟爛污到這般程度。不，爲了『大洋鈔』竟至於下流如此。以革命派而替仇敵階級宣傳，只有文氓式的修正主義者才做得出來！也只有上層的領導或縱容——中層大小文氓的贊助或共同奮鬥，才能做出背叛革命，公然替仇敵階級當小卒而不以爲異！

事情太離奇了！看來雖豆太，實際牠表現了很嚴重的意義。一切大小文氓，小高爾基乃至小小高爾基，『一蟹不如一蟹』，居然都集中於修正派的一面大旗下，用資產階級的武器來破壞馬列的遺

教，危害革命。甚至近來盡都躍躍欲試，企圖擁上政治舞台，『分一杯羹』。勝則爲未來的新官僚，敗則有根本出賣整個組織的必然。事情還不明白嗎？這不是巨大的事體呀！！

(註一五四)這一節文字是從「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上面引來。因爲他這本大著可說是集抄襲之大觀。在他這書未出世前，一切書報上轉相抄襲的一些東西，都經他總其成的應有盡有抄來了。他這書既出世後，一些抄寫家更有了根據，因而搬字過紙的情形更多。在一切雜誌上的論文，此地我們且不去管他；只舉出有一位署名的丁達其人者，做了一本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小冊子，就是稍微改頭換面的照我們這位朱先生抄來的統計和主張編出。這裏，我們可以說從朱新繁到丁達，便是抄襲能手的第一派，——爲稿費或版稅而抄襲。

(註一五五)這可說關於抄襲的第二派——爲證實政治上的資本主義偏見而抄襲。此地可以拿我們在旁註中一再舉出的兩篇論一九二九的中國問題的論文爲代表作。讀者若將這兩篇論文看一下，當不難明瞭這種關係。這派的人物便是從潘×周(※一)到署名正之的其人者。

(※一)在我們的Comrade潘×周先生論「一九二九年之中國」那篇文字上，比正文內兩個例字的情形還糟。他這篇論文雖然有兩萬多字，但從報上抄來代替或證實自己主張的，竟有五十一段新聞，內容如次：「申報」一八，「新聞報」一〇；「工商日報」六，「大公報」五；「中央日報」四；「民國日報」二；其他各地的日報六——從經濟中心的大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治者階級，直到地

方資產階級的主張。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而爲其義務宣傳。這要是他人而不是我們的 Comrade 潘的話，我簡直要稱他爲中外資本主義的總工具了？

(註一五六) 朱×繁：「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一三——二八三頁)第六章「航業現狀及與產業發展的關係」。

(註一五七) 「民×」第十八期(一九三〇，二，二〇)，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國社會」。(改)

(註一五八) 這一派我們亦可稱他們爲反對革命而抄襲的一派。其論文和專着見下面(註一六一)內；人物便是從公孫×之到陶××和周××，極盡某黨左右各派的官樣學者。

(註一五九) 例如湖北的耕地面積爲一五四，八八七，〇〇〇畝；廣西爲八二，四七四，〇〇〇畝；吉林爲四四，二一六，〇〇〇畝；均比上表的四二，二四五，六五八要來得多。(參閱李達的「產業革命概觀」，一二——一四頁)。

(註一六〇) 例如河南的開闢面積爲五一，〇一四，七三一畝；四川則有六九，一一四，三三一畝。(參閱潘楚基的「中國土地革命政策」，三〇——三一頁)。

(註一六一) 這裏我們首先舉出見於專書上的：(一)周××的「××主義之理論體系」；(二)陶××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三)公孫愈×等的「中國農民及耕地問題」(一九二九，一〇月版)；(四)潘××的「中國土地政策」(一九三〇，一月版……)。

復次再舉出論文上的：(一)「革×評論」第六期黃××的「農民運動與土地問題」；(二)「現代×論」第四

期包X字的「中國農民問題」；(三)「中國公論」第二三期合刊「郭文瀾的「支那農地政策」」；(四)「前X」第四期公孫XX的「中國農民問題」；(五)「雙十月刊」第三期李平凡的「土地問題研究」；(六)「教育雜誌」第二七卷第七號黃啓明「中國農村教育不振之原因」；(七)三X中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的「耕者有其田的實現」」；(八)「致X」創刊號的「中國土地問題」；(九)「新生X」第一卷創刊號(一九二八，一，一)周X的「中國耕地分配的狀況」；(一〇)同上一卷五號(一九二八，五，一)，薩XX的「民X史觀」；(一一)同上一卷十號(一九二八，一〇，一)，陶XX的「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一二)同上三卷六號(一九三〇，六，一)王XX的「中國土地問題與資本主義問題之檢討」……。(保，改)

(註一六二) 朱新X：「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九二頁。(修)

(註一六三) 朱X之：「半殖民地，中國之經濟結構的特徵」，一三——一四頁。(保)

(註一六四) 「前進」一卷八期(一九二八，九，一六)，桑X：「中國經濟之路」。(改)

(註一六五) 嚴XX：「再論中國經濟問題」，一二——二二頁。

(註一六六) 這裏嚴先生責備他人實際就是同樣罵了自己的話，說過：「他們只知搜集材料，隨後貯存起來，加以消耗便算滿足；他們不懂得先將所搜集的材料加以人工造作，然後再來消耗。因此，始終是食古不化！」

(註一六七) 同上(註一六三)。

(註二七八) 見「飢荒的中國」序文內，說話的人是個牧師，叫做芬力(John H. Finley)。

(註一六九) 語是「主張瓜分中國最力的」英帝國主義在華多年的「新聞記者濮爾德(J. O. P. Bird)」在其中國漫遊記內」說的。譯文見「統計月報」一卷四期(一九二九，六)，陳長蘅著「人口密度與人生標準」一文內。

(註一七〇) 例如素稱對於中國農村經濟有研究的退勒(J. B. Taylor)教授說：

「人口的壓迫，明明是現在中國最可怕的現象。你看，目下正 不少的中國家庭似乎快要土崩瓦解了。……其貧苦之程度，真足使人咋舌驚嘆呢。」(譯文見「飢荒的中國」，七頁。)

又如「飢荒的中國」的作者馬羅立(Walter H. Mallory)說：

「吾們不難用事實來證明中國近海地帶，已達到人口滿足的地步。……現在中國人底生育率和死亡率，都是非常的大，明明是已證實了馬爾塞斯氏的學說——人口底增多，使人民生計日促，生活標準日跌。像中國這種情形，無異是絕對淘汰法的實驗場所；因為中國人口之增加，已超過於食糧之生產率，於是不得不受飢荒疾病和戰禍之打擊了。……像這樣人民過於擁擠的地方，自不能有餘剩食糧的貯藏。一個農夫，每年所能並且所常耗去的食糧，平均起來，總是超過他們所能生產的數量，於是每逢一次其好的收穫，除了僅得供給暫時的較豐富的飯食外，並不能有所剩餘。」(譯文見該書一四至一四頁)。

一切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中外人士，大概對於退勒和馬羅立兩人搜集的材料莫不贊賞而使用的，因此我們

特將其編見摘錄於上，以爲抄襲他們兩人的材料者一個注意。

（註一七一）『新月』二卷第十號（一九二九，一二，一〇），胡適『我們走那條路』。

（註一七二）同前。

（註一七三）見宗華譯的『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性』，六九——七三頁。

（註一七四）關於過去一切資產階級的官僚學者跟着帝國主義之後宣傳中國人口問題所收到的成果，我們但看數年前英帝國主義在福州的領事克萊尼茨對麥克唐納安的一個報告中說的話，便可明瞭：

『福建的前督辦李厚基向我說，福建全省，特別是福州和福州的近郊，發生了人口過剩，自然的生產品已不夠供給全部的人口。他認爲福建與中國其他各省不同，如果其他省內經常的爆發內戰，而犧牲了浩大的生命，那麼福建就不然，它千餘年來沒有這樣的犧牲人命。……福建自然也有戰爭，然而不像太平天國時把揚子江下游諸省屠殺得地廣人稀那樣戰爭。……我並不願意說李督辦現在也想有這樣的殘殺。然而我敢斷定李督辦至少認爲這種殘殺方法乃是自然界限制人口增加的工具，並認爲在目前情形之下，不久有採用此種方法的必要。』（*）

統治階級中的一份子如李厚基這樣來提出人口問題，及其解決的殘殺如法；那麼，中國又那能沒有嚴重的人口問題？何況到處都表現着相對的人口過剩，正待李督辦屠洗呢！

(*) 見「農村經濟之特性」，七三頁。

(註一七五) 見上(註一六六)內陳××著的「人口密度與人生標準」內一一至一四頁。

(註一七六) 潘楚基：「中國土地政策」，二七至二八頁。

(註一七七) 據民國十一年「江蘇政治年鑑」上的數目字看來，江蘇大縣如南通，如皋，漣水，阜寧，鹽城，興化，昆山，寶應及灌雲等縣的耕地面積，皆在二百萬乃至三百萬畝以上，比起上表的貴州全省耕地面積要多一倍乃至兩倍以上。中等縣份如吳縣，武進，泗陽，江都，豐縣，碭山，海門，崇明等耕地面積皆在一百四十萬畝以上，亦要比上表的貴州全省耕地面積為多。

(註一七八) 「中國土地政策」，三九至四一頁。

(註一七九) 梁××：「中國社會的基礎」，(新×命)，二卷一號，一九二九，九，一。

(註一八〇) 請參閱武漢土地委員會的統計。

(註一八一) 「中國土地政策」，五六至五七頁。

(註一八二) 譯文見「中國革命」，七九至八三頁。

(註一八三) 同前書九五至一一二頁。

(註一八四) 見五附加「一九二八年世界經濟年報」內「中國革命的諸根本問題」。這裏的譯文是從「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

論」書上第一篇論文中引來。

(註一八五)「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性」，七四頁。

(註一八六)同上，八五頁。

(註一八七)李××編譯：「中國經濟——其發展，其現狀及其危機」，四二頁。

(註一八八)同上，一一七至一一八頁。

(註一八九)嚴××：「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三四頁。

(註一九〇)F. H. :「中國革命問題」(二)，二二一頁。

(註一九一)熊××「中國社會史」，二二三頁。

(註一九二)克仁譯：「中國革命運動史」序言，六頁。

(註一九三)原文見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與世界政策」月刊第七期，盧賓斯坦著：「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文見李×

×：「中國經濟問題」上二一至一二頁；嚴××：「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六一—
七頁。

(註一九四)「中國革命」，三頁。

(註一九五)熊××：「中國社會史研究」，一六四頁。

(註一九六) 本圖從前書一六五頁上引來。(改)

第七章 結論

一 研究的綱領

在以上各章中，雖然我們是很審慎的沒有作出最後的結論，然而大體說來，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各方面：特別是在中國資本主義問題的糾紛中，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及現狀；要如何把握着總的和局部的問題的中心；以及對於各派的結論及其研究錯誤的總清算，等等，差不多都已一一有以盡可能的充實的敘述到了。并由此而相當的連繫到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的一般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關於中國經濟變動以至社會和政治變動的輪廓，都或明或暗的有以指出；關於如何去研究，以及在研究中要如何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亦都沒有放過。這裏，我們便穩定了根本觀點，肅清一切錯誤見解；開始具體的研究，考察中國的農村經濟，牠過去的歷史，今後的前路。然後再由農村經濟到都市經濟，期其於中國經濟問題中，主要的和一點一滴的次要問題，都給牠一個應有的解答。問題雖然太複雜，但歷史却不容許我們放下重担。前進吧，我們都追隨着這前進的歷史，於短期內把中國的反資本統治

的理論基礎奠定起來！

但是，我們又把開始說的想一想：『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動。』行動是不可緩的，理論也就是不可緩的了。因此，我們又那能只緘默的去作整個的研究？更那裏能夠不有以阻止人們的浪費，而至於看着人們喪心病狂的倒行逆施，不企圖補救於萬一呢，袖手旁觀是絕大的罪過！

所以我們於此開始的道兒，不得不很審慎的根據我們已有的一點結果，發表一個緒論，期其於實際生活中，起些微的波動。並根據研究中的一點經驗，提出如下的幾條研究綱領。一面用以警惕着我們自己的全部研究，俾有所遵循，不至於前後精神散漫而不能一貫集中到底。另一方面，并懇切的貢獻於這一艱苦繁重工作中的同伴，一如將本書獻給在戰綫上的同伴一樣，作為參攷，或亦不無小補。假使誰高興來指責我們錯誤的話，那是非常歡迎的，我們自己一點都不掩飾，但盼望以革命立場勞働立場為出發。

什麼綱領呢。簡單得很，不過如下的五條：

第一，我們認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要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出發才能得着解決。不管你的成見中，或你所知道的一些零碎的事實，你覺得封建經濟就佔着絕對優勢的話；還是請你暫為拋開你的成見，根據真實的事實來探究客觀的真理，服從科學的判斷。

第二，我們在研究中，不僅要把握着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並且要把握着整個的中國領土內的資本主義。我們要以階級與階級的關係對立來代替資本（中國的）與資本（外國在華的）的關係對立。

第三，因此，於研究的開始，就得肅清一切資本主義意識，先來一次自我的檢舉。於研究中，取材也吧，方法也吧，都得與資本主義關係作不可調和的鬥爭。要審察牠的來源，要判別牠的真偽，仔細推敲，不能讓一絲一釐的資本主義殘餘，夾雜在我們的研究之中。

第四，要堅決而正確的應用運動的，全般的辯證的唯物社會觀作方法，深入的，實際的分析事實，排除那以資本主義意識為基礎的一切形式論和一切機械論。

第五，尤其重要的，是把理論與實踐連繫起來。「資本論」不單是倫敦圖書館內的產物，而且是萊茵，巴黎，不律悉革命行動戰綫上的結晶。我們應該記取這一教訓，來鍛鍊出門爭的嚮導。專靠國際革命先進的指示而以機械自居，不獨太自菲薄，亦且缺少對革命負責的忠誠——那至多只是奉旨革命！我們要把先師的理論，自己的經驗，與當前的實際統一起來。單是行動而不研究，其弊也不免盲動，無知；單是研究而不行動，結果必然陷於學院的泥坑。歸根結底，我們可以這樣說：離開了行動是不會有真理的！

二 我們的自信

這裏在本章結束之餘，再寫出我們堅決的信念：

記住：

歷史不會循環，未來的中國——既非『北京』，亦非『武漢』（註一九七），——是October的到來；世界則全部改變。

前者是後者的『保險活塞』，

後者亦前者的導火之綫！

憶念：

許多英勇的 Comrades.

尤其——東，覺，飛，喬；寅，光，賓，五；儲，尊，楚，參；雅，國，璞，權……；

他們先後都被布爾喬亞陷害了，

但人們說那關係只是封建！

現在：

戰士們的腦袋，
都打進了敵人的子彈，
還高呼着：打倒封建集團！——精神可敬；
指揮官的政策，却始終糊塗不變！

看看：

資本帝國主義侵入百年，
自然經濟剩下是些殘片；
惟只整個資本主義的惡魔，
有了不可一世的兇燄！

檢點：

一九一一年的失敗者誰？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最後收穫者又是誰？
歷史早已翻篇，
舊賬還須清算。

當着：

一九一七至二七年後的今天，

肅清資本主義意識並不難：

只是反資本統治的理論必須新建；
牠的基礎，便是革命爭鬥的經驗。

目前：

我們如何下了最後的決心，

再如何一步一步的穩着向前！

那怕人們都要跑入敵人營壘，

只剩下你也得一貫到底的幹！

一旦：

曙光出現，

雲霧盡散，

人們都得自動回到大本營來，

除開那些自覺的要泥坑深陷。

那時：

中外資本主義一齊打倒，

開始就是Proletariat掌握政權；

那裏會有什麼玄妙的『轉變』（註一九八），

自然，不成問題的要肅清殘留着的封建！

必然：

現世紀的二十年代是世界先反叛，

三十年代是中國大革命的戰爭，

三十年代後是中國與世界匯合起來的烽火滿天；

因此，再也不能延遲着鍛鍊出我們爭鬥的武器以奔赴前綫！

一九三〇一二一一。

三 本章的追加

本章要補說的有下列幾點：

第一，由以上正文和補充的敘述中看來，有誰再能否認整個資本主義在全部中國經濟生活中，已取得支配地位了哩？於此，我們看見了中國基本階級對立的尖銳。以下且介紹點事實出來：

『由手工業過渡至工廠工業，舊日鋪主與手藝工人學徒之關係，均逐漸消滅，而漸以金錢代之。中國昔日鋪主與手藝工人同為一會員之行會制度，現亦已分為工會及僱主聯合會。上海於一九二一年成立之華商紗廠聯合會，其僱主聯合會性質；日本資本家與英國資本家亦繼之而起，組織僱主聯合會。天津，湖北，無錫等地，均有同樣組織之成立。』（註一九九）

從這段敘述中，我們不但認識了資產階級覺悟的程度，更認識資產階級學者的階級意識之濃厚。可是我們回頭來看看我們的政治中心人物阿三其人者說了些什麼？

『中國的民族工業……進到市場上便遇到了外貨的競爭，幾乎看不見本國工業的互相競爭；因此他們只有團結他們微弱的力量，如紗廠聯合會，絲業公所等來與外貨對抗。』（註二〇〇）

這樣的意見比起上述資產階級的覺悟的程度，真不可以道里計！資產階級都把華商紗廠聯合會一類的東西認為是對付工人的，而工人的『理論中心』——阿三其人者則以為是對付外資，其幫助資本家減滅勞資仇恨，真比資本家自己還努力。這不只是絕大的階級恥辱，簡直是公然的階級出賣！

以下我們再看看獨一無二的老牌唯物經濟學教授又說了些什麼？

「中國的工業資本處在國際帝國主義政治力經濟力的宰割之下，要想努力掙扎起來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國的工業資本家，因為要和外國資本競爭起見，不能不把資本結合起來，顯出了資本集中的趨勢（如華商紗廠聯合會的組織即是新的嘉的雛形）。但是這種集中了的工業資本，在國際帝國主義所盤踞的中國市場裏，只不過是滄海一粟，……力量却是渺乎其小。」

（註二〇二）

這說得上有一點階級的覺悟嗎？有的，活生生的資產階級急進派的覺悟？

雖然如此，而我們却並不因此等唯物派而忽視了工人階級在五卅以來的英勇爭鬥。將來在革命復興時，這種資產階級意識的理論，終於要被羣衆丟入廁所中去的，現在不過時間問題而已。我們看着吧？

第二，中國的封建經濟既然已成爲殘餘，代之而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是資本主義經濟。那麼，我們策略上的運用，主要的打擊的是誰呢？這無疑的是整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土著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和富農了。所以烏里亞諾夫在殖民地問題綱領中指示我們說：

「爲着符合我們根本的職任——反對資產階級總謨克拉西，揭破牠虛偽的假面具。……爲推

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奮鬥……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註二〇二）

但是我們的修正主義者之一，於此却說：

『應該『與民族自由資產階級作不妥協的鬥爭』，這句話若是離開歷史上的時間與空間，單純的作爲一個定理，這依然是不正確的。』（註二〇三）

革命發展到了今天。竟發展出這樣不反資的怪論，真所謂『我散播了龍種，但他給我的收穫却是臭蟲。』（註二〇四）這裏，我們再要看另一位修正主義者不反資的解說：

『事實告訴我們，躍登政治舞台上獲得政權的只是買辦階級。……資產階級，尤其是民族階級在政治上不能演主要的角色。因爲在經濟上也不能得到發展其生產力的保障。』

『帝國主義的優越，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民族工業等等，不得不居於不優越的地位，受帝國主義和其走狗軍閥的支配束縛，而常處在病苦呻吟狀態之下了。』（註二〇五）

原來買辦不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更在資的範圍外；這真是聞所未聞的奇談！至於什麼『不優越』呀，受『支配束縛』呀，尤其『病苦呻吟』，『不能得到保障』，等等的說法，比前面一些『唯物派』的資本主義意識更百倍的濃厚；甚至比改良派與保守派還要露骨的擁護民族資產階級些；『一腔忠憤有誰知』，『恨煞曾琦不來顧』。可憐修正主義的小卒，竟至變成國家主義的尾巴，惟中國有

之。但事情還有出人意表的，請看修正派在下面的狂吠：

『首先（注意）應當「不妥協鬥爭」的不是民族自由資產階級，而是對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

爲什麼 *Trotsky*……不提反對封建地主及反帝國主義呢？爲什麼當 *Trotsky* 說到……解決「民

主」「民族」的時候偏只說（注意！——前面的「注意」二字爲原有。此地我加——囉）反對資產階級而將封建地主及帝國主義不提呢？（註二〇六）

這是何等明顯的站在中國土著的資產階級立場，即完全的民族民主的立場，露骨的爲中國土著的資產階級辯護啊！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可以反對，資產階級是不准反對的！其實，*Home* 對於封建地主及帝國主義固是反對，並且還徹底到了土著資產階級的打倒。這是純粹站在普落利他裂特的立場上的，比你們修正主義叛徒站在土著資產階級立場只反對封建地主和帝國主義大不相同。於此我們可以說卑賤的修正主義者簡直是資本主義的愛人（註二〇七）普落的內奸。

第三，反對資本主義，推翻其統治既然爲將來革命的任務，那麼，革命的性質究竟是什麼？這是不言而喻的！於此爲了揭穿修正派提出的任務問題，我們要引點烏里亞諾夫攻打『老多數派』的話出來：

『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完成」與否的問題，提得不對。這樣就使這個問題帶着抽象

的，簡單的，單色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立場，這種立場不適合客觀的實際情形。誰要是這樣提出問題，誰要是現在簡單的祇這樣的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革命有否完成」，那麼，他就不能懂得非常複雜的至少是「二色」的實際情形，在理論上是如此。在實際上，他就茫然無主的投入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觀點中去了。

「加米尼夫的公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革命還沒有完成……這個公式已經陳腐了！他已經完全無用了！牠已死了！要使牠復活起來，祇是徒勞無功！

「誰要是在行動上祇根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未完成」的公式，那麼，他就差不多担保小資產階級一定能夠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這樣，在現時就要徬徨無策的乞憐於小資產階級。

「現時俄國所處歷史時期，含有下列主要的特徵：

「祇代表一小羣農奴主的地主而指揮全部政府機關（軍隊，警察，官吏）的舊的沙皇政權，已被毀壞和掃除了，但還沒有清除到底。專制政體，還沒有正式廢除。羅曼諾夫（沙皇）的狗黨，還在繼續作帝制的陰謀。農奴主的地主的大地產，還沒有消滅。

「俄國的政權已轉入新的階級手裏，即轉入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們的手裏。因此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

『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和顯明的復辟份子訂立了同盟，這些份子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鞠躬盡瘁的擁護血手尼古拉和絞手史託里賓。……這個政府在大嚷革命辭句的喧嘩聲中，暗中委任舊制度的擁護者爲重要官吏。』

『新政府中最主要的總長位子（內務總長，陸軍總長，即指揮軍隊，警察，官吏以及全體壓迫羣衆的機關）屬於顯明的復辟黨和大地主產業的保護者。……克倫斯基除以響亮的辭句，蒙蔽民衆的警覺心和注意力外，差不多絲毫不起什麼作用。』（註二〇八）

上述這許多的革命的真理，竟爲修正主義者所不能理解，亦不願理解。老實說，我們不但要理解，還要用來對照我們當前的實際。事情不是很明白的嗎？我們當前的實際，比『二月』以後更進展得多了。『一九一一年，中國已經過了『二月』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初期是富農，中農，貧農攜手前進反對封建地主；甚至有些地方，是富農領導。』（註二〇九）中國呢？在兩三年前，我們已經提出反富農的問題來了；就是當時擁護富農者，至今也不能不接受我們當時的指責了。事情還有比這更顯明的嗎？一切民權主義者，你們就不記得上述的歷史來對比當前的實際，至少也應當注意這些話：

『不應往後看而應向前看，不要癡望資產階級式的民權，因爲牠祇是用舊的，帝制時代的管理機關——用警察，軍隊，官吏等等，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

『應該向前觀望正在產生的新的民權，但牠已經不再是民權；因爲民權是民衆的統治，而武裝民衆不會自己統治自己。』

『民權這個字，用於康民尼斯特派非但在科學上不對，並且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更像眼罩一樣，罩在革命民衆的眼睛上，阻礙他們自由的，勇敢的，自動的建設新的國家。』（註二一〇）這都是修正主義者所完全不理解的！他們永遠只記得這樣的廢話：

『革命運動還要經過其他的必要的階段，如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經過這一階段，革命勝利才有可能。』（註二一一）

幾年以前背誦這一公式，幾年以後還是只會背誦這一公式。你看一些修正主義者如何能夠前進一步，而不永遠永遠的落在羣衆之後，更以他們的落後眼光而斷定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同樣停滯而不能前進！

第四，革命性質既然已經不是民權主義的了，那麼，中國革命的遠景又怎樣呢？這亦是不言而喻的！於此爲了揭穿修正主義者理論上的荒謬，和實際策略之行不通，我們且介紹點所謂『轉變』的材料來。首先我們舉出修正主義者的原則：

『中國革命在最初的階段上，還並不剝奪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真正相反，尤其是對於農

業，……資本主義一定要表現向前生長的趨勢。中國革命經濟上的非資本主義性，並不在於立刻便會排斥一切社會關係裏的資本主義。」

這是斯氏門中定出的原則。這一原則經過雙料博士們的『加油添醬』，於是就成爲：

『中國革命在最初的階段上，當然還不剝奪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相反的，當着澈底的實現民權革命任務，還是革命當前階段的主要內容的時候，資本主義還會表現向前生長的趨勢。』根據這些原則爲出發，於是便就希望商業資產階級跟到革命，因而至今還在經常高叫『罷市』（！）的口號，並與『罷工』的口號混合起來；並且還提前允許『營業與貿易』的自由。這還不算數，更希望工業資產階級不『進行反革命』，甚至還不『怠工關廠』，不違背革命的法令；因而也就不沒收他們的產業，只『監督』就夠了。最後更盼望帝國主義亦能客客氣氣的『不進行反革命』，準備着『和他們進行外交上的談判』，『保障』帝國主義者『得到生命和營業的安全』。（註二一二）——一切這些幻想，『如果真是童話，到也罷了，他却自稱是馬氏學說者』（註二二三）

如此看來，所謂『轉變』不是別的，牠只是『投降』和『失敗』的意義！這只要看如下的廢話便可明瞭：

『中國裏面，應當是：或者是中國的莫索里尼，像張作霖張宗昌之類人得勝，隨後再被土地

革命的浪潮推翻，或者武漢。」（註二一四）

『中國只有「北京」勝利，或者「武漢」勝利。』（註二一五）

時至今日還在夢想過去慘敗的武漢，還在夢想和資產階級的左翼以及帝國主義有妥協的可能，而最終讓他們——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各派——順利的封鎖和攻破，準備着失敗的重演。勝則『轉』過去，敗又『重』來。這種把革命性質和行動當兒戲般玩視，結果：錯誤的循環，失敗的重演，因而革命性質也就始終停留以修正派心目中的民權階段裏了。這更是小資產階級最毒辣的陰謀。

這裏Trotsky說得好：

『這個根本的不可爭的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社會政治的提前條件，不僅是證明民主專政的公式已經壽終正寢，而且這第三次革命連像俄國十月革命後半年的「民主」時期也不會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將於開始就要堅決的動搖而且作推翻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

『自然這樣遠景的觀察是和那些詭辯的學院的及機械系統的對經濟與政治間相互關係的觀念不相符合。這種遠景的觀察與舊日成見——他曾受了十月革命一次利害的打擊——是不相符合的，但現在這些成見又重新復活堅固起來了。』（註二一六）

第五，假使有人問：那麼，新的羣衆高潮將怎樣開始？什麼環境能給予那領導成千百萬普落利他裂特先鋒隊以一個必須的興奮呢？這裏，我們除了仍用「」的話來答覆，——『這是不能預言的。或者僅僅國內內部發展已夠，或者須靠外部的來推動，這到將來才可以知道』（註二一七）——外，再要肯定說的，就是現在還沒有高潮之顯著的影子。

修正主義者以一切半馬氏主義者竟盲目的鼓吹農民運動的發展，說得天花亂墜：

『我們中國目前廣大（？）農民土地革命鬥爭的深入，城市工人鬥爭的復興（？），這一革命形勢的平衡（？）發展。』（註二一八）

『目前中國革命已平衡的普遍的（？）發展到迫近（？）革命高潮的形勢，同時反動統治的崩潰，已走上放棄鄉村，保守城市，對於城市革命羣衆施行極殘酷的白色恐怖的末路。』（註二一九）這完全不是事實。因此，由這些玄想推出的結論，也就毫不爲事實所證明。所以八月十四日的時局宣言說了這些話：

『這一軍閥戰爭的歸結，必然是各派軍閥同時俱倒，工農革命取得最後勝利。』

『尤其在最近X軍佔領Changsha。……中國革命馬上便有在武漢附近省區首先勝利，以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可能。一省與幾省的革命政權，這就是全國革命勝利的開始。』（註二二〇）

這純粹是痴人說夢！現在有甚麼『同時俱倒』，『最後勝利』在那裏？佔領武漢未曾？……真是非科學的自欺欺人。然而無恥的阿三還抓住一些相反的事實狂叫道：

『目前中國革命的形勢，正在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已經顯然表示着到了歷史上偉大事變的前夜。』

『目前中國工人鬥爭的形勢，任何是小的經濟鬥爭都必然成爲……直接的武裝衝突。』

『許多工人都說：「××的時候，你們都來通知我」。……只是開會沒有辦法，因爲我們廠中駐有兵隊。當×軍進攻 Changsha 的時候，我們××黨基礎是非常薄弱的，不過只有兩個支部，並且因爲白色恐怖的壓迫，我們支部在羣衆中很少活動與影響。……這些都證明，還沒有到廣大的政治罷工的實現，工人羣衆已經迫切的有了武裝××的要求以至行動。』

『若是（可惜還是一個「若是」！）城市爆發革命高潮，統治階級失掉了他的鎮壓的能力，則馬上武裝××；那麼，統治階級的基礎，已經完全瓦解，無疑的便是奪取政權的時候的到來。……甚至武裝××與總同盟罷工同時到來。』

『要準備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動。』（註二二）

以上所有的夢囈，我們一看到就曉得這些修正主義者一致的又要大演其軍事投機和盲動的好身

手。果然，現在阿三也就因此撞下了『包天大禍』『革職充軍』。這是我們早就料到的，可是所謂實際却要讓他把正在生長的革命勢力摧殘了才說。然而我們每一個革命份子，於此必要從實際生活中，理解烏里亞諾夫給我們的這些教訓：

『如果要使暴動獲得完全勝利，那末決不可靠着一種祕密的結合，或是一個政黨，而必須依靠在一個先進的階級之上。這是第一點。暴動必須依靠着全體民衆革命力量之高漲，這是第二點。暴動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點的轉變時期，爆發起來；這就是說：必須在民衆的先鋒隊的活動最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敵人中間和那種軟弱猶疑的革命的友軍中間，發生最厲害的動搖的那個時候，暴動才可以爆發起來。這是第三點。這三個條件是 *Lenin* 對於暴動問題立場，和勃蘭基主義大不相同。』（註二二三）

『我們在思想已經取到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主要的事。沒有這個，勝利的第一步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從此到勝利還離開很遠。僅靠先鋒，不能獲勝。倘然整個階級，廣大羣衆不直接援助先鋒隊，或至少不對先鋒嚴守善意的中立，對於敵人不是絕不贊助：那麼，這時僅把先鋒隊驅入死戰，不僅是愚蠢而且罪惡！』（註二二三）

要理解並應用烏里亞諾夫給我們的寶貴的教訓，只有，也只有科學的認識實際，才有可能。同

時，這也才能認識從大施他靈到小施他靈（阿三派）所以背叛革命，背叛階級的關係。

這裏，首先舉出資產階級在『得意忘形』時所吐露出的一點真實，並製出如下的統計：

近年上海勞資糾紛的趨勢（百分比）（註二二四）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一九二七·八至一九二八·三		一九二八·七至三	一九二九·一至三
增加工資改良待遇	四七	三五	一五
解雇	一八	三九	五一
暫時停業歇業	六	七	一六
其他	二九	一九	一八
共計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在這樣的統計中，我們看看資產階級說了些什麼？

『第一時期（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二八年三月）……糾紛案一百零六件。其中勞方要求增加工資及改良待遇佔百分之四十七。解雇糾紛佔百分之十八，資方歇業停業及縮小營業範圍各案，佔百分之六。其他雜項爭議佔百分之二十九。可知此時期尚為勞資糾紛之開釁時期，亦為勞方而資方

進攻時期。

『第二時期（一九二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共計糾紛案一百零七件。其中勞方要求增加工資及改良待遇條件各案佔百分之三十五。解雇糾紛佔百分之三十九，資方歇業停業及縮小營業範圍各案佔百分之七。其他雜項爭議佔百分之十九。可知此時期已爲勞資糾紛之交綏時期，亦爲資方向勞方反攻時期。蓋資方於第一時期及在第一時期以前，因勞方之要求……而增加其負擔；一部分協約，且有迫於環境，穩忍簽訂者。痛定思痛，難怪其視……工會……不啻如眼中之釘。第二時期解雇糾紛之突飛猛進，其中有一部分實出於資方之借題發揮，似爲毋庸諱飾之事實。

『第三時期（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共計糾紛案二百七十六件。其中勞方要求增加工資及改良待遇條件各案，佔百分之十五。解雇糾紛佔百分之五十一，資方歇業停業及縮小營業範圍各案佔百分之十六。其他雜項爭議佔百分之十八。此時期之勞資糾紛實陷於肉搏時期，大抵勞方要求增加工資及改良待遇條件，……暫時靜止。解雇糾紛之繼續增高，爲勞資雙方極不相容之顯著表現。』（註二二五）

我們再看施他靈派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修正主義者又是怎樣的說法：

『工人的爭鬥，自去年「五一」以來，不僅繼續擴大的發展，而且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普遍

發展的現象：上海，天津，唐山，北平，青島，武漢，廈門，香港，無錫，南通，滿洲，江西，以至其餘各大小城市，莫不有劇烈的爭鬥發展……就光在上海，從去年五一到十二月底，大小工人鬥爭就有一百八十七次之多。

『爲說明這一點——工人階級劇烈的反攻資本進攻——最好我再拿一個最簡單的統計表來！』
『資本進攻與工人反攻對照表（自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到一二月底）：

月 份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總 計
資本進攻	一二	一七	一五	七	六	六	一八	一〇	九一
工人反攻	一二	一一	一六	三	五	六	八	一八	七九
其 牠	—	—	三	二	—	八	五	—	一八

『在上表一八八次鬥爭中，資本進攻的佔九十一一次，工人反攻的佔七十九次，可以看見工人階級在無情的資本進攻之下，毫無出路之時，是如何的在劇烈的作反攻了！現在一切的資本進攻都要遇到工人階級的罷工反抗。』

『而且鬥爭一發動，就要走上武裝衝突，表現工人鬥爭是走向更高的方式，走向同盟罷工與武裝暴動的方式。所以目前的情形，做經濟罷工一定要同時做政治罷工，才能把鬥爭領導起來，才能有廣大羣衆熱烈參加鬥爭。』

『總之，經過一年來的全國工人鬥爭看來，鬥爭是在日趨劇烈，走到最後決戰的時期。今年五一中和五一後，鬥爭一定還要走向更尖銳的形式，直到最後的決戰，武裝××奪取政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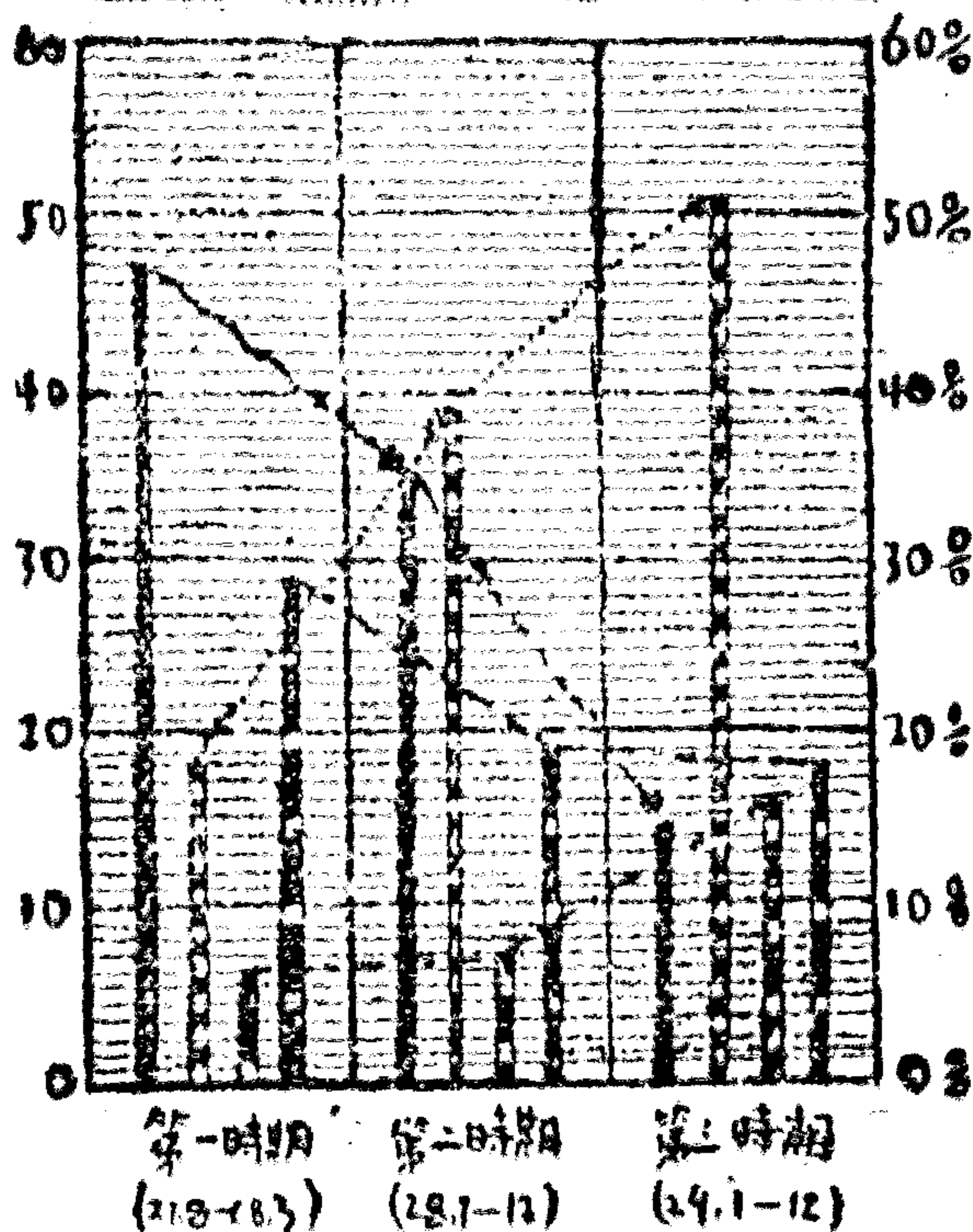
（註二二六）

明明是『資本進攻』，『工人反攻』的局面，修正派却推出『武裝衝突』，『武裝暴動』，『同盟罷工』，『政治罷工』，『直到最後決戰』，『奪取政權』的結論。而今怎樣呢？

但是，我們在此要認識的却是下列幾點：（一）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工人階級日益處於失敗地位，至今還是被資本進攻，反攻多是不利的。（二）仇敵的資產階級，日益居於進攻的『上風』，一九二八年是牠的反攻開始，一九二九年是牠反攻的全盛時代，今後假使先鋒隊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政策不能改變，牠還是居於有利的地位；（三）本年全世界所發生的經濟恐慌，影響到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例如米價的高漲，洋油比去年漲價至一倍，等等），本有由經濟罷工走到政治的總同盟罷工的可能。但施他靈派急於製造暴動，提出過早的盲動策略，於是將一點復興的可能又斷送了。（四）背叛工人

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二九年冬上海勞資糾紛之趨勢(百分比圖)

增加 解雇 停業 糾紛



(正確的估計年來革命運動的真實狀況，對於上面的附圖和下面官府方面的說話，是值得我們深切注意的。

上海一十七年罷工停業案件關係廠數凡五，四三八家；關係職工數凡二一三，九六六人。到十八年，關係廠數僅一，五一二家，職工數也減至八，八六一人。

「罷工停業的結果，勞方要求完全接授者，十七年達總數百分之三八・四七；十八年減至百分之二八・八三。而勞方要求未經承認者，十七年僅佔百分之二〇・二五；十八年竟增至百分之二八，八三。」

階級利益和革命的施他靈派，不但斷送了革命發展的幼芽，而且還以資本進攻當作『光榮』的革命歷史，更顯然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這裏只說得好：

「根據警察在罷工運動中積極活動的理由，來肯定說這些罷工是政治性的。很好的論據！罷工工人受警察所摧殘，竟被人看做是工人的革命進攻！法國歷史上有不少工人在純粹經濟罷工中被槍殺的事實。在美國，以流血手段壓迫罷工，已經成為『家常便飯』。難道美國的工人是在作最革命的爭鬥嗎？惟有無意中替廠主和警察當走狗的那些胡說霸道的人才會將警察的壓迫，看作

是工人羣衆之政治革命性的進攻。(註二二七)

(五)我們更要明白宣布，他們，施他靈派是站在藉口農民利益以犧牲工人利益立場的。而實際，所謂農民利益，亦祇是反映了一些落後的農民意識，是農民的尾巴；離開先進的和領導的工人階級，則不知其幾千萬里！

總之，對於革命高潮問題，我們應當很明白的這樣肯定：目前還沒有顯著的影子，已有的一點幼芽一出土就被施他靈派斷送了。假使我們不能克服施他靈派的錯誤政策，那麼，雖然國際工人階級『低落的傾向已趨於終止了』，并已『有了二個月的身孕』；而中國內面的爭鬥，遲早又必然有多少的恢復：其結果，又不免要被他們——施他靈派，強迫催生，『達到小產』(註二二八)

第六，最重要的，在政治上我們應如何來克服施他靈派的錯誤呢？這我們從兩方面來說。首先，我們每個人都要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去認識當前的活生生的環境。烏里亞諾夫說：

『事情就是這樣，也祇能是這樣。一個政治家假使不怕真理，而透澈的分析革命中的社會力量的互相關係；假使他不但從國家的特點上，而且還從更深的動機及更深的本（原爲俄，此地改成「本」字以便對照中國的事實——略）國和全世界普落利他裂特與布爾喬亞派的利益關係上去估計一切「時局」。那麼，他應該這樣，並且也祇能這樣去觀察時局。』(註二二九)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可以再自視『太低』，甘當修正主義指導機關的機械，不知自動的分析實際，提出辦法。我們要將政治的水平線提高起來！如此，我們才不會蒙蔽於上面的官僚機關，才配得上說是先進階級的先鋒隊之一員；也就是才有能力糾正官僚機關的錯誤，領導羣衆的鬥爭。

另一方面，我們更要毫不讓步的把過去官僚機關一切錯誤澈底暴露出來。這才好作針對的醫治。烏里亞諾夫亦說過：

『某一政黨對於自己錯誤的態度，是這一政黨是否真正的政黨之最主要最正確的標準之一。從此可以看出這一政黨是否事實上實行對於自己階級及一般勞動羣衆的天職。公開的承認錯誤，發見錯誤的原因，分析造成錯誤的環境，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真正的政黨，這才能實行自己的天職，這才叫做教育階級以及羣衆。』（註二三〇）

真的，只有這樣，也只能這樣，我們才能把自己的政治水平線提高。否則，由上而下，始終免不了命令與傳統的錯誤。

於此，我們更知道，也不能再不知道，錯誤的最高製造者不是別人，便是背叛烏里亞諾夫遺教的施他靈氏。他，這一位對世界革命『不忠實』的『橫暴者』，斷送了中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流產了近年來革命開始復興的初胎。過去他把一切責任推到於某些人，玩了一次欺騙手段，最近又來

一次卑鄙的把戲——把一切錯誤都推在他的化身阿三身上。誰不知道，阿三就是代表他，而其橫暴更是沒有絲毫的不同呢？這裏，阿三說過——『佔領武漢之後，再去和國際說話就不同了！』（註二三二）這表示什麼呢？這充分暴露了施他靈的投機和盲動。必然的，勝利則阿三就是中國的施他靈，在阿三的心目中是如此，在施氏的授意中亦未嘗不如此。不然的話，阿三又何至有把握說出那樣的話。事實上，一些奉命惟謹的施他靈派，那裏會有什麼策略提出來，除了傳達施氏及『不學無術』的米夫輩的意旨。

自然，施他靈派，特別是阿三及『馬變』的製造者輩（又一李某）。在過去是機會主義的首領，幾年來又兼盲動主義的罪魁：這一批混蛋，再也不應該把持整個的組織，假使他們——施他靈派還有一點爲普落政權奮鬥的決心的話。施他靈派，他們的錯誤，除了執行由上而下施他靈的錯誤命令，隨時更擴大其錯誤程度之外，莫過於『欺騙』和『誇大』——從上而下官僚機關的『欺騙』和『誇大』。以下我們介紹點事實出來，同時其中亦透出了一點半真實的供狀：

（一）『黨領導羣衆鬥爭的力量和組織能力都加強了。……『庶威愛』區域包括有將近五百縣，農民X衛隊在百萬以上。』（註二三三）

（二）『全國有將近三十萬的工農X軍，有五百萬以上的X衛隊，游擊隊……。』（註二三三）

(三)『領導着全國革命勢力，得到大的發展。舉例如全國「庶威愛」區域的擴大（現已有三百多縣「庶威愛」政權的地方……）×軍的發展（人數超過十萬，……）黨在工人鬥爭中領導力的增強（北方的鐵路，礦山以至人力車夫的鬥爭，上海市政組織店員手工業工人的罷工。……），×色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的發展，（×色工會會員超過十萬多人，農民羣衆組織約數百萬，青年羣衆組織有一百六十萬，互濟會組織亦有八十六萬）（註二三四）

(四)『黨員的數量有很大的增加，特別是在「庶威愛」區域，支部數目只就大城市的產業支部說，也增加到一倍以上。（註二三五）

(五)『黨的組織……仍得到數量上的發展（九月份統計全國有十二萬二千三百一十八人）。』（註二三六）

這樣，不僅全國的工人階級都動起來了，而且大有『浩浩蕩蕩』，『殺奔前來』之勢。果然如此，那麼當軍閥戰爭方酣時，誰要不贊成幹牠『一傢伙』，那真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者了！但是請你莫要性急，仔細攷察看看：(a)所謂數百萬農民組織，究竟是幾百萬？(b)×軍到底是十萬嗎抑或果然三十萬？(c)×衛隊是五百萬嗎抑或一百萬？(d)統治的縣份是三百還是五百？這都是我們當下非弄清楚不可的！不然的話，那就不但知不了彼而且知不了己了。這樣的估計應敵的力量，豈不完全兒戲

嗎？講老實話吧，這都是『吹工』，自己騙自己，實際的情形不知道要來若干次八折九扣哩！不信我就往下看吧：

(一)『我們X色工會全國祇有六萬多人，除了「庶威愛」區的會員外，幾乎和黨內工人數量相等(即『二千』之意——略)。』(註三三七)

(二)『最近一年來的最大的罷工，差不多都不是由於我們的同志的準備與發動(開灤煤礦的罷工，青島四方紡織工人的罷業，北京車夫工人的大罷工等……)。』(註三三八)

(三)『十九萬黨員中，祇有二千工人分子，這樣自然難怪落在羣衆之後了。真是最嚴重的問題，X軍之中黨的領導問題亦是如此。』(註三三九)

(四)『支部的幹事會不能再像現在的情形……不僅支部，區委還是如此……一切事情都要跑到區委或省委來請示，都要待省委來解決；甚至於自己連問題都還找不出。……上海是如此，各地可想而知了。』(註三四〇)

(五)『黨缺乏在工廠作坊內的活動。黨的政治口號，常常成爲廠外的號召；黨的策略指示，至多達於支部書記；地方黨部與支部關係，是常靠『廠門口等人』的辦法來建立；支部一般說是缺乏經常與獨立生活的；因此，支部便失去其在羣衆中核心的作用，黨與羣衆組織無異，有時連

反映羣衆要求和鬥爭的能力都缺乏，這是目前實際工作中最嚴重的現象。」（註二四二）

（六）『組織任務的提出，還常常只是宣傳的性質。……尤其不能使人滿意的，是吸收工業工人入黨的情形。……黨的工人份子的數量，却繼續着相對的和絕對的減少。』（註二四三）

官僚機關透露出來的這些供狀，把前面一切誇大和欺騙推翻得一乾二淨了。詳細的情形，對照一看便知，用不着多說。但要指明幾點：（a）施他靈派從機會主義出發與自動主義之擴大，把所有的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的遺產快要消耗盡了，目前還在繼續浪費，不稍顧惜；（b）官僚機關的維持，除了依靠施他靈的權威外，完完全全靠着誇大與的欺騙妙用；這樣，不但不能根本改變過來，就是枝節的改變亦萬分無望；（c）官僚機關的破產亦爲期不遠了；雖然他們在『克服無原則的鬥爭』口號與排擠政治意見不同的份子之行動中，企圖最後的掙扎。但正因這樣，其破產的時間將愈益提前。（d）糾正施他靈派的錯誤，不但是我們應有的責任，更是我們當前的工作；放棄了責任固然是罪過，就是延緩了工作的開始，亦同樣罪過。（e）要徹底糾正施他靈派的錯誤，只有大膽的把一切錯誤關係公開出來，并根究其源尾。誰怕揭發出來，——當然只陷於錯誤，誰就沒有決心改正，直接幫助了施他靈派，間接就背叛了馬列主義的『自我批判』精神，并準備重演或加深其錯誤。

施他靈派官僚機關一般的錯誤情形已如上述，以下再要引點關於阿三個人發狂情形的事實：

阿三說『中國已經有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並且這樣的革命形勢在全世界範圍之內，也已經成熟了。武漢，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廣州，香港，大連——武裝暴動；對於長沙，南昌，武漢——用×軍進攻。並且提議把蒙古平民共和國實行『庶威愛』，加入中國『庶威愛』共和國。請蒙古軍隊開進中國，動員蘇聯的紅軍出征滿州，對日本宣戰。以至世界大戰。』

——這就是『阿三』的觀念。(註二四三)

這要不是瘋狂，恐怕社會上再不會有瘋狂的人了！真是狂童還則罷了，但他却自號為政治的中國。這樣，我們能讓施他靈派再把持去嗎？那不僅是罪過，實亦同樣不自覺的陷於背叛革命，背叛工人階級！

既然施他靈派犯了斷送中國革命的錯誤，許多有相當認識與革命歷史和工作經驗的 Comrades 為什麼不起來反抗呢？為什麼還在與施他靈派保持錯誤的一致地？這關係沒有別的，只是攝於開除的恐懼，『畏首畏尾』的不敢反抗。自從『六大』過後，施他靈派因鑒於羣衆不是奴隸，多是革命戰士，錯誤是難於蒙蔽的；並且一觸即發，官僚機關大有根本動搖的趨勢：於是提出所謂『克服無原則的爭論』於先，并以停止工作以及開除的恐嚇於後。這樣，在嚴密的官僚系統的防範中，『屬垣有耳』，『動輒得咎』，官僚機關，變成青一色的施他靈派的組織；無論從下而上，或從上而下的抗爭，當然

便都不能發表出來了。誰悶腔，誰有意見，——只要是與他們不同的——誰就是『取消派』，誰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從這種無形的戒嚴狀態，弄得人人機械化，『啞子喫黃連，說不出口！』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官僚機關的維持，不是別的，就是變相的專制主義。這是每一個先進階級的戰士都不能忍受的，我們要爲了革命的忠誠，起來反抗！

但我們之所謂反抗，是以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政策爲對象，從政治出發。具體的表現，是要糾正對於革命性質的錯誤，糾正革命高潮的錯誤；尤其要糾正把整個組織從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變成小資產階級性的農民羣衆的尾巴，以落後的農民意識代替先進的工人意識！一切妥協，調和乃至沿襲官僚機關的傳統錯誤，我們都要堅決的反對。至於有些文氓之只反對阿三及其他個人，絲毫沒有政治立場，更說不上政治認識和階級覺悟，那不過是趁火打劫而已，當然我們要作同樣的反對。

只有這樣，也只能這樣，未來的勝利才會早日實現！

最後我們仿照烏里亞諾夫的說話：

『普落的先鋒』，中國農民『和工人羣衆的先鋒說道』：錯誤『得夠了』！錯誤『得夠了』！『信任』施他靈派，『信任他們』官僚機關，『信任他們』資本『主義的傭僕』，『信任他們的』民權革命，『信任他們的』投機盲動：『這些信任的政策，是沒有希望的！牠的破產不

遠了！牠的破產是不可避免的！『這也就是』從上而下整個施他靈派的『孟塞維克的破產』！

讓羣衆『脫離信任施他靈派民權革命的錯誤』政策，而轉過來信任『社會革命的政策和工人階級』。『在這上面，祇有在這上面，方是他們的力量。在這上面，也祇有在這上面，方才可以担保』革命高潮的早日到來，未來的勝利有十二萬分的把握；才能戰勝中國資產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澈底肅清封建殘餘。

『除了羣衆完全信仰自己的領導者普落利他裂特以外，再沒有別的出路。』（註二四四）

四 各章追加後的總結

關於各章的補充說明，在這裏我們不憚煩的再要指出如下的幾點：

第一，由中國經濟乃至社會和政治變動的問題，大體同革命前的俄國一樣。我們若不認識這一關係，便會不自覺的背叛革命。

第二，目前中國經濟中問題在於殖民地化的資本主義前途的發展，大體也是同戰前的俄國一樣。這裏烏里亞諾夫說過：『在各國中，如同俄國，工人階級感受資本主義的痛苦，不及感受資本主義未充分發展的痛苦那樣多。』（註二四五）因此，我們亦可以說，中國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主要的就是反

對整個的資本主義。

第三，中國目前主要的問題既爲反資本主義，那麼，誰要不徹底非反對資本主義的壓榨，推翻牠的統治，誰就是資本主義的最後擁護者。

第四，『我們應當有能幹的去對羣衆解釋。說……資本主義的連繫（這是統治現代社會的經濟力量），國際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中國『在財政上，銀行事業上，外交上，對於『美日英』等國的依賴』。『要使羣衆能夠明白了解，不是容易的事，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能避免錯誤而立刻做到這點』（註二四六）。雖則如此，但這是我們一刻也不能延緩的工作，不因其難而不進行。『當可只剩二人，如李卜克內西一樣（就是和革命的先進階級留在一起），而不可片刻保存與孟雪維克』（註二四七）一致。

第五，同樣重要的，我們要與修正主義者在理論上和行動上作堅決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一如烏里亞諾夫之反對民派粹，反對老『多數派』一樣。中國的修正主義者，不但他們背叛了革命，當了資產階級的應聲蟲；可憐可恨，他們竟連自己的立場亦不了解。他們的解決問題和分析問題，一點也不懂得自己的立場；他們更不懂得馬氏論資本時，把『不變』與『可變』資本分開的關係，也可以說他們還不懂 Marxism 的 A. B. C. 呢？這種失了立場和替資本主義當工具的修正主義者，我們要不請他們

站開——假使他始終執迷不悟的話——簡直難於着手我們的一切工作。

第六，所謂反修正主義，那不單是理論上的，而且是組織上的。具體的說，就是從上而下與從下而上雙方面，我們都要徹底反對施他靈派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的兩重錯誤。反對已破產的民權主義革命，反對把吳（無）記改成龍（農）記；反對他們——施他靈派背叛革命，背叛階級，背叛馬列的主義。反修正主義——理論上的，反施他靈派——政治和組織上的，都是我們當前最嚴重的任務，而且要同時着手，雙方並進！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五。

（註一九七）秋×在「論××黨改×派」上說：「中國只有北京勝利，或者武漢勝利。」這種施氏一貫的錯誤見解，我們在以後將予以嚴重的駁斥。此地但要指明的就是中國的工農。特別是工人階級，他不但要徹底打倒所謂「北京」；更不要搖擺不定最終還要屠殺他們的「武漢」。只有革命的叛徒，才把他們往「武漢」的前途引導，再準備着更大的失敗。

（註一九八）阿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的論文上，開始說：「革命勝利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中間決不會有絲毫的間隔」。接着又說：「革命轉變的階段論，無疑的是極危險的右傾觀念。」最終再說：「忽視了革命轉變的過程，……也是很危險的。」由前面的說法，所謂「轉變」不過指「勝利」與否而已。實即一

來就是十月，沒有轉變這一回事：客觀的表現，斷不能勝則十月，敗則二月。如果以「勝利」為「轉變」，那麼是表示他絲毫不懂得革命的A.B.C.。中間他更否認了「轉」；最後又要「轉」一下。這還不至於嗎？這也是施氏一貫的錯誤，隨後我們亦將有以駁斥。

(註一九九) 見「中國工業化之程度及其影響」。

(註二〇〇) 立X：「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見B.S.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三〇，五，一五)，一六三頁。

(註二〇一) 「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一七三至一七四頁。

(註二〇二) 「民族問題原理」，一至三頁。

(註二〇三) 問友：「反對『B.對列X主義的進攻』」，八頁。

(註二〇四) 馬氏語，譯文見「二——一〇月革命」，一〇四頁。

(註二〇五) 「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二四至二五頁。

(註二〇六) (同註前二〇〇)

(註二〇七) 為什麼我們說修正派是資本主義的愛人呢？比方一羣小文現在「言不及義」的時候，評頭論足；醜詆了X的愛人。於是X老不高興，傾氣憤憤的起來反駁道：你們為什麼「偏只說」我的愛人而不罵「東曉尼子」，「四宮繁斯」呢？首先你們應當評論她們，不該侮辱我的愛人！不准反對我的愛人！我的愛人……這還不明白

嗎？俗話說：「鄉爲鄉，鄰爲鄰，和尙只爲出家人」，修正派有焉！

〔註二〇八〕中文見烏里亞諾夫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四六至五七頁。

〔註二〇九〕P. 4. 「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一二與二五頁。

〔註二一〇〕同上〔註二〇八〕，一〇三頁。

〔註二一一〕同上〔註二〇三〕。

〔註二一二〕以上引語，均見「三中」及其前後的重要文獻

〔註二一三〕烏氏語。

〔註二一四〕施氏語。

〔註二一五〕瞿氏語。

〔註二一六〕「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三〇至三一頁。

〔註二一七〕同上，四六至四七頁。

〔註二一八〕見「XX文化月刊」內「左X致全國XX代表大會祝詞」。（一九三〇，九，一〇）。

〔註二一九〕同上月刊內「爲出版中國通信徵集材料致各團體函」，（一九三〇，九，一〇）。

〔註二二〇〕中國XX黨對目前時局宣言（一九三〇，八，一四）。

(註二二一) 一九三〇，八，六，李××在『中行』報告：『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準備武裝××中的任務』。

(註二二二)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八〇至一八一頁。

(註二二三) 『左派幼稚病』，一〇三頁。

(註二二四) 『本表根據『商業月報』第十卷第二號(一九三〇，二，二五)，陸思紅著『上海勞資糾紛之趨勢』內的敘述和

例圖製出。

(註二二五) 見前文四。

(註二二六) 『B.S.』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三〇，五，一五)，×英『一九二九年五一以來的工人鬥爭』。

(註二二七) 『國際錯誤之第三時期』。

(註二二八) 同前。

(註二二九)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九至一〇頁。

(註二三〇) 原文見『左傾幼稚病』，譯文從『戰術與策略』上引來。

(註二三一) 見一九三〇，一一，一六日國際來信。

(註二三二) 一九三〇，一〇，一二，『中×』九十一號，點子是我加的。

(註二三三) 本年雙十節江×的『宣綱』。點子是原有的。

(註二三四) 三中材料第八號，(一九三〇，九)，點子是原有的。

(註二三五) 同上，第十三號，點子是我加的。

(註二三六) 同上(註二三四)。

(註二三七) 同上，第十二號，點子是我加的。

(註二三八) 同上，第三號，點子是我加的。

(註二三九) 同上，(註二三七)。

(註二四〇) 同上，(註二三七)。

(註二四一) 同上(註二三五)。

(註二四二) 同上材料第二號(一九三〇，八)「國×部」決定的「組織任務」。

(註二四三) 見一九三〇，一一，一六收到的來信。

(註二四四) 參閱「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三〇至一三一頁

(註二四五) 「俄羅斯大革命史」，七頁。

(註二四六) 同上(註二〇四)六八頁。

(註二四七) 同上，九九頁。

附錄

「現在應該記着這種無疑的真理：即馬氏學說者應顧及靈動的生活，確切的事實，而不應繼續爲昨日的理論所牽制。」

「誰要照舊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完成』的問題，誰就要使活的馬氏學說成爲死的字句的犧牲品。」

「現在要是誰祇講『工農民主專政』，誰就落伍在生活之後。他因此實際上就投奔布爾喬亞派，反對普落利他製特的 Class struggle。因之，就應該把他送到『多數派』革命以前的古物陳列所去。」(Z. L.)

怎樣切實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商榷

一 前言

關於中國經濟結構的研究，其重要性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但是，我敢說現在不過系統的才開始，而且此項工作亦非易易。首先，一向來我認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還停滯在『買辦』階段——當然，我並不反對介紹，而且我深以為如『資本論』一類的專書迄今尚無人翻譯出版為奇恥大辱。理論是買辦式的，於是革命事業便不能不是『奉旨』『照辦』。這用不着舉例便能彼此『心照不宣』，但說來不免含有痛心疾首的苦味。當然，那種一杯水倒來倒去的抄襲，更不過『負販』之流，還說不上大買辦二買辦！復次，因為買辦關係，差不多根本就允許從實際與實踐中，鍛煉出戰鬥的武器。這還不說別的，一般形式主義的機械論者，差不多同樣都認為帝國主義的商品照理論上說來是同民族工業的商品立在絕對衝突的地位，有了帝國主義的商品，民族工業只好『關門大吉』。事實上人們絕未從剝削關係中（雖然許多人口口聲聲在那裏特別喊剝削，這因為人們目的只在注意『封建剝削』故），

理解實際的重工女工，夜班，工作時間多，論件計工，包工以及粗製品等等關係。因此，中國資本主義居然能在矛盾中生長起來，更是人們未曾夢想過。我們檢閱一般的研究，試看有誰注意到如上所說的什麼統計調查過呢？有誰懂得『中國一份錠子每年要用四份花』，那種『超雙工的工作制度』（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段）呢！離開實際而談中國經濟問題，真是白晝見鬼；離開實際而講什麼方法論，真是海外奇談。至於說到實踐，請問一些買辦先生們，實是什麼，從何踐來。最後，政治與學術之自由，生活的限制等，亦免不掉都是研究之障礙。當然所有這些亦僅僅只是障礙而已，我們現在雖然還不能完全肅清障礙，但亦未始不能夠越過障礙。一切都看我們自覺的程度與決心如何。

偉大的歷史時代逼近我們的前面，人們提供出更切實的研究成果與行動的理論來呵！

二 從經濟變動到社會變動與政治變動

至於我，因年來事實的限制，除了把『中國經濟研究』第二分冊『中國農村經濟』大略寫就之外，實未能多寫東西——并非不寫，而是大部份時間花費在深入的研究中國資本主義之史的發展與政治問題上。但同樣令人不快的，就是拙著農村經濟的草稿，亦隨着上海的戰雲消失了。因此，關於中國經濟研究各分冊究竟短期內能否寫出，在我自己尚屬疑問。但是，我終於有這樣的決心：一兩年內，無論如何

都得把「中國經濟研究」各分冊全部草稿寫出，假使目前的世界與中國不會就有「了不起」的變動的話。此外，個人另外關於近百年來中國的變動，很快的尙擬系統的提供出自己的意見，作爲「中國經濟研究」延期出世的補救。在這裏的所謂研究，是將年來我自己研究所得概括的公開出來，作爲大家的參考。自然，真有誠心誠意建議，討論與指示者，無任歡迎。能予以後研究上的幫助者，當然更是盼感！

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我是完全遵守着這樣的公式：經濟變動→社會變動→政治變動。我并怕別人祇爲機械論者，自然，對於上層影響下層我亦未有絲毫的忽視。我不過覺得如下的至理名言，便就是我們方法論的一綫光明罷了。

「在考察這些變動的當中，我們應該常常將自然科學的精密所能證明的經濟的生產條件之物質的變動，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諸形態，要之，即人類用以認識這種衝突并打破這種衝突的意識形態，區別出來。」

本着這樣的見地，我耐心的過着研究的生涯。以下我約略的寫些意見：

第一，在還沒有打入本題之前，我們對於歐洲資本主義未侵入時，中國政治經濟的情形，應當相當的系統的有以了解。關於這方面，我個人一點特殊的見解都沒有，完全同意於如下的攷察：

「中國自然經濟的崩壞與交換經濟的發展是在紀元前四世紀到二世紀。當紀元初，中國貨幣

經濟已經大大的發展了。十三世紀時，歐洲先進的國家還不過走上商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在中國商業資本已達到了統治的地位。當十三十四世紀（元朝時代）蒙古人佔有了全部亞細亞時，中國商人已大規模的經營對內對外的商業，遠勝於意大利人；中國的貨幣那時從太平洋直可通用到波斯灣與裏海。從這種貨幣不祇是金錢而也有紙幣一點看來，就可以知道中國交換經濟的發展到了何種程度。在十三世紀遊歷過中國的意大利商人馬可孛羅在他的遊記上說：「一切人民到處都願意接受這種紙幣，因為他們不論到那裏，不論購買什麼東西，商品，珍珠，寶石與金銀等，都可以拿紙幣付價。紙幣可以購買一切東西，也可以支付一切。」

『關於手工業，照馬可孛羅說，在十三世紀後的時候，就比歐洲發達得多了；並且比一部分歐洲最發達的地方如意大利亦進步得多。中國當時手工業已發達到很高的分工和專門化的程度。在十四世紀時，手工工作坊得着廣大的發展，磁器，棉紗和絲的手工作坊，不但一點都不差於歐洲，並且在分工和專門化程度方面說，遠超過於歐洲。……就是在十八世紀末葉，他們亦不讓於西歐。』

『中國與西歐一樣，商業資本的發展，即商業資本的侵入農村，鄉村經濟的商品化，農民的地位的加劣。……中國商業資本時代的歷史……就是農民反對地主及商業資本的不斷的暴動的歷

史。

『中國的政府同西方商業資本的政府一樣，是一個依靠貴族及商人的聯合集中的專制政府……在經濟發展最高統治中國的元朝是中國專制政體發展的最高政治形式。這時的中國專制政府適與歐洲十八世紀末最著名的專政國（法奧俄）相像。明·清兩朝亦是地主與商業資本的政權。』（高峯譯『西方革命史』一二〇至一二七頁）。

在我們研究目前中國經濟結構之先，如上的了解歐洲資本主義開始侵入時的中國情形是很重要的。這裏很明白的，在百年前，中國尚且不是純封建的自然經濟支配着吾人的生活，政治上久已是『商業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統治』；那麼，近百年來時代的進展，即使是很緩慢的，亦總不至於『打道回府』罷！而況近百年來中國實際情形的變動不一定都緩慢得很，有時亦曾突飛猛進過呢？

第二，我們知道從十八世紀的中葉後，西歐的英國爆發了產業革命，隨後在十九世紀之初，法德等國的產業變革亦先後開始，而英國便在此時完成了她的產業革命。這一歷史上偉大的變動，對於中國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開始，歐洲資本主義發達至帝國主義階段，對於中國經濟的變動之關係尤為嚴重。假使我們認為閉關自守的中國，久已為廉價的商品猛烈的砲彈轟倒了它的萬里長城，關着大門再也不能理解中國問題，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的有機結構已經形成，那麼，首

先對於西歐的產業革命是值得深切的注意。

鴉片戰爭前英國的產業革命已經完成了。因此，深一層的認識，我們與其說爲了鴉片貿易英國資本家階級要對中國宣戰，反不如說爲了棉紗棉布以及毛織物等商品市場，決定了他們在產業革命後非來一次下馬威不可。在「資本論」英文本第三卷上，我們讀到馬克思引英國人的報告說：

“Immediately after the Chinese treaty such great prospects for a tremendous extension of our trade with China were held out to his country, that many large factories were built expressly for this business, for the purpose of manufacturing the cotton goods mainly demanded in the Chinese markets and there were added to all our already existing factories.” (P. 572)

『在中國條約（按即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曙）之後，馬上就有展開我們對中國貿易的大希望，有許多大工廠是特別因此建設起來的，他們的目的在製造棉貨以供中國市場的需要。』

（譯文依照李季在「馬克思傳」中冊的原文）。

英國資本家是這樣的屬望於鴉片戰爭條約上的利益，那麼，在法德等國家的產業革命先後完成時，其擴張市場，分割勢力範圍，形成爭奪租界與鐵道的敷設，當亦是必然的發展了。這便是中國經濟後來發展的不平衡，形成幾個中心區域的開端。

中國不是孤立海上的荒島，自從它與全世界握手那天起，它總是與全世界息息相關的。它主要的是外鑠的發展起來，它近百年的變動大部份是外來的誘致，它的前路是根據國際的關係為轉移；所有這些，在我們熟知西歐產業革命及其後資本主義發展到垂死階段的帝國主義情形，將有不少的幫助，甚至可說只有這樣才能確定我們的認識。

第三，在下面我們將要敘述到中國資本主義主要的是外鑠關係發展起來，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一則打破那些關着大門解決中國問題者的錯誤；一則指示出它今後的道路不能不與世界大勢一致，而且它的勝利還有待於國際間直接間接的幫助，當然這是根據如上的觀點來的，而且似乎這正是正確的前提呢！

但這裏，我們却必須敘述歐洲資本主義侵入後所引起的變動——特別是它的破壞方面。

從鴉片戰爭起不過僅僅十年間，在兩廣爆發了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這當然不是偶然的。這不能不是歐洲資本主義給予中國的覲見禮。原來歐洲資本主義的商品在鴉片戰爭之後雖未能潮湧一般的輸入中國，然而總是或多或少的有加無減，這是事實。中國舊來的手工生產遇着機製的洋貨，不能不失敗，這亦是事實。這便在城市與農村中，特別是在南方的農村中使得大批的手工業者無工可作，相對的過剩人口便於以出現——這是後來民族工業發展的基本條件。但是資本主義的商品雖然破壞了中國

原來的手工業，它却改頭換面使得中國原來的商業資本家階級得到意外的發展。從而商業與高利資本又殘酷無比的摧毀農村經濟的基礎，加緊了土地的掠奪。當然，先之以鴉片的流毒，繼之以鴉片棉紗棉布等商品的發酵，再加以商業高利資本的淫威，南方的農村斷未有不發生劇烈之變動的罷！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是生長在這個基礎之上，太平天國革命中土地革命的色彩最濃厚也是這樣的關係。太平天國運動為什麼發動於兩廣，這裏附帶的問題是很容易了解的，那便是當時的對外貿易集中在香港廣州；從而廣東福建的失業失地者在太平天國革命前後大批的逃向南洋去當豬仔，亦是『不解決之解決』的問題了。

假使我們說太平天國運動是鴉片戰爭的產兒，而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又是它的催生劑：那麼，我們便又不得不承認後來的義和團運動是英法聯軍的產兒，而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同樣亦是一劑催生藥。

很明白的，義和團運動與太平天國革命的目的雖然不同，然而它在本質上却沒有根本的差異，它同是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結果，它是歐洲資本主義的商品賜給中國的實惠，它是農民與手工業者『生地失業』的結果。因此，這一次幼稚的運動，照事實看起來，是一種反動的，因為它保護舊制度；但『這次農民運動，決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後中國革命的先兆』（拉底

克）。義和團運動爲什麼發生在華北呢？沒有旁的關係，這是在南京與天津條約之後，中國的對外貿易由華南逐漸移到華北，對外貿易的中心已經『喬遷誌喜』了！從而此後華北的過剩人口逃到東三省去墾荒，滿清皇室老巢的東北不能不有以開放，亦附帶的說明了。

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之役，歐洲資本家階級佔據了全中國，并由此準備實際的分割。從太平天國革命到義和團運動，全中國的民衆爲了自己的死活，不但要土地而且要政權，不僅反對外國的侵略并反對本國政府的腐敗，當然，這裏我們可以說後來中國革命色綱領，便在這數十年間有了雛形——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革命的勝利必須推翻本國的統治階級。

這便是歐洲資本主義所給予中國的破壞之結果，這亦是歐洲資本主義所給予中國建設的發端。誰再要關着中國大門來解決問題，那真是撇開實際於不顧，專門拿唯物辯證法來開玩笑。

第四，我們認爲歐洲資本主義的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問題中最重要中心問題，是認爲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空前的大變動於以開始。事實難道不是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一樣的更明白嗎？憑藉對外貿易的發展，從中國原來的階級關係中生長出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就是所謂買辦階級。這我們要以特別注意：這一建基於對外貿易上的買辦資產階級是中國大資產階級的『大阿哥』，正因爲它的本質太差，因而中國資產階級與一般的東方資產階級是一般無二的無恥無能——若說有差異，那便是更其卑

其卑污苟賤，陰賊險狠。

買辦資產階級是從舊來的商業階級與地主階級中生長出來，他的發祥地雖然主要的在廣東福建，他的事業，雖然主要的在洋行和大的百貨商店裏面；然而從兩廣到全國，從都市到農村，從大洋行到小的洋貨店及貨郎的貨担；從大買辦二買辦到洋貨店老板，挑担的貨郎以至於土豪劣紳和基督教徒；所有這些，便形成佈滿了全中國的買辦制度與買辦資產階級關係。

買辦資產階級是不能且不敢反對他的主人，因此他與中國民族革命完全立在正相反對的地位。這但由他的政治經濟關係看來便可明瞭，正不必等待一九二四年雙十節那天陳廉伯在廣州舉行商團暴動來作事實上的證明。同樣，買辦資產階級出生於舊來的階級中，他正利用商業與高利資本掠奪農民的土地，因此，他與土地革命亦正好立在完全相反的地位。但這我們不能不知道，他們是反對滿清統治的，一則是反映爲了他們主人利益必須推翻滿清的皇室；再則滿清皇室是不能保障他們利益的，這於華僑贊助辛亥革命可以概見；同時，他們反對滿清是準備自己走上政治舞台，或者在政權上分得一杯羹。

應當說買辦的利益同他們主人歐洲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并與民族資本的利益完全衝突，然而事實上却又不盡然。這未始不是由商業地主而買辦資本，由買辦資本而民族資本，照唯物辯證法

看來成了否定之否定了！然耶否耶，留在後面去敘述。

第五，歐洲資本主義的商品破壞了全中國農村經濟與手工作坊的生產關係，并在南方豢養出買辦資產階級來，同時，在華北亦因以誘致了一部份滿清官僚的資本化，出現了官·僚·資·產·階·級，曾有人叫他作封建資產階級。

官僚資產階級的出現於華北同買辦資產階級出現於華南一樣一點都不奇怪，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書呆子和形式主義的機械論者才會否認如下的事實，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實：

從鴉片戰爭繼之以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之內憂外患，地主商業階級的滿清統治走到日暮途窮的地步，然而新興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過剛才投胎，還沒有力量起來代替他乃至推翻他。因此，他不但不會自己走進墳墓，而且還企圖最後與歐洲資本家階級拚個你死我活的決戰。於是所謂官辦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以及交通工業乃至礦山銀行便開始建設起來。這便形成官·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的·基·礎，從盛宣懷到梁財神，從李鴻章袁世凱到後來的整個北洋軍閥，便都列在這一欄內，或者是這一階層的代表。

開始抵抗外資的商品與大賤的官僚資本，一旦戰無不敗，便只好賠款割地，求和息兵，投降帝國主義。因此，正不必等到袁世凱簽定二十一條，我們便應該認識他們與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久已成爲死

對頭了。復次，他們原來就是田連阡陌的大地主，愈是資本化他們便愈加同土地的關係密切起來，因此，土地革命亦是與他們利益衝突的。但這裏，他們同買辦一樣是或多或少反對滿清統治的，這不是因為滿清的統治對於他們有了不起的利害衝突在，而是他們在經濟的地位上逐漸有了辦法，準備取滿清而代之之故。但在開始的時候，這一關係是不明顯的，一直等到後來辛亥革命時才完全表現出來。

應當說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沒有什麼衝突在，而事實上在對內的政治與軍事上說來，買辦多依靠官僚，在對外的經濟與政治上說來，官僚又多恃買辦。另一方面官僚與民族資本亦不應當有了不起的衝突在，因為前者的基礎在軍事，交通，銀行與國營重工業的基礎上；後者則在絲，棉，麵粉等輕工業的基礎上。但是事實上亦不是這樣簡單，問題正多着呢！

第六，我們認為近百年中國社會空前的變動，在於經濟上的變革發生了階級的分化，因此接着我們必須敘述點關於民族資本的出現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生長。

首先我們要很明白的認識：民族資本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是從買辦官僚的血統中生長出來，他是從舊來的商業階級與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他經過歐美資本家階級或多或少的扶植，建基於輕工業，發祥於不南不北的東南，恰與官僚買辦資本鼎足而三各自形成其半獨立狀態的經濟區域——這當然是大體的認識。不成問題的，自從他呱呱墮地之日起總是多災多難，外來的壓力與內在的阻礙，使

他不能『見風長見水大』，有如人們所期望於他者。而且他的前途亦大體只有『夭折』的『收場』，不能『壽終正寢』，有如迺祖迺父歐洲資本家階級一樣。

事實是這樣的：當着中國對外貿易還集中在廣州的時候，因為對外貿易的需要，絲茶的生產便不能不有所改進。於是在鴉片戰爭後的不久，便由南方大買辦陳廉伯的迺祖陳啓元從意大利購買絲車，建設新式製絲工場從事繅絲。以此，便使得今日的廣東三角洲一帶成為中國絲業的主要區域。當着一八六一年福州開市通商時，『當時茶商購入英國機械，設廠製茶，大獲厚利，一時開辦三廠』（『今世中國貿易通志』）。於是茶的生產，亦開始部分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領域內。這不能不是民族工業從買辦血統中生長出來的鐵證罷！

當着中國對外貿易重心由南而北，一八七八年，左宗棠便在甘肅蘭州創辦織呢總局。一八八八年李鴻章『乃設立機器織布局及紡織新局於上海』（『今世中國實業通志』），『其時盛宣懷乃募集商股，千次年又重新改組為三新紗廠。此外繼此而起者，則為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張之洞氏所創設之武昌織布局，及上海之裕源紗廠』（『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這亦不能不是民族資本從官僚資本中生長出來的史蹟罷！

民族資本從商業階級與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是用不着說明的。至於他們在開始往往與外人合資經

營，例如商務印書館與三北公司，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暗中勾結外資，特別是在麵粉工業和紗廠工業中更其如此，亦是公開的祕密。

上海在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後不久，便取廣州對外貿易地位而代之，并與廣州、天津等新的都市對立起來。因了交通的便利，地點的適中，於是民族工業便從此生長起來。於是中國經濟區域的雛形，便於以形成。

既然民族資本是從買辦官僚的基礎上生長起來，而內在與外來的一切關係，都與他有直接間接的血統因緣，那麼先天或後天的決定了他與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不能不同他迺祖父是一樣的態度。因此，正不必在五卅運動中經過華商紗廠聯合會的反對，更不必看『三月二十』事變的到來，亦不必等到『一二八』上海事變東南銀行老板與紗廠主來最後證實了。

第七，如上我們已經知舊中國的破壞，歐洲資本主義有偉大的力量；同時我們亦附帶的說明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建立，階級的分化，歐美資本家階級亦有或多或少的關係。於此，我們再要補足那外資直接參與建設『新中國』的作用。這裏，我亦大體上同意如次的論調：

『在分析中國工業發展後的社會成分以前，應當說明這根本問題：

『帝國主義者曾否發展中國生產力呢？如眉目的說發展中國生產力帝國主義沒有一點作用，

那麼在大戰前，外資在中國之建設鐵道，開採礦山等等事實，我們有詭辯理論否認嗎？故帝國主義對促進中國生產力有很大的功用。

『促進中國生產力是什麼意義呢？煤鐵係中國所有，帝國主義未運來一點。勞働力他也未創造，數百萬農民自然生成的；現在亦還有數千萬無財產的人民。固然，這些勞働力還不是無產階級。因為無財產的人民變為無產階級，只有當他被資本主義企業家僱用創造利潤的時候。』

『究竟帝國主義的功用是什麼？不是別的，他們打破了中國與世界分隔的壁壘，組織中國的鐵道，使中國與世界經濟聯合及造成世界經濟之影響。外國投資使鄉村過剩勞働力與工業生產結合起來，這工業生產造成資本主義的經濟，這經濟破壞了鄉村中舊式經濟的基礎，因此他在此是有進步的作用。對帝國主義功用之實際回答，承認他在中國發展上起很大的作用，其意義并非擁護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我們知道資本主義起進步作用時，剝削民衆，使民衆破產，貧苦，才起作用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方法，除使民衆痛苦外別無路可走。』（克仁譯拉克著「中國革命運動史」）。

外國資本直接參加中國建設的事業在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後，這是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階段，過剩資本不能大量的流出之故。同時各國的產業革命，大體上都在此時以前完全告一段落，最落後

的俄國在這十九世紀末了之九十年代，亦是蓬蓬勃勃的在生長着。而同時滿清統治在內憂外患之餘，再不能有絲毫的抵抗力量，不能不任人宰割而無可如何；至於，所謂中國天產之豐富，勞働力之衆多，更是惟利是圖的資本家相率爭先恐後前來的根本原因。

因爲中國經濟是在天翻地覆的變動中，故此在中國階級關係中亦是五花八門，對流得十分劇烈。這其中帝國主義資本家階級往往居於主動的地位。自然，這錯綜繁複的階級關係，不是一目便可了然，原來中國經濟的結構，就已不容易認識呵！

第八，一談到中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問題，似乎總有人以中外資本立於絕對衝突的地位——這是因爲人們提到中國資本關係，不但把外資除外，甚至不拿買辦官僚歸於資本的範圍內的結果。其實，就『全面』看來，首先還不一定是中外資本衝突的問題，而是帝國主義間在中國搶奪市場與分割範圍的矛盾問題；反而中外資本間不一定有了不起的衝突在。例如買辦與帝國主義間根本就說不上衝突，說有，那不過反映各自主人的矛盾而已。復次，在中國資本關係間，買辦與官僚，買辦官僚與民族資本在事實上亦有或多或少的衝突。至於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的前途，那已經是整個中國民族與帝國主義的問題，說不上單純是中外資本的衝突了。而事實上商品與商品間，有的是精粗製品之分野，例如粗紗與細紗之不同，這使得就是民族工業亦不一定與帝國主義都有了不起的衝突在。當然，僅

就民族工業說來，中外資本的對立是很嚴重的。

說到中國資本間的衝突，我們應當很明確的看到買辦資本與民族資本，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的所謂衝突在什麼地方？買辦資本與民族資本，一般說來他們的衝突是商品與市場問題，是反映帝國主義的矛盾問題。然而，時至今日，民族資本既然有從買辦中產生者，而民族資本之存在，又日益帶上買辦性質，直接隸屬於外國銀行資本，於是山對立到統一，亦是事實上所常有的。而況當前的勞資衝突，往往使資本間的衝突銳減呢！至於官僚與民族資本的衝突，除了政權外便是稅收問題，然而這已不是他們間了不起的問題了。

歸根結底說來，以經濟為基礎表現於中國統治的資本關係間的問題，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對立，主要的是英日美在太平洋上的爭霸，是因為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的矛盾；復次才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利益的矛盾。在這中間商品市場問題，關稅問題，勢力範圍問題以及一切特權與不平等條約等等皆是。在這下面，中外資本，買辦官僚與民族資本；尤其是歷來所謂軍閥問題，都可求得解決。

當然，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政治經濟的矛盾問題，最當前的還是勞資問題，假使我們把中國政治經濟問題放在世界系統內去理解，那麼，這一根本關係更必須切實把握住！

第九，歐洲資本主義所給予舊中國的破壞，在上面關於太平天國革命與義和團運動中我們已經敘

述過了；下面我們再要敘述中外資本所誘致的繼承太平天國與義和團的事變——辛亥革命。

●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它不但是資產階級的領導而且是最後推翻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商業地主的滿清統治。當然這是中國階級分化，資本主義相當發展的結果。就階級關係的變動看來，應當說中國的民主革命在此時已告了一個段落，因為當時取得政權的是北方大資產階級買辦官僚的代表，內中以官僚資本為領袖。但是領導這次革命的動力，應當說是民族資產階級，然而，因為他的經濟基礎還很薄弱，當然，最後的勝利不會屬於他。但是，就革命的任務說來，它是失敗了，而且應當說它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這一承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的辛亥革命，事實上對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的政綱完全丟掉了——既未實現土地革命，而對於反帝的民族任務，不但無從談起反而還在帝國主義影響之下。然而，辛亥革命終於表現了偉大的作用與意義。那便是，一方面它告訴我們中國的「二月革命」只能這樣的伴演，只能這樣作一結束。另一方面，它更告訴我們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不是資產階級所能完成的，民主革命的勝利有待於革命運動之向前發展，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然而，此時的無產階級不但力量薄弱，而且根本還未走進政治舞台呢！這樣，辛亥革命，又如何能夠不至失敗！！

但是，辛亥革命的失敗與太平天國義和團的失敗完全兩樣，這是我們必須了解的。太平天國與義

和團的失敗，主要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沒有資產階級領導又沒有無產階級來收場，當然不能不失敗。辛亥革命是有了資產階級的領導而沒有無產階級出來收場，一般說來它的失敗不一定是必然的；祇不過因為資產階級到了東方，事實上只能使民主革命流產而已。

然而，我們必須完全了解：太平天國與義和團是中國破壞的結果，辛亥革命是由破壞開始了建設，資本主義相當發展，階級關係根本變動的所致。

第十，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在國際方面發生了空前的事變——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受歐戰之賜，中國民族資本走進黃金時代；當然日本帝國主義亦更進一步的鞏固它在中國的地位。僅僅在歐戰前後計十年間，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止加倍的生長起來，簡直在中國意義上說來，它已大體上長成——在中國取得支配地位。拿它與外來資本主義商品放在一起與舊的手工生產總對比，更是在吾人經濟生活中取得絕對的優勢。這裏，我們看下表便可明瞭：

歐戰十年間中國棉紗的消費與生產

(單位擔)

——根據「今世中國實業通志」上的統計改製而成——

年次	消費總額	國外輸入紗	國內生產紗	輸入百分比
----	------	-------	-------	-------

一九二二	三・一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七四%
一九二三	三・九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七〇%
一九二四	四・一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	六〇%
一九二五	四・二〇〇・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	六一%
一九二六	四・九〇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
一九二七	四・六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〇〇	四三%
一九二八	三・八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〇	三九%
一九二九	四・七〇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三〇%
一九三〇	五・三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
一九三一	五・七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〇	二二%

從上面的統計中，我們看到：從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一年十年間，國內棉紗的生產由八十萬擔增至四百五十萬擔，計增五倍以上，這不能不表示歐戰十年間紗廠工業是突飛猛進的發展着。而全年消費的總額不過五百萬擔左右，國內工廠的產品便在四百萬擔以上，洋紗的輸入由二百餘萬擔減至一百萬擔左右（近年更減至二十餘萬擔），由百分之七四減至百分之二二，不能不是一外國棉紗在中國市場

自屬不能活動』，『國產棉紗及市布進步甚速，大有奪取舶來品地位之勢』（『民十八華洋貿易總冊』）。以此爲例，我們應當想像到民族資本至此的相當長成，在吾人經濟生活中取得支配的地位。這裏，五四運動的到來，提倡國貨，發達中國實業之盛極一時，亦是當然的了。從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日臻鞏固，準備參加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準備取官僚軍閥的統治而代之，亦沒有疑義。於是，由買辦而官僚而民族資本，便購成中國大資產階級中三個部門：在政治上互爭雄長，并利用軍事力量的武器，演成民國以來的軍閥混戰。

第十一，軍閥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產物，他的基礎，外力是帝國主義，內而則是新的都市，即是大的重要的經濟區域。當然，他含有或多少的封建意味，假使誰要把他當成封建殘餘，有的是他的權利，然而軍閥所代表的却不是舊的殘餘，而是新興的資本關係。進一步的分析，就主要支配他的力量看來，他不僅不是封字號裏的諸侯，實際他原亦是帝國主義的工具，與帝國主義商品與資本的買辦處於一樣的地位，他是帝國主義政治上的代理人——如果你高興，不妨叫他做『政治買辦』。但確切的說，他雖然是代表資本關係，就他混戰的作用看來，他往往表示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因此，我們叫他做資產階級軍閥，同時也可以叫他做封建軍閥。應當說他是資本與封建意味的混血兒，他是雜種。

然而，他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

從上屬資本關係看來，帝國主義的商品與資本雖然有了經濟上的買辦，而保護商品與資本統治全中國，從大城市以至窮鄉僻壤，不能不需要商品與資本的保護者，不能不需要政治上的代理人；僅僅依靠沿海沿江的砲艦是不能夠的。於是，軍閥的軍隊不能不是帝國主義陸軍的別動隊，於是帝國主義不但拚命供給他的武器，并直接幫助他養成軍事人才，組織起廣大的軍隊。同時，因歐洲資本主義的侵入，形成了幾個重要的經濟區域，新興資本家階級應運而生，於是軍閥不但有了外力的扶植，更有其內在的基礎，他不但是帝國主義的『政治買辦』，更兼職兼差，同時代表新興的資本關係。

外來帝國主義的矛盾，內在資本關係的衝突，軍閥又如何不趁火打劫，企圖擴充自己勢力，搶奪大都市，以至於在政治上找得出路。這樣，他們又如何不長年累月的混戰呢！

但這裏，我們更要注意到軍閥在社會上最下層的基礎——廣大的失業失地的農民羣衆。

中外資本與商品對於全國農村經濟徹底的摧毀於下，統治階級橫征暴斂於上，再加以天災人禍的淫威；於是，在歐戰前和大戰中，中國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農民失業失地的問題便隨着極端的嚴重起來，中國農村經濟便遇到天翻地覆的崩潰危機。這樣，從農村中跑出來大量的過剩人口究竟怎樣辦呢？革命嗎？領導階級還未出場，幹不起來；而且在太平天國興義和團過程中，什麼也沒

有得到，辛亥革命的結果比滿清末年還要壞：保守的農民，當然在此不會採取革命的辦法。然而，他們自己不願活活的餓死，於是一部份挺而走險，一部份便從吃糧當兵找出路。跑南洋，到東北開墾，以及到工廠作工，當然只有沿海沿江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一部分農民有此優先權，而況南洋的阻禁，東北與城市中亦容納不了許多。於是，愈到內地，兵匪的數量愈多，軍閥的派別也愈複雜；然而，大軍閥終於在重要的經濟區域裏，在新的都市裏，并與新興的資本關係相依爲命，這都不是偶然的。

總結起來說：軍閥是代表資本關係，然而，他亦有封建意味；軍閥戰爭是發生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是前此所未有的——只有這樣去理解問題，然後我們才知道要怎樣才能消滅軍閥統治，才能結束軍閥戰爭。否則，徒然在資產階級尾巴後面常反對『內戰』的應聲蟲，那是很可憐的呵！當然我們要反對軍閥的內戰，因以消滅軍閥，消滅帝國主義政治的買辦！！

第十二，外來的侵略，內在的發展，從此使中國危機四伏，并於『夾攻』中昭示了他應走的道路——那就是從太平天國以來經過辛亥革命及歐戰十年間修正後的政綱：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買辦資產階級以及打倒軍閥。很明顯的，這政綱的骨子裏是推翻中外資本關係對於中國的統治；這中間包含有民族問題土地問題以至廢止私有財產問題，可惜，直到今天還成其爲問題，未能成爲真正的行動綱領。

這沒有別的原因，這由於我們不了解中國經濟的變動，拋棄資本主義之史的發展，拋開階級的分化，拋開革命的發展來處理問題之故。

人們再也不能不平心靜氣的來認識這些關係了：

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事實告訴我們，農民自己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不能建設自己的政權，不是革命的動力。農民不在資本關係領導之下必然要在無產級階級領導下才有出路。

然而，中國資本的關係怎麼呢？

辛亥革命後，買辦官僚資本，妥協舊的商業地主階級上台了，他們不能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務。他們只能完成反革命的任務，民國二年的二次革命，被北京政府用武力鎮壓下去了，這是官僚資本露出本來反革命面貌的鐵證。民國十三年雙十節那一天，陳廉伯在帝國主義直接幫助之下，來上一次商團暴動，同樣是買辦資本露出反革命面貌的鐵證。『有其父必有子』，那麼，民族資本家階級在『五卅』連中的妥協猶豫，在『三月二十』到『四月十二』與『四月十五』的必然反動，不但應無疑義，而且事前我們就應當看到。這樣說來，依靠資本關係來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那簡直是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出賣行為；至於先依附民族資本，後來更依附中小資本，往後更企圖依靠農民來打天下，真是極端背叛出賣的能事。又何往而不『失敗』——又安得不形成貨真價實的『失敗王』

義」呵！！

農民與資產階級在中國近百年史上只能做到他們所應做的，我們不能對他們有任何的奢望。當然，對於農民，主要的貧農和雇農，他們自始至終都會表現友軍的作用；資產階級則愈往後將愈益暴露他們對內則保守反動，對外則卑劣無能。

普羅利他裂特是革命的台柱與動力，只有他才能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只有他才能領導農民推翻中外資本的統治。這用不着多所說明，我們但看『二七』後中國革命才上軌道，『五卅』又是他們的拿手好戲，省港罷工的偉大幾乎是歷史上所未有過，漢口九江收回租界，上海偉大的三次爭鬥，所有這些，都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否定，都是未來的一線光明。

近百年來，隨着經濟的變動，各階級都演奏過他得意的一幕，目前全國的貧農大眾正在伴演壓軸——東北義勇軍反日的民族戰爭，南方農民的土地爭鬥——而推翻中外資本統治的大軸正有待於中國無產階級在國際幫助之下出台表演，這是歷史的必然，想來絕不會例外！！

對於中國經濟的研究不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嗎？然而，我却認為這是我的收穫呢！！

三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些問題

上面可說是對於中國經濟研究的綱要，當然它是很據實際的材料寫出來的，并不曾加入一點未研究的見解。但是，我亦并不是希望誰完全同我一個樣的主張，這當然辦不到，這裏把它寫出來，無非供人們的參攷而已。

在上面的敘述中，大體上把我的研究概括的表示出來了。但是，這不過僅僅是研究的提綱，它不能代替研究。也許在最近的將來，有可能把如上的提綱，充以『血肉』，寫成專篇的論文或專書發表出來。

以下我再拋開社會變動與政治變動，純理論的提出一些問題來。

我感覺到在中國經濟問題中，有很多首要或次要的問題，構成目前論戰的障礙，甚至丟掉。這樣，影響在爭論中便往往難於清理出一個頭緒來——有時不能不令你感到『烏煙瘴氣』的『混亂』。問題不能理出一個頭緒來，終於不過混戰一場，難於得出最後的結論。於此簡單的提出我的意見：

第一，關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許多人首先着眼於它『倒霉』的條件，理論的甚至可說玄學的『外壓』『內阻』的論調便斷送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最糟的，是已發展的事實亦幾乎被這種鬼畫符的機械論所蒙蔽了。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反對首先考察它有關係的條件，而是認為所謂條件當不能離開實際去爭執。同時，我們不但要看到它一切倒霉的條件，更要發現於它有利的條件，不然，便不能不在客觀意義上不直覺的爲它哭窮，而爲『大貧小貧』的以後擁護者了。

不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順利的發展在『外壓與內阻』的事實，特別是關稅不自主與土地革命是其中的骨幹。大之，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亦是形成政治上的嚴重問題。然而，它亦何嘗沒有不倒霉的條件呢？爲什麼我們把那些於它有利的條件撇開不理呢！

具體說來，國內市場的廣大，帝國主義對外貿易的需要，天產的豐富以及關於資本之內在的積蓄（主要的買辦商業與高利資本）與外來的移植以及進步技術的輸入等等，無一不是它的有利條件。而這些條件，的確確對於它的發展表現過作用。當然，這是人們所不願（因對於政治上有不利）亦不能理解的。但這還不要緊，而忘記了如下的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最有利的條件，便不能不是『背叛』『修正』的根源，成爲不可饒恕的錯誤了。

每一個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假使他真的根據什麼馬克思理論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那麼，他能，也不應該忘記如下的理論，否則，他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而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來招搖撞騙罷了。什麼理論呢？在『資本論』英文本第二卷上，我們讀到：

“On the other hand, the same conditions which are the cause of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especially the existence of a class of wage laborers, also demand the transition of all commodity production into the capitalist mode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P.44)

「在另一方面，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即一個工資勞動階級的存在——的同一狀況，使一切商品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譯文照李季氏「馬克思傳」中冊的原文）

創造剩餘價值的工銀勞動階級，是被人們研究中國經濟時忘記了，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忘記了這廉價勞動的衆多，忘記了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條件，當然看不見中國資本主義事實上在那裏發展。從而看不見中外資本家高度的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因此，中國的勞動階級過的是非人生活，自亦不會在人們的注意中，這樣，儘管天天在那喊反對封建剝削，其結果不但不能理解資本的剝削關係，甚至在客觀上還必然否認資本的剝削：人們只注意封建剝削的『了不起』，當然有意無意中就是默認了資本剝削『并不見得利害』，這是應有的暗示。這還不是十足的資本家階級的辯護士嗎？！

假使人們真要了解中國經濟問題，那麼，對於這被高度剝削的廉價勞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之有利的基本的條件，必得首先了解：了解他的來源和衆多，了解他如何被剝削以及剝削到了如何

嚴重程度，了解他過的什麼樣的生活以及爭鬥的目標，只有這樣，然後他的研究才有結果，才不致幫助了敵人，才不是深陷於民族資本主義的泥坑，才能擺脫資本主義意識的支配！

第二，很明顯的，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固然有『內阻外壓』的倒置條件，同時有利的條件而且是基本的條件亦充分具備；那麼，從矛盾中發展起來，當無疑義。這上面我們已經明白的敘述過了，此地再概括的敘述點它如何發展起來的過程。這亦是一向來被人們忽略了的問題——當然，一方面要否認它的發展，同時就不能不丟掉這樣的實際問題。不然的話，首先不能不自己陷於矛盾中了。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根據上面的提綱，我們覺得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萌芽時期，發展時期與相當長成時期。假使我們承認『人類歷史上最巨大的事蹟就是革命和戰爭』，那麼，說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時期，我們便不能不記住鴉片戰爭，中日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三次戰爭便是中國資本主義每個時期的開始，具體的說來：

在第一期，時間是從一八四〇到一八九四年。在這期內，在鴉片戰爭之後，農村是急劇的破壞，大批勞動後備軍於以出現；買辦資本有了相當的基礎，官僚資本化亦有了眉目，民族工業便於以開始孕育以至出現。而一般說來，關於軍事與交通，重工業與輕工業，乃至銀行財政資本，都隨着歐風美雨或多或少吹到沿海沿江的地帶。此時的中國，因內在的不安與外來壓迫的嚴重，大有朝不保夕的樣

子。

在第二期，時間是從一八九五到一九一一年。緊接着前一期危機四伏，帝國主義因中日之戰的收穫，它的資本便隨同它的商品大量的向中國推進。在中國的商業地主階級，企圖挽救它的末運，不能不掛起維新變法的招牌，國人鑒於危機到來，亦不能不於富國強兵之外加以學戰商戰的注意。於是，買辦官僚資本勢必走到與外資混一的趨勢，民族資本更急劇的分化出來，在外資直接的幫助下得到相當的發展。此時，外資是露骨的宰割，民族資本雖在棉紗，麵粉，榨油，糖業，火柴等方面有了微弱的基礎，然而事實上沒有絲毫政治上的保障。不僅這樣，而外資攫奪鐵路礦山於前，官僚資本更助桀為虐，企圖藉滿清統治者的力量，搶奪民族資本的地盤以鞏固自己的基礎。於是，辛亥革命從而有了爆發的導火綫，結束了滿清之地主商業階級的統治。

在第三期，時間是從一九一二到一九二四年。在此時期內，資本家階級為首的政權，仍不能扶助中國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發展，這是因為一則上台的所謂資本階級并不是民族資本，而是買辦官僚之故；再則中國整個資本家階級，根本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民族資本上台，亦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比耳，然而，歐戰於此時爆發，意外的給了中國資本主義以發榮滋長的機會。歐戰一開始，來華的歐洲資本主義的商品，不能不減少它的份量。於是因利乘便，中國棉紗麵粉等工業便在東南有了

相當鞏固的基礎，并在吾人經濟生活中取得支配的優勢。於是民族資本便得天獨厚，駕凌買辦官僚資本的力量而上之。因為歐洲商業在此時的減退，買辦資本是未能有若何的發展。而官僚資本因忙於軍閥混戰的發動，交通礦山乃至中交銀行財政資本等等，不惟沒有發展，反而在衰敗的過程中。就外資看來，日本美國，均於此時因利乘便，攘奪前此德國英國等在中國的地盤，於是，在大戰以後，便形成英日美角逐的局面。但是，民族資本的力量雖在發展中，而大戰的結果，因北京中央政府的統治者仍屬買辦官僚，不能保障它的前途。於是民族資本外而連合國際反帝的力量，內而羅致無產階級幫助自己，并因着戰後外資加緊進攻中國，殘酷的剝削中國廉價勞動之故：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便從此爆發了。其結果，買辦官僚爲首的政權於以打倒，以民族資本爲領袖并妥協買辦官僚以及殘餘的商業地主階級力量的資本關係政權於以產生。

從上面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看來，我們應當深刻的記住：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第一時期，是開始於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革命，并承繼歐洲產業革命的力量，打破了中國閉關自保局面，結束於義和團民族革命運動的醞釀。第二期是開始於中日戰爭，進一步毀壞舊的生產關係，并在商品資本以及大廠的壓迫下，衝破了一切壁壘，摧毀了舊的政治經濟基礎，發動了辛亥革命。第三期是隨着歐戰到來，約略等於俄國九十年代的情形。在此時期，新興的民族資本與工資勞動者成爲主要的兩大力量，便不

得不產生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始於戰爭，終於革命，這裏我們要認識的是：經濟恐慌，固然
是革命有利的條件；而經濟發展，新的否定到來，亦未始不更是革命的因素呵！

於此，我們附帶要說的，也許在此次中日戰爭之餘，或然的在實際共管的局面下，還有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暫的第四期——完全奴隸化的到來（應當說在一九二八年後便已經開始了這一前途，至少是準備着走向這一前途！！）。那麼，其結果是怎樣呢？我們攷察以往幾期的歷史，不難估計它的前路。聰明的讀者，不難想像出來，恕我不往下說了。

第三，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爭論，很明顯的如上的重要問題是被人們忘記了。不僅這樣，就是下面一些次要的問題，亦不是被忘掉，便是離開實際，徒然憑空吵起來。

首先我們說被忘掉的如下的問題：（一）因為人們看不見中國資本主義有發展的基本條件，否定了中國資本主義事實上的發展，當然，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與形態是管不到的。而把握沒落的人，往往只注意停滯與落後，也許在人們的腦子中根本就沒有速度二字。這在最後，勢必影響到對於實際變動的切實理解。例如我們說俄國很落後，從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起，俄國工業資本主義就萌芽了，一直到了大戰前還是趕不上歐洲英法等先進國家。這裏，一般說來，他的發展是很遲慢的。但是，研究俄國經濟的人，假使他看不見九十年代加速的發展，他不惟不能懂得後來一九〇五年革命發

展的迅速而劇烈，更不會理解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居然先歐美高度資本主義國家而成功。中國的情形，亦有類似之點。誰要理解歐戰十年中國民族資本加速的進展，他必不能理解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飛快的發展，而領導者落伍在生活之後，便決定了斷送的必然。關於速度問題有這樣重要的關係呢？但於此不能不附帶說明的，就是反映政治經濟的社會變動，中國亦同俄國一樣，不到突變的前夜，總是表現慢性的生長，難有急劇的變動——當然這亦是速度關係。至於關於發展的形態問題，人們似乎總以為一直向上才算發展，他根本不懂得多方聯繫的社會，牽一髮動全身，從來就不會像幾何級數或算術級數那樣的發展。這是與速度問題有密切關係的，人們不懂得速度的問題，當然再也不會夢想到中國資本主義是曲綫形的向上。因此，『淚添九曲黃河涯』，人們只會在曲綫的弧度裏替中國資本關係着急，氣不過它不會『見風長見水大』。復次，因為人們再也不理解曲綫也會向上——曲綫向上就是表示矛盾的發展——因此，他對於（二）中國政治經濟方面一個最重要的新的都市的出現與重要經濟區域的分野和對立，當然再也不會理解。空喊經濟上的不平衡發展，這真正不平衡問題擺在眼前却沒有人從事實去答覆。這樣，經濟上的不平衡尚不了解，那麼政治的不平衡，當然只有不能處理了，對於城市不平衡的經濟區域尚且如此，那麼，對於農村與城市的不平衡問題便不能不閉圖吞棗的過去。至於如何從事實上來佈置政治上的平衡問題，當然更不在人們的『下意識』中。見風使舵，

永遠落伍在生活之後，是應付而不是推動，自然更說不上領導。這樣，正因這樣，什麼軍閥完全是封建諸侯，什麼豪紳資產階級，一切烏煙瘴氣的主張便於以出現。(二)至於，發展中的勞資對立，階級分化以及事實上的革命運動的生長，皆是離題萬里去解決。(四)同樣，實際問題中的小資本問題，它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地位，因此決定它的特性如何，亦都不在人們探討之中。

復次我們再說離開實際憑空爭吵的問題：(一)人們看不見中國資本主義事實上在發展着，總以理論上在『外壓內阻』的影響下不能發展，於是對於中外資本的矛盾問題，便特別予以『放大』。自然，誰要真的在中國資本主義史的發展中看輕了這問題，當然是錯誤的。但這裏，要明白首先我們是解決什麼問題呢？我們不是盡人皆知首先是解決中國經濟性質問題嗎？若然，則首先對立的當然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與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應當是這樣，而且必需是這樣，問題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若然，則我們為什麼不將中外資本關係加在一起，而牛頭不對的馬嘴的混亂起來？若然，則我們首先應當從此出發去分析實際的材料，不應當徒然作空的離開實際的玄學之爭吧！而況真正說到中外資本的矛盾時，我們更不能不從實際中了解各帝國主義的實際情形，了解投資與投貨中亦有不衝突在；了解商品中有精粗之分別，因而不一定在商品中就有了不起的衝突在；了解商品中如機械五金棉花等亦可幫助中國發展，不一定都會壓迫民族工業。所有這些，人們都是異常的含默，這爲了什麼

呢，請問！（二）說到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於是更其離開實際的徒然爭論『外壓內阻』，完全不管實際的近百年的發展，首先是歐洲資本主義的衝擊，復次更是帝國主義的誘致。問題在於首先從舊的被破壞中有了大批的廉價勞動，復次資本主義的輸入與技術的介紹，等等，都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基本條件或先決條件；從此而看它的發展，那麼，那到底是『內在』抑或『外鑠』——當然主要的判斷——便不能不是完全解決了吧！然而，人們偏要離開這樣的實際，高談所謂唯物，其實誰都一目了然那是十足的機械論！這裏，我們來一個比方：照道理說，人是由少而壯而老。於是便有人據此主張每個從母體生下來的小孩，都得如此。這裏，我們有怎樣的感覺呢？付之一笑！對於『內在』論的說教，當然我們亦是如此，但是，我們必得聲明，而且嚴重的聲明，我們的『外鑠』主張，是根據實際立論，是指的最主要的關鍵。假使有人以為我們完全不管『內在』關係，只看見惟一無二的外鑠；那麼，我們亦只有付之一笑，因為那是無中生有的謠言之故！

第四，除此而外，人們在爭論中，對於如下的幾個問題，犯了很嚴重的理論錯誤，爲了大家的研究，亦得特別提出來說：

（一）關於生產方式問題。根據生產方式來攷察中國經濟問題，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首先我們必須理解如下主張：

“Capitalist production makes of the sale of products the main incentive, without at first apparently affect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tself. Such was, for instance, the first effect of capitalist world commerce on such nations as the Chinese, Indians, Arabs, etc. But wherever it takes root, there it destroys all forms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which are either based on the self-employment of the producers, or merely on the sale of the surplus product.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is first made general and then transformed by degrees into the capitalist mode of commodity production.”(全前)

『資本主義的生產使生產物的出賣變成主要的事業，他初時暫且不顯著的侵犯生產方法的自身。例如資本主義的世界商業對於中國人，印度人和阿剌伯人等等所發生的最初影響一樣。但他在安下根基之處，即破壞一切商品生產的形態，無論此等形態是建築在生產者自己的勞動上面，還是建築在出賣剩餘生產物上面。他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後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漸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全前，重點是我所加；『暫且不顯著的侵犯』一句中『顯著的』三字原譯未有，亦是此地根據英譯補上的——曙)

上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上的主張，完全吻合中國的實際情形，假使人們稍爲了解沿海沿江關於生

產的方式，那便不會有任何問題了。於此，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一）資本主義的生產，初時暫且不顧著的優及生產方法的自身，主要的是使生產物的出賣變成主要的事業；（二）在他安下根基之處，即破壞一切商品生產的形態；（三）然後使一切的商品生產逐漸成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有這樣去觀察實際才是真的合於唯物辯證法。人們但從形式主義爲出發，着眼於生產方式并未普遍的改變；其實，真的等到普遍改變時，那麼，那時再也不會勞駕來攷察中國經濟性質了。而況，從實際的情形看來，主要的生產已逐漸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了呵！

我們知道，紡紗，繅絲，織布，榨油，磨麵等等，固已逐漸普遍的變成資本的生產了；就是縫衣，種桑，甚至種棉，剝落花生以及上海的推豆腐等等，亦同樣或多或少的改變了它的生產方式了。假使人們不知道，那麼請他切實去攷察一下罷！否則，請他免開尊口的妙。

（二）關於剝削問題。誰都不會否認中國的剝削方式保留有封建的意味，然而，即此是不能證實封建經濟還有大量的存在。要知道這所謂封建剝削方式之保存，并不表示封建經濟之存在，而是表示資本主義從矛盾中生長起來，不採用舊的剝削方式他便難於掙扎之故。——這正同基督教之被利用一樣的情形。於此，因基督教，棉花的基督教的存在，便認爲帝國主義又『封』起來，或者什麼什麼了嗎？那只是糊塗！從而，我們革命的對象，最終的目的，到底是非宗教抑或是世界革命，這是稍爲知

道理論上ABC的人便能判斷的！若然，則人們把所謂封建剝削放大到不可名狀的極度，在理論上還不成其爲修正主義嗎？在事實上還不是失敗主義嗎？沒有的事！不是這樣來理解問題，那麼，在中國最大的生產中還有行會時徒弟與師傅的制度，便很難解釋——很負責的說，當着作者十年前進全國惟一無二的機械廠中作工時，還經過幾個月藝徒生活，還拜過師傅呢！不是這樣來理解問題，那麼，愈到近年，所謂封建的剝削也者，往往愈加嚴重而殘酷，難道中國現社會一如希臘羅馬一樣，在開倒車，封建的殘餘日益有復辟的趨勢嗎？這顯然不是的！只有形式主義者才會在這裏發昏糊說！

(三)關於農業問題。人們往往說農業是封建的，中國農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還是以農立國，故此說不上資本主義。這同樣是離開空間與時間的糊說霸道。很明白的，俄國在十月革命前，甚至到了今天，農民的數量還是極其衆多；革命前就在歐俄都是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業人口。若然，俄國在過去乃至現在都還保留在封建的階段嗎？那真是白晝見鬼！而說到農業，事實上不但現在一般農村已經不是爲了自己消費而生產，老早已不如此了。誰能否認它現在是開始資本主義的生產或爲了資本主義商品市場而生產呢？例如廣東三角洲各縣之『四水六基』，六成地完全種桑完全變成了農耕工商業化了；東三省之普遍的種大豆，與機器的墾殖等等皆是。而實際，不僅廣東與東三省如此，就是我自己那種窮鄉僻壤亦還大同小異。我亦負責的說，數年前我家在半農耕時，所有每年種的菸葉菜

子，花生與甘蔗等等，都完完全全不是爲了自家消費，而是全部爲了商品市場。——當然不是離開時間，空間的過去市場而是現在的市場。而如次的活生生的調查，不但作者曾親眼看過，想來看見的亦不乏其人吧：

『湖北棉產區域甚廣，除極北極西極南諸縣不產棉外，其他各縣無一非產棉之區。最盛者當推漢水流域，沿長江各縣次之。有時步行竟日，觸目皆是棉花。十七年棉田爲九百八十餘萬畝，十八年已增加至千萬畝有奇。』〔中國棉產統計〕

不懂得實際情形的人，當然對於這樣的變動從來都夢想不到。農業是封建的，難道就不變成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附庸的嗎？甚矣，人們腦子的『食古不化』也！

（四）關於商業與手工業問題。在近代資本主義以前，曾經有過重商主義的商業資本繁榮時代，即是所謂前資本主義時代。於是，便有人離開空間與時間，以現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商業擬古，認爲中國還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只要你一提到商品經濟，便彷彿中國開倒車回到了十七十八兩世紀。在重商主義時代及其前夜，工業還完全是手工生產，於是人們說到現在中國的手工業問題，便又離開時間空間去比古，彷彿現代的手工生產還是受制於商業，并未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部門，還不是手工工人在家裏替中外資本家作苦工。——所有這些，都是十分錯誤的，其關鍵便是把具體的問題抽象化了，

玄學化了！！

總之，離·開·實·際·誰·也·不·能·理·解·問·題·；離·開·實·際·，沒·有·什·麼·方·法·論·更·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氣·味·。那怕他是只此一家的馬克思主義的老店，那怕他如何心勞日拙的企圖完成修正主義，都不過如此而已！

四 關於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一些問題

也許最近的將來有不少的朋友要竭全力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也許不僅有研究工夫的朋友要深刻的研究它，尤其感到『行路難』的在前綫爭戰的朋友要在他休息幾分鐘時，百忙中來理解它。然而問題太過複雜了，不得其門而入，簡直會白費氣力。這樣，我感覺到把關於研究方面一些技術問題亦有寫出來的必要。

這裏，我仍然逐條寫下去：

第一，我認為在研究這一問題之前，除了必須相當的具·備·『理·論·的·』基·礎·，與·『歷·史·的·』智·識·外，更要有明確的『革命』立場。假使沒有這些準備，那麼，缺乏『理論』的根據，甚至如很簡單的『封建經濟』『前資本主義』一類的名辭尚不了了，則研究起來必然不會有什麼結果是無疑的。缺乏歷史的對比，不深知產業革命以來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在的變動與全世界的聯繫，結果亦難免徒勞無

功。至於失掉了革命的，明顯的說階級爭鬥的意義或立場，以至不深知在各國革命運動史中兩大階級以及農民的态度，不了解近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那麼，至少要使你的研究失去『靈魂』徒擁軀殼。

當然，我這并不是勸人們要讀了好多的馬克思主義的專書，要看完所有各國經濟史與革命史，要完全懂得中國歷來的革命運動等等之後才着手研究，這是那般歷史家的事業，在我們大可不必。而況即此亦未必就能處理這一問題呢！然而，相當準備却是必需的。也只有有在相當準備之後，隨即一方面研究，一方面更進一步的準備；然後你的準備才不致於落空，你的研究才完全切實而正確。照我以往的經驗，完全如此。

第二，關於方法論的把握，我認爲是這樣的。離開實際與實踐，說不上什麼方法論。因此，我希望有志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從上述的準備中，特別是關於『歷史的』與『革命的』兩點能夠真正相當的首先弄個明白，則對於方法論不把握也會把握着的；否則徒然流於玄學之爭，那結果不是研究什麼經濟問題而是研究哲學問題了。

當然，在這裏我們必需把聯繫，運動，對立，全體，實際，實踐以至發生，發展，消滅等等關係弄清楚，把形式邏輯與矛盾邏輯等等觀念弄清楚。然而，我老實還是主張具體的打理實際問題，也只

有在實際問題中才有這些東西呵！

『橘生淮北則爲枳』，我盼望唯物辯證法介紹到中國來不至於落空。我更認爲方法論不過是工具，方法論的能否把握，不是看他如何誇耀於儕輩，而是看他的生產成績。你相信能夠好好的生產者不懂方法嗎？你相信把握着利器的工匠不去作工但以之誇耀儕輩嗎？沒有的事！直到現在，還是『烏煙瘴氣』一團糟的論戰，你相信誰真的把握着什麼方法論嗎？老實說，在我是不相信的。也許這裏有人要『醜詆』我不注意方法論，不管他！我坦白的說，我固然很願意作一個能夠『規劃』的工程師，但現在我却要照舊過我的工入生活，切切實實的去作工；也許在工作生活中我也有朝一日可能成爲一個工程師。至於誰高興以工程師自豪，去他的。然而，我終於認爲從論戰的成績看來，就是工程師太多，工人缺乏的結果；此其所以成爲中國的理論還停滯在買辦階段之故——我以此自己警惕，我更以此獻給正準備着手研究這個問題的朋友們！

第三，有了工具便必須去作工，這是一向來我的主張，然而，在這『公說公有理』與『婆說婆有理』的此刻，究竟怎樣下手呢？如下，我寫出一些問題來作爲朋友們的參攷——假使誰要叫它做研究的綱領，那也只好隨他的便。

——從事研究前應當了解的問題——

(一)關於封建經濟，商品生產，商業資本，前資本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等等，等等的意義；

(二)各國產業革命的經過；

(三)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與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與矛盾；

(四)各國革命中的資產階級與政權問題；

(五)各國革命中的無產階級與勞動運動；

(六)各國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之特性；

(七)歷來農民戰爭的結果；

(八)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對世界革命的領導問題；

(九)關於革命的『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

(一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局勢。

——研究過程中應有的問題——

(一一)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各家意見；

(一二)歐洲資本主義侵入時的中國；

(一三)歐洲資本主義商品對於中國經濟的破壞；

- (一四) 太平天國革命的估價；
- (一五) 南方買辦資本的產生；
- (一六) 對外貿易由南而北之發展的經過；
- (一七) 北方官僚資本的產生；
- (一八) 東南民族資本的出世；
- (一九) 關稅問題與帝國主義的直接投資；
- (二〇) 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範圍的形成；
- (二一) 義和團運動的估價；
- (二二) 滿清末年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醞釀與統治者的改良運動；
- (二三) 辛亥革命的估價；
- (二四) 歐戰與民族工業的進展；
- (二五) 歐戰中買辦官僚資本的沒落；
- (二六)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
- (二七)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

- (二八)關於內在與外鑠問題；
- (二九)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
- (三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形態——經濟區域問題；
- (三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
- (三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
- (三三)華洋資本的對立與統一；
- (三四)大規模的機器工業，銀行財政資本與中國大資產階級；
- (三五)手工業，商業與中小資本；
- (三六)關於地主經濟與封建殘餘；
- (三七)生產方式與剝削問題；
- (三八)農民的分化與農耕工商業化；
- (三九)關於土地問題的內容；
- (四〇)勞動問題；
- (四一)『五四』與小資產階級的抬頭；

(四二)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前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問題；

(四三)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前買辦官僚的反動；

(四四)關於軍閥戰爭；

(四五)關於俄國十月革命勝利；

(四六)『二七』與無產階級的出場；

(四七)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的估價；

(四八)近年南方農民運動的估價；

(四九)『九一八』日本的進攻與中國的前路；

(五〇)關於中國革命的任務與性質問題；

(五一)關於中國革命的政綱問題。

第四，在上面，大大小小，我一氣寫了五十一個問題。然而，老實說，再要仔細點寫，恐怕一百個問題也寫不了。如此說來，我爲了人們的研究易於下手。這不是反轉會嚇退人嗎？的確，問題如此其複雜，你想像吃飯拉屎那樣容易是辦不到的。但事實上，也許這不是在戰綫上的戰士們所能辦到，因此，爲了顧到那些忙人的時間問題，我再寫點實際從事研究的意見：

(一)假使你已經讀過唯物史觀，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史，各國革命史一類的書，那麼，對於最前面的十個問題，不難在三五天工夫裏邊，『溫故而知新』，稍事整理便得。假使你沒有讀過這一類的書，那麼，我介紹你去找『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宣言』，『西方革命史』，列甯的『帝國主義論』，托羅斯基『中國革命論文集』等等漢譯本來看，大約十天半月光景，你總可以有相當的結果——假使你每天抽出兩三小時來研究，而又持之以恆，并作大綱的話。

(二)在後面的四十一個問題中，假使你實在來不及一一究，那麼，除了對於第十一題多費點時間之外，其它的你不妨流覽一下即得；但對於從第二十六題到第四十題，最好能仔細點去研究。對於其他一些問題，在最近的將來總有幾本比較可以看的書出來，你不妨先從百年史一類的史料上去搜尋一些材料，先來一次自己的觀察，然後再看別人的論調，總會有相當結果的。在此，我先介紹一本參攷書，就是拉底克氏的『中國革命運動史』是。

(三)假使你對於某些問題沒有興趣，那麼，你不妨選擇你高興研究的問題先下手。如此，也許你愈研究愈有興趣，最後你終有一日研究完上述的所有的問題。比方你對於農村問題有興趣，你儘可先探討如上關於農村與土地等等問題；你對於資本主義問題有興趣，你不妨先探討第二十六題以下的十餘問題。

如上的着手，也許三，五月即可告一段落，至多也不過半年至一年的時間。我想，這是有必要的，在短期內你每天拿一，二小時研究中國的根本問題，現在雖麻煩點，將來你自然感覺到有很大的用處，如此，你幹嗎不肯下手呢！時間是如飛的過去，假使你再不下手，再不硬頭皮下手，終有一天你得失悔的。

自然，我是希望有志研究這一問題的朋友們完全依着上面一些問題去研究；但我亦并不是說大家非照樣研究不可。因為我不過提供出我的意見罷了，也許我這辦法首先就不妥呢，不是嗎？

第五，以上關於研究的技術問題說得很多了，然而，也許有人還是感覺到材料缺乏，難於開始。但是，材料問題固屬貧乏，也許並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萬事無如起頭難』。我總覺得問題不難於材料之搜尋，而難於自己是否自覺的開始，是否堅決的作下去。

關於材料，我也介紹點出來：

(一)歷年的海關報告，華商紗廠聯合會的統計等等，是比較最可靠的材料；

(二)歷來官家的調查，統計，刊物，打點折扣，對比實際情形，也未始沒有可用的？

(三)關於「中國貿易通志」，「實業通志」，「海關通志」，「中國金融論」，上海金融論一類的書籍，亦可參攷；

(四)外國人在中國的一切調查，特別是蘇聯與日本方面的，各國教會的，只要肯找，總可找一些；

(五)蘇聯方面的專書，如拉底客的「中國革命運動史」，馬扎亞爾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托羅斯基的「中國革命論文集」等等，也未始不可參攷；

(六)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一些零碎的材料，以及活的史蹟，更是寶貴的東西；

(七)中國近百年史上，特別是外交史之類，亦有不少的東西在；

(八)年來各黨各派的刊物亦是寶貴的材料；

(九)年來各家的論文專書，亦可參閱；

(十)年來各文化機關的調查，大體亦可用。

朋友，你再要藉口沒有材料嗎？那麼，事實告訴你：材料不會找上門來，你得動手去找它嚟！

然而，真的有了材料時，也許你更要感覺得困難得很，一則你自己首先難於有判斷力量；復次缺乏了實踐亦將是摸門不着，這到是真正的難關。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只能說，「萬事起頭難」，你去試試看，對於任何困難也許都可以戰勝的。

五 後語

我敢說，一向來我完全是『始終守着偉大的佛羅蘭斯人的下面這句格言：

『走你的罷，他們要說，你就讓人家去說好了！』

我大胆的有這樣的認識：我的論敵，並不見得了不起的厲害，說妥當點，並不見得怎樣高明。我要是真能在什麼時候再來上一次『各派錯誤的總清算』，一切烏煙瘴氣都不難消滅。

然而，我寫到這裏，我看見『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出版了；在我大略流覽一下後，亦不禁如李季先生一樣，『心癢難搔，躍躍欲試』。這樣，我是應該照原來論文的題目『中國經濟的研究和批判』一直寫下去了。可是適得其反，我決心將這篇論文在此結束，並將原來的題目改成現在的題目

——『怎樣切實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商榷』。

暫時放開我的論敵，就此告一段落。

如此說來，不是我的論敵真的厲害的很，我不能不『棄甲曳兵而走』嗎！？我想不是的。那爲什麼呢？

因爲，有的，有朋友已代答；有的，似乎太過混亂，簡直無從答覆。不信，你看：

『關於史的唯物論的研究，誰也知道他是一員宿將』的李季先生這樣的指出我的錯誤：

『所以要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出現，必須先有一個壟斷生產工具與生活資料的階級——資產階級——和一個一無所有，專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的階級——無產階級，尤其是後者最為重要。』

『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即已備具這兩個條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術輸入以後，我們的產業資本主義便馬上可以發軔了。由此可見任曙君所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鑲的，這一特性已久為談中國經濟問題者所公認」……等語，只是一種無稽之談，因為中國如果不具備發展資本主義的「內在的」條件，無論怎樣「外鑲」是「鑲」不來的，如果不信，就請任君挾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去鑲一鑲五指山的黎人和雲貴等處的苗子！』

李季先生明知道我辦不到去「鑲」黎人和苗子，樂得說漂亮話。但是，這些，我在上面都相當的提到，此地的不必重複，但請『對「資本論」是讀得很熟的』劉鏡園先生出來講幾句老實話：

『我們在此不研究中國的社會結構與進化，也不去尋求歐洲國家未與中國通商互市以前，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原因。我們只須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由於外鑲，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用長鎗大砲打破了中國的閉關狀態以後移植進來的。』（重點是此地新加的，以下的摘錄的亦然）大概這用不着我再饒舌了罷！我想這讓他們兩位馬克思主義老將去爭，讓我這真正的『新兵』休

息幾分鐘。

然而終於休息不了，你看：

『批判異常正確』的孫偉章君，不是在論戰第二輯上這樣批判過我嗎？

『起先，我仍如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那樣的辦法，將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對比，究竟看那一種的程度佔優勢，我覺得此方法最好（!!），可以使人一目了然，中國究竟是一種什麼經濟。』

『在現在的中國，嚴靈峯和任曙兩君，算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中的鳳毛麟角（!!），他們兩人對於中國的經濟問題：都有相當的貢獻，他們把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統一的研究，證明城市的資本主義，已足以支配農村經濟，這是對的，這算是抓住了經濟問題的重心（!!）。』然而，在論戰的第二輯上，他却前言不符後語：

『任曙君的研究方法不善（!!）拙著評中國取消派（!）的經濟學另有較詳的批判。……任君的比較，仍不失有相當理由。不過此種比較的方法，雖偶爾可為經濟學研究的方法之一，然而終非正確的方法，……故拙著再版時，決定刪去此一段。』

這在我怎樣答覆呢？毫無別法，一笑報之。

你再看：

就我所知道王宜昌先生真有點學者的精神，然而，他不是在論戰第一輯上這樣說過嗎？

『有些如郭沫若任曙應用起歷史的唯物論來，也因沒有攷究方法，而不免失於不正確。』

但是。在第二輯上他却說：

『任曙在研究中的每一個問題，都把過去的結算一下，加入新的統計與材料，而肯定的下着結論。……這種「研究」，是一種較好的方法。』

這在我又怎樣答覆呢？當然亦只有含默。

以上所指出的，應當說還是比較離得不遠的友軍或半友軍之善意的批判。然而，即此已使我感到不說話來得妥當。至於那種種無理取鬧的一團糟的混亂，使我更感覺得讓他人『信口開河』才是辦法。提出正面的意見不是更要緊嗎？若然，我何必在此時同誰來爭一日之長短。我做我應該做的，不是更對嗎！？

然而，我真的不答覆我的論敵嗎？

不是的，在最近的將來，我將再來上一次總的清算，這論戰時期的清算。那麼，關於我的論敵不是『行八浪』列在一起的好嗎？

因爲太混亂了，所以需要一次總清算。

這樣，我在此原定答復論敵之部份，當然去掉！

但是，我得鄭重其事的告訴朋友們：所有我感覺到別人對的，我真有或多或少的錯誤，我都接受，改正。然而，老實說，我却還未有了不起的發現。

話說得太多了，就此再附帶聲明三點作一最後結束：

第一，我的工作還在研究過程，我僅僅寫了一本緒論，在這篇論文前，還未有關於我研究的片辭隻字流露出來；就在緒論本身不但是『出版的匆忙』，免不掉有或多或少的缺陷，而它根本不能就完全代表了我的全部研究。因此，那種不管緒論不緒論，甚至不管我緒論上總的目標何在，期望我在結論上所沒有的東西，或者憑空造謠，我都是打算讓它去，不管！

第二，因爲過去大家都未開始此項全部工程，工程師也許睡覺去了，故此我這一個『不學無識』的工匠不得不出來承乏。現在呢，一樣還未能令我感到滿意，使我不能歇手。這并不是我看不起我們衆多的工程師，而是事實上不得不然之『相似的主人，相似的奴僕』，無恥無能的是中國資產階級，自亦不能不因緣而出現些同樣不高明的『模倣人，路襲人，外國大商店的小小負販人』的一些買辦性唯物論經濟學的工程師，這是必然。這你說我貶毀了誰，我是管不着的，然而，我却是說的沉痛的罪。

言！誰能否認：『思想的混亂是統治者的利益』嗎？然而，我們衆多的工程師却又安之若素，甚之準備助長這一混亂，這又安得不令人髮指！

第三，在『破』的方面，在上面我曾說過，不久我得再來一次總的清算。然而，我的目標是在『建』的另一方面，因此，我打算公開的『徵求』已知未知的一切朋友，大家來足踏實地的『能實壤者且實壤，能築者築，能掀者掀』（？）共同研究討論。未悉有無反響，我是停望着！

時代的狂濤排山倒海的衝來，但願買辦的時代——混亂的時代很快就結束，大家另外開闢新的天地。

一九三二年六月廿九日午夜寫完的草稿。

第一版編校後語

竭多日和多人的精力，本書於『難產』中得與讀者相見了，於此，我們還有不能已於言者有下列幾點：

(一) 本書之出版，我很誠懇的說，與其說是我的力量，毋甯說是朋友們，特別是至友C. H. Deng的力量。關於編校和出版，他在精神與物質雙方，都給了很大的幫助；尤其在校訂方面，他於工作之餘，窮十餘日夜之力從事於此。一句話，沒有他的贊助，即使我把全部都編出來了，朋友們亦盡其力之所能來幫助我，還是不能出版的；何況亦未必能編出呢！因此，我固然要『永矢不忘』的感謝他；假使本書能於實際生活中起些微的波動，我想那時當不止我個人感謝他的！

(二) 我們在本書的工作，雖然在積極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設』性質的意見，但主要的在於『批評』方面。可以說大體都還是『清宮除道』的工作。不過最初我們只打算在本書中於經濟理論方面，來一次『大掃除』；因此，在正文的各章中，很少牽涉到政治問題。隨後因『三中』的一篇糊塗賬公佈出來，『老奸巨猾』的施他靈和『庸流無識』的米夫輩，在事後故技重施，謗過於小施他靈派。這

還不要緊，於此時，不學無術的米夫及其走卒小程輩勾結『投機取巧』的調和派與大小文氓，耀武揚威的企圖撞入政治舞臺（現已如願以償了），有如一八四七年的宣言上說的：

『羅馬教皇，俄國沙皇，梅特涅，基佐，法國急進黨，德國政治警探，都加入在這裏面。』這樣，每個先進的戰士都是不能忍受的，當然更不應該含默。『家醜不可外揚』，是封建社會的意識，掩蓋和欺騙是絕大的罪過。因此，於追加中，我們便補充了不少的政治意見；在政治方面亦開始了『大掃除』的工作。

（三）另有幾個重要的而又是第二編所不能容納的問題，如「誰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失敗的負責者」，「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性質」，「一九二五至二七年與第三次中國革命」以及「軍閥戰爭與經濟區域」等，最初我們都打算於附錄中，補說一二。後來，前幾個問題的參攷材料未搜集齊；後一問題又與幾位朋友的意見不一致，因此都不能不暫時的擱置着。但這些實際問題，可能的話，我們是要早日抽出來論究的。尤其後一問題，這次在「附錄一」論經濟區域中沒有提到，在我是很懺然的。我相信我的意見大體是正確的，我回憶到一九二八年爭論『反富農』問題，當時極盡施他靈派來同我們鬥爭；而後來事實的證驗，我們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確，施他靈派亦都投降過來了。有了這一鬥爭經驗的自信，在此我對於這一軍閥戰爭性質問題，雖未能發表意見，而我亦要提供點研究這一問題的參考

資料於此——特從一八四七年的宣言上引一段說話於下：

『資產階級感覺到自己總是圍困於繼續不止的戰爭中——最初，同貴族戰；隨後，同本階級的其他部份因產業發展的利害衝突戰；而經常的，又要同外國的資產階級戰。』

(四)我們一再說過，研究不是抄襲，我們向來很堅決的反對抄襲。但於此却有一個問題，就是在附錄中，我們引述了不少的『至理名言』；或者要引起他人之非難的。因此，我們不能不有以聲明，就是『物質的武力必須由物質的武力去破壞』；他人開口閉口的背誦無關現實的教條——老實說他們與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火燄根本沒有實際生活的關係，不如此便會沒有說的——例如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某種雜誌上一篇論「中國的商業資本主義」的論文，長不過一萬多字，而從『經典』上抄來的就有七千多字。這樣，我們又如何不引點與現實有關的『至理名言』來揭穿大小文氓的把戲呢？

(五)本書的出版，在排印方面是趕得很快的，因此，我們同樣要感謝各排印工友。尤其在幾十年來最冷的幾天中，人們都凍得縮手縮足的，工友們却替我們努力的排改；這裏負總責的某君，曾親自出馬替我們裝版，更應於此特別誌謝。但『欲速則不達』，在技術上自然不免有許多欠缺，這是要請讀者原諒和指正的。

(六)劉先生向來沒有替別人作過序言，因為他是不願把自己『的名字拿給人家作招牌的』；但這

次他却自動的提議給本書作一篇序，我們覺得牠之可貴卽在此。同時因其理論充實，我們當然十分表示歡迎和感謝。但我們亦要說的，就是發表劉先生這篇序言，亦并不是重在『招牌』關係上，好在劉先生亦不是所謂『名人』，根本說不上招牌問題。但於此，我們更要向劉先生和讀者道歉的，就是刪去了一二點——關於個人與德國問題。除此之外，一律保存本來面目，沒有增減。這或者能邀到劉先生及讀者的原諒吧？

（七）這一研究的工作，事實上是很繁重自不成問題，同時本書不過才是開始的第一步。以後的各編，我恐怕絕非個人及少數友人之幫助所能很快的出世的。於此，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們——不管已知未知，都能不吝指正；給以力鼎的贊助，更是百二十萬分的歡迎。

（八）但於此我們又覺得所謂『研究』，將有一很嚴重的問題擺在當前。那就是以『研究』來回避革命，並且還美其名的掩飾着。這是不乏先例的。在一九〇五至〇七年的失敗後，烏理亞諾夫告訴我們說：

『沙皇帝制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廢，分裂，解體，叛變，與夫風月的詞章代替了政治的地位。唯心論的哲學趨向加厲了；神祕玄學，成爲掩飾反革命情緒的工具了。』

因此，我希望以研究爲號召的朋友們，於此要深切的猛省。我們要知道在一九〇七年後，那些『消沈』，『頹廢』的人們，亦何常不自以爲自己在研究呢？不過研究的不是當前的實際而是玄學和唯心論的哲學罷了。同時，我更盼望有朋友們能於短期內提出更精到的研究成果；這樣，我將結束我的工作，以便馬上走到活生生的實際中去。還有，我覺得譯述的工作，人們亦應當有以結束了，除了關於『Credo』一類經典的譯述之外。否則，那種以個人生活爲出發的工作，結果於社會自不能說沒有相當的作用；而最大的危險，將要坑陷許多人於個人生活中：最初找生活，繼後保有患失，最終還要提高。這樣你說他還要革命嗎，鬼也不會相信的。至此時，他必然就成爲私有財產的擁護者了，『一毛不拔』，遑言其他！

自然這不是說不應該從實際生活中去找尋失敗的教訓，老實說也只有於實際生活中才能找得教訓。那種日益趨向頹廢之路的玄學和唯心論的哲學以及爲個人生活而譯述，是沒有絲毫前途的。讀破萬卷的書生，碰着實際還是外行，這是有事爲證的。於此我們亦要引幾句說話於下：

『生活是最好的教師，能夠指出誰是對的。』

『在生活的火燄中，領會真理在什麼地方。』

『大失敗，正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效的教訓：給以歷史辯證法底教訓，給以

領導政治鬥爭的理解，能力，與藝術的教訓。患難中正可以結識知交。戰敗的軍隊，正可以學得許多很好的經驗」。

朋友，趕快把握着當前的實際吧？稍縱即逝，不要讓歷史的車輪把你拋棄在後面呀！

「好朋友，理論是『灰泊泊』而生活是『青油油的』呀！

最後，我們喊出這樣的口號：從實際和失敗中去找尋活的理論！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午前四時。

修訂版後序

俗話說得好，『那有浮雲能蔽日』，因此，我們完全相信在本書再版問世之後，一切造謠中傷者將無從施其鬼蜮伎倆——我們更敢於斷定，只有黑暗中才會遭遇『飛沙走石』的襲擊，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很少有那種『污七八糟』的現象。

當然，在這裏，我們仍然竭誠感謝我們一切論敵，更感謝我們的友軍。不管怎樣，人們直接間接的給予我們的幫助是可寶貴的；不但以後各分冊的出世時，我們得盡量採納或參證人們的『高見』，就是本書修訂後的出現，亦與前此有或多或少不同；這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我們仍然感覺到在我們論敵的襲擊或總攻擊中。究未指出我們有任何了不起的錯處，更沒有絲毫動搖我們之研究的體系。我們在這裏這樣說，並不是自滿，而是希望不弱於我們的論敵以及友軍的出現，以使大家很快的完成這一歷史任務。

我們要再三再四的告訴讀者，在理論的爭鬥過程中，對任何人我們都不會讓步。本着『一往無前』的精神，我們要奮鬥到底！我們自始至終都抱着多方面挑戰的態度！我們對於一切布爾喬亞的理

論與布爾喬亞的『說教』都得攻打!!!

我們痛恨普落右翼將要深陷於布爾喬亞理論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這在不久以前出版的研究上，我們看見人們『赤誠』的擁護『布爾喬亞的理論家』，稱贊『布爾喬亞理論家』的理論是『十分詳盡而扼要』。我們更發現人們以『民生』『民享』的『沉痛的結論』是有了什麼『科學方法』，企圖以林孫主義代替馬列主義。這不止是『恥辱』而是『背叛』；讀者若有懷疑，那就請『不憚煩』去翻閱研究第一期一七〇至一七二各頁上的說話吧!!

我們同樣痛恨那種所謂左派的個人只能在普羅陣營中火併，放開更當前的敵人。從而，人們的卑污苟賤，更是左派的奇恥大辱。這有嚴靈峯先生的論文爲證，用不着贅述，而且我們也不高興在此因這種『瘋子』——這是吳西岑君親口告我——有所爭辯。

這裏，應當說對的是我們，而不是我們的論敵；我們要老實不客氣的指出人們在出發點已經荒謬，站腳不穩。我們一貫到底要對於資本主義意識及其直接間接的贊助者與響應者開火，一點也不猶疑。

然而，歷史是急劇的展開。我們的責任却未有以很快的結束。今後，我們只有『夜以繼日』的彌補以往的損失。我們希望，在明年此時，本書各分冊能夠完全脫稿，不再有意料不到的損失與阻

礙。我們這樣在此向讀者預告，當然，特別是在主觀方面，我們得有以戰勝一切困難。也許再不會有所拖延吧，我們是這種打算，但亦萬分的惶恐。

附帶的聲明，『行不更姓，坐不更名』的我，不是陳獨秀乃至任卓宣——誰要高興再『張冠李戴』的造謠，事實上不能不證明人們的『心勞日拙』，於我無與。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正誤表

頁	八四	九〇	九〇	一五〇	一五九	一六五	一六六	一七五	一七八	一八二	一九四	一九五	一九九	二〇二	二二八	二五一	二六五	二六七
行	八	二	二	二	八	六	三	二	四	二	五	〇	二	一	一	五	八	三
顯	中國	年花	更現	的何	中國主義	擊變	力在壓	有勝利	會議	我們現在	寫錯	工具	來□中	厲的	土地革命	以一切	持去	中間

正	中國二字術文	年用花	更表現	的如何	中國資本主義	擊變	力壓	勝利	××會議	我們現在	寫的錯	工具的	來中	厲害的	土地	以及一切	持下去	中的問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初版發行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中國經濟研究緒論

有著作權 · 不許翻印

編者 任曙

發行者 曾獻聲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總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分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
廣州財源路
南京花牌樓
濟南商埠緯二路



\$ 1.50